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一剑光寒十四州  
(下)

 **BOOK**  
网络资料 非纸类

一剑光寒十四州

## 第九章 堂上集群英 舌剑唇枪先起衅 筵前来侠女 眼波眉语倍销魂

且说这样长长一段叙述，固然已足令群侠深为警惕，但还及不上那末尾署名四字来得使慕容刚、吕崇文等人触目惊心！原来那笺后写的龙飞凤舞四个大字竟是“西门豹上！”

吕崇文此时自然满不把“青虹龟甲剑”失去之事为意，侧脸向慕容刚讪然笑道：“慕容叔叔，侄儿的辨味能力，倒真不错！昨夜我就觉得那酒菜的颜色香味及件数均与枫岭山积翠峰石室之中所吃的一样，却怎样也想不到竟是西门老前辈亲自下厨所作！但西门老前辈自饮毒酒，分明气绝身亡，还是叔叔与我抬他入棺，怎的今日又在这紧要关头出现？这位老前辈平生行事业已神鬼莫测，如今居然又会起死回生，岂不令人太难置信么？”

慕容刚何尝不是惊疑已极？但反复审视那张柬帖，不仅那笔字迹大熟，确系西门豹所书，并经墨迹方面看出，实是今日上午所写，迷惘不已，感触万端！听吕崇文一问，点头答道：“当时西门豹苦心卓行，力忏前非，却依然落得那等结果，我不是曾经愤言要‘拔剑问天，天心何在？’但如今仔细想来，不但按人心天理来说，西门豹这样具有莫大智慧的仙佛一般人物决不会遽尔奄化，就是你喂他吃的那粒无忧师伯所赐的‘万妙灵丹’，赐丹之时，师伯不是一再叮嘱，此丹功能生死人而肉白骨，无论何等重伤奇毒，只要人未绝气，服丹之后，不但可以痊愈，并还增长功力，端的稀世难求，师伯一生也仅炼成七粒，千万不可浪费！如此珍贵灵异之物，岂会单单在那西门豹身上失效？必然是他蓄意解脱，酒中毒药放得过多，又加上饮酒以后的那一席深谈为时太久，以致毒力深入脏腑，并弥漫周身，‘万妙灵丹’虽有功效，也须慢慢化解！我们因为当时事事均出意外，灵智稍障，竟未仔细推敲，就把他置于棺内！幸而他平日就看破人生，以棺为床，可以自内开启，不然还真要被我们活活生葬在内！如今此人既到翠竹山庄，我们一方真无异添了千军万马！一夕安眠，精神倍长，我们不要再在此处勾留，好在文侄还有一柄家传梅花剑可用，一齐翠竹山庄走走！”

群侠均知道西门豹与吕崇文之间的似海深仇，但如今听慕容刚叔侄口吻，不但深仇尽释，并还对这位西门豹关怀钦佩已极！不由深深感觉到为人必须尽量谨慎言行，不能率意为恶，即或偶而无心铸错，亦应赶紧回头，君子之过，宛如日月之蚀，只要痛切觉悟，仍无玷于清名大节，甚至更加受人尊敬爱戴！

群侠安歇之小村，距离四灵寨总坛翠竹山庄不过四十里路光景，以这些人物的脚程，从容举步，晃眼之间，已过其半，吕崇文笑着叫道：“慕容叔叔，西门老前辈之语怎的有时也会不灵？他不是说中途可能有人暗算，此刻尚无动静，难道这班不知廉耻的狗贼，连一点颜面都不肯顾，到了翠竹山庄门外，还敢对我们赴会之人失却江湖礼数，永为武林不齿么？”

慕容刚道：“此时尚在中途，文侄怎的便自擅断无人生事？你西门老前辈既然留言，必有深意，前面山路陡峭，峰腰并有树林，是个绝好藏人的所在，四灵寨中甚等样人都有，诸位各自小心他们那无耻卑鄙的手段！”

群侠打量地形，果甚险恶，正在互起戒心之时，峰腰树林之中，凌空飞起两条人影，轻功极俊，一掠便是四五丈来远，卓立阻途，半声不响！

武当名宿青松子首先认出，轻轻说道：“各位注意！这是‘鄱阳双鬼黑

白勾魂’，艺出崆峒门下，一对‘螳螂阴爪’极为歹毒……”

话犹未了，涤凡道人在他身畔笑道：“青松道友有所不知，‘白衣勾魂’刁润的‘螳螂阴爪’就因暗算伤人，曾被吕小侠的‘玄门罡气’震折，此番不知又向他那师傅‘鬼手真人’之处学了什么伎俩？前来寻仇！我料他秋萤傲月，螳臂挡车，仍然禁不起吕小侠轻轻一击呢！”

吕崇文倒早把这段过节忘之已久，听涤凡道人及青松子一提，闪眼再看当道所立二人，身量又瘦又高，马脸鹰鼻，吊客眉，斗鸡眼，身着长衫，一黑一白，远远望去，活似无常双鬼，知道果然是那初下山时在翠竹山庄金龙堂内所会过的“黑衣勾魂”刁潜、“白衣勾魂”刁润！

人家现身阻路，虽未开口，无疑是要报当日断指之仇，不能由别人出阵，刚一向前迈步，慕容刚低声嘱咐道：“这两人阴损狠辣，不可骄敌，尤其是注意西门豹所留柬帖上的‘毒指能飞’之语！”

吕崇文点头领命，心中却在暗暗佩服那西门豹，果然事事前知，不过这“白衣勾魂”刁润的双手十指虽为自己的“玄门罡气”把骨节震折，但并未断，却如何说是“毒指能飞”，即或能飞，又有何可惧？倒想它不透。

想到此处，已离“黑白勾魂”刁氏兄弟只剩一丈左右，吕崇文这多日来闲得无聊，诚心拿对方开胃，负手立定，冷冷地用眼角一瞥刁氏兄弟，也学他们那付神色，把脸一寒，一声不响。互相对瞪好久，“白衣勾魂”刁润见仇人这等神情，心中恨毒更深，阴恻恻地自鼻孔之内哼了一声，首先开口说道：“吕家小贼，不要装出这副死相，刁润茹恨已久，今日必报前仇，你还不亮你的肩头长剑，尝尝我们‘鄱阳二鬼’的‘勾魂双索’的滋味如何？”

兄弟二人同在长衫之内一探，每人撒下一条四尺来长，除了当中抓手之处的四五寸墨黑以外，两头均属赤红的连环钢索！

吕崇文听刁氏兄弟要自己亮剑，不由一阵纵声长笑，笑声划破深山静寂，远谷近峰回音四起，“嗡嗡郁郁”的好听已极！笑完说道：“我肩头这两柄长剑乃先父遗物，除了砍那‘单掌开碑’胡震武的项上人头，报我父母之仇外，吕崇文真还不愿轻易使这两柄剑锋之上沾染你们这种鼠贼的脏血！两条连环钢索也配称为‘勾魂’，则小爷摘叶飞花，也足使你们了结一命！”

说完，伸手折了路旁一根桌桌下垂、随风飘舞的杨柳细条，满含鄙薄之意，又用眼角余光向刁氏兄弟冷冷一瞥！

“黑衣勾魂”刁潜、“白衣勾魂”刁润均被吕崇文逗得无法忍耐，“哗哗”一阵震天的金铁交鸣响处，双双手握“勾魂索”中央，甩起四条红影，刁潜是“旋风掠顶”，飞打上盘，刁润却似拦腰横击，但“勾魂索”才出即收，静视吕崇文怎样避招，然后乘隙赶打！

果然刁潜的“勾魂索”方至，吕崇文“哈哈”一笑，盘身左走，刁润咬牙不响，“长蛇出洞”，改握“勾魂索”的一端，将一根软兵刃，劲达索梢，坚挺如棍，点向吕崇文后腰重穴！

吕崇文拧身之际，就知道刁润定会乘隙进招，掌中柳条，反手一搭，正好搭住刁润点来的“勾魂索”，用了个“粘”字诀，往外一领！

刁润不是膂力尚佳，“勾魂索”几乎出手，不由太以惊心，这吕崇文以一根细长柳条，居然可以传导内家真力，虽系兄弟双战一人，仍须特别小心应付！

兄弟二人，两条“勾魂索”，一攻一守，一实一虚，配合得倒也诡秘绝伦，威势不小！吕崇文因恶战是在明日，此时懒得多缠，一声长啸，手中柳

条突化“霸王鞭”招数，其中并暗暗揉杂师门绝学“太乙奇门剑法”，霎时风云激荡，青影如山，“黑白勾魂”刁家兄弟只觉得四面八方全是吕崇文面含哂笑的人影，挥舞着千百根柳条，将自己围困在内！咬牙再行硬撑数合，吕崇文柳条起处，招发“洛城飞絮”，看似攻向刁润，其实柳条中途折转，“啪”的一声，“黑衣勾魂”刁潜的右臂“曲池”穴上中了一下，一阵剧烈酸疼，“勾魂索”把持不住，“唧唧”坠落在地。

“白衣勾魂”刁润见兄长落败，索性也自抛掉手中“勾魂索”，纵身凌空，十指成钩，掉头倒扑而下！口中并自喝道：“兵刃之上我弟兄认败服输，吕朋友暂莫嚣张，你再接几招我这曾经败在你手下的‘螳螂阴爪’！”

吕崇文自他兄弟现身阻路，证明了西门豹所留柬帖无差，心中便时刻以那“毒指能飞”四字为念，此时见刁润明知自己练有“玄门护身罡气”，功力并非敌手，却仍凌空倒扑，分明必有所恃！未能了解敌情之前，不肯遽然接招，双足轻点，倒纵丈外，定睛向刁润的一双鬼爪细看！他因不知“铜仙指”这门功夫的底细，只觉得刁润的手指颜色青黑不齐，至于曾以毒药浸泡，却未料到，更不知是生生将第一节指骨剃去，然后戴上特制的风磨铜淬毒指套，任何横练均不能防，而且见血封喉，一抓即死！

刁润一下扑空，落地以后，面容狰狞已极，用他那种膝盖不弯的“僵尸跳”怪异轻功，一蹦便是两三丈远，箕张十指，照准吕崇文连连追扑！

吕崇文本就性傲，再被他这样一来，不由逗得无名火高腾万丈，暗想自己这样防备对方暗算，防到何时？不如给他来个一轮硬攻，在对方无法腾出手来发动阴谋之前，就将其击毙，岂不一了百了？主意打定，恰值“白衣勾魂”刁润像具活僵尸似的扑到近前，遂一声不响，施展师门“乾坤八掌”之中的一招绝学“混沌乾坤”，凝聚“玄门罡气”，宛如排山倒海一般旋身一掌，疾拍而出！

“白衣勾魂”刁润因见兄长手捧右腕，好似受伤甚重，心中越发恨毒仇人。见几度纵扑不着，对方竟较自己轻功更妙，看情形要想利用特制指套抓伤敌人恐怕无望，只有以“铜仙指”的杀手绝招拼命一搏！所以十枚风磨铜淬毒指套业已一齐慢慢褪向指尖，正好与吕崇文旋身一掌，同时发动！

一边是寒星飞舞，锐啸惊人，一边是重掌疾挥，罡风狂卷，距离又近在咫尺，眼看就要两败俱伤之际，突然从“黑白勾魂”刁氏兄弟现身的树林之内飞出一段黑影！

刁润所发的十枚风磨铜淬指套，手法极为霸道！出手之时，是聚成两朵梅花，但临近敌身，才突然一散，漫无规则地化成一片寒星，端的无从躲避！

但林中发出这段黑影之人却是个大大行家，劲头时间，全拿捏得恰到好处！刁润的十枚风磨铜淬毒指套，在往外散开还未散开之际，便自一齐钉入那段黑影之上，被吕崇文所发的急劲罡风一撞，斜飞出七八尺外，刁润本人则被掌风震得肝肠皆裂，口喷鲜血，在地上一连两个滚转，怒目死去！

慕容刚等一旁观战之人，见吕崇文以一根柳条独战刁家二鬼，从容已极，稳占上风，作梦也想不到西门豹所说的“毒指能飞”，竟是这样飞法！刁润风磨铜淬毒指套出手，群侠正在相顾失色，援手莫及，突然林内有人相救，自然一齐注视那段黑影发出之处，但空林寂寂，哪有人影？

“黑衣勾魂”刁潜眼看兄弟功成，却突然生变，身遭惨死，哪里还敢再留，方一回头想溜，慕容刚怎肯容他走脱？纵身追上，轻伸二指，一下便即点倒！但等俯身拾起那段解救吕崇文危急的黑影之时，慕容刚突然出声长叹

叫道：“‘展翅金鹏’大庄主与文侄请看，这不又是那位宛如天际神龙、变化莫测的西门豹所为么？”

吕崇文、顾清一起走过看时，那段黑影原来是一支保存得极为良好的干瘪人手！

吕崇文心中明白，这支人手，不问可知，定是西门泰引刀自断、西门豹托自己叔侄转致顾清化解杀弟之仇，而被自己一齐纳入那六尺桐棺以内之物！手上所钉的十枚风磨铜指套，尖锐已极，每枚均密布倒钩，色呈暗绿，显系喂了剧毒，这近距离，倘若中上一枚，即或不死，明日在翠竹山庄恶战群寇之际，功力方面，也要大大打上一个折扣！故而心上对本来业已至为敬佩的西门豹，更加深了几成好感，向慕容刚摇头笑道：“江湖鬼蜮，委实经见不尽！若不是这位西门老前辈相救，侄儿最少也要遭受一次大难！如今刁润既死，我们把叔叔点倒的‘黑衣勾魂’刁潜当做包裹包好，带到翠竹山庄，等与‘玄龟羽士’宋三清在筵前相对答话之时，再现将出来，臊臊群贼的脸面好么？”

慕容刚与涤凡道长、道惠禅师等人互一商议，觉得吕崇文此法不错，最低限度，也可以大大一挫群贼锐气！

遂由“展翅金鹏”顾清动手，把“黑衣勾魂”刁潜卷成一个大行李卷一般，扛在肩头，继续往翠竹山庄行去。

走到离翠竹山庄十里之处，果然有人迎宾，而且这些迎宾之人，均经过四灵寨护法、“璇玑居士”欧阳智的严密训练，周旋中节，彬彬有礼，真使得赴会群侠对四灵寨忽而小气、忽而大方的捉摸不定的态度，弄得莫测高深起来。一到庄门，欧阳智早已恭立相待，对慕容刚抱拳笑道：“慕容大侠真个信人！本寨‘四灵’令主，明日再与诸位相会，欧阳智奉命代款嘉宾，请随我往宾馆之内安歇！”

慕容刚心中真暗暗可惜这位人品清奇、武功出众、机智过人的“璇玑居士”欧阳智，居然被名利所囿，甘为贼用！暗自盘算，明日是否由自己下手，保全此人，劝他依然回转他那仙霞岭一元谷内，笑傲烟云，何必置身四灵寨这种无殊盗贼的万恶寨会！

一宵无话，次日乃是双方约会正日，“玄龟羽士”宋三清特在玄龟堂上摆设盛宴，仍由“璇玑居士”欧阳智前往宾馆邀请群侠。

慕容刚等一齐含笑应约赴宴，知道宴后即是一场凶杀恶斗，各带兵刃，“展翅金鹏”顾清并把内装“黑衣勾魂”刁潜的长大包裹带以随行！进得玄龟堂，双方落坐以后，慕容刚打量主席之上坐有六人，其中除宋三清、傅君平、胡震武、欧阳智等曾经会过以外，那坐在傅君平身侧、媚态万状的三十一二的彩衣女子，想来必是继任严凝素之位的“勾魂彩凤”鲍三春，另外一个坐在“玄龟羽士”宋三清身旁、众人对之均颇礼敬的相貌威猛的黄衣僧人，可能便是西门豹留函所说的西域一派十七名好手“四佛十三僧”中的十三僧之首离垢大师！

果然那离垢大师自群侠一进玄龟堂，双眼所蕴的炯炯神光就毫不旁瞬地专注在吕崇文背后所插的长剑之上！

“玄龟羽士”宋三清则因这一顿盛筵之后，略微交代几句，双方便须各凭武学，一拼生死，而自己最畏怯的妙法神尼却迄今仍然毫无讯息，照理说名帖既到，人不会不来，故而心中兀自忐忑难安！还有那曾与自己义结金兰的“双首神龙”裴伯羽与他族弟父女，这几个扎手人物，怎的也是拜帖早到，

而人犹未到？至于眼前群侠，除慕容刚、吕崇文而外，宋三清真未把武当涤凡、少林道惠等人放在眼内！俟双方坐定，刚把酒杯一举，还未开言，手下突然进堂报道：“‘九现云龙’裴叔佻父女拜见！”

宋三清闻言不觉一愣，拜帖之上分明三人，怎会只有裴叔佻父女来此？

自己身为全寨之主，傅君平又与他父女结仇，不便出迎，想来想去，还是向欧阳智笑道：“有烦欧阳护法代宋三清一接嘉客！”

欧阳智含笑颀出，少时果然把裴叔佻父女引进。

除慕容刚、吕崇文以外，裴叔佻与青松子及道惠禅师均系旧识，一见之下，彼此寒暄，吕崇文却觉得那位裴玉霜姑娘小别添姿，益发出落得明艳照人，态度却仍像以前那样落落大方，毫不忸怩地与自己含笑倾谈别来经历。

“玄龟羽士”宋三清见妙法神尼、严凝素师徒及“双首神龙”裴伯羽三名好手未到，似以乘他们来此之前，速战速决，始对己方有利，遂起立抱拳，向赴会群侠说道：“众位嘉客远临翠竹山庄，宋三清借一杯水酒，聊表敬意！”

饮完手中巨杯，含笑缓缓说道：“今日之会，本系吕崇文小侠与我‘铁爪金龙’胡震武二弟彼此了断前仇所定，仅是胡吕两家的恩怨之事！但明人之前，不必再说暗话，宋三清兄弟手创四灵寨以来，辛苦经营，声势颇盛，自然免不了有人生妒，蜚短流长，时加中伤之言！于是武林同道或是听信传言，误会本寨有傲视各派之意！宋三清自知十年积谤，三言两语哪里分辩得开！今日少林武当均有人在，再好不过，我们在筵后不妨以武会友，彼此略微印证所学，以七阵定输赢，连吕胡二家之事，就此一并了断！各位如胜，四灵寨从此解散！宋三清一方如若稍占便宜，证明我们天南一派武学尚有几分精妙之时，则只要诸位降心相从，四灵寨何妨改成十灵寨、百灵寨，甚至万灵寨，来它一个万派同源的武林创举！”

说罢，单手擎杯，目光环视群雄，得意了个纵声“哈哈”大笑！

吕崇文嘴角一撇，方要挖苦宋三清几句，那位“九现云龙”裴叔佻业已起立说道：“宋令主欲仗天南武学吞并各派，雄长江湖，其志不为不壮！但贵寨多年所行，妄肆凶横，有悖武林道义，事实俱在，宋令主适才所谓他人蜚短流长之语，恐怕不是由衷之论吧？”

宋三清知道这“九现云龙”裴叔佻不但武功甚高，而且江湖经验老到，嘴皮子上定然刻薄！但又不能不接这碴，只得皱眉问道：“四灵寨何人妄肆凶横？何事有悖武林道义？裴大侠尽管赐教，宋三清愿闻其详！”

裴叔佻微微一哂说道：“我们不谈那些捕风捉影，无根无据之事，即以眼前之人而论，吕崇文小侠先人吕怀民大侠在生之日，以三十六路‘梅花剑法’行侠江湖，仁义无双，极受武林同道尊敬！晚年归隐皋兰，在他五十生辰，当众毁剑，立誓不谈武事之后，贵寨‘铁爪金龙’胡令主，哦！那时他叫‘单掌开碑’胡震武，居然率众寻仇，把一个人在病中，毫无反抗之力的吕夫人伤在刀下，这是否有亏天理？有悖人情？宋令主请自衡断！”

吕崇文被裴叔佻这一提往事，想起严父厅前殒命、慈母室内飞头的断肠经过，忍不住双眼赤红，猛挫钢牙，几乎勃然而起，亏得裴玉霜在一旁好言宽慰，劝他暂忍忿怒，少时剑底较功，便可恩仇了了！

裴叔佻见自己一开口，便把胡震武窘得满面通红，宋三清也嗫嚅难对，不由莞尔一笑又道：“再以裴叔佻本身而论，贵寨江苏太湖分坛主持人倚仗贵寨声势，不但征收太湖渔民极重规费，并逼迫掳掠所有稍具姿色的渔家少女，如此恶行，实属天人共愤！我父女路过江苏，得悉前情，才不顾族兄位

居金龙令主，而仗义挑去贵寨分坛，为太湖渔民除去一害！此举一方面固然是为民除弊，一方面也是代替贵寨整顿坛下不肖弟子！私心正以为两头落好，内外兼全，万不料这位傅令主率众赶来，既不以真实武功对敌，却用下流蒙汗药酒手段，劫持小女玉霜，老夫舐犊情深，只好束手就缚，被你们监禁在那座所谓正逆五行的九宫竹阵以内！这类行径，是否卑鄙？老夫所言，有无半句虚语？也请宋令主当众一答！”

“毒心玉麟”傅君平见这裴叔佻好生厉害，专揭自己这面见不得人的疮疤，生怕他再说出“天香玉凤”之事，岂不越发难得下台？遂想就此翻脸不再论这些桌子上的过节，方把凶睛一瞪，一声：“老狗休要唠……”

“叨”字还未出口，裴叔佻毫无愠色地笑道：“傅令主的这副凶威，少时请到台上过手之时再发，裴叔佻还有最后一事请教！”

宋三清知道对方非把理占全，问得自己这面无词以对之后，这场恶架才打得起来，故而只得把扫帚眉一皱，龟目一眯，极其勉强地含笑说了声：“裴大侠有话尽管请讲！”

“九现云龙”裴叔佻尚系初会“玄龟羽士”，但从这份忍耐工夫之上，便可看出宋三清比傅君平确实高明不少！遂轻笑一声说道：“这一回的问题容易答复，贵寨之中那原来的龙凤二灵何在？”

宋三清冷不防裴叔佻突然问到此事上面，方想怎样答话妥当？傅君平已自发话说道：“裴伯羽、严凝素二人背盟负义，离弃本寨……”

言犹未了，堂外响起脆生生一声娇叱：“傅君平！你这无耻狂徒再敢妄肆雌黄，颠倒黑白，我便叫你连这片刻光阴都活不过去！”

满堂之人一齐为这话声所惊，闪眼往门口看去，只见当门站着一位宛如出水芙蓉，点尘不染的白衣女子，但娇容含煞，凤眼笼威，翦水双瞳中的炯炯神光，直看得那位“毒心玉麟”傅君平从全身毛孔之中暗沁冷汗。

来人正是慕容刚八年以来昼夜相思的“天香玉凤”严凝素！

严凝素斥责傅君平以后，转身向群侠这面走来，但与慕容刚眼光一接之下，两人同觉微微一震，一个觉得对方英姿飒爽，未减当年，一个却觉得心上人玉容清减眉稍眼角之间添了几丝幽怨！他们八年以前萍水奇逢，彼此倾慕，灵犀一点，脉脉相通！这种感情真诚到了极处，也纯洁到了极处！但睽违这么久，讯息全无，谁也不知道对方那种含蓄未吐的似谜情怀有无改变？如今在玄龟堂上再度相逢，虽仅刹那之间的目光一对，心中却是一般熨贴！因两人各自对方的眼神之中感受到一份异常的关垂，这种关垂，足以显示出双方原有的纯挚真情，到如今居然丝毫未灭，反而更深！更切！

说不尽的海誓山盟，转为空语！而幽幽淡淡的眼波眉语，才最足销魂！这位“铁胆书生”的魅力可真不小，“天香玉凤”的一脸英风杀气，自从见了她以后，顿时化作了柳媚花娇，白衣轻飘，暗香浮动，婷婷走到吕崇文身畔，那平素调皮捣蛋的吕崇文，此时倒也文质彬彬地垂手起立，含笑说了声：“多年未见，文儿和我慕容叔叔甚念严姑姑，您好！”

“天香玉凤”严凝素见吕崇文业已出落得这般英挺，前尘旧事，不由反在心头一幻，满面含情地看了隔座的慕容刚一眼，微喟道：“吕梁一别，八载有余，我一样时常想念你们！你已长成大人，姑姑自然老了！”

抬手一掠云鬓，就在吕崇文身畔坐下。

她虽然未与慕容刚直通款曲，但就这样轻轻一瞥，淡淡数语，却已暗中传送脉脉真情！“铁胆书生”固然领略得来，喜心翻倒！但对席所坐的“毒

心玉麟”傅君平何尝不也已看出端倪？只气得醋火中烧、钢牙乱锉，脸上都成了铁青颜色！

“勾魂彩凤”鲍三春见他这等神情，邪媚怪笑一声，傅君平才满面悻悻之色，怫然起立说道：“‘是非’二字，本难论断，谁也自居光明磊落，而认对方为卑鄙小人！我们还是以强弱定曲直，擂台一会，来得干脆！”

“玄龟羽士”宋三清见严凝素已到，妙法神尼却未现身，也觉得为免夜长梦多，越快解决越好！遂也接口说道：“各位来我翠竹山庄的主旨无非印证武学，了断恩仇，徒事虚言，无补实际，宋三清恭请诸位后庄一会！”

“铁胆书生”慕容刚、“天香玉凤”严凝素及群侠方起立举步，“展翅金鹏”顾清却断喝一声：“且慢！”

提起那内包被慕容刚点了穴道的“黑衣勾魂”刁潜的长大包裹，轻轻放在席前地上，对“玄龟羽士”笑道：“这是我等奉敬的一件足以证实贵寨磊落光明的礼物，宋令主收下之后，再往后庄过手不迟！”

“玄龟羽士”宋三清知道这包裹以内，定是使自己极其难堪之物，但众目睽睽，又不能不理，遂朝胡震武略使眼色，胡震武会意走过，一触包裹，便知其中是人，但还未想到那“黑白勾魂”刁家兄弟身上！

这时“黑衣勾魂”刁潜因被绑得太久，虽然顾清替他留有气洞，但也只剩奄奄一息！

宋三清一见包裹之内竟是那“黑衣勾魂”刁潜，知道刁润定也遭受不幸，人家赴会拜山之时，自己这面居然有人在翠竹山庄附近加以暗算，又被对方擒来，委实无法解嘲，凶心一起，为了顾全颜面，竟向胡震武喝道：“二弟！这是本寨中恶行甚大的叛寨之人，我曾传玄龟旗令，擒他治罪！如今被慕容大侠等送来，再好没有，还不赶快代我正以寨规，等些什么？”

胡震武闻言也觉得事情逼得只有如此处置，右掌微沉，开碑掌力一发，那位“黑衣勾魂”刁潜立时嘴角微溢黑血，便告毙命！

宋三清不等慕容刚这边有人发话挖苦，先行抱拳一揖说道：“多承诸位代本寨擒回叛徒，宋三清先行致谢，并为各位大侠引路，擂台一会！”

群侠知道他们理屈词穷，急于倚仗武力动手，遂含笑起立，鱼贯而出！慕容刚、吕崇文与严凝素三人走在最后，到得堂口之时，吕崇文故意抢先两步，让慕容刚与严凝素又交换了无限深情的含笑一瞥！

到得玄龟堂后、“璇玑竹阵”之前，双方各分宾主，在东西两座看台之上坐定，“玄龟羽士”宋三清打量慕容刚这边，除了先来的八人以外，加上裴叔傥父女及最后赶到的“天香玉凤”严凝素，共计十一人，其中至少有四五人是一等一的好手，自己方才订以七阵赌输赢，如今面临对敌之时，调派人选必须慎重，尤其是这第一阵，既不能挫了锐气，又不便上来就以四灵令主等主脑出场，煞是难处！

目光一瞥欧阳智，欧阳智却似在凝神思虑甚事，竟未加理会。

宋三清正在踌躇，对台上的小侠吕崇文业已卓立台口，朗声笑道：“我们既然已到此处，还文绉绉的等些什么？你们四灵寨中不是自诩藏龙卧虎，好手如云么？倘若真派不出人来，我便先寻胡震武老贼一算当年皋兰旧债！”

“单掌开碑”胡震武听吕崇文一上来便向自己叫阵，心中虽然有点怯敌，但众目睽睽之下，不能退缩，方待起身应答，突然耳边响起一声极为宏亮的佛号道：“阿弥陀佛！吕小施主且莫逞强，贫僧万里远来，先要会你一会！”

那位西域“四佛十三僧”中的离垢大师，站起身形，向胡震武合掌为礼

说道：“胡令主，请恕贫僧狂妄，我要先接一场！”话完，僧袍一展，半空中宛如飘起一团黄云，直向相隔四五丈远的擂台之上飞去！

离垢大师这一自动出手，“玄龟羽士”宋三清不禁笑逐颜开，因为他不但早已看出这位离垢大师是把极硬的好手，并还可以就此窥察对方实力，徐定应敌之策，以求在七阵之中得到胜利！

吕崇文见离垢大师要与自己动手，知道定是为那柄“青虹龟甲剑”之事，方待纵身上台，身旁也响起一声“阿弥陀佛！”那位“天龙剑客”陶萍的师叔、少林高僧道惠禅师含笑和声说道：“吕小侠是今日主将，不必太早出手，让我们三宝弟子先亲近亲近。”

吕崇文知道这位道惠禅师澹于名位，其实一身功力，除了嵩山掌教以外，在少林一派之中，再无人可以匹敌！遂含笑侧身，道惠禅师也不像西域僧人那样剑拔弩张，僧袍摆拂，步履从容地慢慢向擂台走去。

“天香玉凤”严凝素与慕容刚在人前不好过份寒暄，但对那位裴玉霜姑娘却一见投缘，亲热已极！

严凝素在随意问答之中，发现裴玉霜不但美貌大方，武功甚好，并对吕崇文甚为投契，心中也觉高兴，见道惠禅师业已上台会斗离垢大师，遂回头向吕小侠问道：“那黄衣僧人离垢的装束身法分明是西域一派，他们足迹久绝中原，无由结怨，怎的一上来便找你过手作甚？”

吕崇文在严凝素身旁含笑就座说道：“严姑姑大概还不知道，文儿在北天山绝壑之中得了一把宝剑，名叫‘青虹龟甲’，是昔年‘大漠神尼’故物。但因‘大漠神尼’仗此剑在北天山绝顶劈死西域‘魔僧’法元，西域一派引为奇耻大辱，闭关苦练绝艺，如今听说出了什么‘四佛十三僧’，要重进中原，寻找与‘大漠神尼’有关之人及这‘青虹龟甲剑’，以雪当年之耻！”

“天香玉凤”严凝素闻言一愣，问道：“你那柄‘青虹龟甲剑’呢？”

吕崇文遂又把西门豹中途盗剑之事细说一遍，严凝素听完说道：“我师傅妙法神尼本是‘大漠神尼’师妹，但因一位生平足迹不离大漠，一位也因事立誓，只在南海小潮音静参佛法，不履中原，所以自离师门，即未见面，但师姊妹关系仍然存在，西域一派既欲找与‘大漠神尼’有关之人，就应先往南海，怎的畏强欺弱？跑到此处横生枝节则甚？”

吕崇文剑眉双剔，眼皮一抬，微笑说道：“严姑姑别替文儿搅事，你那句‘畏强欺弱’，有点说得不对，你看文儿弱在何处？我上台把那西域和尚打跑好么？”

严凝素向慕容刚嫣然一笑说道：“慕容兄，你看你这文侄的脾气傲得多么可爱！”

慕容刚正觉得这位心上人昔年倜傥大方已极，但二度重逢，虽然眉语眼波，情意看来更为深切，表面上却显得腼腆生份，连一句话都没有和自己说过！这一听她借着吕崇文和自己说话，一开口便是听来令自己十分熨贴的“慕容兄”，高兴之余，却弄得张口结舌的难以答话！原来慕容刚觉得这称呼上面为难已极，尤其是在众人之前，人家大大方方的一声“慕容兄”，甚为恰当！自己若称以“素妹”，未免有点肉麻，若叫“严姑娘”或“严女侠”，又显得太过生份，万般无奈，窘得俊脸通红，只得向严凝素含情一笑，避不作答，也拿吕崇文解围，微带嗔色说道：“文侄又犯你那傲慢之性，你不是弱，难道你还能强得过妙法神尼老前辈不成？你看台上情形，道惠禅师是当今少林一派中数一数二的高手，尚未能占得那离垢大师半点便宜，可见西门

豹淳淳嘱咐加以警戒的西域‘四佛十三僧’确非好斗的呢！”

严凝素、吕崇文一齐回头向台上看去，果然双方较艺，已到胜负难判的阶段！

原来道惠禅师慢慢走上擂台，向离垢大师单掌问讯，离垢大师也合掌答礼，皱眉说道：“贫僧与那吕崇文施主有一段因缘亟需了断，大师上下怎样称呼？何必代人出头作甚？”

道惠禅师微笑答道：“贫僧少林道惠，吕小侠与‘单掌开碑’胡震武有茹恨八年的杀母之仇，正欲互相了断之时，大师上台插手，如今却以同样的理由来怪责贫僧，倒要请教大师，你与吕小侠的那点间接因缘，就比人家杀母之仇来得重么？”

离垢大师被他抢白得无话可说，他们“四佛十三僧”在西域艺成、意欲再会中原武学之前，曾把各门各派的主要高手详细打听，所以人虽未识，名却早闻！一听来人竟是少林派中顶尖好手道惠禅师，自亦不敢大意，浓眉一皱，点头说道：“大师既然如此说法，贫僧不再多言，我就领教领教少林绝学！”

道惠禅师微笑撤身，离垢大师也略退半步，二度互相施礼问讯，盘旋绕走，在台上活开步眼，然后往中一合，开招应敌。

离垢大师是用“秘宗拳法”进招，道惠禅师却一点不肯小视对手，一开始就施展少林派名震江湖的“十八罗汉掌”！

一对佛门弟子各展所长，酣斗了近六七十回合，离垢大师首先不耐，一声宏亮佛号宣处，拳法顿变，宛如骤雨狂风，飘忽诡辣已极！

道惠禅师认出对方换用西域绝学“飞龙七七掌”，自己不能怠慢，也自改以少林镇寺神功“痛禅八法”，二人由疾逾飘风、不见人影，一直越打越慢，渐渐打到宛如儿戏一般，双方身形招式均缓慢之至，而且一合即开，不似先前的硬碰！

但行家眼内却知道双方业已到了互拼胜负的最后关头，一个在“飞龙七七掌”中掺上了西域“大手印”神功，一个也在“痛禅八法”以内加上了“金刚指力”！

互相蹈暇乘隙，轻不发招，但只一发招，在外表看来轻轻出手，其实所含内家劲力，无不足以洞石穿金！

任何一方功力稍差，立时不死便带重伤，端的情势险恶无比！

“玄龟羽士”宋三清这面，对台上离垢大师的安危根本无动于衷，因为离垢大师如胜，固然最佳，即或死在道惠禅师手中，也可因此与西域一派加深敌忾同仇，通同一气，大增自己实力！

但慕容刚这面却个个关心，尤其“天龙剑客”陶萍，因道惠禅师乃是自己师叔，看出越是这样势均力敌，越是凶险，不由剑眉紧皱，向慕容刚低声说道：“慕容大侠，台上两人拼斗得太以激烈，陶萍只怕……”

慕容刚尚未答言，那位“九现云龙”裴叔业已接口笑道：“道惠禅师是少林有数高僧，当然犯不上与这西域离垢和尚拼命相搏！老朽不才，去替他们两位化解这场难解难分的争斗好了！”话完，袖袍一拂，竟由看台之上向斜空纵出三丈来高，在起势将尽未尽之时，双掌劈空下击，人又平升丈许，然后折腰躬身，双足微再屈伸，便如一条天际神龙，向擂台之上夭矫飞落！

半空中微笑发话叫道：“两位高僧，‘飞龙七七掌’拼‘痛禅八法’，无分胜负，‘大手印’对‘金刚指力’，又是秋色平分，可见得天下武术俱

是一家，分什么中原？又论什么西域？均为三宝弟子，同尊一佛，总算有缘，看裴某薄面，且化干戈为玉帛吧！”

离垢大师与道惠禅师正自欲罢不能，骑虎难下之际，裴叔傥来得正是时候，双双往外一分，倒依然不伤和气地各自说了一声：“阿弥陀佛！大师艺业高明，贫僧敬佩无已！”

裴叔傥等两位佛门弟子双双回转头以后，抱拳卓立，发话说道：“‘毒心王麟’傅令主听着，你虽然把我父女用下流诡计软禁竹阵之中，但裴叔傥倒可淡然置之，并不一定非加报复不可！此次来到翠竹山庄，非为私仇，只持公义，欲与各派群侠合手扫荡横行霸道、多行不义的不良寨会！至于尊驾本身，由于平时行为乖谬，今日要向你索债之人太多，就是那位‘天香玉凤’严女侠，她的‘灵龙软剑’之下，便自饶你不过！裴叔傥不揣鄙陋，先要向你领教领教轻身功力，也算七阵定输赢的其中一阵如何？”

傅君平见这裴叔傥当着众人之面指名斥责自己，不由气愤已极，正待起身上台，“玄龟羽士”宋三清则因四灵寨平时倚势骄狂，根本未把这些武当少林各派看在眼里！如今见这少林道惠禅师一身功力，竟自颇为惊人，则那几个自己先前看不起眼的道人，可能均是武当高手！

言明七阵定输赢，对方慕容刚、严凝素、吕崇文等好手一个未出，第一阵业已平分秋色，第二阵因之关系加重，千万挫败不得！

傅君平对裴叔傥当然决无败理，但眼看那位由金兰之好变成生死冤家的“天香玉凤”严凝素，手按“灵龙软剑”剑柄，凤目之中喷射无穷怒焰，跃跃欲起的情形，实不能听凭傅君平随意耗费精力！因为多年结盟兄妹，严凝素不是不知道傅君平的武学决不比她稍弱，而居然敢孤身问罪，极可能此次在南海小潮音得了妙法神尼的什么秘传武学！

不过傅君平身有“天南三宝”，只要事先不让他消耗过度精力，定可无虞，然则这裴叔傥指名索战的当前一阵，却以何人应付为当？

正在筹思之时，忽然想起裴叔傥是约比轻功，那位本寨护法、“璇玑居士”欧阳智，岂不是最好人选？

但奇怪的是欧阳智平日赞襄攀划，不遗余力！自群侠赴会以后，却变得萎萎靡靡、精神不振起来！

道理还未想通，傅君平业已离座欲起，宋三清不遑深想，一面拦住傅君平，一面向欧阳智笑道：“欧阳护法，劳神代我三弟接这一阵！”

欧阳智点头笑道：“宋令主，你说哪里话来？欧阳智是你座下之人，随意差遣，怎当得起‘劳神’二字？不过这位裴叔傥人称西南大侠，得号‘九现云龙’，就凭方才排难解纷之时所显露的那一手‘龙翔凤翥’身法，欧阳智恐怕要有负宋令主厚望，替本寨丢人现眼了！”

“玄龟羽士”宋三清含笑说道：“欧阳护法不必太谦！七阵之中，这才是第二阵，胜负之数，毋庸过份萦怀，何况你那一身轻功绝技，未必定在人下呢？”欧阳智微微含笑，也不再言，走到台口，并未作势，双足一点，便自平纵而出。

擂台原比看台略高数尺，欧阳智这一纵，纵得与众不同，宛如一条直线一般，毫未向上斜拔，直等快到擂台之时，空中袍袖一展，人方突升四五尺高，轻轻落足，依然满面笑容，神态暇豫已极！

这一种身法，名叫“野鹤孤飞”，看似平淡无奇，其实相距四丈来宽，这样毫无角度的平平飞渡，委实难到极点！连“玄龟羽士”宋三清等人均还

是第一次看见欧阳智如此卖弄，不由互相顾盼，流露得色，“单掌开碑”胡震武更是首先鼓掌，叫起一声“好”来！

群侠这面，也纷纷为欧阳智的绝世轻功赞叹，尤其是“铁胆书生”慕容刚，竟自神色巨变，向吕崇文低声问道：“文侄！你可注意到这欧阳智的轻功是何门派？”

吕崇文正想说话，听慕容刚一问，皱眉答道：“侄儿正在生疑，这欧阳智的轻功身法，竟又与西门老前辈一种路数，但却比西门老前辈高出许多！我们前番暗探玄龟堂之时，欧阳智不是也曾到眼便指出我们用的是西门豹的易容丹药？可惜西门老前辈用我的‘青虹龟甲剑’诱骗西域僧人未返，不然欧阳智与他是何渊源？一问便可知晓！”

慕容刚心头依旧疑云难解，但越想越觉糊涂，只得暂且撇开，注意目前较技之事。因为这场事先说定是较量轻功，无甚凶险，故而两面看台之上诸人，均能放松心情，仔细欣赏两位名家罕见难逢的一场比赛！

“九现云龙”裴叔儆对这欧阳智，异常客气，双手抱拳，一躬到地，含笑说道：“想不到傅君平时到今日，仍然要端他那转眼成灰的玉麟令主身份，不肯上台赐教！但裴叔儆对欧阳护法心仪更久，能借此机缘亲近亲近，足慰平生！我们是怎样应酬一下？”

欧阳智也是深深还礼，蔼然答道：“欧阳智山野俗士，裴大侠不必过份谦光，今日各派群雄高手云集，我们还是尽速了断，不要耽误旁人，裴大侠划条道吧！”

裴叔儆微微含笑，略一寻思，向欧阳智说道：“在这擂台之上较量轻功，实在很难想得出什么新鲜花样，何况各种功力之中，轻功一项因无固定规律，也最难比较！但今日来这翠竹山庄参加大会的，全是武林以内的绝顶高手，普通俗技未免惹人讪笑，若依裴叔儆之见，我们不如来个前所未有的‘凭虚蹑步，九节归元’，各用一枝木杖，折成九节，双方在这擂台台口，左右分立，往前腾身，然后用这九节短短的木棍作为借力，在空中任意盘旋，但第九节木棍用完，必须仍然回到擂台之上的原立之地！欧阳护法适才那一手‘野鹤孤飞’业已显出轻功绝世，可嫌裴叔儆这个题目仍然太俗气么？”

欧阳智“哈哈”笑道：“裴大侠，你想得好漂亮的名目，‘凭虚蹑步，九节归元’，欧阳智真有点不敢献丑！但既遇高人，总得勉强步武，我们不必同时腾身，还是一先一后，来得清楚，欧阳智要占点便宜，裴大侠先请！”

裴叔儆微微一笑，见这擂台两旁的兵器架上，各种兵刃俱全，遂随手抽了一根齐眉木棍，略一比量，极其匀称的用手截成九段，说了一声：“欧阳护法，裴叔儆遵命，先行献丑！”

他在未抛木棍之前，先运内家真气，把擂台台板，暗中踏出了三四分深的足印，然后才往左上方轻轻抛出一截短棍。

人也同时飘身，就在脚尖点到第一根短棍之前，第二根短棍又已抛出！

“九现云龙”裴叔儆把一身轻功绝技尽量施展，就利用一根齐眉木棍所截成的九段短短木棍作为借力，人在空中，宛如蜻蜓点水一般，乍落乍起，美妙已极的走了一个半圆弧形，等第九段短棍抛完，恰好回到擂台之上，由“燕子穿帘”之式，转化成“平沙落雁”，半点不差的轻轻落在先前离台之时，所踏出的两个足印之内！

回身抱拳，向欧阳智笑道：“欧阳护法，裴叔儆侥幸不曾作法自毙，但已捉襟见肘，贻笑方家！抛砖引玉，敬观欧阳护法绝学！”

欧阳智手往台下一指，向裴叔傥说道：“裴大侠这种绝技轻功，真可称得稀世罕见，还和欧阳智来什么谦逊客套？光看你那些踏落的木棍分布的情形，就知道‘九现云龙’名下无虚，随处皆能惊世骇俗的了！”

东西看台之上，除有数几人以外，只觉得裴叔傥身法灵妙，前所未见！听欧阳智如此一说，才一齐注意台下，只见那九段短短的木橛，均是端端正正的，作半圆形插入沙中，每段之间的距离及露出地面的长短完全一致，决没有一点稍微例外！

裴叔傥知道欧阳智这是故意点破，替自己露脸，遂微微含笑说道：“欧阳护法休得过份捧场，裴叔傥尚有自知之明，我这薄技虽算不太俗劣，但仍难入欧阳护法法眼！请自施为，令裴某一开眼界如何？”

欧阳智也找了一根齐眉木棍，截成九截，但他这截法，却和裴叔傥略有不同，他是截了八段同一大小，另外一段，却长有一尺。他也不必另外做甚形势，就站在裴叔傥所踏的足印之中，把手一扬，一段小小的木橛便向正前方飞出，四段木橛出手，人已跃离擂台约有三丈左右，欧阳智第五次抛的是那最长一段木橛，双足刚点这段木橛，第六段已由头上向后反抛，人也借那一点之力，一个“喜鹊倒登枝”，云里翻身，落足方才所抛木橛之上，同时第七段木橛，又已向后抛去！

这种轻功身法，镇得两台群雄鸦雀无声，“玄龟羽士”宋三清固然以为这一阵已得胜利，喜容满面，连夙以“七禽轻功”自诩的小侠吕崇文，也不禁衷心暗佩，而向那以为爹爹已败、嘟着小嘴生气的裴玉霜姑娘好言慰解！

哪知欧阳智一路倒纵，均是稳准已极，但由第八根木橛借力，往最后一根木橛倒纵之时，也不知是抛得欠准，还是足下欠稳，竟然未能落足木橛中心，几乎由半空闪落，急忙双臂连抖，连用了两次“细胸巧翻云”，在“玄龟羽士”等人失声一叹之中，算是足未沾地的翻上擂台，但落足之处，当然不会再在原地，他满面含羞地向裴叔傥抱拳说道：“欧阳智不自量力，好高骛远，甘拜下……”

甘拜下风的“风”字，尚未出口，远远一声暴叱：“二弟且退，愚兄要向这欧阳匹夫算一算在王屋山中暗地伤我三针的旧债！”人随声至，宛如神龙掠风一般的一条人影飘上擂台，正是那位四灵寨昔日的金龙令主、“双首神龙”裴伯羽！

裴叔傥见族兄要与欧阳智清算旧债，不便多言，把手一挥，返回本阵。“玄龟羽士”等人也是一阵纷纷计议，但最关心的却是小侠吕崇文，因为他看见裴伯羽腰下悬着一柄长剑，形式却与自己所用、被西门豹中途盗走的“青虹龟甲剑”一般无二！

裴伯羽卓立台中，戟指欧阳智说道：“三根‘九绝神针’之赐，裴伯羽今日定必复仇！但我知你‘九绝神针’共分两种，昔日你在林中未用那见血封喉、当时毙命的一种对裴某下手，今日我也略留余地便了！”

欧阳智冷冷笑道：“彼此势成水火，谁管你留不留情？何况欧阳智这一双肉掌，也未必便输于你？”

话音未了，“白猿献果”，一掌隐挟劲风，业已当胸递到！

裴伯羽“哈哈”一笑，“丹凤撩阳”，往外便开，欧阳智知他素以掌力称雄，不敢硬接，方一撤掌变招，裴伯羽就凭这一掌夺得先机，立时施展自己数十年浸淫的绝学“嵩阳大九手”，把欧阳智圈在一片掌风之内！五十回合以内，欧阳智尚能凭借一身极高轻功，腾挪闪展，五十回合外，即感不支，

“玄龟羽士”环顾座上，能有把握胜过裴伯羽的只有自己一人，连“毒心玉麟”傅君平，若不用“天南三宝”，也不过平手而已！正在筹思怎样应援欧阳智之时，目光一瞥，暗叫不好，那欧阳智业已惨叫一声，受伤倒地！

原来裴伯羽此来另有因由，他计算时间，翠竹山庄之会，似以越早结束越好！

遂不耐与欧阳智久磨，“山崩石裂”、“龙跃天门”，两掌排山倒海一般的奋力狂袭，然后乘着欧阳智招架慌忙，足下略现不稳之时，右掌一穿一粘，将欧阳智护身左掌引至外门，乘势进招，一掌正好震在乳下“期门穴”上，欧阳智惨叫一声，“腾腾腾”退出四五步去，仆倒在台上！

裴伯羽冷笑一声，面向“玄龟羽士”等人发话说道：“裴伯羽掌下已留三分真气未发，还不赶快将这为虎作伥的匹夫抬去？”

此时欧阳智业已支撑起立，由值守擂台的寨徒扶至台下，宋三清扫帚眉紧皱，扭头对胡震武说道：“裴伯羽在掌力方面造诣极高，欧阳护法这一掌看来挨得不轻，你去陪他到‘璇玑竹阵’的秘室之中休息，并与他服下我师傅的灵药‘百转金丹’，看看情形如何，再来告我！”说罢并自怀中取出一粒丹药递过，胡震武领命搀扶欧阳智，欧阳智尚欲挣扎带伤回归本阵，“玄龟羽士”宋三清向他遥为摆手，表示不必！

到得“璇玑竹阵”的阵眼秘室之中，欧阳智服下“玄龟羽士”所赠的“百转金丹”，再自行调息运气，精神业已恢复大半，眼珠一转，向胡震武说道：“今日情形不对，‘双首神龙’、‘天香玉凤’已来，南海妙法神尼可能也在暗处！而我们倚为大援的西域‘四佛十三僧’，却迟至此刻尚未见到！所以据我推测，四灵寨可能劫数临头，翠竹山庄即将冰消瓦解！玉麟令主平日树敌结怨太多，群起环攻，恐无幸理，玄龟令主则一身绝世武功，应可自全，至于胡兄，因吕崇文怀恨而来，处境亦属至险……”

“单掌开碑”胡震武也觉得今日始终眼跳心惊，兆头不好，再听欧阳智这一番话，越发心神不定，方想问计，欧阳智又在目光之中显出一种极为关垂的神色说道：“但欧阳智在四灵寨中与胡兄交好甚厚，自然要作一安全打算！”

胡震武感激异常，连连称谢，欧阳智指着自己所坐的圆形石椅，向胡震武笑道：“欧阳智平生作事，未虑进先虑退，当初建这‘璇玑竹阵’之时，就曾经预留一条秘密退路！胡兄少时若见情势果然被我料中，到了极端危险的关头，可悄悄到此，把这把石椅用力左旋三次，右旋一次，再复左旋三次，便可现出一条秘道，直通至二十里外王屋山的一片密林以内！”说完起身，叫胡震武照所说旋转之法施为，果然地上现出了一个黑黝黝的大洞！

胡震武脱身有术，不禁大喜，欧阳智一面命他把石椅还原，一面命他稍待。

自己起身走入里间，约有盞茶时分，取出一个信封，封固严密，交与胡震武道：“欧阳智自入翠竹山庄，备承玄龟令主看重，今日在这危急之秋，虽然力不敌人，但也要设法为本寨除去几名劲敌，此信信笺之上涂有剧毒药粉，凡拆阅此信之人，无不立死！胡兄觅一适当时机，差人将此信送与你那对头仇人吕崇文，或可以为你斩草除根，永绝后患！欧阳智人前蹉跎，无颜再留，在此稍微歇息，便要回我那仙霞岭一元谷，玄龟令主之前，自会留书道别，胡兄暂时保密，不要提起，免得搅乱各位令主的心神，场上需人，请从此别，他日有缘，再图后会！”

“单掌开碑”胡震武见欧阳智为自己设想得如此周到，心中感激得简直无可言宣，听他要走，虽然颇为惜别，但知目前形势艰危，除非“四佛十三僧”及时赶到，否则胜负之数已定，怎能阻止人家全身而退？

所以接过信封，与欧阳智执手歔歔半天，才黯然独自走出“璇玑竹阵”，回到双方较技之处！但此时擂台之上莺啖燕叱，凤舞莺翔，业已笼罩了千重剑气！

原来裴伯羽等欧阳智被胡震武撵走，转身遥向吕崇文抱拳笑道：“西域僧人要来中原生事，已由我西门老友借用吕小侠的‘青虹龟甲剑’，诱往四五百里以外，裴伯羽受托在中途将剑换回，以备扫荡群魔之用，我还要会会这班倒行逆施的无义之人，吕小侠请自接剑！”手笼腰间剑柄，连鞘摘下，潜运内家真力，脱手一甩，便自隔台飞过！吕崇文轻舒猿臂，接在手中，出鞘半寸，青芒夺目，微作龙吟，果然正是自己之物！

正待向裴伯羽称谢，“天香玉凤”严凝素业已素面凝霜，向慕容刚说道：“小妹要向慕容兄讨支将令，会会傅君平这无耻恶贼！”

“天香玉凤”严凝素对傅君平怀恨之切，慕容刚自然深知，不便拦阻，只得低声说道：“傅君平为了此会，远赴高黎贡山，求来‘天南三宝’，霸道非常！其中尤以……”

严凝素已从慕容刚真挚的目光之中，领略到了深切关垂的情意，接口低声笑道：“慕容兄深情，小妹至感！但家师业已密传有术，足可防身，请释悬念！不过家师对小妹此次寻仇，限期复令，故于与傅君平一战之后即须远行，无暇叙阔……”

话犹未了，见慕容刚眉梢眼角业已满挂离愁，不禁喟然叹道：“九载睽违，一旦重逢之下，又将分手，委实令人离绪难排！但好在家师有语，请慕容兄暇时南海一游，小妹在‘小潮音’等你便了。”

说完不再多言，秋水含情，深深看了慕容刚一眼，幽香散处，飘然离座，纵上擂台，向裴伯羽笑道：“二哥……不，四灵寨结盟之义已绝，我应该改叫大哥，请回东台稍歇，小妹要向傅君平索还一笔旧债！”

裴伯羽微微含笑，说了一声：“贤妹小心！”便自纵到东台，与慕容刚等叙阔。

吕崇文疑怀难释，首先问道：“裴老前辈，我那西门老前辈少时可也会来翠竹山庄参与此会么？”

裴伯羽摇头笑道：“这位西门老友真可称得起是方今江湖之上的第一奇人！宛如天际神龙，不可捉摸！裴伯羽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此时尚未到揭开他一切安排之时，吕小侠暂时且自参详这闷葫芦吧！”

吕崇文心中真渴想那位西门豹，但裴伯羽不说，也无可如何，台上情势又紧，遂只好暂时撇开，一心观战！

“天香玉凤”严凝素自裴伯羽走后，即向“毒心玉麟”傅君平指名叫阵！

傅君平虽然内咎，但也不好避不出头，正待应声上台，身边坐的“勾魂彩凤天欲仙子”鲍三春，因已把傅君平视为禁脔，又知道他对“天香玉凤”向所垂涎，更看见严凝素那副宛如洛水神仙的天姿国色，自己一比，形秽多多，不由妒心大起，伸手拦住傅君平，媚笑说道：“你连宵策划，且多歇歇精神，我去替你把这贱婢打发就是！”

生恐傅君平拦阻，最后的“就是”二字尚未出口，人已向前纵出，半空中独门兵刃“勾魂彩带”不停挥舞助势，劲风“呼呼”，又是一身彩衣，真

像一只彩凤一般，直向擂台飞去！

傅君平因知鲍三春武功方面虽也自成一家，若与“天香玉凤”严凝素为敌，恐怕难操胜算！

但人既纵出，傅君平只得探手怀内，紧握那柄“淬毒鱼肠”，凝神掠阵，以便随时援助！

“天香玉凤”严凝素此来除了向傅君平寻仇，并一晤慕容刚以外，本不想与其他人动手。但她自返翠竹山庄，多少总有几个以前的亲近之人，告知四灵寨中的近来各事，严凝素听说竟弄来这么一个妖媚女人接掌自己的遗位，心中业已早种厌恶之念，此时再一看她卖弄轻功，手舞“勾魂彩带”，纵上台来的那副荡逸的神情，越发动火，一语不发，探手腰间，撒下自己那柄长约四尺，宽如柳叶，而又柔若灵蛇的奇形软剑，微运真力，立时坚挺，横举胸前，冷然待敌！

鲍三春本来想用自己最擅长的污秽下流言语，对“天香玉凤”严凝素凌辱一番！但一上台，竟为对方那种高雅气质所镇，下流言语一句也说不出口。见严凝素横剑待敌的那种绝世英姿，越看越觉得自己不舒服起来，低叱一声：“你不过长得漂亮一点，神气什么？接你家鲍仙子的勾魂彩带！”双手一抖一扬，两根“勾魂彩带”宛如两道彩虹，一条由上往下，一条由左往右，向“天香玉凤”严凝素疾卷而至！

她这“勾魂彩带”是用五色生丝杂以合金细线织成，两端特别加厚，边沿之上密布倒钩，宽约六寸，长达八尺，一经运足内家真力，飞舞开来，七八尺方圆以内全是疾风劲气，五色缤纷，耀眼生炫，而且遇物即缠，遇硬即拐，倒真是一件难以应付的奇异兵刃！

但“天香玉凤”是何等人物？手中那柄“灵龙软剑”也是刚柔并济，与鲍三春的“勾魂彩带”异曲同功，凝劲一吐，“日月双挑”，剑尖寒光一闪，正好点在“勾魂彩带”的两端带头之上！

鲍三春见对方如此行家，剑点带端，使自己这两条得意兵刃的缠锁之力无法施展，遂一撤“勾魂彩带”，严凝素趁机进击，步踏中宫，剑随身走，明晃晃、冷飕飕的一柄灵龙软剑“织柳穿花”，向鲍三春丹田点到。鲍三春飘身避剑，“勾魂彩带”一抖，不执带尾，改执中央，甩起四条五彩长蛇似的带身，向“天香玉凤”严凝素执剑的右腕缠去！因为兵刃是一寸长，一寸强，一寸险，鲍三春若与寻常人动手，“勾魂彩带”横飞狂舞之下，七八尺方圆以内，确实威势无伦！但如今一开始就被严凝素欺近身来，有点捉襟见肘，应付为难，所以心存警惕，改执彩带中央，把兵刃缩短一半，与对方那柄“灵龙软剑”仿佛！“天香玉凤”严凝素见鲍三春武功还真不算弱，也自一改先前瞧她不起的轻视之心，推剑拨开缠向自己右腕的“勾魂彩带”，一声清叱，身如凤舞，剑赛龙翔，施展出自己的一套得意绝学“灵蛇剑法”！鲍三春哪敢怠慢？凝神一志，把“勾魂彩带”舞成一片彩云，竭力抵敌，一面却眼珠乱转，要想蹈暇乘隙，暗发自己的下流暗器“迷香毒弹”！

“单掌开碑”胡震武自在“璇玑竹阵”之内被欧阳智传了脱身之法走出，心中总还盼望情势不致恶劣到那般地步，但一望台上，鲍三春被“天香玉凤”严凝素圈入一片剑影之内，暂时虽然尚可支撑抵敌，业已显落下风，“毒心玉麟”傅君平也面带惶急关切之色，凝神待援，果然兆头不妙！

“玄龟羽士”宋三清见他回来，皱眉问道：“胡二弟，欧阳护法的伤势可有大碍？”

胡震武一想，此时若说欧阳智业已见机而退，“玄龟羽士”定然更觉忧心，遂只得谎言答道：“欧阳护法服了‘百转金丹’之后，已然无妨，现在‘璇玑竹阵’的秘室之中将息，他叫我转告大哥，万一事急之时，不要忘了我们的杀手之策！”

“玄龟羽士”宋三清狞笑一声说道：“我与二弟三弟尚未出手，今日胜负谁属，犹自难定！真要是对方过于猖狂，我便叫他们一齐碎骨粉身，半缕残魂，也不出翠竹山庄以外！”

胡震武不知东看台下埋有大量地雷火药之事，以为“玄龟羽士”故作豪语，方把浓眉一皱，那位西域离垢大师来时自诩身怀绝世武功，话说得甚满，傅君平等人也对他尊若上宾，哪知头一阵虽然未败，但也未讨了便宜，与少林高僧道惠禅师平分秋色！如今既见四灵寨形势不佳，又见裴伯羽把“青虹龟甲剑”带来，说是已把自己一行其余的“四佛十二僧”诱往数百里外，遂向“玄龟羽士”宋三清问道：“请问宋令主，此处附近以何处地势最高？”

宋三清对他仍甚客气，含笑答道：“离此约二三十里，西北方向的‘上天梯’最高，大师问此何事？”

离垢大师答道：“一来贫僧低估了中原武学，到此未能为令主效劳，心内难安，二来‘青虹龟甲剑’既在此处，贫僧要催我那些初到中原、被人计诱追向歧路的师叔师弟们赶快来此，所以要找一个较高之处，施放我们西域门下有事呼应的‘天星旗火’！”

“天星旗火”，“玄龟羽士”倒听说过这是西域一派独创的互相呼应之物，凡属西域门下，看见这种旗火升空，必须也将身边所带同样放起，这样一来，在极短时间之中，便可以招聚十里以内的同道好手，共御强敌！宋三清不是看不出目前情势极具危机，只因身为主帅，非强作镇静不可！如今听离垢大师自动要以“天星旗火”召集西域之人，自然高兴，满口称谢，并派了一名得力弟子，随侍离垢大师同往。

这里离垢大师一走，擂台之上也已到了紧张阶段！

“天香玉凤”严凝素此来蓄意搏杀傅君平，对这鲍三春遂未肯用尽全力！但因鲍三春确是技逊一筹，百招以内，尚可勉强应付，时间一长，因招招均须提足真气，贯注四梢，使手中两条“勾魂彩带”忽而软若柔绵，忽而坚若精钢，才能招架“天香玉凤”严凝素神妙无伦的一柄“灵龙软剑”！自然越战越觉不济，额间虽未见汗，但已心跳加速，喘息微闻，严凝素知她败在顷刻，身形剑式，益发加疾，宛如灵猫戏鼠一般，使鲍三春险象毕露！

“毒心玉麟”傅君平知道自己再不上台援手，鲍三春必无幸理，方一起身，走到看台台口，对面看台中的“铁胆书生”慕容刚，也已走到台口，向自己抱拳笑道：“台上女侠与鲍令主胜负未分，我们最好不要乱了章法，傅令主倘如有兴，慕容刚奉陪几手如何？”

傅君平在云梦泽中尝过“铁胆书生”的厉害，一见是他出头，心中先有三分怯意，加上慕容刚以江湖过节不能乱了章法相责，只得冷笑一声说道：“慕容刚，你有什么了不起的能为，何必如此张狂？昔日云梦泽中若非铁木贼秃来得太巧，你岂不早在傅君平的天南三宝‘飞雷鏊’之下碎骨粉身，化为恶鬼？如今‘勾魂彩凤’鲍仙子尚有杀手未曾施展，你以为严凝素贱婢的那几路‘灵蛇剑法’就真足以睥睨一切么？”

他这末后数语，是以“传音入密”的气功发出，用意在于提醒擂台上的鲍三春赶快施展迷香暗器！

哪知他这一番好意，却成了“勾魂彩凤”鲍三春的丧命之符！鲍三春何尝不早就想施展自己的得意暗器，但因严凝素的“灵蛇剑法”瞬息百变，快捷绝伦，竭力招架尚且不及，哪还有机会腾出手来？

一面动手，一面心中暗怨傅君平空自与自己海誓山盟，此时眼看危机一发，怎的还不快来援手？

银牙紧咬，暗恨薄幸之间，突然瞥见傅君平已然起身，走向台口，不由大喜，心神略分，已被“天香玉凤”严凝素一招“玉龙盘空”，荡开“勾魂彩带”，拦头横削！

鲍三春亡魂俱冒，赶紧以“观音坐莲”之式，塌腰避剑，缩颈藏头，寒风过处，一绺青丝业已随剑而落！

手中彩带双挥，佯似攻敌，实则双足轻点，倒退数尺，“天香玉凤”如影随形，“灵龙软剑”回环扫荡，跟踪又到！鲍三春正诧傅君平怎的还不见到？但已无暇再看，“勾魂彩带”不停飞舞，连挡严凝素疾攻三招，傅君平运气传声的那句话，也已入耳！

这才知道傅君平是被“铁胆书生”慕容刚拦住，无法赴援，但话中含意业已听出，趁着严凝素“巧女穿针”，一剑分心刺到，“勾魂双带”自下往上猛然一抖，正好缠绕在那柄“灵龙软剑”之上！

“天香玉凤”严凝素见这鲍三春分明真力将竭，却仍敢以带缠剑，心中未免有点不解，故意抽剑稍慢，容她双带缠上，微运七成真力，向外一领！

鲍三春借势撒手，纵退台边，在腰下一探一甩，五粒粉红色的“迷香毒弹”分成上中下左右，成梅花形向“天香玉凤”严凝素飞打而至！

“天香玉凤”严凝素当日在南雁荡山傅君平的无耻兽行之下几乎丧失清白，就是偶然疏忽，中了一尘的“柔骨迷烟”所致！

被澄空化名的铁木大师救回南海以后，哭诉恩师妙法神尼座前，妙法神尼冷冷一笑，问明她近年经过，当时即传授她一套自己新近参悟出来的佛门秘学“伽罗十三剑”！

严凝素蓄意雪耻，昼夜不懈，本人天资极好，悟性又高，在极短期间练熟了“伽罗十三剑”，恰好四灵寨与群侠订约之期亦届，妙法神尼遂遣严凝素仗剑寻仇，嘱咐她这套“伽罗十三剑”系新近研创，尚未为世晓！近来静中参悟，在心灵感应之中仿佛更有一场莫大浩劫将临，连自己不履中原的誓言恐怕都要打破！所以这套剑法除对傅君平一人以外，不准妄用，并在雪耻复仇之后，立即回转南海小潮音复命！顺便可约那位“铁胆书生”慕容刚闲中来此一游，看看人品究竟怎样？

“天香玉凤”严凝素知道恩师已在话中听出自己垂青“铁胆书生”，含羞领命，正欲叩辞，妙法神尼又给了她一小瓶丹药，说是四灵寨无耻已极，正式对敌动手不怕，但那些下流手段却不可不防！这瓶丹药，专解各种迷香媚药之类，到了四灵以后，必须时刻含在口中，即可无虑。

严凝素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自从重返翠竹山庄，香舌之下便始终含有灵药，所以见“勾魂彩凤”鲍三春所发之弹色作粉红，知道果是迷香暗器，银牙一咬，杀念已生！

鲍三春“迷香毒弹”出手，见“天香玉凤”严凝素居然不躲，心中正在得意，“波波”连声，五粒毒弹业已连珠爆散！

顿时，擂台之上弥漫一片粉红的氤氲烟光，她这种毒弹不但迷神，更兼乱性，端的毒辣已极！所以那片粉红氤氲烟光一起，不但鲍三春得意地不住

“咯咯”荡笑，连在西看台口的“毒心玉麟”傅君平也以为“天香玉凤”严凝素这回插翅难逃，自己只要设法说服鲍三春，便可恣意颠狂，一亲上次到口又被逃去的玉人香泽！

哪知鲍三春荡笑声犹未了，突然微作惊呼，双足一点擂台边沿，倒纵而起！

“天香玉凤”严凝素白衣飘飘，连人带剑，化作一道银虹，从那片粉红烟光之中凌空飞起，直向鲍三春扑去！

“毒心玉麟”傅君平知道不好，不顾一切地纵身往援，他这里心悬鲍三春，“铁胆书生”慕容刚又何尝不是关切“天香玉凤”？两人同自东西看台往中一合，凌空对了一掌，疾风劲气怒卷之下，“铁胆书生”含笑飘然落地，“毒心玉麟”却被人家震得斜出六七尺远，脏腑之间，一阵翻动！

就在这刹那之间，“天香玉凤”严凝素痛恶鲍三春下流无耻，半空中剑演师门绝学“杨枝度厄”，转化“铁锁沉江”，鲍三春是倒纵而出，正好被严凝素一剑刺进丹田小腹，半空中一声惨叫，血花四散，已然飞魂毙命！

“玄龟羽士”咳了一声，“毒心玉麟”傅君平却目眦俱裂，向严凝素咬牙说道：“严凝素！你好狠的心肠，我收殓四妹以后，再和你一搏生死！”

严凝素眉笼杀气，面罩寒霜，冷冷答道：“这种邪娃荡妇，人人得而诛之，稍时你的下场必然比她更惨！”

傅君平目射凶光，弯腰抱起鲍三春遗体走出场外，吩咐手下妥为埋葬！

慕容刚凑前一步，在严凝素耳边低低说道：“少时傅君平必然拼命来斗，素妹且回东台歇息片刻！”

严凝素被他这低低一声“素妹”，也叫了个素面通红，抬手微掠云发，似羞似喜的嫣然一笑！

慕容刚乘着近处无人，鼓足勇气叫了一声“素妹”，正在提心吊胆，生怕唐突玉人，见她这副神情，分明不以为忤，不由心花大放，两人回到东台，吕崇文笑道：“严姑姑，你方才凌空发剑，由‘杨枝度厄’转化成‘铁锁沉江’，威力之大，还在其次，身法简直美妙绝伦！有暇之时，姑姑教我几手南海剑法好么？”

严凝素失笑说道：“你小小年纪，便身兼‘宇内双奇’无忧、静宁两位老前辈的秘传绝学，我这几手‘灵蛇剑法’算得了什么？倒是少时斗那‘毒心玉麟’傅君平之时，可能会施展一套我恩师亲近研创的‘伽罗十三剑’，你如看得爱好，他年我转恳恩师获允之后，传你便是！”

吕崇文虽然不知这“伽罗十三剑”威力如何？但听严凝素要在拼斗傅君平之时才肯施展，可见必然精妙！大喜过望，连连称谢！

西看台上的“玄龟羽士”宋三清这时心情沉重已极！欧阳智身受掌伤，鲍三春业已殒命！看这情形，平日武林之中不是没有好手，大概彼此声势难通，无人领头号召，以致力量单薄，不敢与四灵寨正面相对！如今“铁胆书生”慕容刚及吕崇文同来的七八人之中，尚有几个武当道士未曾动手，善者不来，衡诸方才少林道惠僧人与离垢大师一场秋色平分的狠斗水准，可能个个非凡，自己手下这些自以为狠天狠地的香主们，连尚有几分真实本领的“关中双鸟”李氏兄弟算在一起，倘一登台，恐怕全是白给！

然则自己这面能拼命过手的，只剩下“毒心玉麟”傅君平、“铁爪金龙”胡震武与自己三人，情势的确不妙！倘万一到了最后关头，自己却以何计稳住群侠，好往“璇玑竹阵”之中的密室以内点放预先设置该处的地雷火药引

线，把这干对头一齐叫他们在连声巨响之下骨化飞灰，肉成血酱！

想到此处，“毒心玉麟”傅君平长衫已脱，一身劲装，手中提着那柄天南至宝“淬毒鱼肠”，满面悲愤之色，目射凶光，眉腾杀气地大踏步回到西台，向“玄龟羽士”说道：“四妹业已收殓，小弟要凭着一身艺业与师门三宝，斗杀严凝素，为四妹泉下雪恨！总之，小弟与这贱婢，有他无我，有我无他，大哥费神掠阵，不准对方任何人上台换手！”

说完走向台口，对着东方台群侠叫道：“严凝素，你这狠心贱婢！可敢与傅君平上台一决生死？中途并不准有人换手接应，任何一方有违，均应当着天下群雄横剑自绝！”

自从傅君平二度入场，慕容刚就想对严凝素说明对方身边所怀“天南三宝”的厉害所在！但他方才在台下独自接应心上人之时，鼓足勇气叫了一声“素妹”，如今当着群侠，却无论如何不好意思再作这样亲昵称呼，遂用目示意吕崇文，吕崇文绝顶聪明，会出自己这位世叔之意，向“天香玉凤”含笑说道：“严姑姑，傅君平手中那柄短剑，是他师门至宝，名为‘淬毒鱼肠’，不但能削金截铁，剑脊并还中空，内藏毒液，按动剑柄机钮之时，可以喷出数尺远近，沾人即死，厉害非常！另外还有什么‘毒龙子母梭’、‘风雷鏊’，与这‘淬毒鱼肠’合称‘天南三宝’！‘毒龙子母梭’是母梭之中藏有子梭，子梭之中更藏有大量喂毒金针，一经爆散，梭雨针海，为数甚多，颇不易躲！依文儿对敌经验，最好乘他‘毒龙子母梭’刚刚出手，子梭未离母体，或初离母体之时，以真气护身闭穴，凌空逆袭，即可减去此物一半以上威力，至于那‘飞雷鏊’……”

严凝素接口笑道：“我与傅君平等未绝金兰之义以前，曾听他夸说过这‘飞雷鏊’等‘天南三宝’的厉害，早就想出了克制之法！文侄一番好意，姑姑甚为感激，你看傅君平已在向我叫阵，我一扑杀此獠，便须先返南海，你亲仇报却以后，可随你慕容叔叔来我小潮音一游便了！”

慕容刚听说自己这八载相思，好容易才略亲数语的心上人儿又将远别，顿时满脸离愁，方自凝视，严凝素业已听完傅君平挑战之言，回头看了慕容刚一眼，说道：“慕容兄，傅君平约我决一生死，双方不准换人，违者便须当众横剑自绝！小妹胸中已有制敌之策，慕容兄不管见何凶险，千万不可援手，免贻敌笑，你与文侄为我遥遥掠阵好了！”

说至此处，见傅君平业已腾身，不愿让他先到，纤手双挥，香风起处，白色衣裙飘舞，真像一支玉凤一般，凌空虚渡四五丈远，与傅君平同时落足擂台之上！

傅君平一声不响，微退两步，“淬毒鱼肠”在当胸一横，一对凶睛炯炯觑定严凝素，左手捏诀，斜指眉尖，巍然不动！

严凝素知道傅君平也晓得自己剑术极精，决不敢轻敌！自己不动，他必不动，自己欲动，他必先动，并可能一上来就用“淬毒鱼肠”中藏的毒液暗算！

自己虽因前是结义兄妹，傅君平更心怀邪念，曲意逢迎，日常言语之中，时时卖弄他们天南一派的武学，故而今日动手，稍知对方底细，占了便宜，贴身业已穿了一套南海特产、一种刀剑不入的铁鳞剑鱼皮所制的软甲，不畏“淬毒鱼肠”中藏的毒液！但生性好洁，平素一尘不染，倘弄上些腥恶不堪的毒液之属，也是惹厌！

遂神色悠闲的把“灵龙软剑”拔在手中，向傅君平冷冷说道：“傅君平！

你装出这副凶相，唬得了谁？我来时恩师特赐刀剑不入的南海铁鳞剑鱼鱼皮所制的软甲，专门克制你的所谓‘天南三宝’！不必转甚诡恶念头，企图侥幸，还是各凭艺业上下，剑术高低，彼此一决生死，来得比较光明正大！”

## 第十章 一剑斗凶人 伏魔环破飞雷鳌 粉身遭恶报 七煞掌拼般若功

且说傅君平向来生性多疑，听完这几句话，竟然认为严凝素因为略知自己底细，惧怕“天南三宝”的威力，才故作此言！不然她若真有铁鳞剑鱼皮软甲防身，怎肯说出？

所以只自鼻孔之中哼了一声，乘着严凝素“灵龙软剑”刚刚掣出，门户犹未立稳之时，抢占先机，左手一招“掌震泰山”，半吐即收，右手“淬毒鱼肠”一式“专诸刺僚”，也已疾如石火电光，飞刺而出，并果如“天香玉凤”严凝素所料，见面之下的第一招，就在对方举剑相架以下，一阵“喋喋”狞笑，按动剑柄机钮，自“淬毒鱼肠”剑尖之中喷射出一丝奇毒水线！

严凝素与他义结金兰将及十年，傅君平习性如何，早已了如指掌！见他发招之时，脸上冷漠得不带任何喜怒之色，目光阴沉已极，知道这第一招便是杀手，想制自己死命！

但双方无论武功剑术，均相去无多，纵分生死，也得在个两三百招以外！一掌“掌震泰山”，一剑“专诸刺僚”，决不是他真意所在，可能还是倚仗他那“天南三宝”！

所以上将交兵，斗智且在斗力之上，严凝素把傅君平的阴谋所在，料了个正确异常，透而又透！

“掌震泰山”一招，根本不理，“专诸刺僚”，则以计还计，用“灵龙软剑”虚伪一挡，就在傅君平得意狂笑，猛运真力，去按“淬毒鱼肠剑”剑柄机钮的刹那之间，一个“龙跳天门”，从傅君平头上翻过，半空中扭转娇躯，反手一剑，带着无比劲风，向傅君平拦头横削！

傅君平毒液方发，严凝素人影已杳，脑后突起金刃劈风之声，知道不妙，这时上纵下伏，左旋右转，均已不及！人到急中，每有奇智，傅君平把全身真力贯注双足，瞋目开声，“嘿”的一声狂叫，就像裴叔傥与欧阳智比赛轻功之时踏那足印一般，但他这时却以全力施为，踏得更深，整个人身骤低三寸，头顶一缕寒风，贴着头皮掠过，削断十来茎短发，飞扬眼前！那“淬毒鱼肠”所喷的毒液水线，洒落台板之上，也顿时起了一阵青烟和极其难闻的焦臭之气。严凝素、傅君平以及东西两台有关各人，一齐大吃一惊，严凝素惊的是傅君平剑中毒液竟然如此厉害？躲自己这突如其来的拦头一剑，也足见巧思！傅君平惊的是对方心思如此敏捷，身法如此灵妙，自己倘若得计稍迟，此时岂不成了她“灵龙软剑”之下的无头之鬼？

“铁胆书生”慕容刚、吕崇文与“玄龟羽士”宋三清、“单掌开碑”胡震武，则因各自心悬本阵之人，惊的是怎的第一招就如此奇险，几乎双方立判生死！

奇险已过，东西看台群雄，十来颗悬到嗓口的心往下一落，但擂台之上已打得好看煞人！

“天香玉凤”严凝素，人拟舞凤，身似游龙，一套“灵蛇剑法”，专走轻灵，吞吐封闭，点挑劈刺，身随剑走，心与神凝，荡起一圈精虹，威势无匹！

傅君平此刻头皮犹在隐隐作痛，自然更加警惕，一上手就是天南秘传“飞磷剑法”，人似魔踪，剑如鬼火，极具飘忽诡异之能事！两人衔恨甚切，谁也不肯轻饶对方！狠攻狠挡，狠接狠架，一场狠斗，斗得人眼花缭乱！斗得

人胆战心惊！剑气森森，剑花朵朵，一个淡妆侠女，一个好色凶徒，各自狠咬牙关，狠下辣手，狠天狠地的狠拼了一百来合！

“天香玉凤”严凝素见不施展新近学成的“伽罗十三剑”，还真未必胜得了傅君平这无耻狂徒，遂在疾逾狂风暴雨的“天孙织锦”、“汉高斩蛇”两招回环进击之后，倏然抽身后纵，“灵龙软剑”在胸前斜挑，左掌一立，酷似方外人的单手问讯姿态。

她先前所用的那套“灵蛇剑法”，专以轻灵迅捷见长，而且剑剑成双，每一发招，必是两剑，快速无比，逼得“毒心玉麟”傅君平以天南秘传“飞磷剑法”，间关拒敌，根本腾不出手来施展其余的天南双宝“毒龙子母梭”与“飞雷鏊”等狠毒霸道之物！

如今在未落败势之下，倏然变式，傅君平未明敌意，不由一惊，但也心中暗喜，觉得严凝素有点找死，倘像先前一样强攻，使自己缓不开手，胜负谁属，尚自难料！如今这么一来，就算你有甚杀着，但恐在自己天南双宝一发之下，即已毙命，我就不信还像上次用“飞雷鏊”打那“铁胆书生”慕容刚一般，会再出来个铁木贼秃，横加干扰？

转念之间，“毒龙子母梭”也已藏了一只在手，但暂时不发，仍先挺剑出招，“笑指天南”，以“淬毒鱼肠”向“天香玉凤”胸前点去！

哪知眼看“淬毒鱼肠”已然快到对方胸前，严凝素只以妙目凝光，注定傅君平握在剑柄上的右手五指，似是若不见他挤按机钮喷毒，人决不躲！

傅君平也是心高气傲之人，暗想你那几手南海剑术，并不见得高过我的“飞磷剑法”，难道一变门户，威势就能增大多少？且自就势，真刺你一剑试试！

他这“笑指天南”本是虚招，此时由虚化实，右臂突注真力，剑尖加速点到！

严凝素剑光如练，缓缓一开，傅君平在两剑相拒，尚有尺许之时，便觉得有一种柔和潜力荡开右腕，心中方自一惊。严凝素神凝色重地已连发三剑，这三剑全是“伽罗十三剑”中绝学，出手看来极慢，但其实快捷得无法形容！“慧剑降魔”、“顽石点头”、“优昙飞钵”三式，在一刹那间同时出手，一柄“灵龙软剑”幻起千重剑影，简直成了西方如来普渡众生的常转法轮一般，电旋星飞，把傅君平笼罩在内！

傅君平与严凝素十年结盟兄妹，彼此身上有多少武学，自然大致都有了解，如今见她这三剑回环并发，威势之强，为自己向所未见，几与“铁胆书生”慕容刚在云梦泽中逼得自己仗着“飞雷鏊”、“毒龙子母梭”师门双宝才脱身而去的精奇剑术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才相信师兄“玄龟羽士”所料不差，严凝素果然新得秘传，有恃而至！

武功练到他们这般地步，在危急之中，心手均能分用！傅君平心中想事，手下却丝毫不慢，施展“飞磷剑法”之中的护身绝学“雾锁云封”，舞成一片剑幕，往外一挡！

但突然觉得严凝素这三剑连攻，潜力不但极大，并且还绵绵不绝，自己的一招“雾锁云封”，竟然有点封锁不住！

他不知道自己适才因为情人惨死，急怒太过，在这种精弱气散的情形之下，与“天香玉凤”严凝素那种神完气足、胸中一无渣滓、真元充沛比较起来，自然已有逊色！却以为严凝素这次居留南海数月，不知得了妙法神尼多少秘传？故大为吃惊，仗着轻功极好，遂借着双剑交触，严凝素运力震剑，

就势飘身，“风颺轻燕”，退出丈许以外！

并因警觉严凝素变招以后的一柄“灵龙软剑”威势太强，生怕她趁势进击，自己不能缓手，永落下风，遂纵退空中，未落地前，便把左手暗藏备而未发的一只“毒龙子母梭”，向后倒甩而出！

一溜金线，锐啸生风，东台上的吕崇文领教过此物厉害，急得忙提真气传音叫道：“严……”

“严”字才出，便被慕容刚以手噤声说道：“你看你严姑姑那等气定神闲，她又说过不畏‘天南三宝’，必然无碍！你严姑姑生性高傲，双方说好不准换手助阵，倘若从旁指点，弱她名声，可能从此不再理你！”

吕崇文知道自己关心过切，有点失态，注目台上，果然严凝素因初试“伽罗十三剑”便生奇效，威力极强，心中甚喜，准备好好拿傅君平这无耻凶徒练练这套神妙剑法！故而任他退身，只是按剑卓立，并未乘胜追袭！

傅君平以己度人，认为严凝素必然随势飞身，缀定自己，凌空扑击！所以这只“毒龙子母梭”打得甚为歹毒，是用阴把反甩，平平打出！这样打法，角度自然较高，“天香玉凤”本来也已有备而来，贴身穿着一件铁鳞剑鱼皮所制的软甲，不畏“淬毒鱼肠”所喷的毒液！至于那“毒龙子母梭”与“飞雷鏊”，前者梭雨针海，虽甚霸道，既有鱼皮软甲护身，一样难伤自己！后者因系火药爆炸，不能硬挡，须倚仗囊中七枚南海独门暗器“伏魔金环”去破！但如今既见得傅君平这只“毒龙子母梭”打得略高，虽然伤不了人，衣履未免损坏！何况也不欲过早显示贴身的这一件鱼皮软甲的妙用，遂不欲等它爆散，脱手一枚“伏魔环”，冲天飞起一圈金光，便往“毒龙子母梭”所化的那溜金线撞去！

她这“伏魔环”中心只空寸许，但外圈颇厚，分量极沉，打的又正是“毒龙子母梭”中腰，“铮”的一声，金线金光同时向上激起！

严凝素“伏魔环”出手，左掌就势一挥，“南海朝香”，打出一股劈空掌力！“毒龙子母梭”的母梭也正好恰巧此时自爆，子梭方离母体，就被严凝素劈空掌力的疾风劲气，卷得向上倒飞，腹内所藏的毒药再一出现，真像是半空中突飞起一朵绝大金花，金芒四射，端的好看煞人！

这回却不再容傅君平把那“天南三宝”之中最霸道的“飞雷鏊”从容发出。飘身赶过，剑推千重寒影，身游八卦九宫，步下更暗踩着西方绝学“七宝金莲迷踪步法”，把傅君平圈在其内！外行人眼中只看出严凝素身转外围发剑，翩如玉凤，矫如神龙，身形剑式，俏生生的，美妙迅疾已极！傅君平却身在里圈肃立，神色凝重地见招拆式！以为双方一个取攻，一个取守，眼前不过严凝素稍占上风而已！

但“玄龟羽士”却知道严凝素这套剑法前所未见，定是新得妙法神尼秘传，看她招中藏招，式中套式，稳重轻灵交相为用，配合得巧妙绝伦，时间一长，恐怕傅君平的“飞磷剑法”难以自保！

虽然双方事先讲定不许换手赴援，但“玄龟羽士”此时看出情势不对，哪还肯讲什么江湖过节？准备在傅君平把“飞雷鏊”觅机出手，再若无功之下，便立即上台相救，索性连七阵赌输赢的约法也毁，一声号令，四灵寨内的数十名香主一拥齐上，来个仗势欺人，群打群欧，把对方诸人宰一个算一个，纵然引起举世武林公愤，也是后事，眼前先保住这一片基业再说！

吕崇文却看得向慕容刚笑道：“叔叔你看！这大概就是严姑姑所说的‘伽罗十三剑’，果然极具神妙！等严姑姑教我以后，我要把‘太乙奇门剑’，

‘卐字多罗剑’和‘伽罗十三剑’这‘宇内三奇’的三门绝学融会贯通，另行创造一种盖世无双的天下第一剑法！”

慕容刚见吕崇文有此志向心胸，方待嘉勉几句，但目光一瞬擂台，脸上神色骤变！

吕崇文随着望去，也“哦”的一声，紧张得站了起来。东台群侠也一齐肃然无声，注视台上！原来傅君平被“天香玉凤”严凝素施展“伽罗十三剑”及“七宝金莲迷踪步法”，圈在一片人影剑光以内，时间一长，自己也感觉到所受压力极大，一柄“淬毒鱼肠”和天南“飞磷剑法”几乎封闭不住门户！自己平素恃技骄人，目无余子，如今一上擂台，便败在严凝素手下，情何以堪？凶心一起，毒念遂生，竟在千重剑影之内，按动“淬毒鱼肠”剑柄机钮，把中藏毒液照准严凝素，并略微偏左，扫数发出！

逼得严凝素向右闪避，傅君平满面凶狞，猛提一口真气，把全身功力一齐贯注右臂，不顾一切，一个“凤凰入洞”之势，抢到严凝素身前，挺剑向她左胸要害搠去！

就在擂台之上极度紧张之时，那“单掌开碑”胡震武再三衡量，终于觉得欧阳智看清大势已去，人已离开翠竹山庄，回转仙霞岭一元谷之事，不应瞒着“玄龟羽士”，方一张口，忽然脸上现出诧异之色，起身离座走到台边，原来看见那位“璇玑居士”欧阳智，竟又从“璇玑竹阵”之中匆匆走出！

胡震武迎着欧阳智，低低说道：“大局果然不出欧阳护法所料，彩凤令主已在严凝素剑下亡身，傅令主动手情形亦不甚妙！胡震武正在觅机如何脱身，欧阳护法你自己为何却去而复返？”

“璇玑居士”欧阳智脸上一片湛然神光，正色说道：“我已行出十里，想起大丈夫应全始全终，我还为要四灵寨一尽最后之力，才对得起几位朋友！我且向宋令主一献刍荛，胡兄进退，看我的眼色便了！”

“单掌开碑”胡震武因强仇在侧，小侠吕崇文的一双充满复仇怒焰的炯炯神目，老是隔台对着自己虎视眈眈！偶然眼光一碰，心头便是机伶伶一个寒颤，周身毛骨悚然，极为不安！他平素最软服的就是这位欧阳护法，如今见他回来，好似添了一层安全之感，脸上神色也为之开朗不少！欧阳智走到“玄龟羽士”身侧，宋三清一见是他，侧身让坐问道：“欧阳护法伤势无碍了么？”

欧阳智笑道：“多谢令主赐我灵药，已然无妨，但欧阳智默察情势，今日兆头似不甚好？……”

宋三清皱眉接口问道：“我正为此忧心，欧阳护法可有什么回天妙策？”

欧阳智道：“敌人个个均是精中选精的顶尖好手，倘若一个对一个，欧阳智敢出断言，除令主一人以外，其余无法能胜，事到如今，还要讲什么江湖规戒，武林过节？本寨得地利，占人多，何不集数十家香主之力，先把这一群敌人，毁在翠竹山庄再说？”

“玄龟羽士”宋三清一阵闷声狞笑，紧握欧阳智双手说道：“欧阳护法，你与宋三清真叫英雄之见，处处略同！我方才独自思忖，也是这个主意。傅三弟情形不好，既然打算倚众群欧，还让他在台上涉险作甚？我且去将他换回，并即觅机往秘室之中点放东台之下的地雷火药！欧阳护法的口才极好，你须设法稳住对方，不令有人离却东台，才好一网打尽，纵或有几个侥幸之人，我把玄龟旗令交你，调动众家香主，一拥齐上，还怕他们飞上天去？”

刚自怀中取出一面小小黄旗，上面绣着一只玄龟，还未来得及交与欧阳

智之时，擂台之上业已到了傅君平拼命进扑，挺剑飞刺严凝素的当儿。

“玄龟羽士”宋三清皱眉说道：“三弟想是急怒疯心，哪有如此两败俱伤的打法？犯得上和严凝素这丫头并骨拼命么？……”

一言未了，面色骤变，把那面玄龟旗令往欧阳智怀中一甩，双足点处，人已凌空纵起！

原来傅君平“淬毒鱼肠”之内毒液狂喷，严凝素果如所料，旋身右避，恰好迎向他飞身直刺的一剑！

严凝素一声冷笑，灵龙软剑“丹凤撩阳”，斜削傅君平持剑右腕！

傅君平本因“飞磷剑法”已受克制，“淬毒鱼肠”与“毒龙子母梭”双双无功，除了还有一样“飞雷鏊”未曾施展以外，自己的黔驴之技，已将穷绝，才用这样拼命的打法！

如今见严凝素以“丹凤撩阳”一式斜削自己右腕，不由钢牙一挫，得意非凡！暗想慢说自己此时全身功力贯注右臂，宛如铁铸铜浇，你那“灵龙软剑”又非宝刀，根本伤我不得！就算你内力极强，顶多也不过略微伤损一点皮肉筋骨而已！而我的“淬毒鱼肠”却见血封喉，右肋以下，也是致命之处，一剑换一剑，岂非便宜业已占定？

傅君平这种打算自己以为得计，其实也正合了严凝素的心意！

严凝素因为自己“伽罗十三剑”与“七宝金莲迷踪步法”两般南海绝学也已使出，傅君平不过落在下风，要想立时除却此獠，仍自不易！正在芳心暗转，思计之时，见他拼命进击，触动灵机，故意迎合傅君平意旨，不避敌招，翻剑削腕！

两人均是同一用意，自然凑巧！傅君平“淬毒鱼肠”堪中严凝素肋下，严凝素不过银牙微咬，低低一哼，他自己却狂吼震天，飞洒一台血雨，一只右腕，也自应剑而落！

原来严凝素贴身所着那种铁鳞剑鱼皮所制的软甲，乃妙法神尼特赐，宝刀宝剑均所难伤，但挨了傅君平这样尽力一击，也未免奇疼彻骨，哼出声来！她心思灵巧，知道傅君平必然真气内力齐注右臂，硬砍难伤！所以在剑临离腕之际，突然内劲一卸，把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使“灵龙软剑”在傅君平右腕之上缠了一圈，轻轻一拖一勒，立时皮破血流，然后猛运真力，往回一抖一夺！

傅君平这种运气御剑，只能御硬斫硬砍，却禁不起那样一拖一勒，见血以后，真气大散，严凝素再一就势贯注真力，“灵龙软剑”又复由软而硬，一只右腕自然应剑而落！

傅君平生怕严凝素乘势追击，强忍无伦剧痛，甩着半条右臂，鲜血淋漓的咬牙纵退两丈，双目尽赤，发若飞蓬，左手一扬，“飞雷鏊”化成一道乌光，电射而出！

严凝素一招得手，事事从容，早就料定他除这着杀手“飞雷鏊”之外，再无别技！左手预先扣定三枚“伏魔环”，在他那道乌光刚刚出手之际，三圈金光，也已联翩飞起！

她这种破敌之法想得巧不可言，所用手法也妙到毫巅！三枚“伏魔环”恰好一齐套在傅君平所发的乌光之上，替那根“飞雷鏊”凭空加上三道金圈，硬行阻住来势，不得前进！自己本人却在“伏魔环”，发出以后，立即向后倒纵，落在台下！

那“飞雷鏊”制作得本极精巧，机簧设在鏊尾，可随发鏊人心意及临阵

所需，控制爆炸时限！

傅君平断折一臂，怒发如狂，与严凝素相距又不甚远，自然是令“飞雷鏊”极性爆炸！这一突被“伏魔环”阻住前进，知道要糟，在任何打算均不及实施之际，一声惊天动地的巨震，“飞雷鏊”连同外面所箍的三枚“伏魔环”，一齐就在傅君平的眼前炸裂，饶你怎样凶狠无伦的盖世魔头，一身内家绝艺，还不是血肉横飞、脑浆涂地，毙命于他自己的师门重宝之下！

这些动作均是石火电光的刹那间！就在傅君平与严凝素一剑互换一剑，断臂退身之际，“玄龟羽士”宋三清已自西台赴援，但人到半空，“飞雷鏊”业已自爆，无法靠近擂台，只得疾打千斤坠，落下身形，眼看着傅君平身遭惨死！

慕容刚也自东台赶过，他眼看严凝素肋下中了傅君平一剑，自然担心不小！严凝素见他满面焦急关切之色，含情一笑说道：“慕容兄放心，小妹有恩师所赐鱼皮软甲护身，未受伤损，我除与傅君平誓不两立之外，对这四灵寨毕竟有十载渊源，不便相助，你我南海再见！”

转身对东台吕崇文等人略一挥手，便翩若惊鸿，纵身而去！

慕容刚正在目送心上人情影，突然脑后风生，来势极强！知道定是“玄龟羽士”宋三清因傅君平惨死，蓄怒来袭，不愿硬接，刚一往左飘身，“呼”的一阵强烈掌风，把方才所站之处生生击出一个大坑，满空尽是砂石飞舞！

慕容刚连让三次，“玄龟羽士”宋三清则连击三掌，掌掌均是带着无比威势，狂飙怒卷，石破天惊！不由逼得这位“铁胆书生”剑眉双剔，俊目闪光，暗想你这两手“七煞阴掌”究意厉害到了什么程度？就敢如此逞凶！双臂一张，全身骨格“巴巴”的一阵山响，也自运足无忧头陀的秘传绝学“般若神功”，施展“般若掌力”，拆架“玄龟羽士”的“七煞阴掌”疯狂狠辣的进击！

这一场，无殊双方主力的决斗，所有人一齐各为己方提心吊胆，但那位“璇玑居士”欧阳智却向“单掌开碑”胡震武低声说道：“傅令主又告身亡，翠竹山庄的大势已去！我现用玄龟旗令调度各家香主，为玄龟令主作最后效劳，胡兄可乘吕崇文注意战场之际，差人把我那封毒信送去，试他一下，你自己则赶紧照我所传，从那秘道之中避到安全地区，再行探听此战结果如何吧！”

胡震武自怀中取出欧阳智在“璇玑竹阵”之中交给自己的那封毒信，招手叫过一名寨徒，命他送与对台的吕崇文，自己却满面感激的向欧阳智低低问道：“胡震武遵命先走，欧阳护法你自己……”

欧阳智微微一笑说道：“我既请胡兄先走，自己当然另有脱身之计，时机稍纵即逝，你且赶快离开这是非危急之地吧！”

“单掌开碑”胡震武突然觉出欧阳智话音甚冷，并似略带讥讽，但瞩目场中，“玄龟羽士”狠拼“铁胆书生”，双方功力相若，谁也难占上风！对头吕崇文则全神贯注二人动手之上，此时不走，更待何时，还计较什么欧阳智神色有变？遂把手一拱，悄悄离去。

欧阳智看胡震武进入“璇玑竹阵”之中以后，马上取出那面玄龟旗令，向在台下四外观战的四灵寨众家香主一摆，说了一声：“四灵寨玄龟金龙玉麟彩凤各堂香主，一齐上台听令！”

这面玄龟旗令乃是四灵寨的无上权威，持这令旗之人，就如同“玄龟羽士”宋三清亲到一般！欧阳智这一展旗令，霎时数十名香主齐集西台，恭身

待命！欧阳智面色一整，朗声说道：“各位香主，四灵寨如今已到存亡危急之秋，玉麟彩凤两位令主均告丧命，玄龟令主也与“铁胆书生”拼得难分难解！常言道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各位平素仰承寨恩，现在正是报效之际！但敌人个个好手，实力极强，我等虽占人多，伤亡难免，事关生死，欧阳智绝不相强，各位愿去，则目下即请全身而退，远走高飞，永除四灵寨籍！愿留，则请听欧阳智号令，到时一拼，为玄龟令主及本寨，略尽心力！”

这数十名香主以内，原本有不少高瞻远瞩之士，平时就觉得宋三清、傅君平等狂妄骄肆，倒行逆施，必有覆亡之日！不过身受人家多年供奉，一日骤现危机，未便不辞而去，至于另一部份平日狐假虎威、贪图安乐之辈，亦均看出翠竹山庄岌岌难保，正在互相窃议，万一巢破，如何苟全之时，听得欧阳智这一番话，有了台阶，立时纷纷散去大半，只留下“关中双鸟”李氏弟兄等十来个凶恶死党卓立台上，为这覆灭在即的翠竹山庄略撑场面！

欧阳智一数人数，共计一十三人，遂回身斟了十四杯酒，亲手奉与每人一杯，然后正色说道：“四灵寨中居然还有诸位这样不避艰危、矢志忠诚的人物，大事不见得定无可为！欧阳智且代宋令主奉敬各位一杯，请各自准备兵刃，听我号令行动！”说完，首先把自己杯中之酒，一倾而尽！

“关中双鸟”李氏弟兄等人，此时倒也意气飞扬，一齐干杯叫道：“我等誓死为本寨宋令主效力，谨遵欧阳护法旗令行动！”

欧阳智脸上现出一片宽慰的神色，但此时擂台之下“玄龟羽士”宋三清与“铁胆书生”慕容刚二人却打得天惊石破，鬼哭神号，惨烈已极！

宋三清一来心痛师弟“毒心玉麟”傅君平惨死在自己师门重宝“飞雷鏊”之下，二来眼看着多年心血缔造的翠竹山庄极有即将毁诸一旦的趋势，哪不急痛攻心，目眦皆裂？

事不关心，关心则乱！饶你“玄龟羽士”平素何等阴狠深沉，此时也不禁举止失措，乱了章法步骤，灵智全为替傅君平复仇的怒火所蔽，发狂似的狠博“铁胆书生”，一套威势绝伦的“七煞阴掌”，完全放弃防守，专事进攻，什么叫轻灵机变，蹈瑕乘隙？又什么叫做封拦架隔，闪展腾挪？宋三清是一概不管，掌掌运足十成十的内家真力，狂飙怒卷，走石飞沙，一味地照准“铁胆书生”慕容刚的致命要害下手！对付他这一种打法，因双方功力相若，无从闪避，慕容刚除非这样硬拼，再无别计，这时正好宋三清“鬼王拨扇”、“骇浪排出”两掌强攻以后，跟着又是一招威势无比的“单掌索魂”，照准慕容刚顶门，疾劈而下！“铁胆书生”被他逼得俊目闪光，当年豪气又发，一声响遏行云的长啸起处，“天王托塔”，叫足“般禅掌力”，硬往外开，双掌交接，“砰”然巨震，两人各自震出几步，足下砂石尽陷，深深出现几个脚印！

“玄龟羽士”借着一连串的狞声大笑，提足真气，二度挥掌进击！“铁胆书生”钢牙暗咬，凝聚“般若神功”与“般禅掌力”，急架相还，从此开始，两人一连硬接二十八掌，像他们这样的内家高手，如此舍命硬拼，岂同小可？“玄龟羽士”脏腑翻腾，血气浮动！“铁胆书生”也是眼前金花乱转，发若飞蓬，谁也不肯先行示弱，改变方式，但势子却已缓了下来，双方均是喘息如雷，五指箕张，嘴角带血，互相虎视眈眈，待机再动！

裴伯羽等东台群侠，早就紧张得肃立台口，摒息静观！吕崇文何尝不想换手接应？但他深知自己这位慕容叔叔外和内刚，秉性极强！与方才那位“天香玉凤”严姑姑一样，若不由他自行克敌，妄加插手，反会弄巧成拙，闹出

别的事来！正在踌躇无计之时，“玄龟羽士”宋三清竟与“铁胆书生”慕容刚同时发动，两人身形齐往中间凑了几步！

眼看他们是要各竭余力，企图在这一掌上判出胜负生死之际，恰好欧阳智对那十三名香主敬酒方毕，回头一看宋三清与慕容刚这种情形，双方均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往中直凑，生死危机，已系一发！赶紧高声叫道：“宋令主且慢动手！你难道忘掉‘璇玑竹阵’以内的物件了么？”

宋三清被他一言提醒，不由暗怪自己，难道今日真个数运当终？不然怎会如此糊涂，放着一举可制敌人全数死命的地雷火药不去点燃，却在此和这“铁胆书生”拼命则甚？

神智一朗，停步手指慕容刚道：“‘铁胆书生’，你在此稍候，宋三清在‘璇玑竹阵’之中尚藏有一件奇绝之物，我去取来会你，倘再不胜，这翠竹山庄便从此解散！”

慕容刚低哼了一声，尚未答言，吕崇文却看出双方内伤均重，再拼下去，定然玉石俱焚，心疼他慕容叔叔，巴不得二人从此罢手，忙自东台飞落慕容刚身旁，扬声答道：“宋三清有何能为？快点施展，我们定让你把那点黔驴之技一齐用尽，死得心服口服就是！”

宋三清狞笑一声，转身方待纵向“璇玑竹阵”，突然嗓眼一甜，赶紧强捺怒气，自行服下一粒“百转金丹”，向欧阳智望了一眼，欧阳智颌首示意，宋三清便自缓缓步入“璇玑竹阵”。

吕崇文喂慕容刚服下两粒灵丹，要挽他回转东台歇息，慕容刚微笑摇头，自行举步，正在此时，那位“璇玑居士”欧阳智突将手中玄龟旗令一展，“关中双鸟”李氏弟兄率领其余十一名四灵寨死党，一齐呼号跳跟地喊杀而至！

这时裴伯羽、裴叔傥兄弟，因不知慕容刚狠拼“玄龟羽士”，究竟有无伤损，一齐纵落探视，吕崇文见有人来，大喜叫道：“两位裴老前辈且请陪我慕容叔叔回转东台，这干倚众食言，无耻已极的贼子们，交给吕崇文一人打发！”

人随声起，剑化龙腾！他见敌方人数过多，哪敢怠慢？一开始便是恩师静宁真人秘传“太乙奇门剑”中一招“分光掠影”和无忧头陀禅门绝学“卍字多罗剑”中一招“千手降魔”综合运用！这释道两门剑术绝学的威力，已非小可，再加上那柄“青虹龟甲剑”精虹腾彩，耀眼生辉，真宛如半环青色精虹当中裹着数千百枚剑尖，锐啸划空，摄人心魂地向“关中双鸟”李氏兄弟等十三名四灵寨死党疾卷而至！哪知这干贼党看去来势汹汹，却真被吕崇文一剑所阻！青虹电掣，剑花错落之中，“关中双鸟”李氏兄弟首当其冲，厉声狂吼，各自挥舞惯用兵刃“镔铁狼牙穿”，硬行接架！

吕崇文此时因群贼不讲信义，杀心已动，怒火中烧，哪管它什么“镔铁狼牙穿”是属于重兵刃一类，应该避免硬碰硬接，“青虹龟甲剑”依旧泼风狂扫，“呛啷啷”一阵震天金铁交鸣，“关中双鸟”兵刃被削，断首亡身，但那道青虹却连停都不停，旋空三匝，贴地如流，十三名极恶穷凶的江洋巨寇，居然一点便倒在地上，动也不动！

这一来，倒把个小侠吕崇文愕然怔住！暗想自己方才旋空三匝的那招“乱洒天花”虽是“卍字多罗剑”中的精粹绝学，但充其量不过能连斩三四人而已，怎会令这十好几人全数倒地？仔细一数，连起始所斩的“关中双鸟”李氏兄弟，共是一十三人，除五个人血污狼藉，断头折肢以外，其余八人却是毫无所伤地晕绝在地！

吕崇文正在百思不解其故之时，那位“双首神龙”裴伯羽已把慕容刚送回东台，又复赶到，手中拿了一个大信封，向吕崇文笑道：“宋三清、傅君平一逃一死，他们这几个穷凶极恶的死党又均为吕小侠所掌制，大功也已告成！除那‘单掌开碑’胡震武以外，老夫要向吕小侠讨点人情，翠竹山庄的胁从诸人就不究了吧！”

吕崇文这才想起今日的主要大敌、杀母深仇“单掌开碑”胡震武怎的未见？赶紧瞩目西台，业已空荡荡的，连方才以玄龟旗令指挥十三家香主进攻的“璇玑居士”欧阳智也不知何往？

不由惶声说道：“裴老前辈，胡震武业已逃窜，我们应该立即搜索，还有那四灵寨护法欧阳智，此人刁滑已极，也不要让他走脱，免留后患才好！”

裴伯羽接口笑道：“吕小侠且回东台，我料那胡震武必走不脱，至于欧阳智……我们回台再说！”

吕崇文听裴伯羽语意，似有弦外之音，遂疑团莫释地随裴伯羽回到东台，裴伯羽把手中那个大信封交与“九现云龙”裴叔傥道：“二弟，你把欧阳智之事对慕容大侠及吕小侠详谈，翠竹山庄此时业已群龙无首，我要把他们安抚一番，免得再生其他祸变！”

群侠均觉得安抚四灵寨众是当前善后第一要务，而由这位昔日的金龙令主出面，更是极其适当之人，“九现云龙”裴叔傥接过那个大信封，满面赞誉钦佩之色，说出一番话来，听得群侠个个点头叹息，尤其是慕容刚、吕崇文，简直到了目瞪口呆的程度！

原来那位“千毒人魔”西门豹，在枫岭山积翠峰石室之中饮下那杯断肠毒酒，勉强借着预服的灵药及本身真气护住中元，对慕容刚叔侄作了那一番披肝沥胆的长谈以后，所服灵药已抵制不了毒酒之力，真气也渐渐提聚不住，等吕崇文把那一粒无忧头陀特赐他防身保命的“万妙灵丹”替他喂入口中，精气神志业已一齐涣散，知觉全失！

但过了好久以后，恍恍惚惚的觉得自己并未死去，不由大诧！身下所卧虽然软绵柔滑，眼前却一片漆黑，并顿觉气闷！西门豹又复静心体会，以为自己只是双眼已瞎，人并未死，遂挺身坐起，谁知离头不远就有阻碍，“砰”然一声，碰得头皮生疼，再伸手往四外一摸，不禁哑然失笑，知道慕容刚叔侄误认为自己已死，致把自己收殓在棺木以内！

尚幸自己平素就以棺为床，可以自内启盖，又留有气口，不然岂不生葬其内？

出棺以后，西门豹擅用百毒，知道自己所饮的毒酒，因死志已决，特别加药，一滴入口，即有死无生，何况喝了一杯之多，自己这得能不死之故，必然是慕容刚、吕崇文施以罕世灵丹之力！他们不但尽释前仇，并以这等稀世灵药解救自己，这份恩情，山高水深，却教自己如何答报？

试一提运真气，竟比先前更觉灵妙！但困在这石室之中，总不是事，因当时适值深夜，西门豹百般设法，一直弄到红日将中，才算是勉强把慕容刚、吕崇文合力移来，替他封闭石室门户的那块巨石，略微弄开一丝隙缝，再以“缩骨神功”从石缝之中脱身而出！但慕容刚、吕崇文此时因随着那匹玉狮子白马，已去往福建洞宫山天琴谷，搭救“天香玉凤”严凝素，西门豹如何得知？自然无法随后前往会面！

转念一想，此时虽然无法相寻，明年三月三日翠竹山庄之会，他叔侄却势所必去，自己到时在暗中相助，酬恩报德，岂不是好？主意虽然打定，但

目前离明年三月三日还有好长的一段时光，如何打发？西门豹想来想去，竟想起他一位就住在近处的多年老友，仙霞岭一元谷的“璇玑居士”欧阳智来！自己不如就到他一元谷内且作盘桓，等到翠竹山庄会期届临之时，再行前往王屋。行踪既决，遂奔向一元谷中，“璇玑居士”欧阳智延见之下，闻悉这位老友居然洗心革面，痛悟前非，也不禁替他大为高兴，劝他正可借此作为西门豹真正死去，永谢江湖，而在一元谷这洞天福地之中，乐享逍遥岁月！

西门豹听完欧阳智一番劝说，微笑答道：“我既然痛悟前非，便须把所有前非完全用自己的心力加以弥补，才算得上彻底悔过！不然，若只以一个空空洞洞的‘悟’字为自己推卸罪恶，岂不是恶加一等？这七八年来，我所有咎心往恶，均已一一用事实忏悔，就剩下吕怀民一事，意欲以一命偿他一命，求得安心解脱之时，偏偏又受了吕崇文等那大恩惠！他在我揭明本相、饮下毒酒以后说得好，似这等自求解脱，价值毫无，倘能以我为镜，现身说法，尽度天下恶人，功德才算无量，所以西门豹最低限度也要在明春三月，暗助‘铁胆书生’叔侄瓦解为害天下的四灵寨以后，才会来与你终老于此！欧阳老友，方今世道沦丧，狐鼠横行，江湖之上，何处才是干净乐土？你不要以为你这仙霞岭一元谷设有‘璇玑迷径’，无殊世外桃源，说不定那些魑魅魍魉一样放你不过呢？”

“璇玑居士”欧阳智笑道：“你自己尘心未净，却不要扯到我的头上，我十余年不出仙霞，欧阳智三字久已为世人淡忘，哪里有这等不开眼的人物找起我来？”

两位多年老友互相谑笑，哪知居然被西门豹一语料中，“玄龟羽士”宋三清竟修书命那“单掌开碑”胡震武寻到一元谷口，邀约欧阳智加盟翠竹山庄！

西门豹听得来了四灵寨中人物，要请欧阳智出山，不由触动灵机，向欧阳智笑道：“欧阳老友，我说如何？四灵寨之首‘玄龟羽士’宋三清命他玄龟堂下首席香主‘单掌开碑’胡震武远道来邀，你是去也不去？”

欧阳智微笑漫声吟道：“萤火敢期天上月？凤凰岂落犬羊群！”

西门豹大喜说道：“你既无出岫之想，却可助成我一场莫大功德！你与宋三清、傅君平，及四灵寨中任何人物见过面么？”

欧阳智看他一眼笑道：“十五年来，我只与这一元谷中的烟云鸟兽为伍，除你这老怪物以外，从未有人扰我的清修，怎会与四灵寨中人见过面？听你的口气，莫非想冒名顶替，借我这‘璇玑居士’四字一用么？”

西门豹笑道：“你猜得一丝不错，赶紧借我一袭旧衣，并回避一下，让我去迎接这位吕崇文的杀母仇人，并深入四灵寨腹地之中，从根本上毁它一个干干净净！”

欧阳智合掌说道：“阿弥陀佛！你那一身血腥气才脱去几天？这一去又不知要造出多少杀孽！”

西门豹“哈哈”笑道：“欧阳老友你尽管放心，西门豹虽然要把四灵寨的翠竹山庄搅它一个瓦解冰消，但绝不在我手上杀害一人，不然也算不了通天手段！”

欧阳智一笑避出，西门豹便顶着老友“璇玑居士”之名，去往一元谷口，迎接那位不辞千里、来请煞神的“单掌开碑”胡震武，凭着他那莲花妙舌，再加上一元谷中原来的奇妙布置，还不把胡震武那蠢贼骗了个心悦诚服，五体投地？

一到翠竹山庄，西门豹立即觅机潜入“九宫竹阵”，放出“九现云龙”裴叔儵父女，告明自己身份来意，并互相计议，借此使“双首神龙”裴伯羽洞悉傅君平等奸谋，好与四灵寨就此决裂，及早全身而退！

西门豹智虑超人，知道“玄龟羽士”宋三清狡诈阴沉，又为全寨之首，若不在他面前设法取得信任，自己在这四灵寨中即难随意行事！

所以乘着裴伯羽怒劈三雄及掌震胡震武之时，悄悄掩往前途密林之中相待，打算也和裴伯羽说明本相，互相计议一下，怎样可不致大动刀兵，而使宋三清、傅君平等入瓦解冰消之策！

哪知无巧不巧地恰好撞着“玄龟羽士”宋三清也在此时回山，西门豹灵机又动，略变原计，反在林中打了“双首神龙”裴伯羽三根无毒金针，叫他去往九华绝顶寻药医治，但等裴伯羽走后，却又向“玄龟羽士”说那九华绝顶是独臂凶猩的巢穴，是自己特意骗他前往送死，以免宋三清落个背盟杀弟之名，然后再加上一番不着痕迹、极度高明的谀词捧拍，直拍得个“玄龟羽士”栩栩羽化，飘飘登仙，立时便觉得自己眼力高明，特地修书派胡震武去请来的这位“璇玑居士”真是生平第一知己！

“双首神龙”裴伯羽因听假欧阳智西门豹说是打中自己的是什么“九绝神针”，心理上不由颇受影响，总觉得伤处有点异乎寻常的感觉！遂当真赶到九华绝顶，遇到一位在山洞之中若修的独臂僧人，就是西门豹之侄西门泰。西门泰替裴伯羽取出所中金针，一看便认出是自己叔父晚年归正以后常用之物，也自惊诧叔父居然未死，遂与裴伯羽研商好久，决定暂时且在九华居留，等到明春会期之前的十天半月之间，再去往翠竹山庄，与西门豹互相联络，免得过早见面，容易泄漏机密，反而坏了他的全盘大计！在这一段时间以内，西门豹费尽苦心，不着丝毫痕迹地劝使“玄龟羽士”整顿掉了十几名恶迹昭彰的寨中人物，并逐渐改订法规，慢慢变化寨众气质，期在翠竹山庄一旦崩溃，这些绿林豪强骤然一散之下，不致化整为零的又成了江湖祸患！

快到会期之前，西门豹故意在玄龟堂的匾额之上贴了三张拜帖，惑乱“玄龟羽士”的心神，这时“九现云龙”裴叔儵父女及裴伯羽、西门泰均已到了王屋，与西门豹取得联络。

西门豹暗察双方实力，认为群侠已占优势，心中正觉宽慰，但突然在会期前日，来了那位西域僧人离垢大师，并说还有十六名西域好手，为了那柄“青虹龟甲剑”及“大漠神尼”当年剑劈“魔僧”法元之仇，随后就到！

这一来四灵寨方面骤添十七名好手，形势无疑立刻逆转！西门豹好不忧心，借着敬酒为名，一试离垢大师功力，已颇惊人，约与自己在伯仲之间，非同小可！倘若他那极口推崇的西域“病醉笑痴”四佛与其余“离”字十二僧再到，岂非一番心血尽成泡影？而来此赴会的群侠也将遭受莫大不利！

一再筹思，只有“釜底抽薪”，先把四灵寨解决，使吕崇文报了母仇再说，遂在村店酒菜之中暗下益元醉药，盗得吕崇文的“青虹龟甲剑”，交给自己侄儿西门泰，叫他迎着西域“四佛十二僧”来路，故意略微显示此剑，使他们见剑生疑，转途追探，引得越远越好，同时再请功力较高的“双首神龙”裴伯羽暗中策应，并在“四佛十二僧”转途决心追剑之后，用极妙手法将剑换回，以备翠竹山庄大会之中，吕崇文万一拼斗强敌，需剑应用。

诸事安排就绪，翠竹山庄的论武大会已开！西门豹在与“九现云龙”裴叔儵一场虚应故事的、较量“九节归元，凭虚蹑步”的轻功以后，裴伯羽腰悬“青虹龟甲剑”一到，便知正是自己脱身良机，遂又唱了一场旁人看不出

的假戏，挨裴伯羽一掌下台，与胡震武二人同入“璇玑竹阵”。

裴叔佻说至此处，群侠业已听得嗟叹不止，涤凡道长笑道：“如此说来，这位西门豹去而复返之故，贫道倒猜出几分。大概是怕宋三清在失败以后，指挥属下倚众群欧，双方混战之下，多造无数杀孽！才回来骗得宋三清一面玄龟旗令，遣散大半香主，并在敬那十余人的一杯酒中做了手脚，直等彻底功成，才乘着一乱之间，飘然而隐。贫道浪迹风尘，也有三数十春，眼中所见的人物，绝艺神功，当然要推慕容大侠贤叔侄，但心计之工，却真无人能出这位西门豹之右呢！”

慕容刚见涤凡道长夸赞自己，正在逊谢，吕崇文却自叫道：“谁说是彻底成功？‘玄龟羽士’宋三清首恶在逃，我那杀母仇人‘单掌开碑’胡震武也已不见……”

慕容刚不等他话完，沉声叱道：“文侄怎的这等浮躁？宋三清是故意放走，要借他引出‘天南双怪’，一并除去，才好永靖江湖！至于胡震武，我料他定在你西门老前辈的算计之中，插翅难脱！”

吕崇文仍在怀疑，“九现云龙”裴叔佻把手中那个大信封递过笑道：“这是对台胡震武适才派人送来，其中或有玄妙，吕小侠何不拆开一看？”

吕崇文听说是胡震武令人所送，起初真不敢擅自莽撞拆开，但见那封面上“吕崇文小侠亲启”七个大字是西门豹笔迹，知道无妨，拆开看时，只见上面写着：“枫岭山积翠峰石室之中，蒙吕小侠慨释前仇，并以稀世灵丹相救，高义云情，西门豹感恩没世，衔环结草，均难图报于万一！因知四灵寨为害江湖，而吕小侠又与‘单掌开碑’胡震武有不共戴天之八年积恨，遂借老‘璇玑居士’欧阳智之名，掩饰本来面目，投入四灵寨内，此事详情，裴大侠昆仲均所细知，不再赘述！倘据西门豹预算，吕小侠拆阅此信之际，亦即四灵寨覆亡败灭之时，可请‘双首神龙’裴大侠驾轻就熟，处理善后，慕容大侠与吕小侠等人则速至‘璇玑竹阵’中心密室以内，将一圆形石椅先行左旋三转，再右旋一转，然后复行左旋三转，即有西门豹奉献吕小侠之一件极佳礼物在内！但在全胜之余，因西域离垢僧人已离此处，欲以‘天星旗火’啸聚同党，必须小心防范‘四佛十三僧’突然来袭！再者，‘玄龟羽士’宋三清一走，必然去往高黎贡山，搬请‘天南双怪’，为傅君平复仇，并图再振十年心血之翠竹山庄基业，慕容大侠亦须即谒无忧、静宁及妙法等前辈禀告此事，早定对策！总之，西门豹瞩目当世，一干魑魅狐鼠之焰虽杀，但元凶未灭，劫乱方殷，吾辈既以安良除暴为怀，尚需仗一腔热血与三尺青锋，荡尽天下邪魔，仔肩始卸！是故江湖道上，后会方长，临别匆匆，书不尽意！”

慕容刚把信看完，向吕崇文笑道：“文侄我道如何？你西门老前辈赠给你的极佳礼物，不定然就是那‘单掌开碑’胡震武么？”

吕崇文笑道：“西门老前辈虽然妙算神机，令人心服！但怎在最后还要考考我们？他那‘璇玑竹阵’外人未明究竟，不是极难通行么？”

慕容刚笑道：“他如今与我们是道义之交，不会再弄玄虚相戏！趁裴大侠安抚寨众之时，诸位有兴，一同走趟‘璇玑竹阵’，看场瓮中捉鳖的好戏如何？”

群侠含笑一同起身，但才一走进“璇玑竹阵”的门户，果然觉得路径错综复杂已极，不知哪条才是通往阵眼中心密室的正确路径？

吕崇文仔细一看，钦佩得跳起来道：“慕容叔叔，这位西门老前辈心思灵巧得简直太以可爱！你看这些错综复杂的路径，不全是些八卦图形，与我

们在括苍山仙人洞明初海盗丘腾蛟的墓穴之中所遇所经，完全一样么？我们仍照上次走法，专闯离宫，试它一试！”

慕容刚也已看出，便如吕崇文之言，照着上次仙人洞的走法，每逢八卦，即闯离宫，果然十来次折转过后，阵眼密室已然在望！一进室门，首先入眼的，便是石桌上被人砸得粉碎的一个极大花瓶，瓶中一束湿透潮透的火药引线，地上还有一张揉得皱烂了的信纸。

慕容刚拾起一看，勉强还可辩出，是西门豹留给“玄龟羽士”宋三清揭破自己本来面目的一封书信，信中并说明东看台下所埋的地雷火药，早被自己予以破坏，劝他断了再逞凶谋之念，赶快逃去！

群侠真还不曾料到自己所坐的看台之下竟有这等危机！倘若不是有这位西门豹摇身变为四灵寨护法，取得宋三清高度信任，事事参与机密，而先机予以破坏，则方才大家兴高采烈，互庆功成之际，极可能便是地雷火药轰然爆发，全数血肉横飞，肝脑涂地，比那“毒心玉麟”傅君平死得更惨之时！故而一齐目注那束潮湿不堪的火药引线，出神叹息，涤凡道长竟念起一声“无量佛”道：“狼子野心，江湖鬼蜮，委实令人防不胜防！我等均不啻再世为人，西门老先生的这场功德上体天心，他今后的修为，必获极大善果！”

吕崇文黑夜毁家、慈母飞头的八年椎心惨痛，今日好容易才得快意复仇之际，哪有心情听群侠这些赞叹之语？双手搬着那张圆形石椅，照西门豹所传旋转之法，左右旋转几次以后，果然石地之上现出了一个三四尺方圆的大洞，一条黑影自洞中电射而出！

原来那“单掌开碑”胡震武见傅君平死在他自己所发的“飞雷鏊”之下，知道局势确已无可挽回，西门豹化身的欧阳智再一催他快走，遂心慌意乱地跑到这“璇玑竹阵”的密室之中，照欧阳智所传旋石转椅，现出地洞，一头便自钻入洞内！

人一入洞，石洞便即“砰”然自闭，眼前顿时一片漆黑，胡震武闭目调气，静坐移时，再行睁眼看时，前方果然有几丝极为微弱的光线！

心中大喜，以为那就是通往王屋山密林之内的出口，遂摸索拊壁前行，但走到发光之处，不禁惊诧欲绝！原来此洞居然无路可通，尽头是用石壁封死，壁上凿了几个核桃大小的孔穴，略透气息！

他到此时，仍未想出远赴仙霞请来的这位与自己交好极厚的欧阳护法，竟会是自己的要命凶星，把自己骗到这个死洞之中，坐待强仇吕崇文瓮中捉鳖，仍然以为欧阳智今日也因形势紧张，心神慌乱，忘了告诉自己开启这石壁之策！

遂运足功力，向那石壁连击两掌，他虽有“单掌开碑”之称，却怎样也震不开这又厚又大的整座石壁！万般无奈，回到来时地洞入口，更连一丝光亮全看不见，遂只得把希望寄托在欧阳智少时也从此洞脱身，便可相偕而出！

静待多时，洞中那种闷湿的气息，胡震武几乎无法忍受！好不容易听得来路洞口起了隆隆转动机关之声，精神不由一振，洞口一关，立即穿洞而出！

但出洞以后，不由更觉心胆皆裂！强仇慕容刚、吕崇文脸罩寒霜，卓立虎视！身后各派群侠也面容严肃地四散包围，看情形自己纵然肋生双翅也难逃脱！

胡震武本是凶人，知道八年以前自己率众逞凶，杀死吕崇文之母及那义仆吕诚的独生孙儿，今日天道好还，冤冤相报，所受无疑极惨！

目前情势既然绝难再活，何必落入人手，受那意料得到的无边楚毒？遂

把浓眉一剔，厉声说道：“你们不必倚众逞凶，好汉作事好汉当，胡震武就以这一颗大好头颅，了断八年旧恨！”

说完，跺脚飞身，一头便往石壁之上撞去！

哪知足才离地，便被吕崇文一把拖回，满面神光，正色叱道：“吕崇文虽然与你杀母仇深，八年茹恨，但在这仇未了断之时，绝不让你有任何借口遁词！众位叔伯人数固多，但吕崇文却一人斗你，并不用‘青虹龟甲剑’，只以先父所遗‘梅花剑’取你首级，慰我慈母在天之灵，叫你死得心服口服！”

说完，转身向身后群侠一躬到地，悲声说道：“诸位叔伯，吕崇文八年茹恨，一旦清偿！但为人子者，必须亲手报此深仇，现已约定与他单打独斗，倘胡震武功力艺业能胜过我时，则请诸位叔伯勿加留难，任他自去，俟吕崇文再习绝艺，海角天涯寻他便了！”

群侠闻言，不由暗赞吕崇文光明磊落，含笑一齐走出室外。

胡震武随身兵刃是一对判官双笔，此时已撤在手中，吕崇文果然解下“青虹龟甲剑”交与慕容刚，自己手持“梅花剑”，气吞河岳，岸然卓立，平胸端剑，挽诀齐眉，静待胡震武发招进手！

胡震武在自忖必然身遭惨死之下，忽然现出一丝生望曙光，自然心头狂喜，知道休看眼前群侠四散分立，把自己围在中央，但若果能拼命斗败这吕崇文，多半决不食言，真可暂放自己逃走！老贼眼珠一转，业已在不动声色之下，看清西南方站的是裴玉霜姑娘和“展翅金鹏”顾清，似为群侠之中较弱的一环，少时万一能有机缘，最好由此方向逃遁！退路看好，胡震武一身功力也非等闲，抱元守一，纳气凝神，把一切思虑暂置度外，脚上步眼一活，判官双笔施展出自己最得意的“魁星三十六式”，并因吕崇文武功绝世，一变通常手法，把他这路“魁星笔法”移后作前，一开始就用的就是这路笔法中的杀手绝招，后十二式之中的“追魂九绝”，双臂一挥，居然幻起满天笔光，“金鸡夺粟”、“乱点鸳鸯”、“万蜂寻穴”，三式回环，招中藏招，式内套式，在刹那之间，分点吕崇文前胸九处大穴！

吕崇文厉声长笑，翻腕震剑，剑化一道精虹，“叮”几声，不但化开胡震武来招，并就势攻敌，单足点地，梅花剑“倦鸟投林”，直向胡震武丹田刺到！

胡震武杀手绝学“追魂九绝”之中的连环三招，被吕崇文一剑挡开，便知道自己除了一手开碑掌力，似还略可与对方颉颃之外，其他武学实在差得太远，迟早这颗人头，总是强仇囊中之物！

胡震武人极凶横，合手一招，便知胜望已绝，遂起了一个玉石俱焚之念，明见吕崇文这一剑刺的是丹田要害，居然不闪不躲，只把身躯微微一偏，就势以判官双笔，疾点吕崇文右乳之下！

吕崇文真未想到他如此凶横！剑尖已然挑破胡震武中衣，但对方双笔也离自己的“期门”要穴不及一寸！这种情势，极其凶危，连慕容刚都为之心神一震，裴玉霜则更是心系吕崇文，几乎叫出声来！尚幸吕崇文一身功力已到收放自如的极高境界，急沉肘收势，吸胸避笔，手中剑往下一划，身躯居然在这样情形之下来了一个单足作轴的贴地盘旋，使胡震武的判官双笔从头上点空，“梅花剑”奋力横抡，一片剑光飞削对方双腿！

胡震武跃身避剑，中衣之上现出一线血痕，但这只是被吕崇文收剑之时，顺势划破的皮肉之伤，无甚大碍！正待挥笔递招，吕崇文业已看出对方意图拼命，怎会让他如意？俊眉双剔，一声摄人心魂的怒啸起处，悲声叫道：“胡

震武！你还我慈母的命来！”

“梅花剑”化成一缕青光，脱手飞起三四丈高，人也以“七禽身法”中的“鹰隼入云”，同样纵起，半空中伸手接剑，掉头下扑，手中剑一旋一抖，不知用的什么手法，胡震武只觉得一片耀眼青光之中，竟有千百柄“梅花剑”当头斫落！知道对方已下杀手，再不立即遁逃，恐怕连这虚无飘渺的一线生机也将断绝！对方凌空倒扑，剑光如幕，自己根本不识门路，无法招架，索性把心一横，“呼呼”两道劲风起处，竟把一对判官笔照准吕崇文即将扑到的身形打去，自己却乘这双笔出手之时，顿足飞身，向那事先看好的西南方退路纵去！

哪知身材纵起，便知不妙！西南方站的哪里是裴玉霜女侠与“展翅金鹏”顾清？却正是比吕崇文还可怕、更难斗的“铁胆书生”慕容刚，巍然而立！

原来女孩儿家心思终较细密，裴玉霜见胡震武眼珠向自己这边一转，便已猜到他想从此处逃脱！因知此人功力不弱，身后又是路径错杂的竹林，恐怕自己万一阻拦不住，吕崇文可能抱憾终身，所以悄悄通知“铁胆书生”慕容刚，两人悄悄互相换了一个位置！

吕崇文方才凌空倒扑的一招剑法，本是“卍字多罗剑”中一手绝学，名叫“天河洗劫”，随心所欲，变化万端，加上师门“七禽身法”，以为胡震武必难逃出这一招之下！

但哪会想到，对方居然竟把兵刃当作暗器使用？判官笔份量本就不轻，加上胡震武奋力飞掷，威势自然极强，吕崇文不得不暂收剑招，右剑左掌，把那破空飞来的两只判官笔一齐震落！

“七禽身法”神化无方，吕崇文就在这震落的两只判官笔上借力叠腰，“细胸翻云”，凌空又起，见胡震武逃往西南，双足一屈一伸，再度追扑！并因怕他万一又用什么鬼蜮伎俩窜入竹林，不易擒捉，也自照方抓药，把兵刃脱手，猛推“梅花剑”剑柄，一道寒光，便如电疾一般，直向胡震武后心射去！胡震武八年以前皋兰对掌，心中就惧怕这位“铁胆书生”慕容刚再出江湖，声威更盛！所以一见是他阻住去路，心中未战先寒，正在进退无措，略一迟疑之间，吕崇文“梅花剑”所化的一缕寒光，业已直贯后心，透胸而出！

胡震武五官一挤，惨嚎半声，尸身栽落尘埃，吕崇文遥向皋兰拜倒，叩首恸哭！几经慕容刚、裴叔傥、裴玉霜等人好言劝慰，吕崇文才收泪起身，割下胡震武头颅，用油布包好。慕容刚见诸事俱了，这翠竹山庄的善后各节，已无需自己叔侄，遂向群侠抱拳含笑说道：“四灵寨虽然暂时瓦解，但‘玄龟羽士’宋三清此去，必把‘天南双怪’搬请得重现江湖！而西域一派亦已磨砺多年，意欲再与中原武学一较长短！恩仇未了，杀劫方多！慕容刚与我这世侄祭奠他父母之后，便立即西上北天山冷梅峪及北岳紫芝岩拜谒静宁、无忧二位老人家，请示怎样歼灭‘天南双怪’，暨化解西域中原昔日的一段嫌隙！然后再与诸位同以堂堂剑气，尽扫群魔，为这黑暗龌龊已久的江湖之中，整顿出一片清平世界！”

说完便即告辞，那裴玉霜襟怀毫无羞涩地与吕崇文殷殷话别，坚定后约，慕容刚、裴叔傥看在眼里，互作会心微笑！一干侠义群雄，除裴叔傥父女留此相助裴伯羽处理善后之外，也均风流云散！

## 第十一章 南海惊问讯 少年英侠遭劫难 西域传警报 妙法神尼莅中原

却说“小潮音”是南海之中的一个小小孤岛，距离广东神泉港约莫帆船半日之程，岛上石怪峰奇，泉清树茂，景色绝佳！尤其向北靠海一面，壁石奔峦，绝峰竦立，并有飞瀑穿云，凌空倒泻，半天雨霏，千尺珠玑，瀑布旁不远的一片青松翠竹掩映之内，依山建有一座小小茅庵，四周清静已极，镇目只有些松涛鸟语与峰下岸边潮落所作的繁音，伴着庵内早晚间的铙铃梵呗，暮鼓晨钟，令人俗虑齐捐，心神尽寂！

时中五月，盛夏方炎！在一个清朗的凌晨，峰下岸边的一块大石之上，坐着一个缟衣如雪、风致高华、美拟天人的三十上下女子，她眉凝幽怨，目蕴情愁，不时手掠云鬟，望着那海云深处的一抹青痕，若有所忆！

这位白衣美女，正是本书前此略一出现的“天香玉凤”严凝素。严凝素为人外冷内热，极富感情！翠竹山庄一会，除了“毒心玉麟”傅君平曾以下流手段对她欲加凌辱，丧心无耻，誓不相容，用“伏魔金环”巧破“飞雷鏊”，使其自食恶报以外，因翠竹山庄之中，或人或事，均与她有十载渊源，实在不忍见那种瓦解冰消、分崩离析的惨状！何况恩师妙法神尼严嘱，一经雪恨，即行回报，所以才在得手之后，毫未停留地与意中人“铁胆书生”慕容刚匆定后约，立即回转南海！

但翠竹山庄大会迄今业已两月有余，自己与慕容刚虽无海誓山盟的啮臂之约，但就凭那玄龟堂内四目一对，眼波眉语，脉脉相通的绵绵情意看来，分明这八载之间，彼此一样，均已相思刻骨！自己约他到南海一会，无疑四灵寨事了，与吕崇文祭奠吕怀民夫妇以后，必然立即赶来，怎会历时这么久还未见到？

严凝素这类风华绝代、自视极高的女子，方寸心扉，决不轻启，但一旦有所属意，则天荒地老，石烂海枯，此情亦难再变，所以这一块大石之上，不知使她望断多少清晨，立尽多少黄昏！但“过尽千帆皆不是”，幽怀郁郁，流水悠悠，“铁胆书生”，因何薄幸？

海波浩荡，一望无涯，卷雪翻澜，飞清激素，严凝素相思无那，别绪难排，竟自略改李清照的“凤凰台上忆吹箫”词句，低声婉约唱道：

“唯有连天海水，应笑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离愁！”

歌声犹在飘荡，峰腰茅庵之内突然“叮叮”连响，传来几声玉磬之音，严凝素知道恩师妙法神尼传唤自己，赶紧略宁心神，暂时驱散遐思绮念，纵身上跃，缟袂飘风，身法轻灵已极，真如同一只玉凤一般，散着淡淡天香，飞登绝壁！

茅庵之内，贝叶青灯，药炉经卷，陈设得古朴无华！中室西侧的禅榻之上，坐着一位相貌清奇、目光冷峻、不怒而威的高年比丘尼，见严凝素进门，看她一眼问道：“素儿，你自王屋复仇雪恨归来，差不多每日清晨黄昏，均要去到海边眺望，我真不知道，那慕容刚究竟是怎样一个绝代英雄，值得你如此属意？须知为师昔日，便因为一件情天恨事，才削去三千烦恼丝，遁迹空门，并立誓不入中原一步！你是我们下唯一弟子，能有良好归宿，为师的当然欣慰，但必须等我见过慕容刚，看看他是否配得上你，再作决定，你已约他南海一会，时隔这么久不来，莫非有心轻视？我们下不许过份迁就别人，只准你等他三月，倘此期一过，便一步一拜，他也休想上我这潮音峰头半步！”

妙法神尼说到后来，语气之中业已满含怒意。

严凝素慧目识人，知道“铁胆书生”决非薄幸一流！见恩师蕴怒，生怕把事闹僵，低头禀道：“慕容刚人颇老成，徒儿除掉傅君平即行离开翠竹山庄，不知是否结局有变？”

妙法神尼晒然说道“你既说他艺兼无忧、静宁两家之长，难道只剩下一个‘天南双怪’的孽徒‘玄龟羽士’和什么西域僧人就应付不了么？”

这一句话，把严凝素顿时提醒，芳心之内，立为慕容刚、吕崇文莫大担忧！暗想倘若西域“四佛十三僧”一齐赶到，他叔侄纵然功力再高，以二对十七，如何能敌？而自己回到南海，只把西域离垢大师来到翠竹山庄为四灵寨助阵之事禀告恩师，怎的忘了把“青虹龟甲剑”的一重恩怨说出？遂向妙法神尼说道：“恩师可知道那些西域僧人与慕容刚、吕崇文作对之因，竟与我们南海一派也颇有关联么？”

妙法神尼诧异问故，严凝素遂将西域僧人苦练绝艺，现由该派好手“四佛十三僧”联袂同进中原，寻找与“大漠神尼”有关之人及那柄“青虹龟甲剑”的下落，企图洗雪当年北天山绝顶剑劈西域“魔僧”之耻一事，详细禀告。妙法神尼听完哦了一声说道：“‘大漠神尼’虽然是我师姊，但举世之上却极少人知！真若西域僧人过份不知进退之时，倒不能使吕崇文为了一柄‘青虹龟甲剑’独膺艰巨！到时你持我昔年信物‘度厄金铃’，邀那‘四佛十三僧’来这南海小潮音一会便了！”

严凝素见恩师肯管此事，心内略宽，镇日除了参究精研内外功行，就在峰下海边的巨石之上北望鲸波，想从那一碧极天之内望到一片白帆，而这片白帆之下站的就是“铁胆书生”慕容刚、吕崇文叔侄两个！

望来望去，果然被她望出端倪！这日也是清晨，严凝素卓立石上，遥望远远的许多帆影飘荡碧波，突然觉得其中一片白帆与众不同，似是真对这小潮音方向移动！

注目良久，认明自己所看确实不差，那片白帆也已越现越大，但等到辨清船头所立是一灰衣僧人之时，却又不禁大大失望！

朝朝渴盼，日日成空，心中自然微觉凄楚！方把螭首一低，眼角垂下两点珠泪，忽然想起这僧人的身形好熟，抬头细看，来帆因是顺风，速度颇快，已然离岛仅有三五十丈，果然正是心中所猜、对自己有莫大恩惠、化名“铁木”的澄空和尚！

澄空乃是无忧头陀的弟子，突然来到南海，必与意中人慕容刚大有关联，严凝素竟自莫名其妙地起了一种不祥的顶感，心中不住“腾腾”乱跳！

她纵身跃上一块更高的大石，向着来船不住挥手，霎时船便抵岸，澄空嘱咐舟人就在沙滩相候，便即纵上大石，与严凝素互相礼见！

严凝素见澄空一脸严肃庄重的神色，越发知道自己所料不差，颤声问道：“澄空师……师兄！慕……”

澄空不等她话完，接口庄容说道：“严女侠不必过份担忧，慕容师弟虽受重伤，尚无大碍，吕崇文却连人带剑被‘四佛十三僧’掳回西域，急待营救，你先引我参谒妙法前辈，我还有事禀告！”

严凝素一听事情居然严重到这般地步！不禁柔肠寸断，猛使绝顶功力，“一鹤冲霄”，宛如凌空虚渡一般，窜向峰腰茅庵，澄空僧袍一展，也自飘飘随起，只把个驾船舟子看得惊疑万状，目瞪口呆，不知这一僧一女，究竟是仙是佛？

二人身形离庵门还有丈许，妙法神尼即已传音问道：“素儿，你带何人同来？我这潮音庵中谁敢不得准许，妄自闯入？”

澄空闻言，急停身形，合掌恭身禀道：“恒山紫芝岩无优上人门下弟子澄空，奉师命渡海远来，有急事拜谒‘潮音庵主’！”

妙法神尼方自哼了一声，严凝素业已忍不住抢步走进庵内，颤声说道：“澄空师兄在南雁荡山有保全弟子清白的极大恩德，又是无忧师伯的弟子，请恩师不要对他为难！如今不但‘铁胆书生’慕容刚身受重伤，吕崇文与‘青虹龟甲剑’也被‘四佛十三僧’掳到西域去了！”

妙法神尼闻有如此巨变，也未免长眉微皱，神色一震！

这时澄空业已走入庵门，拜倒在地，妙法神尼含笑命起说道：“我与令师昔日知交，决非有意对你为难，唯因曾为一事，立有誓言，不但不履中原，我这潮音庵左近也不准任何男子妄自来此！但如今为了我这孽徒，可能两般誓言均须毁弃！你渡海远来，不必拘礼，且坐下再谈！”

澄空知道对于这种出世奇人不必拘泥虚伪，告坐以后，肃容说道：“弟子此来，共有三事，奉师命必须禀告庵主！第一件是我师弟慕容刚率世侄吕崇文在扫荡翠竹山庄以后，带着吕崇文杀母仇人胡震武的人头回转皋兰，祭奠吕怀民夫妇之时，西域一派的顶尖好手‘四佛十三僧’突然现身，硬夺‘青虹龟甲剑’，并欲把吕崇文带回西域，慕容师弟叔侄自然不服，恶战遂起！以二对十七，再高功力，亦难抵敌！慕容师弟因需赶赴北天山静宁师叔之处，报信求救，拼命力战，在身负重伤之下，一连掌震三僧，杀出重围！吕崇文则连人带剑全被掳走！西域僧人临行之时并口出狂言，说是九九重阳节前，保证人剑无伤，凡属与此事有关之人，尽量各凭艺业，去往藏边金龙寺，救人夺剑！但一到九九重阳，即将举行祭奠‘魔僧’大典，火化吕崇文，并将‘青虹龟甲剑’折成寸段，回炉铸成一柄‘魔僧’法元昔日所用的兵刃‘日月金幢’，以示西域武学重振！”

妙法神尼听到此处，两道长眉微微耸起，目光一转说道：“现在不过五月中旬，离九九重阳尚早！第二件事又是什么？你且说来！”

澄空说道：“‘天南双怪’韦氏兄弟的‘白骨箭’及‘骷髅令’两般信物，业已重现江湖，并有柬帖递到恒山，邀约‘宇内三奇’来岁岁朝仍在泰山绝顶一会！”

妙法神尼点头说道：“韦氏兄弟当日泰山一败，因静宁道友剑下施仁，幸免诛戮！他们遁逃海外，匿迹穷边，已有不少年头，这次既敢卷土重来，约斗我们三人，总有几分自信，令师对此可有什么安排么？”

澄空答道：“家师令弟子传言，全请庵主做主！”

妙法神尼笑道，“无忧道友未免太以谦光，明岁岁朝，时日更长，等我与令师及静宁真人见面以后再为决定。你方才曾说有三事相告，那最后一件却是何事？”

澄空神色恭谨，肃容答道：“‘天南双怪’韦氏兄弟投帖恒山之时，曾附有三般信物，除去他们本身的‘白骨箭’、‘骷髅令’以外，尚有一面半红半白、上绣一朵桃花和一支风竹的六寸小幡，但并来说明小幡来历！家师略一审视，特命弟子禀报庵主，说庵主可能知晓此幡底细！”

澄空连报两桩大事，妙法神尼均未动容，但一听这面小幡，却突然在眉宇之间腾起一片又奇又怨、说不出的神色，双目凝光，盯住澄空问道：“那面半红半白、上绣桃花风竹的小幡你可曾带来？”

澄空起身，自袖内取出一面小幡，双手恭敬捧上。

妙法神尼展开一看，小幡果然长六寸，是用极好的丝绸所制，半红半白，红处绣出一朵桃花，白处绣出一枝风竹！

不由无穷往事，电幻心头，自言自语道：“真想不到当日祁连山朝笏峰头中了我‘度厄金铃’，坠入无底幽壑之中的凌风竹和毕桃花这一双狗男狗女，居然还在人世？他们的这面‘桃竹阴阳幡’一现，我再履中原，便不算违背誓言，正好与无忧、静宁二位道友，小试昔年故技，令这干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魔头，尝尝‘宇内三奇’到底有些什么样的降魔手段！贤侄来时，你师傅可有吩咐，约我何处相见？”

澄空答道：“家师因恐西域僧人背言失信，业已先下藏边，暗中维护吕崇文，防他在九九重阳期前，被西域一派预加谋害！静宁师伯则正为慕容师弟调治伤势，此时或已北行入藏？故而家师命弟子传言，西域‘四佛十三僧’虽然不可轻视，但有家师与静宁师伯、慕容师弟暗中维护，吕崇文决可无恙，只等庵主一到，彼此商量一条良策，以图化解中原西域这点意气之争，免得仇怨循环，何时得了？”

妙法神尼微笑说道：“无忧道友实在慈悲太重，怕只怕西域僧人夜郎自大，嗔念难消，不易如他所愿！既然如此，我与素儿三两日内便即起行，你是与我们同走，还是先行禀报令师？”

澄空合掌庄容答道：“在庵主面前晚辈不敢妄打诳语，我恩师言道，庵主只要一见这面‘桃竹阴阳幡’，定然重莅中原，他老人家先在藏边相候，命弟子不必回报，却需赶往翠竹山庄，通知‘双首神龙’裴伯羽，告以‘玄龟羽士’宋三清即将卷土重来，叫他小心防范，此事亦甚急要，弟子不敢偷闲，敬向庵主告别！”

妙法神尼摇头笑道：“我昔年那件恨事颇为隐秘，令师居然知晓得这般详尽，不然他怎会猜出我一见此幡便即解誓？足见故人一别多年，神通精进不少！素儿，你澄空师兄尚有急事在身，不必留他，代我送客！”

澄空合掌拜别，妙法神尼含笑答礼，那位“天香玉凤”严凝素因听得意中人“铁胆书生”慕容刚身负重伤，早已柔肠百结，百结欲断！但一来欲听澄空讲述详情，二来在恩师面前不便插口，此时出得庵门，一面往峰下飞身，一面便自急急问道：“澄空师兄，你可曾见过慕容……大侠？……他……他，他的伤势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

澄空见严凝素虽然忍泪不流，但一对大眼中却已含珠欲滴，不由点头笑道：“‘四佛十三僧’皋兰掳人夺剑一事的原委，是静宁师伯特烦新疆大侠‘金沙掌’狄云驰赴恒山，才得知晓！据狄大侠所说，慕容师弟是求救心切，猛闯重围，以‘般禅重掌’力震三僧，却挨了‘四佛’之中‘笑佛’白云的夹背一掌，若非功力湛深，心脉当时可能便即震断！他勉聚一口中元之气，跑到星星峡时，无法再支，晕死道中！幸而天不绝人，‘金沙掌’狄大侠正陪他一位医道极精的好友杜一峰自南疆倦游归来！杜一峰虽有‘妙手华陀’之称，对慕容师弟所受的重伤亦感无能为力！但因久钦‘铁胆书生’侠名，又有‘金沙掌’狄大侠这层渊源，拼舍药囊之中自己珍逾性命的一枝成形何首乌，护住慕容师弟的心头一息，飞送北天山，由静宁师伯运用道家起死回生的‘太清玄功’，为他慢慢化散内脏淤血，然后再以神功灵药，导气益元，亏损自然极大，性命却已无妨！严女侠不必过份担忧，西藏途中，必可相见。我慕容师弟有你这样一位红颜知己，实在是他莫大的幸事！”

“天香玉风”严凝素听慕容刚伤得那等重法，泪珠儿业已忍不住扑簌簌地滚下腮边，芳心之内，并把那“笑佛白云”四字，牢牢紧记！

但听到澄空末后数语，却不由娇面飞红，此时已到峰下，澄空一跃登舟，向严凝素挥手笑道：“严女侠随侍‘潮音庵主’入藏之时，尚望随时婉劝庵主剑下留情，免得使西域中原这段武林嫌隙，生生不了！”

严凝素点头示意，目送澄空所乘的那一片白帆隐入海云，才回转潮音庵内。

这时妙法神尼仍在手执那面半红半白、上绣桃花风竹的六寸小幡，皱眉凝视！

严凝素见状问道：“恩师，这面小幡……”

妙法神尼一声长叹说道：“这面小幡就是我昔年的伤心恨事，你且一旁坐下，听我说将出来，也好对这茫茫浊世的险恶人心随时深加警惕！”

严凝素如命坐下，妙法神尼又看了那面小幡一眼，怅惘无穷，说出一番话来：原来妙法神尼原名韦傲霜，武林人称“冰心女侠”，与另一位少年侠士凌风竹，乃是一对竹马青梅的纯洁情侣！

两人月夕花晨，山盟海誓，神仙不羨，只羨鸳鸯！均是一样的绮年玉貌，江湖行侠，俚影双双，也不知妒煞多少武林儿女？

但想是夙孽使然，就在二人即将定期婚嫁以前，韦傲霜突然一病经年，凌风竹单骑闯荡之时，竟自结识一名叫毕桃花的妇人！

这妇人媚骨天生，凌风竹一朝失足，销魂蚀志，竟在欲海沉沦，难于自拔！韦傲霜病中就觉有异，凌风竹怎的这么久不来探望？等病愈以后，才知他这半年以来音讯沉沉，根本不知人在何处！

这一来韦傲霜以为凌风竹在江湖之中出了什么差错，不禁柔肠寸断，顾不得刚刚病愈之身是否禁得起长途劳顿，竟自单骑一剑，遍觅江湖！

无巧不巧地找到广东省内，居然遇见凌风竹与毕桃花并肩携手，漫步海滨，形状亲昵已极！韦傲霜骤见之下，几乎气得晕倒，但她为人刚强性傲，忍泪不流，只是寒着脸儿，远远的叫了一声：“凌风竹！”凌风竹抬头一看，不由大出意料，赶紧微使眼色，支开毕桃花，自己却向韦傲霜面前编造了一套极其好听的花言巧语，说是自己在岭南行侠，被一群恶寇设计相害，身历奇险，并受重伤，多亏那位毕桃花拼命相救，一心调护，才得告痊！但病愈以后，毕桃花却吐露爱意，痴缠不舍，自己受人深恩，不好强行拒绝，只得委婉说明早有爱侣，并且已定迎娶佳期，劝她息去此念！霜妹来得恰是时候，正好可为自己解脱这层绮障！

凌风竹说话之时，神情诚恳已极，韦傲霜不由信以为真，刚想叫他不可辜负毕桃花深恩，自己又非世俗女子，枕席之边，不容他人酣睡，只要彼此情爱不渝，互敬互重，互传箕帚，又待何妨？哪知毕桃花已从后面悄悄掩至，而凌风竹此时也已心若豺狼，二人居然合力动手，乘着韦傲霜想不到，毫无防范之际，把她推落茫茫大海，葬身百尺鲸波之内！但苍天有眼，不绝好人，韦傲霜知觉恢复，此身已在南海小潮音的庵内！庵主静缘大师率领一个弟子，正在击磬诵经，几篇贝叶，一盏青灯，袅袅香烟，喃喃佛号，韦傲霜突然顿悟，看透世情，往蒲团之上跪求静缘大师收留门下，加以剃度！从此转入佛门，更名妙法，等到把一身南海绝艺练成，师姊万法早在西北行道，人称“大漠神尼”！静缘大师也已示寂，想来想去，觉得当年那一件恶气未消，终日牵肠，难证上乘功果！遂携剑渡海，此时凌风竹、毕桃花已正式结

成夫妇，并欲以那面“桃竹阴阳幡”作为表记，创立“桃竹阴阳邪教”！

妙法神尼闻风赶到，就在他们这“桃竹阴阳邪教”的开坛正日，仗一柄“灵龙软剑”，连斩十六名荡子邪娃，凌风竹、毕桃花认出韦傲霜居然未死，武功并精进到出神入化的地步，不禁吓得亡魂俱冒，舍命飞逃！

妙法神尼自然随后穷追，所到之处，凡属奸邪一概诛戮！江湖宵小之流，简直闻名丧胆，见影飞魂，从此列名“字内三奇”，“妙法神尼”四字，威震天下！

追到第三年上，才把诡谲万端、丧心病狂的凌风竹、毕桃花二人一齐追到祁连山朝笏峰绝顶，逼得他们无路可遁，细细数明罪状以后，才一人奉赠一枚“度厄金铃”，打下无底幽壑，雪却胸中积恨！

妙法神尼恩仇既了，一意潜修，当众立誓从此不履中原，并因恨透薄情负义的凌风竹，也不许任何男子妄窥她南海小潮音！而“天香玉凤”严凝素却不知是何人弃婴？襁褓之中只放着她送与慕容刚的那方雕凤玉佩，为妙法神尼归途发现，因见是女身，又生得极其玉雪可爱，遂一念慈悲，带回南海抚养！

妙法神尼说完前事，又道：“如今这面‘桃竹阴阳幡’居然会与‘天南双怪’的‘白骨箭’、‘骷髅令’一同送到恒山，难道凌风竹、毕桃花撒手百丈高崖，仍未死去？但不管如何？此幡既出，我昔日心愿便非真了，西藏路遥，你且收拾行囊，我们明晨就走！”

严凝素虽然觉得恩师为了一个凌风竹负义变情就尽恨世间男子，未免太偏已颇！但自己哪敢多言？她本来心中就巴不得越早与意中人见面越好，忽听明晨就可随恩师同往西藏，不由面露喜色，急忙去往后室，收拾行囊。妙法神尼看她后影一眼，摇头微笑自语道：“这孩子活脱就是我当年的化身，虽然性傲情深，但福缘尚厚，归宿不至太差！她那念念难忘的‘铁胆书生’，我可真要好好观察试探一番，免得令她重蹈我当年覆辙，弄得恨海虽填，情天莫补才好！”

一宵无话，次日清晨，妙法神尼率领严凝素，师徒二人，飘然离却小潮音，渡海前往西藏！弃舟登岸，妙法神尼纵目四瞩，不禁叹道：“三十年不履斯土，青山依旧，人事全非，不知我那些旧日相识，能有几人无恙健在？我们且由桂黔云南，穿越西康，赶赴藏边金龙寺便了！”

严凝素自然唯师命是从，师徒二人遂即如言就道。

暂时按下妙法神尼师徒不提，先行略表藏边金龙寺。

西藏在元明之时称乌斯藏，亦即古之三危，清置前后藏，民国以来，始分建西康省，划川边特区，并分西藏为前藏后藏及阿里三部。

金龙寺为藏派武术总枢，地在藏西著名灵迹，阿里东南的阿耨达池之侧，依山傍水，形胜绝佳！

方今金龙寺中，辈份最高、武功最强的当推“病佛”孤云、“醉佛”飘云、“笑佛”白云、“痴佛”红云四人为最！其次才数得到比他们矮上一辈的“离字十三僧”。“四佛”之内，“病佛”孤云武功最高，也年事最长，这日正与其他三佛在禅房闲谈，突然金龙寺外一骑如飞，一名灰衣僧人入寺走进禅房，合掌报道：“弟子顷获西康飞讯，说是南海妙法神尼率领‘天香玉凤’严凝素已到西康，似有入藏之状！”

“笑佛”白云挥手令去，向“病佛”孤云“哈哈”笑道：“我们夺青虹剑，掳吕崇文，为的是要报昔年北天山绝顶大漠妖尼一剑逞凶，逼得我们把

这金龙寺自南疆迁来此地之恨，吕崇文是静宁的弟子，被我一掌震伤的‘铁胆书生’慕容刚是无忧的师侄，这两个老鬼入藏搅扰，犹有可说，南海妙法干她何事？居然也自率徒万里赶来！难道他们以为‘宇内三奇’之名真能镇慑天下，就无人敢动他们一动不成？”

“病佛”孤云枯黄如蜡的脸上两条极细长眉微微一耸，说道：“‘金龙四佛’虽然不畏‘宇内三奇’，但这三个老鬼久负盛名，必有几分惊人实学，千万不可起了轻敌之念！南海妙法既来，无忧、静宁怎会不到？我们必须妥加防范，谨防他们不来明攻，却在暗中救人盗剑！就从今日开始，飘云、白云二位师弟请常住慧光塔中，防范禁在塔顶的吕崇文被人救走，‘青虹龟甲剑’由我随身佩带，料可无妨！红云师弟则请勿露本来面目，迎向西康，暗中摸摸妙法神尼的南海武学究竟如何，以便有备无患！”

“笑佛”白云“哈哈”笑道：“大师兄如此安排甚妙，我与二师兄索性就在慧光塔顶与吕崇文隔室而居，就算是那三个老鬼亲来，在二师兄的‘醉拳六十四式’与我的‘大金刚掌’之下，要全身而退，恐怕也非易事！”

“病佛”孤云微微一笑说道：“这阿耨达池之畔，将临多事之秋，我们以逸待劳，已占便宜，但望三位师弟勿骄勿馁，好好率领师侄，与中原武林之内这几个出类拔萃的老怪物一较短长！”

“笑佛”白云点头笑道：“那‘铁胆书生’在皋兰吕家庄上掌震三个师侄，并挨了我那重的一招‘五丁开山’，依然能够逃出重围，由徒度师，这三个老怪物定然不弱！小弟决不会恃强妄逞意气，大师兄尽管望安，强仇踪迹既现西陲，我们就遵大师兄之言，分头行事吧！”

阿耨达池旁的金龙寺内，正在重重布置，而妙法神尼、严凝素师徒一路上也已警兆频传！

她们万里长途，安然无事，但一入西康境内，妙法神尼何等人物，虽然久辞尘俗，也自立即觉出无论是旅店茶楼，或随缘瞻仰的寺庵之中，总似有人在暗处察看自己，甚至行路之时，也有人暗暗追踪，知道“金龙四佛”的实力也已到达此处！

对方这类行径，慢说妙法神尼，连“天香玉凤”严凝素也只付诸一笑！

就在她们行抵藏康交界，日正中天之下，看见一所寺院，金碧辉煌，建筑得极其瑰丽！但寺门紧闭，钟鼓梵音一概寂然，竟似庙内无人的模样！

妙法神尼师徒行过寺门已有十来丈远，严凝素忽然驻足向妙法神尼笑道：“恩师，弟子觉得这座庙宇静寂得有点蹊跷！我们敲门入内，看看好么？”

妙法神尼笑道：“我昔年仗你腰间的那柄‘灵龙软剑’，不知诛戮过多少奸邪，如今既然再出南海，还怕些甚事？你想看就去看看，反正据我所料，金龙寺的‘四佛十三僧’决不会这样容易易的就让我们到达他的阿耨达池畔，彼此终免不了兵戎相见，早点找件事情挑开战火也好！”

“天香玉凤”严凝素听妙法神尼的口气，自己要看的这座寺院，竟似定与“四佛十三僧”有关，不由得觉得恩师太以多虑，嫣然一笑，回头步上石阶，轻叩门环！

连扣好久，寂无人应，严凝素好奇心起，轻轻纵上墙头，向里间望了一眼，回头笑道：“好大一座庙宇，庙门又是从里面插死，我就不相信会阗无一人，恩师和弟子搜它一遍好么？”

妙法神尼飘身也到，见这庙宇约有三四进之多，各处均打扫得洁净无尘，决不像是无人废寺！遂把头一点，师徒轻轻纵下墙头，扑奔离得最近的一座

大殿！

一进殿门，妙法神尼不由心神一肃，因为殿中无论何种雕塑，均极为精美，尤其是正面一座如来金像，和身后的十八罗汉，姿态衣衫，莫不栩栩若生！

严凝素虽然未曾祝发剃度，但也随着妙法神尼经常礼佛，师徒二人刚向如来座前合掌低眉，突然殿中有人“哼”的一声冷笑，用极低的语音说道：“肉身真佛不拜，却去拜那泥塑如来，有目如瞶，有耳如聋，你这南海老尼，妙在何处？神在哪里？”

休说三十年来妙法神尼潜修南海，不染红尘！就是三十年前，仗一柄“灵龙软剑”扫荡群邪，列名“宇内三奇”之际，江湖宵小也无不闻风丧胆，而在妙法神尼之上还给加了“伏魔煞星”四字！

如今在这西陲寺院的佛殿之中，居然有人敢于出言讽刺，妙法神尼眉头一挑，嗔心已起！但她毕竟江湖经验老到，听出此人极为胆大，说话之后，人并未走！自己立处距离殿门不过丈许，他应该无法逃脱，遂慢慢回头，沉声问道：“何人斗胆？敢对南海妙法神尼无礼！”

但那人语音早停，不再答话，佛殿之中一片死寂！

“天香玉凤”严凝素方才听得语音发自如来金像左侧那九尊罗汉之处，猜出可能有人假扮佛像，但瞩目看时，因塑工太妙，每尊均是神态欲生，一时竟难分出真假！

妙法神尼一声冷笑说道：“素儿，你以伏魔金环打那由左数起第三尊罗汉的双目！”

话音才落，一阵震天的“呵呵”大笑，左起第三尊罗汉果然走下位来，是个身着红色袈裟的矮胖和尚，一言不发，只向妙法神尼师徒合掌低头，吟了一声：“阿弥陀佛！”

“天香玉凤”严凝素首先问道：“和尚不在寺中诵经礼佛，却故弄这种玄虚作状，莫非是阿耨达池畔金龙寺中人物？”

红衣矮胖僧人霍地抬头，双眼神光迸射，岸然发话说道：“中原武林各派同道，未获‘金龙四佛’法谕允许，任何人不得踏入阿里禁区，否则定遭奇祸！贫僧念女施主远来不易，特为指点迷津，你们就此回头，尚不算晚！”

严凝素冷笑一声说道：“天下路自有天下人行，寰宇之内所有名山奥区，还未曾听见过禁人涉足！慢说藏边阿里，就是阿耨池畔的金龙寺，只要你家严女侠有兴趣，谁能拦得住我随缘游览？和尚口出狂言，你凭些什么？”

红衣矮胖僧人面容一冷说道：“慈悲法旨，难度痴迷！你不要倚仗‘宇内三奇’名震中原，须知在金龙寺中，这等人物不过是萤光烛火！你问我凭的什么，出家人不打诳语，凭的是一颗佛心和一双佛掌！倘若不信，你就接我一掌试试！”

右臂一圈，强风起处，一掌当胸推出！

妙法神尼此时退立一旁，晒然不动，严凝素则嫌这红衣僧人语气神情过份狂妄，默运九成真力，绉袖微扬，迎着对方掌风拂去！

红衣僧人以为严凝素一个女流之辈，虽然名列“四灵”，得号“天香玉凤”，顶多不过在轻功及剑术之上造诣稍高，内家真力方面，怎样也比不了自己的沉雄威猛！哪知所料大谬不然，昔日吕梁山两剑相交，暗试内力，连“铁胆书生”慕容刚也曾稍逊这位“天香玉凤”一筹！所以迁在面含轻视、舒掌前推之际，对方绉袖一挥，便自觉得不但劲道奇大，并隐隐含有连绵反

震之力！事出意外，这一惊非同小可，赶紧撤掌收势，但已稍迟，身形被严凝素震得踉跄几步！

严凝素试出对方功力不过尔尔，冷笑一声说道：“金龙寺的武术，原来也不过就是如……”

一言未了，身后又是“哼”的一声森然冷笑！

这佛殿之中，居然除了那红衣僧人以外，还有人潜伏在内！连妙法神尼不禁也自心惊，回头看时，又是一尊假扮罗汉，自佛位之上慢慢走落！

此人生得更觉离奇，颈项颇细，一颗光头却硕大无比，粗看上去，那条细颈几乎不胜负荷！目光痴痴楞楞，脸上也直眉瞪眼的不带丝毫喜怒神色！唯一的异状，就是皮肤红润得起了一种细致宝光，所披袈裟却作黄色！

妙法神尼一看便知这个宛如白痴似的大头僧人，比起先前的红衣和尚高明不少！冷然发话说道：“和尚们这些玄虚，弄得太无意义！要想阻我师徒，尽可光明正大地出手招呼，这样亵渎佛像，岂不罪过？”

黄衣大头僧人咧开大嘴，“呵呵”一笑说道：“我即是佛，佛即是我，老尼姑连这点禅机都参不透，实在枉列三室门中！好好好，主随客便，你既认为佛殿尊严，我们外厢一会！”

双肩略晃，人已如轻燕腾空，并且不走殿门，竟从墙上一个与他那颗大头差不多大小的圆洞之中疾穿而出，而那红衣僧人也乘妙法神尼师徒一愣之间，掩至殿外！

严凝素柳眉一皱，向妙法神尼说道：“恩师，这黄衣大头和尚穿洞而出的那身‘缩骨神功’颇为惊人！不知他是金龙寺中何等人物？怪不得慕容刚身受重伤，吕崇文连人带剑被掳，这些穷边野僧，真还轻视不得呢！”

妙法神尼面容严肃说道：“早年西域一派纵横新疆南部之时，所有僧徒出外均是一色黄衣，但在派中却以色分级。大概以灰色最次，红色较高，黄色却是至尊无上！后现身的大头和尚身披黄色袈裟，缩骨穿洞也极见功力，莫非就是‘金龙四佛’之一？总之，他们既敢主动挑衅，向中原武林叫阵，必有几分自恃。先前红衣僧人武功已算不俗，但据我观察，你已足可胜他，而那黄衣大头和尚若动手时，可不许轻易妄动，我自己对付！”

严凝素听恩师猜测大头和尚就是“金龙四佛”之一，那伤害意中人“铁胆书生”的“笑佛白云”四字不由顿上心头，眉稍微挑，手笼灵龙剑柄，竟自一纵而出！

妙法神尼见严凝素突然脸罩杀气，微一寻思，不禁哑然，怕她万一有失，紧步随出，那黄衣红衣二僧，果然均在院中，神态悠闲，好似根本未把妙法神尼师徒看在眼内！

严凝素柳眉聚煞，妙目含嗔，走到离二僧六七步之处，一指大头黄衣和尚问道：“你是不是‘笑佛’白云？”

大头黄衣和尚依旧痴笑不答，红衣僧人却满脸冷然不屑之色说道：“佛在灵山，云在灵空，女施主无人指引，轻轻松松的便妄图见佛，岂非笑话！方才殿内承教一掌，贫僧如今还想领教女施主几招南海剑法，你只要胜得了我手中‘伏虎双圈’，定然引你灵山拜佛就是！”

严凝素知道对方蓄意考较功力，不愿多言，“呛啷”微响，“灵龙软剑”也已掣在手中，也不取甚架式，就在当胸一横，凝神待敌！

红衣僧人见对方神色比自己更傲，“哈哈”一笑，探手僧袍以内，取出一对径约尺许、略呈椭圆、外周除了握手之处以外全是锯齿的钢圈，分执双

手，然后往里一合，一阵龙吟虎啸般的金铁交鸣，震人心魄！

严凝素由他卖弄张狂，只是既不轻敌、也不怯敌的依旧神凝气稳，漠然冷视！

这红衣僧人法名离尘，是“离字十三僧”之一，名位功力仅次“病醉笑痴”四佛，在金龙寺内也算得一流好手！因严凝素虽然已年届三十，但天姿国色，加上内力深厚，望去顶多不过花信年华，心中不由暗诧，四灵寨中的天凤令主，原来竟是这样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

年轻貌美不说，方才殿内拂袖迎掌，内劲居然那好？现在却又如此稳重得像一座山岳似的巍立面前！自己的“伏虎双圈”虽具极大威力，恐怕仍须特别小心，此女名不虚传，千万不可骄敌！

离尘在未交手前，就先为严凝素的风华气宇所夺，“伏虎双圈”当胸一分，左圈在前，右圈在后，矮身滑步，连绕三转，严凝素却不理不睬，依旧巍然凝立！

离尘见她冷峻异常的这份神情，不禁火往上冒，欺身进步，虚踏中宫，双圈上举，带着无比劲风，斜肩下砸！

严凝素不闪不避，手中灵龙软剑“织女穿梭”，竟往离尘“伏虎双圈”中心，直刺而进！

这一来，却把离尘和尚吓了一跳！因为自己的“伏虎双圈”，最拿手的就是“锁拿”二字，尤其对方兵刃若是刀剑之属，被双圈连环锁住，一错一震，即或刀剑不折，兵刃也得出手，甚至虎口震裂！但如今大出意外的是自己第一招双圈手落，对方居然自投罗网，一剑刺向双圈中心，真是从来未见的奇妙打法！

敌意难明，离尘和尚“伏虎双圈”竟然不敢冒失锁拿严凝素的“灵龙软剑”！好在自己方才存心试敌，虚点中空，步眼未曾踏实，赶紧挫腰收势，撤回“伏虎双圈”，严凝素剑光打闪，业已如影随形，点到肋下！

离尘知道与这样的对手过招，只要一着落后，可能永失先机，处处被动！遂不肯闪身避剑，“伏虎双圈”自上往下，悠然折转，硬向严凝素剑身之上崩去！

严凝素微微一晒，剑走轻灵，只把手腕一翻，便令离尘和尚的“伏虎双圈”崩空，“灵龙软剑”趁机反削对方持圈双臂！

这一手变化得迅疾巧妙绝伦，眼见得离尘无法闪避，双臂即将废在剑下！连他身后的大头和尚，脸上神色也为一变！

但离尘的功力确实不俗，在自知招势用老、无法避剑之时，索性左臂凝劲，迎向“灵龙软剑”剑锋，却以右手“伏虎圈”上明晃晃的锯齿尖锋，横往严凝素柳腰疾扫而至！

这一招攻敌必救，用得聪明，严凝素哪肯以一圈一剑作如此交换？沉肘收剑，滑步飘身，离尘却乘着这冒险一招夺回先机，立时双圈并举，又向严凝素头顶力劈而下，严凝素晒然一笑，又向离尘的“伏虎双圈”中心挺剑直刺而上！

这回离尘未免太以不服，暗想对方简直太过欺人，你这柄剑光华不见特异，绝非前古神物，我就偏用这“伏虎双圈”锁你一锁！

心意才定，双方兵刃业已接触，离尘“伏虎双圈”套住剑锋以后，突然吐气开声，双臂猛蓄真力，左右一错，以为对方剑薄而脆，无论如何，也必被自己这种错震之力，断成三截不可！

哪知论力，严凝素已然比他高出一筹，论智，他更比不上“天香玉凤”的玲珑剔透！“伏虎双圈”虽然力贯双臂，却似当中添了一层束缚，竟未能左右分开，而就在这门户洞开的刹那之间，对方一只左手的纤纤五指，业已沾上自己胸前的僧衣！

原来严凝素在双圈锁剑之下，右腕微抖，“灵龙软剑”化刚为柔，在离尘和尚的“伏虎双圈”之间，宛如电光石火一般快的缠了两匝，这一来以圈锁剑，突然变成了以剑缠圈，并乘对方惊愣失神之下，左掌轻舒，贴在他胸前僧衣之上！

离尘和尚知道对方指已沾身，自己无可逃死，正在废然长叹，双目一瞬，突然严凝素收掌冷冷说道：“念你是三宝弟子，严凝素留力不发，免你一劫，前途再若相扰，却休想再有今日！”

离尘和尚羞得满面通红，真恨不得有个地洞钻了下去！他身后的大头黄衣和尚眼看离尘落败，也不上前接应，此时见严凝素掌下留情，才往前走了半步，“呵呵”大笑两声，单掌问讯说道：“女施主不伤我金龙寺内之人，贫僧这厢谢过！”

严凝素这时方把“灵龙软剑”收回，突然觉得这大头黄衣和尚轻轻单掌一立，自己隔有七八尺外，就感受到劲气袭人，赶紧足下拿桩，使用“金钢拄地身法”，但对方劲气过强，硬抗难免受伤，不得不换桩两步，才算站稳！

大头黄衣和尚又是“呵呵”一阵大笑说道：“南海门下，果然不凡！我们今日小结因缘，前途再行相会！”僧袍一展，带着离尘和尚，便往寺后纵去。

严凝素一声清叱，正待追截，妙法神尼把手一摆说道：“素儿且由他们自去，你还怕从此开始，直到阿耨达池的一段途中，少得了事么？”

严凝素笑道：“那用‘伏虎双圈’与弟子过手的红衣僧人艺业虽然不俗，顶多也不过与那去到四灵寨助阵，和少林道惠禅师打成平手的离垢大师不相上下！但那旁立的大头黄衣和尚，却似身怀绝世武功，恩师猜得出他是谁么？”

妙法神尼长眉微剔说道：“阿耨达池金龙寺内，最狠的不过是‘病醉笑痴’四佛，此僧每逢开口说话以前，总是痴笑连连，我猜他不是‘笑佛’，定是‘痴佛’，我尚不愿轻易出手，但看出此僧功力确实不凡，你须把我为你特制的南海铁鳞剑鱼皮软甲贴身穿好，以防不测！”

严凝素笑道：“这副铁鳞剑鱼皮软甲，在翠竹山庄会上已替弟子挡了一次‘淬毒鱼肠’的刺胁之灾，灵效极好，自下山来，时时都在贴身穿好！”

妙法神尼点头说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万里远来，人地均生，时时都应防备对方突作无耻鬼蜮行径！今入藏未深，已有人现身加以拦阻，所以断定前途必然多事！不过这一路之上，居然未曾发现你无忧、静宁两位师伯的丝毫踪迹，究竟他们已否入藏，及是否已与‘金龙四佛’朝相过手，均不得知。我们只好径赴阿耨达池金龙寺内，说明身份，把当年‘大漠神尼’之事揽在身上，向他们主持之人要人索剑便了！”

严凝素不见无忧头陀倒无所谓，但不见静宁真人，却心中忐忑不安，老是猜疑到慕容刚伤势有所变化，巴不得赶紧与“金龙四佛”作一了断，救出吕崇文，夺回“青虹龟甲剑”，去往北天山冷梅峪，一探“铁胆书生”才好！

师徒二人离开这所寺院，再往前行，走到天近夜时，恰好是在一座山脚下的小镇之上，但镇上所有旅店客满，拒不留宿。

妙法神尼知道像这种边荒小镇，哪里会有许多旅客？可能又是金龙寺僧徒，事先捣鬼！好在自己师徒随处禅坐，均可休息，并不一定需要睡眠，遂微微一晒，率领严凝素，顺着路途，径往山中走去。

此夜气候甚好，蟾魄虽然未到圆时，但半镜悬天，山林之间已是一片清影。

这条道路两侧全是些巨大古木，方向亦颇曲折迂回，妙法神尼因对方阻止自己在镇内投宿之意，可能是在这山中有所布置，方用眼一看严凝素，示意她随处小心，严凝素已微笑点头，表示早已注意。

前路便是一角山环，在那山石遮蔽之处，突然响起一片木鱼“笃笃”及梵呗之声，妙法神尼师徒对眼一看，依旧含笑缓步前行，丝毫未加理睬。

转过山角，便见道旁两侧树下，每边坐着两个红衣僧人，对于妙法神尼师徒来到，宛如不见一般，只是自顾自的轻敲木鱼，神色庄严，目不旁视，口中喃喃不绝！

妙法神尼师徒均已听出这四个红衣僧人口中所念的是“往生咒文”，意含讥刺，但他们既然装出那种模样，不以行动拦阻，则何必与其一般见识？也自飘然而过！

但前途曲折望断之处，竟然又有木鱼声传来！不过这次却是“ ”之声，既闷且洪，听出不仅木鱼是钢铁所制，体积亦必异于寻常，极为巨大！

妙法神尼与严凝素二人依旧置若罔闻，山路三弯以后，看见路中端坐着日间所见的黄衣大头和尚，身前一个高大几半人的巨大铁铸木鱼，看去足有千斤以上。

严凝素一见是他拦路，心中不由得自然而然地提高警觉，妙法神尼却依然面含冷笑，缓缓前行，在双方距约丈许之时，黄衣大头和尚把身前铁木鱼“ ”的一敲，口中“呵呵”一阵痴笑，并宣了声佛号道：“阿弥陀佛！贫僧不忍见你们痴迷不悟，迢迢万里远来，却葬身在阿耨达池的圣水之内，特再奉劝及早回头！南海老尼，你也是数十年修行之人，怎的如此不知进退！”

妙法神尼见他直接提到自己，才哼了一声，冷然不屑说道：“你们以‘四佛十三僧’共计十七人之力，去欺负‘铁胆书生’慕容刚、吕崇文两人，业已足令武林齿冷！如今贫尼师徒应约西来，又不光明正大地了断两家之事，却鬼鬼祟祟的弄这些无聊玄虚，难道你们颇为自诩的西域武术，就没有一点真才实学，全是这种鼠窃狗偷的下流伎俩么？”

妙法神尼这一番话挖苦得着实不轻，虽然月光之下，还有树木掩映，也可看出黄衣大头僧人的脸上微微一红，气发丹田，又是一声极其宏亮的“阿弥陀佛”，说道：“南海老尼，休要过份猖狂，你不要把‘四佛十三僧’看得太不足道！我们虽然十七对二，但吕崇文连人带剑，均好好的在我金龙寺内，不到九九重阳的祭典以后，保证毫发无伤！‘铁胆书生’当日是因拼全力闯重围，并出手连伤三僧，才挨了一掌，略示儆戒……”

话犹未了，严凝素瞋目叱道：“那一掌可就是你所为？”

大头黄衣和尚看她一眼，“呵呵”笑道：“休看你‘天香玉凤’四字名震中原，若与贫僧过手，恐怕尚不够格！‘病醉笑痴’四佛无分彼此，那一掌不论是我非我，均敢担承，你如欲与慕容刚报仇，等我与你师傅话完再说！”

转面又对妙法神尼说道：“本来凡属与此事有关之人，尽可直赴阿耨达池金龙寺内，凭借手下功夫，救人夺剑！本派正立意重会中原武学，岂会中途屡加留难？只因北天山静宁及恒山无忧，与慕容刚、吕崇文关系密切，来

此自在意中，但你们南海师徒，却与此事风马牛不相及，居然万里远来，不由人疑心你们妄自倚仗虚名，横加插手……”

妙法神尼听至此处，冷然一笑，截断黄衣大头和尚话头问道：“你们远下中原，掳吕崇文，夺‘青虹龟甲剑’，所为何故？”

黄衣大头和尚忿然答道：“你这岂不是明知故问？当年大漠妖尼在北天山绝顶剑伤本门法元前辈的一段宿仇，焉能不报？”

妙法神尼冷冷问道：“既然如此，静宁、无忧才真是事外之人，你们有多少宿仇，都应该向老尼一人结算！”

黄衣大头和尚闻言似出意外，微微一怔，问道：“大漠妖尼与你有何关联？”

严凝素不耐与他多肆口舌，应声答道：“‘大漠神尼’是我师伯！你既已明白我们万里远来，不是师出无名，严凝素却要掌伤‘铁胆书生’之事向你要点公道，你究竟是‘笑佛’白云，还是‘痴佛’红云？”

黄衣大头和尚闻言一阵“阿呵”大笑说道：“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贫僧红云，我三位师兄真还不知道大漠南海原是一派，西域门下恩怨分明，既有你师徒出面，则吕崇文该放，‘青虹龟甲剑’该留，我须立时赶返阿耨达池，告知这层因果，今夜无法奉陪，这只铁木鱼权当接风之物如何？”

严凝素听他要走，方待发话，“痴佛”红云“呵呵”一笑，双手扬处，那只千余斤重的巨大铁木鱼，带着一股强烈的劲风，也已凌空飞到！

铁木鱼本身奇重，再加上“痴佛”红云双手一抛的内家真力，自然威势无伦！严凝素估量自己未必硬接得住，正想以巧力卸劲找出，妙法神尼已自喝道：“素儿后退，待我……”

一言未了，道旁树后突然有人接口笑道：“这么一只千把斤重的铁木鱼，哪值得‘潮音庵主’出手，贫僧代劳吧！”

话音之中，一条宽袍博袖的人影掠空飞出，半空中单臂一伸，把铁木鱼拔出数尺，人也飘然落地！

“痴佛”红云看见来人是个须眉奇古的披发头陀，再加上那种惊人功力，不用猜度，便知来人身份，“呵呵”一笑说道：“恒山无忧既来，北天山静宁想必也到，‘四佛’斗‘三奇’，倒真是一段武林佳话！红云今夜少陪，归报三位师兄，在阿耨达池恭迎大驾！”

无忧头陀向着“痴佛”红云的背影含笑叫道：“烦劳转告金龙寺主持人孤云大师，‘宇内三奇’虽下藏边，但目的只在请贵派放人还剑，绝无争胜之念！武林万派，本是一源，大可不必强分中原西域之别！”

“痴佛”红云说走便走，身法其快，无忧说完，只听得一片夜风撼树的“簌簌”之声，哪有丝毫回话？

妙法神尼向无忧头陀问讯道：“三十年未见，大师居然变得如此慈悲？但据贫尼之见，这班夜郎自大的狂妄之徒，若不受些真实教训，绝难便化干戈为玉帛呢！”

无忧合掌为礼，摇头说道：“昔日北天山绝顶，‘大漠神尼’与‘魔僧’法元的一剑之仇，西域派中衔怨至今！倘‘金龙四佛’再在庵主剑下有所伤损，岂非循环报复，无时能了？静宁道友因俟慕容刚伤势完全复原，以致到得稍晚。但他们业已先行赶往阿耨达池，暗探吕崇文被禁何处？及那柄‘青虹龟甲剑’的下落。前途相见，合我们三人之力，应可使‘金龙四佛’知难

憬悟，不走极端，尚希庵主不必和他们过份认真，成就这一场功德！”

妙法神尼笑道：“大师何必对我如此说词？三十年南海潜修，昔年火性确实减去了一大半以上！就拿这‘痴佛’红云来说，今日两度弄鬼，我仅命素儿应付，自己并未出手，若换昔年，他至少身上要带些记号回去！令徒南海相邀，说是大师早下藏边，怎的今日还在此地呢？”

无忧头陀笑道：“世劫方多，群魔乱舞！这面‘金龙四佛’妄起衅端，而‘天南双怪’韦氏兄弟也即将由高黎贡山再出中原，逞凶肆虐！我偶然得悉，‘玄龟羽士’宋三清对西门豹之恨毒，尤甚于慕容刚、吕崇文，认为他十年心血缔造的翠竹山庄，一大半是毁在此人之手，故而蛊惑韦氏兄弟，一到中原，第一步便往仙霞岭一元谷中，向西门豹下手报复！西门豹此人，能自无边孽海之中顿悟回头，并居然能以虔心毅力，博得夙怨深仇对其一致的赞佩，求诸当世，委实难得！他智慧再高，也不是‘天南双怪’之敌，我不忍见他遭受毒手，故而又复分身找到澄空，命他去往仙霞岭一元谷，先行报信，因此耽搁，遂到得稍晚！我们在此禅坐一宵，明日即行径赴金龙寺，这段恩怨，越早解决越好，还要留出一段相当时间，才可从容布置对付韦氏弟兄之策！”

妙法神尼随意在一块山石上盘坐，笑道：“韦氏兄弟自泰山会上在静宁道友‘太乙奇门剑’下侥幸逃生，这些年间不知练了什么左道旁门功夫，居然又敢出世鬼闹！但他们确实有点神通，怎的竟与我昔日两个对头打成一片？大师既对韦氏弟兄的行动有所预知，那面‘桃竹阴阳幡’的主人，如今踪迹何在，可知道么？”

无忧头陀见妙法神尼提起“桃竹阴阳幡”的主人，面上所带的笑容业已掩不住眉间杀气！不由暗叹这位群邪丧胆的“伏魔煞星”，三十载南海潜修，空门学佛，却连那昔年一段因果仍无法自心头淡却！可见得尘世俗人，冤怨相报，杀孽循环，委实度无可度！听她问完，摇头答道：“我只在恒山收到‘天南双怪’韦氏兄弟的‘白骨箭’和‘骷髏令’之时，附有那面‘桃竹阴阳幡’，却不知此幡的主人现在何处？好在此间事了，中原尽可相逢，庵主难道一时都放他们不过么？”

妙法神尼微喟一声，闭目不言，三人就在道旁山石之上静坐行功，准备明日便与“金龙四佛”正面相对，要人索剑！

无忧、妙法二老，禅坐入定，宝相外宣，神仪内莹，不多时便到人我两忘的境界！“天香玉凤”严凝素却一时难得定神，思如潮涌！

她自无忧头陀口中得悉慕容刚已伤势复原，随静宁真人先行赶往阿耨达池以后，相思之念虽减，但对吕崇文却又挂心起来！

严凝素本身心高气傲，自然也就喜爱吕崇文那等心高气傲之人，她曾经想过，假使易地而处，自己被“四佛十三僧”持众掳劫，监禁金龙寺内甚久，一旦再由对方主动释放，情何以堪？最好是连夜赶去，在“痴佛”红云把“大漠神尼”是自己师伯这段因果说明，释放吕崇文、扣押“青虹龟甲剑”以前，将人救出，将剑夺回，才能算是挽回脸面！

不提无忧、妙法这“宇内双奇”在此静坐，及“天香玉凤”严凝素思潮起伏，且说阿耨达池旁的金龙寺之中，业已发生奇事！

“金龙四佛”之“病佛”孤云命四师弟“痴佛”红云迎向康藏边境，测探妙法神尼师徒武功深浅，并由“醉佛”飘云、“笑佛”白云二人，同在慧光塔顶监视吕崇文！那柄“青虹龟甲剑”却由自己佩带身旁，以示慎重！

但“宇内三奇”毕竟名头高大，自己总觉敌人越是这样音讯沉沉，越是放心不下，故而每日晨昏，“病佛”孤云均亲自检视全寺，并往慧光塔上探望！

这天黑以后，“病佛”孤云独坐禅床之上，心神微觉不宁，遂起身巡视寺内一遍，但并未见有任何动静，正想去往慧光塔上，忽然瞥见自己居室方面，似有条快捷得目力几难辨出的黑影，一闪即逝！

“病佛”孤云是何等人物，一看便知怪不得自己心灵之上忽生警觉，果有极高的武林好手侵入金龙寺中！

以对方身法之快，此时追已不及，不如且回自己居室看看可曾被人作了什么手脚？

念定身起，接连三四个纵跃，已回到自己的方丈室中，桌上放着一张字条，墨迹淋漓，显系新近所为！

“病佛”孤云还未看那纸上所书，眉头先已紧皱！因为自己这金龙寺内，无论上下大小僧徒均是一身不俗武学，来人一直侵入方丈室重地，并在桌上留书，从容退去，居然一无警觉，岂不令人惊讶？

纸上写着十六个大字！

“皋兰一掌，天山一剑，冤孽相消，祯祥自现！”

“病佛”孤云细一参详语意，似是“铁胆书生”慕容刚愿意不记皋兰一掌之仇，而欲借此化解昔日“大漠神尼”在北天山绝顶剑劈“魔僧”法元之事，不由心中暗笑，对方枉费心机，自己师兄弟四人费了多年苦心，练成绝艺，并调教出“离字十三僧”等第二代好手，为的就是重会中原武学！这样轻描淡写的十六个大字就想彼此化解深仇，岂非梦想？

想至此处，不禁憬然一惊，暗骂自己怎的忽然智珠不朗？来人既能到这方丈室内留书，难道就不会去往慧光塔顶，把吕崇文救走？

虽然“醉佛”飘云、“笑佛”白云二位师弟功力超凡，就是“宇内三奇”亲来，也未必便能得手，但一暗一明，师弟们倘若再自骄狂大意，却极为可虑！

“病佛”孤云越想越觉忧心，遂把“离字十三僧”之首离垢唤来，告以寺内已现敌踪，叫他率领僧众小心防范，自己却往寺后七八里处的慧光塔上赶去！

这慧光塔高有七层，建筑得颇为壮丽，吕崇文是被监禁在塔顶一间四面坚壁，只有二尺方圆一扇小窗的密室之内。

那扇小窗的窗棂全是寸许粗细的纯钢所铸，吕崇文“青虹龟甲剑”已失，再好的武功，因不易着力，也弄不断这种纯钢窗棂，房门是用铁栅闸住，外面再加铁锁，而且铁锁之外，就是“醉佛”飘云、“笑佛”白云二人的居室。

像这样的防护之下，吕崇文确实插翅难逃，但“病佛”孤云到得慧光塔上之时，却见“笑佛”白云满脸怒容，“醉佛”飘云却似在旁劝慰！

“病佛”孤云一看便知情形不对，微定心神，含笑问道：“四师弟尚未返来，适才寺内却已现敌踪，三师弟怎的神色不豫？莫非对方业已找到这慧光塔上了么？”

“醉佛”孤云笑道：“适才我与三师弟正在饮酒，突似听得塔顶微有声息，分由前后纵上一看，一条黑影已向塔下飞落，三师弟距离稍近，首先扑过，但那黑影身法快捷已极，几乎追他不上！三师弟一怒之下，施展“天龙身法”，赶到那丛竹林边际，黑影居然回身，与三师弟硬接一掌，并说了一

句：‘莫存嗔念，上体天心！’才又复窜入林内！”

“病佛”孤云一看“笑佛”白云那种神色，便知道这一掌硬对，来人竟然占了便宜！不由皱眉问道：“三师弟既然曾与来人对掌，难道连对方形貌也未看出么？”

“笑佛”白云干笑几声答道：“来人身法实在过于快捷，我是在两丈以外与他劈空对掌，因林中黑暗，面貌并未看清，但衣袖宽大异常，非僧即道，总是一个方外之士！任凭他武功再好，这样偷偷摸摸，形同鼠窃……”

一言未了，“飏”的一声，一点小小黑影，业已贯窗直入！

“病佛”孤云大袖微拂，那点黑影便被震得嵌入壁中，他赶到窗边向下看时，只见慧光塔下十丈以内，哪有丝毫人迹？

三人都是疑惑万分，暗想兹世之上，难道竟有如此腿快的人物？起出嵌在壁中的那点黑影看时，却是一颗圆形的坚硬黑石。

“病佛”孤云眼珠一转，瞿然问道：“二位师弟，你们方才一同追那黑影，不要中了人家调虎离山之计，吕崇文是否还在室内？”

“笑佛”白云一阵狂笑说道：“大师兄，你也虑得太过，我与二师兄追出能有多远？塔顶再若来人，断无不曾发觉之理！何况钢窗难毁，铁锁未开，难道吕崇文能化一阵清风，突然消失？”

“病佛”孤云摇头说道：“话虽如此，因大敌已临，正式对面之时，彼此各凭武功争胜，我们自然不怕，目前却须慎防他们先在暗中救人夺剑，所以宁可多加慎重！三师弟把门锁打开，我要看吕崇文在内的光景。”

“醉佛”飘云如言启锁开门，三人隔着铁栅，往内一看，吕崇文和衣躺在榻上，见有人开门也不起身，只是满面晒薄之色，向外看了一眼！

“笑佛”白云此时倒觉得有点不对起来，因为每次见这吕崇文之时，无论是谁，都非挨一顿臭骂不可，今天怎的这等平和，不声不响？

而且往日所送的饮食，吕崇文大半不吃，非到饿得难以忍受之时，才吃上一些，但近数日来，却似心情大有转变，每次所送的饮食，均自吃得半点不剩！

他虽然怀疑，却参详不透其中缘故，仔细打量吕崇文室内的钢窗墙壁及屋顶等处，均未发现丝毫痕迹，遂狂笑一声，向吕崇文说道：“小鬼就这样老老实实的好，你那几个身后之人，大概已入藏境，三数日间，便可彻底了断这重公案！你如想暗中捣鬼，可是自寻苦吃！”

吕崇文今天确实火气毫无，静听“笑佛”白云话完，只是冷冷说道：“你不要痰迷心窍，这么一间斗室，吕崇文真叫要来便来，要走便走，你如不信，我索兴卖句狂语，三日之内，你们便会主动请我出屋！”

“笑佛”白云冷笑连声，还待说话，“病佛”孤云因已亲见吕崇文人在室中，不愿多和小辈斗口，遂命“醉佛”飘云仍将斗室锁好，小心监视，便自回转方丈室内。

## 第十二章 金龙传佳话 宇内三奇斗四佛 怪侠施妙计 排难解纷了恩仇

且说次日清晨，“痴佛”红云赶回金龙寺中，一进方丈室内，便向“病佛”孤云叫道：“北岳无忧、南海妙法与那个‘天香玉凤’严凝素，均已即将来此拜会，我们赶快放掉吕崇文，仅留下那柄‘青虹龟甲剑’好了！”

“病佛”孤云被他叫得没头没脑，皱眉问道：“四师弟怎的说话如此笼统？无忧、妙法来此由他来此，我们却要放那吕崇文作甚？”

“痴佛”红云因一夜急赶，说话未免冲口而出，一切因果，均未叙明，无怪大师兄听得糊涂，连自己想起来都觉得好笑！遂啜了一口香茗，把妙法神尼自认是“大漠神尼”师妹之事细说一遍，然后笑道：“大漠妖尼既有嫡亲师妹在世，我们与吕崇文即无嫌怨可言，将他囚禁在慧光塔中，不但徒与静宁老道结仇，也授人一种以大压小、以众凌寡的口实，所以小弟业已答允无忧、妙法，在他们到此之前，放入扣剑！”

“病佛”孤云一想，妙法神尼既然出面承担她师姊“大漠神尼”与本门的一段前仇，则吕崇文确无再行囚禁之理，遂点头说道：“四师弟长途跋涉，且请稍憩，我去释放那吕崇文，并通知二师弟三师弟回到寺中，按照武林规矩，正大光明地接待无忧、妙法！”

说完，便往慧光塔方向走去，但边走边想，无忧、妙法昨夜均与四师弟“痴佛”红云朝相，则来这金龙寺留书，及慧光塔顶搅闹之人，难道是北天山冷梅峪的静宁道长？这样一来，“金龙四佛”会斗“宇内三奇”，倒真是近三十年来的一段武林大事！

得到慧光塔内，把一切情形细告“醉笑”二佛以后，便自启锁开门，准备放人！

吕崇文今日态度更见安详，连昨夜的冷傲神色均已除去，在“病佛”孤云告知冤仇业已有主承担，与他无涉，从此便可自由行动，或返中原，或在此相候令师，均无不可，但那柄“青虹龟甲剑”，因系两派结怨主物，却仍须留在这金龙寺内以后，只是微微一笑，右掌斜举，劈空一声，那扇由寸余粗细钢条所铸的窗棂，竟自轻轻松松地应手全毁，飞坠塔下，现出方圆二尺的一个窗洞，凡属稍具轻功之人，均可一穿而出！

“病佛”等人因事出意外，愕然互相惊视之时，吕崇文纵声笑道：“何必劳驾孤云大师亲来释放？你看吕崇文是否随时均可离此？不过心中总觉贵派先德法元，平生所行，邪恶已极，才以一个佛门弟子，得号‘魔僧’！北天山绝顶，‘大漠神尼’的‘青虹龟甲剑’下，委实斩者无亏！倘苦竟把此事当作深仇大怨，一来不是学佛参禅之人的明心见性之道，二来循环报复，世世生生，何时方了？所以不愿仇上加仇，宁愿忍辱负重，暂居此间，静待大师等悟彻真如，消除嗔念，化一场天惊石破的浩劫奇灾，为一桩流传百世的武林佳话！吕崇文虽然人微言轻，但既有所得，不敢不告，请听，金龙寺内的钟声已响，我恩师与无忧师伯、妙法师叔想必齐来，但愿三位大师能珍惜西域一派的缔造艰难，不必各走极端，则吕崇文这数月幽居，便不算毫无价值的了！”

话完昂然举步下塔，“病佛”孤云真有点为这少年的英风豪气所折，加上前寺钟鸣不已，知道果然有人明面入寺拜会，遂顾不得再去思索那粗的纯钢窗棂，怎会被吕崇文一掌整个击碎之故，忙与两个师弟奔往前寺！

等“病醉笑”三佛与吕崇文四人到达金龙寺中，“痴佛”红云业已陪着一个须眉奇古的披发头陀、一个缁衣老尼与一个骨傲神清的绝美白衣女子，在神堂之上谈话。

吕崇文见自己的严凝素姑姑侍立那位缁衣老尼身后，不问可知，定是南海小潮音的妙法神尼，遂上前一一礼见。

严凝素心中本以为吕崇文这等气傲心高的少年，被禁这久，一定急怒填膺，哪知他此时脸上的神情，却笑吟吟的如同没事人儿一般！

不由心中大诧，柳眉接连几皱，思忖其中原故，吕崇文看出她的心思，走到身边，低低笑道：“这几个和尚除了不知天高地厚，有点狂妄自大以外，还并不算太坏，我慕容叔叔伤势也已痊愈，少时就来，倘若他们识得好歹，严姑姑劝劝妙法老前辈，趁这藏边一会，双方各释嫌怨，把当年北天山之事化解，免得西域中原，永成世敌！”

严凝素见吕崇文不仅不想报复被囚之恨，反而请自己劝恩师化解双方嫌怨，自然大出意外，但听得慕容刚无恙，并即将来此，芳心之内，更觉一宽，遂微微颌首示意。

此时“金龙四佛”与无忧、妙法均已礼见，“病佛”孤云听吕崇文讥诮自己师兄弟狂妄自大、不知天高地厚，语意之中，颇为轻视！心中自然有气，但对方师长已到，不便与小辈斗口，只得强作大方，含笑说了一声：“无忧、妙法二位……”

突然寺外云钟“ ” 然又响，“病佛”孤云眉尖略挑，侧顾“醉佛”飘云说道：“寺门传钟报信，又有人来，这回想是北天山冷梅峪的静宁道友，我在此陪客，二师弟代我出迎。”

“醉佛”飘云起立趑出，少时果然迎进一位神如古月苍松的静宁道长，和潇洒英武的“铁胆书生”！严凝素关心最切，一双秋水眼神凝注慕容刚，觉得意中人不但依旧英风俊朗，反而更添了几分安详之气，心中一喜，娇靥之上，自然而然地梨涡微露，笑意盈盈！

慕容刚当然也领略到心上人原来眉尖的悬念离愁，在一见自己之下涣然冰释的那份深切关垂的情意！但因妙法神尼在座，自己早经静宁真人指点，目光只与严凝素一接便收，走到妙法神尼身前，整顿衣冠，恭谨下拜道：“弟子慕容刚拜见‘潮音庵主’妙法前辈！”

妙法神尼的一双炯炯神目，自一见慕容刚，就在留意观察，这刹那之间，所得印象颇佳，觉得此人丰神倜傥，但极其沉稳安详，毫无轻浮佻达之状，爱徒慧眼果然识人，遂伸手命起，含笑说道：“彼此均在客中，贤侄不必多礼！”

严凝素知道师傅脾气极怪，偷眼看见妙法神尼对慕容刚这等神色，心中积压甚久的一块大石已自落地！

“病佛”孤云俟诸人礼毕坐定，小僧献过香茗，向无忧、静宁、妙法等入合掌为礼，微笑说道：“‘宇内三奇’齐降西藏，实在令这阿耨达池及金龙寺一并生辉！孤云不善虚语，此次远赴皋兰，得罪贵门下，全为本派欲复当年北天山绝顶的一剑之仇，闻我四师弟传言，‘潮音庵主’愿意担承令师姊昔日所为，独揽此事么？”

妙法神尼方微哼一声，静宁真人已先笑道：“昔年北天山绝顶，‘青虹龟甲剑’对抗‘日月金幢’的一场震惊江湖的大战，‘大漠神尼’是应中原武林各派之请，方始出手！就事论事，‘魔僧’法元一身武学，固然超卓无

伦，但心性之劣，却与四位大师难以相比，残酷乖戾，所作所为，令西域声名，为之狼藉，才引起南北少林一致公愤，出面联合各派，邀请‘大漠神尼’出手诛除这佛门败类，‘魔僧’死后，西域一派的清誉遂复，此后十年绝域参禅，更赢得举世武林交相赞佩！贫道据此而言，‘大漠神尼’不仅与贵派无怨，且有深恩，四位大师佛门高僧，皆具灵机妙谛，对此当有善知善识！贫道唯恐‘潮音庵主’与四位大师见面之下万一有所误会，特于昨夜先行赶来留函，天山一剑，皋兰一掌，再加上我这小徒的数月被禁，双方嫌怨，应可相消，把一场武林浩劫，化成一片祥和，既免得中原西域永生门户之争，四位大师的功德也自无量！”

静宁真人的这一番话，入情入理，“病佛”孤云几乎无话可答，只得把面容一冷，强辞夺理说道：“昔日之事，是非殊难论断，各执各理，根本无法辩明！三位大驾既临，‘潮音庵主’又说明大漠南海原是一派，愿意承担此事，则不如仍按武林向例，彼此比划一下，

‘四佛’对‘三奇’，我们虽然多出一人，但慕容、严、吕三位小施主联手齐上，也可算得一位，‘金龙四佛’如败，不仅交还‘青虹龟甲剑’，并从此约束门下，永谢江湖，不谈武学！如若侥幸承让，则拟请‘潮音庵主’出面，邀来南北少林十位高僧，到这阿耨达池畔的金龙寺内，为先德法元做三日水陆道场，并将那柄‘青虹龟甲剑’，改铸‘日月金幢’，便算了断两家之事！这样无论孰胜孰负，均引不起什么浩劫奇灾，三位大概也不能责怪孤云师兄弟们一意孤行，妄自狂大了吧？”

妙法神尼见这“病佛”孤云竟也颇擅词令，所说听去似乎颇合情理，其实他们如胜，自己需邀少林十僧来此为“魔僧”法元作三日水陆道场，并毁去“青虹龟甲剑”，改铸“日月金幢”，西域一派自然光辉万丈！但己方如胜，他那永谢江湖，不谈武学，却是虚无飘渺的一句空话！不由心中有气，正待驳他几句，却见静宁真人向自己微施眼色，笑向“病佛”孤云说道：“贫道等如若怕事，也不会迢迢千里，远来藏中，不过总觉得凡事必需先尽人力，然后听凭无意。大师们既然必欲赐教，则只好客随主便，我们大概不必像一般俗手呼号跳跟地拆招换式，四位大师有何高明办法？”

“病佛”孤云点头笑道：“静宁道友快言快语，我这金龙寺外的阿耨达池，号称藏中圣地，景色尚佳，孤云命人设置座椅香茗，就在池上较技如何？”

“宇内三奇”一齐点首，“病佛”孤云遂命人安排，合掌引导众人，走向金龙寺外。

无忧、静宁、妙法三老与“金龙四佛”，并肩齐行，慕容刚、严凝素、吕崇文随在身后，慕容刚因此处全是自己人，不比在王屋翠竹山庄，遂大大方方地向严凝素笑道：“素妹大概想不到我与文侄皋兰扫墓，祭奠他父母之时，会出了这等事故！在南海等我叔侄，等急了吧？”

严凝素微笑低声说道：“等你不来，知道必有重大变故，每日均在猜疑，澄空师兄把噩耗传到，你们二人，一个连人带剑被掳，一个身受重伤，才真真令人急煞！如今你已痊愈，文侄也已获释，但那柄‘青虹龟甲剑’却在那‘病佛’孤云身上，我看着总不服气，文侄平日花样甚多，想个法儿，先弄回来才好！”

慕容刚见严凝素把平昔称呼自己的“慕容兄”又换成一个“你”字，分外显得亲切，方待答她所说，吕崇文业已一拉严凝素，放慢脚步，压低声音笑道：“严姑姑，你莫看那‘病佛’孤云神气活现，其实‘青虹龟甲剑’早

已到了我们手中，他身上剑匣以内，不定装的是什么东西？等发现之时，可能要气得半死？”

严凝素知道“金龙四佛”之中，以这“病佛”孤云功力最高，“青虹龟甲剑”既由他随身佩带，吕崇文业已设法弄回，对方居然毫未觉察，岂非不可思议？

吕崇文看出严凝素心意，又自笑道：“严姑姑你先不要猜疑，这些花样，早说穿了还有什么意思？我被禁在慧光塔顶，起初真是气得要死，但最后几日却是随时想走便走，故意住在里面，等他们明了因果，主动释放而已！总之今天不论斗智斗勇，这金龙寺的和尚们都非败不可！”

说笑之间，业已走到阿耨达池畔，相互礼让落坐。

这池颇不算小，风动清波，毅纹细展，迷离芦蓼，影接峰峦，远眺遥方，泱泱澄泓，恍与天光一色！但近寺一带，却宛如葫芦似的，凸出一个半环，范围比较窄小。

静宁真人啜了一口香茗笑道：“临流论武，波上较功，四位大师这个方法确实高人一等！贫道等如入考场，敬候大师们出题！”“病佛”孤云向静宁真人合掌说道：“在彼此未曾过手之前，孤云有一事想向道长请教！”

静宁真人稽首还礼笑道：“大师有话请讲！”

孤云问道：“昨夜慧光塔顶有人以石子破窗投入，但周围数十丈之内，并无人踪，孤云百思不解……”

话犹未了，吕崇文接口说道：“此事是吕崇文因在隔室听得三位大师的言语之中将对家师不敬，才行发石相阻！”说完自囊中取出一粒黑色铁石围棋，用旋转巧劲，向前方发出，果然那粒围棋在空中绕了一个大半圆弧，回到原来的方向，“呼”的一声，照准隔着几个坐位的“病佛”孤云飞到，就如同人在对面直接所发，准快已极！

“病佛”孤云接到手中一看，果与昨夜嵌在壁中的圆形黑石一般无二，遂含笑说道：“吕小施主这围棋手法真高，启我茅塞！”

转头对“醉佛”飘云说道：“二师弟，你那‘步步生莲身法’，可以先从几位道友中任选一位讨教几手！”

“醉佛”飘云端起几上的酒葫芦，喝了几口，向静宁真人“呵呵”笑道：“这阿耨达池当前十丈池水之内，我们师兄弟平日为了习练功力，特别制造了九九八十一朵铁铸红莲！此时低于水面半寸，但略加内家吸引之力，便会自动升起！红莲安排之法，前后左右，每距三尺一朵，绝无差错，静宁道长昨夜光临慧光塔上，走得匆忙，飘云未及招待，此时想在这九九八十一朵铁铸红莲之上，与道长较量一个‘快’字，我们双方同时跃登水面，以内力贯注脚底，吸引红莲，一步一升，谁先升起第四十一朵红莲，便算得胜，道长意下如何？”

静宁真人一听题目，便自暗觉这“醉佛”飘云不但不醉不飘，而且刁得厉害！这八十一朵铁铸红莲既有机关升降，他们长年在上面操练武功，位置方向，自然记得熟而又熟！自己任凭功力再高，生疏难免，他不约自己在这红莲之上较量剑术掌法，却要提出这颇为动听的“步步生莲”，来比一个“快”字，几乎已占七成胜面！但以自己在武林之中的名望地位，已然说过请人出题，岂能畏难不接这碴！只得向无忧头陀及妙法神尼笑道：“上人与庵主且为我掠阵，这位飘云大师好灵的心思，好难的题目，第一阵便指定要我丢人现眼！”

“醉佛”飘云把葫芦中所贮的美酒一倾而尽，起立“哈哈”笑道：“静宁道长，休得过谦！你那独门‘七禽身法’，不但是轻功翘楚，压盖中原，连我这穷边小僧，也钦佩已久！阿耨达池的圣水之上，步步生莲，彼此比较一个‘快’字，飘云决占不了丝毫便宜！我们闲话少提，请到池边，先看看这九九八十一朵铸铁红莲的布置之法！”

静宁真人微笑起身，池水离众人座位不过丈许，一到岸边，便可看出那八十一朵红莲，掩映碧波之下，排列得极为整齐，九朵一行，共计九行，四四方方，并无丝毫奇妙之处！

静宁真人起先以为他这八十一朵红莲，排列错综复杂，自己一面要运气粘吸，使步下升莲，一面要注意方位，自然非败不可！如今见这红莲布置成了一个正方形，每朵之间的距离也匀称已极，心头方自一放，向“醉佛”飘云笑道：“贫道勉为其难，大师请自先登，为我引路。”

“醉佛”飘云“呵呵”笑道：“恭敬不如从命，飘云有僭，道长也请！”

黄色僧袍的大袖一展，真如一朵轻云，平步凌虚，飘空而起，落向池内红莲之上，并回头向“病佛”孤云叫道：“大师兄请以金钟三响为号，我与静宁道长，同时起步升莲！”

静宁真人见“醉佛”飘云这一纵一落，便悟出这场比赛，自己已输得定定！

他那捷如云飘的“平步凌虚”身法，虽然极其迅疾轻灵，却最多不过和自己不相上下，但落足之处，却占了全阵要点“天元”之位，九九八十一朵红莲的中心一朵！

飘云既占此处，则金钟三响，他必然先行举步，升起这“天元”之位的一朵红莲，由此开始，双方倘若身法快捷程度，及足下粘吸之力，完全相等，自己至少也需比他多迈三尺，才能争取那关系胜负的第四十一朵红莲！

双方均是顶尖好手，虽然仅仅相差这三尺之微，即极难平反败局！最可笑的是自己素来精擅围棋之道，怎的一时大意，被这“醉佛”飘云借着自己一让之间，乘机先占这不败的要点！

但事已至此，只有一拼，遂轻轻纵上水内红莲，对“醉佛”飘云笑道：“大师一占‘天元’，优先三尺，贫道已落下风，但不能不勉强学步，请令师兄击钟开始，不要耽误了旁人施展！”

“醉佛”飘云微笑不答，只把右手一扬，“病佛”孤云遂向几上预先预备的一只小小金钟，“”的敲了一下！

这番较技果然别出心裁，好看已极！掩映碧波之中，随着静宁真人及“醉佛”飘云每一举步，便有一朵红莲冉冉升出水面！

两人全是一样的先行抢走内圈，然后再往外绕，静宁真人把三十年北天山冷梅峪秘练的神功施展到九成以上，但始终未能把“醉佛”飘云抢占“天元”的那一着先机平反，争取均势！

刹那之间，碧波之上参参差差升起的红莲，已有三四十朵，无忧头陀长眉微皱，向妙法神尼低低说道：“庵主你看，静宁道兄误中对方巧计，棋差一着，情势不大妙呢！”

吕崇文在一旁插口低声笑道：“两位师伯不必担心，我师傅虽然上当，却决败不了！”

妙法神尼也觉无论如何，静宁真人已居劣势，方对吕崇文说道：“你师傅的‘七禽身法’虽然神妙无方，但……”

说到“但”字，妙法神尼语音忽住，因为眼前奇事突生，那所有水下红莲，竟不等静宁真人与“醉佛”飘云用内家真气贯注足底，一朵朵地往上粘吸，全部自动冉冉升出水面！

“病佛”孤云一看这桩奇事，便知定然有人在金龙寺中操纵这水下红莲的密室之内捣鬼！眼角一膘“痴佛”红云，“痴佛”会意离座，带着在旁侍立的离悟、离空两名红衣僧人，转回寺内察看。

八十一朵红莲突然一齐自动升起，静宁真人与“醉佛”飘云的这场“步步生莲”比赛自然无法继续，“醉佛”飘云中中断必胜之机，不由愤怒已极，纵回岸上，冷笑一声，向“病佛”孤云问道：“八十一朵红莲自动升起，倒免去了我在静宁道长之前现眼丢人，大师兄可曾派人去看看那控制室内有没有什么鬼魅作怪？”

静宁真人知道他疑心自己这边暗中还有帮手，微微一笑，也不答理，只向无忧头陀、妙法神尼低声说道：“我一着棋差，把‘天元’让敌，若非满池红莲突然自升，真要折在对方足下！这‘金龙四佛’不但武学不俗，心计亦工，倒确实不可加以轻视呢！”

无忧、妙法一齐含笑颌首，表示会意，这时“痴佛”红云业已面带疑讪之色，由寺内返来，向“病佛”孤云等人低声皱眉说道：“大师兄，近来怪事真多，那红莲控制室内毫无他人侵入的痕迹，只有轮值弟子醉卧其中，似是无意之下，手臂压动机括，才令这满池红莲骤然一齐升起！”

“病佛”孤云满面病容的一张蜡黄脸上神色不变，只低低哦了一声，向“笑佛”白云说道：“三师弟，你那‘伏虎降龙二十七式’可向北岳无忧讨教几招！”

“笑佛”白云一阵震天狂笑，起立向无忧头陀说道：“无忧大师，你‘般禅掌力’誉重武林，白云自不度德，要在这九九八十一朵红莲之上领教几手！”

无忧头陀“呵呵”一笑，方要起立，“铁胆书生”慕容刚却先恭身稟道：“这‘笑佛’白云在皋兰曾对弟子有一掌之惠，敢请师伯让弟子把这场恩怨在此了断！”

无忧头陀知道金龙寺“醉笑病痴”四佛非同小可，而慕容刚气质早经变化，素来沉稳，怎会忽然讨令出战，其中定有缘故，不由看了他一眼，静宁真人在旁已自笑道：“只要彼此较量真实武功，不弄阴谋鬼计，贤侄但去无妨！”

无忧头陀闻言，便知慕容刚此次天山疗伤期间，定然得了静宁真人秘密传授，不然不会如此说法，遂含笑点头示可。

慕容刚仍然是一袭青衫，也不略微系扎，便向“笑佛”白云抱拳笑道：“白云大师，慕容刚不才，想在大师手下再行讨教几招，尚望不吝指示！”

“笑佛”白云在皋兰吕家庄上的一记“大金刚掌”，把慕容刚伤得极重，以为他是要在此找场，不能不接，但又觉得对方口气神情，丝毫未含寻仇报复之意，不由略微迟疑，点头答道：“皋兰一会，你与吕崇文人手太单，难怪不服，今日在这九九八十一朵红莲上过招，一来我们乔为地主，自较熟练，二来辈份有关，我让你一只左手，只用一只右掌对敌便了！”

话完腰间微扭，平空拔起三丈来高，轻轻落足水上红莲，僧袍飘拂，显得极其意态悠闲，丝毫未把对手放在心上。

“铁胆书生”慕容刚由他卖弄张狂，一面轻轻纵上红莲，一面心中却在暗想，这八十一朵红莲，除了是植在水中以外，因系铁铸，比起同一类的青

竹梅花阵、罗汉束香桩及金刀换掌，容易着力得多，以“金龙四佛”功力之深，不应如此平淡无奇，难道其中另有什么奥妙？

心中既有所疑，遂展开步法，宛如流水行云般的，把这八十一朵红莲全部走遍，觉得朵朵均可着力，无一虚裁，不由微感出于意料！

“笑佛”白云见状，业已猜透慕容刚心事，卓立红莲之上，傲然笑道：“这九九红莲大阵，虽然内藏变化，但此刻尚未到变化时期，只把它当做极普通的莲花桩，便无差错！当日皋兰之战，未展所长，此刻贫僧有话在先，仅以一只有掌应敌，怎的还不进手？”

慕容刚剑眉微剔，移步换过三朵红莲，与“笑佛”白云距仅六尺，说了一声：“慕容刚遵命放肆，大师接招！”

探身发掌，“龙项探骊”，用的是恒山秘传“天龙掌法”！“笑佛”白云果然如言不用左手，右掌猛挥，一抖僧袍大袖，硬接慕容刚来势。

慕容刚一听他拂袖所带的风声，便知道“笑佛”白云是在他得意的掌法“伏虎降龙二十七式”之中暗藏“铁袖神功”，想第一招便把自己折在这碧水红莲之上！

这种“铁袖神功”一经运足气劲，软绵绵的一只大袖，便坚逾精钢，对手倘若不知底细，稍一失神，手臂极可能应袖而折！

用意虽然歹毒，但在这种茎细如指的红莲上能够凝劲发力，身形足下仍然保持美妙轻灵，这份功力，也委实令人敬佩！

慕容刚此次远来西藏，实是一片苦心孤诣，决无丝毫寻仇报复之念，所以这第一招哪肯互相接实？收势飘身，闪过两朵红莲，口中却点明说道：“大师好俊的‘铁袖神功’，你再接接慕容刚这招‘花开拜佛’！”

身形盘旋绕进，双掌蓄力，在胸前合什，往外一开，竟以“般禅掌力”劈空遥击！

“笑佛”白云见对方颇为渊博，识得自己的“铁袖神功”，遂“哈哈”笑道：“你既识得我这‘铁袖神功’，怎不接上一招？看看可抵得上你们自诩为恒山绝学的‘般禅掌力’？”

僧袍大袖一抖，又是一股奇劲罡风，迎着慕容刚劈空击来的“般禅掌力”发出！

慕容刚见他仍是恃强硬干，微微一笑，再度收势。岸上观战的吕崇文虽然心中有数，知道今日这阿耨达池之上互相恶斗，“金龙四佛”绝对难占便宜！但自己这位“铁胆书生”叔叔平日何等气吞河岳，如今怎的一再避让，难道这“笑佛”白云的什么“金刚掌力”与“铁袖神功”就厉害到如此地步？

无忧头陀却向静宁真人低声笑道：“慕容刚似在故意骄敌，然后乘隙硬拼，他功力虽然不弱，但比较白云，恐怕还要差上半筹，他不是没有自知之明，今日突作如此企图，难道你竟把‘乾元罡气’之中的‘化劲打力’传了他么？”

静宁真人笑着答道：“他们叔侄二人，被那西门豹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事所感，气质较未下北天山之前更有变化！尤其是慕容刚，挨了‘笑佛’白云那夹背一掌，几乎震断心脉，死于非命，但醒来时，见已由狄云送到北天山，对我所讲的第一句话，便是不论他伤势能好与否，求我只救吕崇文，不要为这一掌之仇，弄得中原西域世世生生，永为仇敌！我见他宅心如此仁厚，才不惜大费心力，在他伤愈之后，传授你方才所说‘乾元罡气’中的‘化劲打力’之法，并费我七昼夜苦心，替他打通任督二脉，所以到得稍晚！如

今他已三花聚顶，五气朝元，与你我相较，也不过是火候之差而已了！”

吕崇文听得师傅这一番话，才替慕容叔叔放下心来，而那碧水红莲之上，也到了不可开交的阶段！

原来“笑佛”白云见“铁胆书生”慕容刚一味游斗，不敢实打实接，以为对方尝过自己“大金刚掌”的威力，心存怯惧！遂益发逞威，狂笑连连，就凭一只右掌，一会儿“大金刚掌”，一会儿“铁袖神功”，逼得个“铁胆书生”运用出“燕青十八闪翻”中的“速小绵软巧”五诀，在八十一朵红莲之上，处处腾挪退让！

突然颇为静寂的遥空之中，一声怪异的鸟鸣，慕容刚此时正以“影落寒塘”身法闪过“笑佛”白云的一股强烈袖风，但似为鸟鸣分心，足下略微一慢！

“笑佛”白云怎肯放过如此机会，施展绝顶轻功“达摩渡海”，肩头晃处，连越四朵红莲，贴近慕容刚，右掌猛推，直向对方后背击去！

慕容刚单足才点红莲，忽令人似陀螺，转过身来，与“笑佛”白云成了正面相对，他也自放弃左掌不用，单以右掌当胸一立，与对方接在一起！

此举颇出“笑佛”白云意料之外，他这一掌本来知道不易打实，但因彼此近只三尺，慕容刚纵然避过，也必慌忙，只要他闪式腾身，略慢丝毫，便可跟踪追扑，就势施展“铁袖神功”，克敌奏效！所以这一掌“笑佛”白云只用了七成真力，但突见慕容刚旋身接掌，心中不由暗笑对方螳臂挡车，几次处于主动地位，蓄势发招，尚且不敢硬拼自己的掌力，如今这倏然旋身、足下不稳之际，却突变打法，岂非自取败辱？

遂原势不变，右掌再加一成劲力，在狂笑声中，打算随手便把慕容刚震下这碧水红莲！

哪知双方手掌才一接触，慕容刚便即微缩半寸，“笑佛”白云暗叫“不妙”，感觉慕容刚掌上所发的是一种往内吸收的奇异掌力。

“笑佛”白云身为武学大师，当然懂得这种往内吸收的奇异掌力，是一类极高无上的“借劲打力”手法，要在把自己所发的掌力消卸得将尽未尽之际，才连同对方本身真力，回头反震！

自己真未想到手下败将“铁胆书生”能有如此高深的武学！在目前情势之下，只有冒险把自己所有潜力孤注一掷，倘能压制慕容刚，在自己余劲犹存，未受反震之前，将对方推下红莲，尚有胜望！否则，只要对方能够忍到自己余力用尽，略加功力反震，“笑佛白云”四字，便算在这阿耨达池的碧波之上交代！

念头至此，竭尽所余的两成真力，缓缓前推，慕容刚也提一口静宁真人新近秘授的“乾元罡气”，凝神相对！

两人各站在一朵红莲之上，单掌相接，外行人看来平淡无奇，但在高手眼中，这是荣辱胜败立判的生死之搏！

岸上诸人之中，关心最切的，当然要数“天香玉凤”严凝素，她柳眉紧蹙，凑近妙法神尼身畔，刚待启齿，妙法神尼已知她心意，低声笑道：“素儿不必担心，照你静宁师伯所说，慕容刚任督二脉既通，他方才又连连引得‘笑佛’白云滥发‘大金刚掌’与‘铁袖神功’，消耗不少真力，这一战大概不会落败！”

果然妙法神尼看得不错，“铁胆书生”慕容刚双颊之上一阵飞红，咬紧牙关把“笑佛”白云最后一点残余真力消卸之后，却未化劲反震，只是轻轻

把“笑佛”白云往后微推，免得他在自己骤然收力之下，有所蹉跌，口中低低说道：“武技一道，最高本意原在强身，而动手过招的主旨，也无非切磋求益，何苦定欲争胜？弄得为了一点声名之累，彼此冤怨相寻，演为世劫！奉劝大师，适可为止了吧！”

语音停处，施展在静宁真人之处学来的“七禽身法”，“孤鹤冲天”，拔起两丈来高，转化成“紫燕斜飞”，纵回岸上！

“笑佛”白云在最后一点余力用尽，仍未将慕容刚推下红莲，便知必败无疑！谁知这位恢弘豁达的“铁胆书生”，居然不念皋兰一掌之仇，反为自己顾全脸面。

看他临下红莲所施展的“七禽身法”，足见尚有余力将自己震落水中，但舍此不图，反而以几句义正词婉之言，暗加规劝，真把天理人情，一齐占尽！

弄得自己明面虽未分胜负，但实在无颜纵下这碧水红莲，正在不知如何是好之际，“病佛”孤云眉头紧皱，袍袖轻轻一展，便自飞落红莲之上，向“笑佛”白云说道：“三师弟既与对方打成和局，请回本阵，还是我来与‘潮音庵主’谈谈手学，把昔日北天山之事作一了断！”

“笑佛”白云借此台阶，微叹一声，纵回岸上，但心中确实泯除不少嗔念杀机，而对这“铁胆书生”慕容刚佩服已极！“醉佛”飘云见“病佛”孤云已在红莲之上向妙法神尼叫阵，遂执起小锤，向那几上金钟，“……”敲了九下！

金钟一响，奇事又生，原来颇为平静的池水之上，顿时微泛波澜，而那九九八十一朵铁铸红莲，也自右往左，慢慢转动起来！

“病佛”孤云沉着一张黄瘦的脸庞，轻飘飘地足点红莲，任它慢慢转动，遥向妙法神尼合掌叫道：“‘潮音庵主’，我们不必再一场场地比斗下去，孤云拟请庵主在这圣水活莲之上互换几招，就以这一阵了断昔日北天山之事！谁先退下这八十一朵活动红莲，便须依照所言，或是你约来少林十僧，为先德捧经，或是贫僧约束门下，永世不涉中原一步！”

妙法神尼见他这红莲能够转动，便知水底定然是一个极大的铁盘，有人在远处听令控制，而“醉佛”飘云那金钟九响，即是开动红莲的号令！

红莲前后左右的部位，均是每隔三尺一茎，虽然徐徐转动，在上面过招动手较为困难，但似乎并难不倒自己，遂向无忧头陀及静宁真人笑道：“让贫尼与他作一了断，免得多费手脚也好，不过这种水上活莲，是否还有……”

一言未了，更奇的事又生，那徐徐转动的八十一朵红莲，突然加足速度，转动得宛如风驰电掣！四围卷激起丈许高的水花，不但把站立红莲中心的“病佛”孤云身形遮没，并因水花飞溅甚远，逼得岸上诸人，不得不离座向后趋避！

“醉佛”飘云先前与静宁真人较量那“步步生莲”之时，八十一朵红莲不待吸引，自动一齐冉冉升起，就猜疑控制室中有人弄鬼，虽经“痴佛”红云前往察看，说是值班弟子酒醉，误触机关所致，心中始终尚在存疑，此时突见怪事又生，一声怒吼，纵身便往寺内赶

去！

老远便见寺中秩序井然，好像并无敌人侵入模样，但到得控制室内，却见轮值弟子离惠口中酒气极浓，醉倒在那控制红莲转动快慢的开关之上，把机钮压到尽头，才弄得那八十一朵红莲电旋星飞，碧波腾浪！

“醉佛”飘云虽然觉得自己金钟九响，红莲开始转动，足见彼时轮值弟子离惠尚属神智清明，遵照规定开动机钮，怎的刹那之间便会醉到这般地步，未免太以可疑！但已无暇细想，只把离惠抱开，使机钮恢复正常，转身又往阿耨达池赶去！

但才到中途，“病佛”孤云已满脸悻悻之色，陪着“宇内三奇”等人回寺。原来“病佛”孤云一身武学，在“金龙四佛”以内，确实独秀群伦，足与“宇内三奇”之中的任何一人互相颉颃！谁知才上红莲，便即发生那种怪事，起先知道必会有人处理，还想在红莲之上略微等待，但红莲越转越快，到了后来，九九八十一朵红莲转得以目力看来，竟已成了一片外包丈许白色水雾的绝大红光，再好的武功，也无法在上面站得住脚！万般无奈，“病佛”孤云借着那迅急旋转之力，穿出水雾，回到岸上，但已被转得头晕眼花，气喘吁吁，一身黄色僧袍也完全湿透，紧贴身上，难看已极！

妙法神尼等人也想不到“病佛”孤云会遭遇到如此怪事，方待请他略微休息，再谈比斗之事，“病佛”孤云已自怒目切齿，合掌说道：“孤云门下无能，防范不严，致令金龙寺内已有奸徒侵入，暗中闹鬼，三位道友名重一时，孤云当然不敢猜疑与此有何关联，但请惠允把我们这场比斗略微耽延，等我先彻底排搜寺内，处置了这令人痛恨的无耻奸徒再说！倘若搜不出这奸徒踪影，西域一派也无颜再与中原武学争雄，金龙寺从此关闭，并奉还‘青虹龟甲剑’，北天山之事即算了断！”

妙法神尼尚未答言，一向不大开口的无忧头陀，已向“病佛”孤云合掌答礼笑道：“些须小事，大师何必生嗔？我等来此本意，只求化解嫌怨，不在争胜，一切听从大师吩咐就是！”

“病佛”孤云此时肝火大旺，目射凶光，转身便往金龙寺内走去！

吕崇文见他那一身水湿、气得周身皮肉连连抖颤、说不出来话的奇窘怪相，不禁掩口葫芦，慕容刚怕“病佛”孤云在极度难堪之下，倘若再闻吕崇文笑声刺激，可能不顾一切，愤走极端，而令自己一行来时释怨解嫌的主意无法实现！遂赶紧对他连使眼色，吕崇文也自会意，不再发笑。

入寺以待，彼此在大殿之上落座，轮值弟子献上早就备好的香茗，“病佛”孤云举茶让客，自己也啜了一口，便把脸色一沉，面罩寒霜，对“醉佛”飘云等人说道：“轮值红莲控制室的弟子离惠，无端醉酒误事，罚打四十戒板，并往香积厨下烧火三年！我在此陪客，三位师弟立即率领所有二三两代弟子仔细排搜寺内，及左右周围，务须把那暗中作怪的大胆奸徒擒来见我！”

霎时间，这大殿之上除了两名伺候茶水的轮值弟子以外，全随“醉笑痴”三佛往搜各处。

“病佛”孤云此刻似把方才的极度愤怒淡却，不时举茶敬客，与坐得离他最近的无忧头陀，闲聊一些内外武功及佛家经典。“天香玉凤”严凝素心细如发，侍立妙法神尼身后，螭首微低，在恩师耳畔用极低的声音说道：“恩师，弟子觉得这‘病佛’孤云脸上由急愤骤然转喜的笑容之中，隐隐含有一种诡谲得意之色，莫非他们有什么阴谋毒计不成？”

妙法神尼经严凝素一提，暗加注意，果然发现“病佛”孤云脸上有异常得意的神色，于不知不觉之中自行流露，不由暗暗打量这座大殿，觉得不像有特殊布置，而且茶水之内，众人饮用已久，并无何种反应，而且茶色极清，茶味亦醇，似是上等雨前龙井，其他方面，她亦找不出足启人疑之处！

此时无忧头陀、静宁真人也自然而然地觉察“病佛”孤云的笑容之后，

似乎藏有无数锐利钢刀，或是一种极为毒辣的奸谋，令人从心灵上起了一种森森之感！

就在“宇内三奇”与“铁胆书生”慕容刚、“天香玉凤”严凝素及小侠吕崇文等心内生疑，而疑团难释之际，“醉佛”飘云、“笑佛”白云、“痴佛”红云相继回殿报道：“小弟等率人遍搜寺内各处，均未发现有外人潜伏！”

“病佛”孤云长眉一展，冷笑连声说道：“三位师弟搜他不着也罢，我们且再敬无忧大师等位一杯香茗，孤云有话交代！”“金龙四佛”一齐擎杯起立，无忧头陀等人不知他们用意如何，也只好举杯一倾而尽！

“病佛”孤云脸上突然极其明显地现出那种得意的狞笑，向妙法神尼说道：“依孤云之意，令徒‘天香玉凤’与那柄‘青虹龟甲剑’，可暂留金龙寺内为质，等庵主邀来南北少林十僧，为先德法元举行水陆道场以后，便即放回！”

妙法神尼被他说得摸不着头脑，诧然说道：“彼此胜负未分，大师何出此语？难道水上活莲过手，你就准能胜我不成？”“病佛”孤云一阵仰天狂笑道：“事到如今，谁还与你们过什么手？”

妙法神尼倏然变色，起座叱道：“我念你也是三宝弟子，饶你一次，再如口角轻狂，休怪贫尼剑下无情，要叫你伏尸佛殿，流血五步！”

“病佛”孤云看了妙法神尼一眼，冷然哂道：“你们死在眼前，还敢如此张狂？可知道方才那茶水之内，你们已饮下了本寺特制的无色无臭的‘七日断魂散’，如不服用独门解药，到时必然五脏皆裂而亡么？”

妙法神尼才知自己等人先前那种心灵预感，果然不是无因而作，本想盛怒而起，与这干无耻贼子奋力一拼，但眼角瞟处，忽见无忧头陀与静宁真人脸上并无多大惊容，慕容刚与严凝素亦均尚能镇静，尤其是吕崇文，面上居然仍自微微含笑，好像根本就未听见“病佛”孤云说是茶中已下慢性剧毒一般！

遂把满腔愤怒，勉强再为抑压，眼望“病佛”孤云，用极其冷峻的声音，缓缓问道：“你们‘金龙四佛’就仗着这种无耻的鬼蜮伎俩来与中原武学争雄么？”

“病佛”孤云得意笑道：“吕崇文所居慧光塔顶密室以内的钢窗无故自毁，九九八十一朵红莲在我二师弟飘云已占优势之下无故自升，以及孤云亲上红莲后那种无故急速转动，还不是显出了你们另外有人在暗中捣鬼？既然先自作俑，怨我何来？不过孤云此举，也颇费一番苦心，你可知道我师兄弟四人为了避免你们生疑，一样奉陪，服下剧毒，但我们解药现成，你们却除非完全听我的命令，否则越是妄逞凶顽，毒力越是提前发作！不是孤云自诩，我这‘七日断魂散’制法精妙，休看此刻宛如无事一般，到时肝肠寸断，死得却极其惨呢？”

无忧头陀与静宁真人在妙法神尼与“病佛”孤云答话之间，已各自用功力潜自默察，果然觉出对方所言不虚，一种奇异的毒力，已深藏脏腑之中，慢慢散入血液之内！

妙法神尼此时也有同样觉察，她昔年仗剑江湖，诛戮群邪，性情极暴，手下亦辣，此番因三十年南海潜修，毕竟减去不少火气，又看出无忧、静宁着意化解中原、西域世仇，处处委屈求全，不欲与“金龙四佛”争胜，才一再力加忍耐！

如今既然觉出已中对方暗算，“病佛”孤云并在信口雌黄，说那暗中对

他们作怪破坏之人，是自己有意布置，以作他们毒计伤人的借口，不由盛怒狂冲，无法遏制，隔座出声怒叱：“无耻西域僧人，信口雌黄，行为狠毒，且吃你家庵主一掌！”

右掌一挥，“呼”然作响，一阵强劲无比的劈空劲气，便往“病佛”孤云打去！

“病佛”孤云不防妙法神尼这等刚强，在身中剧毒、必须求取自己独门解药保全生命的情况之下，仍敢动手！“哈哈”一笑，僧袍大袖双挥，也自迎着妙法神尼的掌风拂去！

这种情形之下，双方均系各以全力施为，两股劲风一接，高下优劣立判！妙法神尼面罩寒霜，巍然不动，“病佛”孤云却连坐椅均被震翻，满脸惊容，人也退出数尺！

他称雄藏边多年，哪受过如此挫折？还自不信妙法神尼功力高过自己，以为仓卒应变，吃了暗亏，方把双眼一瞪，暴射凶光，准备提足真气，主动进搏妙法神尼，但一口真气才提聚心头，脸上突然现出比不敌妙法神尼掌力更惊愤十倍的奇异神色！

这时“醉佛”飘云等人见双方业已破脸，也纷纷离座，准备应敌，“病佛”孤云双掌一伸，拦住己方众人，长眉深锁，沉声说道：“三位师弟，且各自缓缓提聚一口真气，看看你们心头可有异状？”

“醉佛”飘云等人被“病佛”孤云这种举止弄得莫名其妙！如言各提一口真气，但面上均自悚然变色，个个觉得心头仿佛有物蠕蠕而动，难过已极！

“病佛”孤云一看师弟们脸上的神色，便知同自己一般遭遇，不由冷笑一声，向妙法神尼说道：“你方才骂我心肠歹毒，其实你们在自身居中原侠义领袖，心肠更比我歹毒十分！这一来也好，‘金龙四佛’与‘宇内三奇’两败俱伤，但搭上‘铁胆书生’、‘天香玉凤’和吕崇文三人，我们并不亏本，不过孤云倒由衷佩服你们那位暗中接应之人，几度搜查，均无所获，他到底藏在什么秘密所在……”

话犹未了，大殿的佛幔之后，突然极其轻微地嘘了一声，“病佛”孤云脸色骤变，大袖拂处，一阵劲急的罡风，把那黄绸佛幔和幔后的佛像金身震得四分五裂，一片烟尘，但出声之人，仍然毫无踪影！

“病佛”孤云此时心中不禁惊诧到了极点，心想以自己的耳力，这近距离，绝对不会听错！分明声出殿中佛幔之后，又未见人逃遁闪避，却徒自毁损佛像，仍未发现敌踪，难道来人功力高过“宇内三奇”，宛如鬼怪不成？

而且自己这一妄动无名，拂抽发力，心头更觉有物不住爬行，难过得几乎支持不住！不由更觉心惊，对方所用究是何种毒物，能有如此厉害？

慢说“病佛”孤云等人，连“宇内三奇”都觉得这在暗中自动接应，与“金龙四佛”作对之人，所作所为，实在神妙莫测！

殿中片刻沉寂以后，吕崇文忍俊不禁，笑着叫道：“和尚打佛，真是天下奇闻！老前辈再不现身，他们疑团难释，可能把这座大庙要拆掉了！”

殿中离那被“病佛”孤云袖风击碎的大佛右侧三四尺远的一片较小的黄色佛幔倏然一开，窜出一位身材瘦削，微矮，长眉朗目，五官端正，但双颊之上深深印有两个十字烙痕，五十来岁，肩插长剑的葛衣老人！

身法颇为快捷，一闪便到“宇内三奇”面前，“病佛”孤云知道今日之事，大半坏在这葛衣老人手中，不由愤恨已极，强忍心头那种奇异痛苦，双掌猛推，大殿之中顿时寒风四起，又以阴毒掌力向葛衣老人的后背袭去！

静宁真人见这“病佛”孤云好似灵智已失，一再妄自逞凶，眉头微皱，道袍大袖迎着对方所发的阴毒掌风往外一展，劲急绝伦的“玄门罡气”起处，“病佛”孤云闷哼一声，腾空退出五六步去，跌坐在地上，全身关节疼痛欲散，心头更加一片蚁爬，已然无法支撑起立！

“醉佛”飘云这时才知道自己先前与静宁真人比赛那“步步生莲”之时，不过是因所占红莲位置之利，略占先机！若论真实功力，大师兄原为群伦之冠，而既败于妙法神尼掌下，如今又被静宁真人的“玄门罡气”震出这远，可见“金龙四佛”确实尚不足与“宇内三奇”互相抗衡，一争短长！

衡情度势，不敢再逞强，只得招呼“笑痴”二佛，把“病佛”孤云慢慢扶起！

葛衣老人此时回头笑道：“你们阿耨达池水面九九八十一朵红莲之上，双方互相较技，胜负未分之下，便已心怀歹毒，派人事先准备毒茶，作为万无一敌，反败为胜之用！这等卑鄙无耻的行径，哪里像是西域一派的宗师所为？却怪不得我将机就计，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你们四位主人的茶杯之内，多放了一点觅自苗疆的‘天蚕恶蛊’！”

“金龙四佛”一听自己心头蠕蠕蠕动的那种奇异感觉，竟是在自以为得计之间，误服了“天蚕恶蛊”！不由面面相觑，个个色如槁灰，知道“天蚕蛊”是蛊毒之中最狠的一种，除了养蛊者本人以外，走遍天涯，也无法找得出其他解药！而且蛊毒发作之际，宛如蚕食心肝，必须熬受三日三夜以上的无边痛苦，才得死去！

葛衣老人见“金龙四佛”闻言以后的这种神色，微微一笑又道：“你们大概业已知道这种‘天蚕蛊’的厉害，不用我细加赘述！孤云僧人两动无明，妄提真气，蛊毒已将发作，先服我一包解药，静待‘宇内三奇’老前辈们加以发落！”

随手掷过一个黄色小包，便即略整衣衫，转面向“宇内三奇”说道：“弟子九华山西门豹，以无边罪孽之身，拜见三位前辈！”

无忧头陀离得最近，哪容他下拜，伸手相拦，“呵呵”笑道：“西门施主屠刀一放，早成度世菩萨，善果无边，何孽之有？无忧对你极度钦迟，神交已久，前辈之称，万不敢领！”

西门豹见“三奇”一齐含笑相拦，不令下拜，只得改行长揖说道：“晚辈蒙‘铁胆书生’慕容老弟不嫌旧恶，折节论交，辈份早定，怎敢狂妄僭越？三位老前辈望重当时，年高德劭，更是举世武林之中的泰山北斗，论哪一样，西门豹也应恭执弟子之礼，弟子风闻‘天南双怪’已莅中原，这金龙寺内的一段纠缠，还是尽速了断的好！”

无忧头陀见西门豹坚欲自居后辈，也只好由他，改口笑道：“西门贤契既然如此谦光，就烦你把中原西域昔年今日的两段恩仇，代我等作主，作一了断！”

说完便与静宁真人、妙法神尼，含笑就座。

### 第十三章 侠女赠灵药 强仇释怨成莫逆 老魔出江湖 岱顶寻凶救侠友

西门豹知道在这类奇人面前不必推委，刚转身向着“金龙四佛”，还未开言，“醉佛”飘云已先悻悻说道：“西门豹，你休得意，我们虽然误服‘天蚕恶蛊’，但无忧、静宁、妙法等人，也同样中了我们的独门毒药‘七日断魂散’，何必弄个两败俱伤？不知彼此交换解药，或是重新比斗，或是另约他日，各凭真实武力，了断新仇宿怨！”

到此略顿，打量了西门豹几眼，面带诧色，又复问道：“还有一事，飘云亦欲请教，就是水上红莲突生变故的刹那之间，我已赶到控制室中，但除去轮值弟子离惠醉倒以外，别无一人，虽经四周仔细搜查，毫无发现，当时你究竟藏身何处！”

西门豹默默听完，摇头微微说道：“你第一个念头便已打错！西门豹昔年匪号‘千毒人魔’，天下何种毒物无法化解？不然我岂能听凭三位老前辈等以鸠解渴而不加阻止？至于你们虽然服下‘天蚕恶蛊’，我因体念三位老前辈立意化解嫌怨的慈悲本旨，也必将解药相赠！但由于你们行事乖张，心肠歹毒，目前只能留下些阻遏蛊毒发作的普通药物，真正的解蛊灵丹，却要等三年以后，西门豹亲自到这金龙寺内，察看你们是否彻底改悔之时，再定与否！”

说到此处，借着转身取茶，却向“天香玉凤”严凝素微使眼色，也不管那茶中放有什么“七日断魂散”毒药，便自徐徐饮下！

“铁胆书生”慕容刚见西门豹说话之间，突然向严凝素微使眼色，方在猜度用意，“天香玉凤”端的冰雪聪明，在他耳边低低笑道：“这位‘千毒人魔’实在高明！你不要猜疑，我已懂得他的用意！”

西门豹眼角余光略略一瞥，业已知道严凝素猜出自己所打的哑谜，微微一笑，又向“醉佛”飘云说道：“至于西门豹在你金龙寺内所弄的狡猾，也当问一答三，详细说明，好让你们深切体会，凡事骄敌必败，即令十拿九稳之局，偶一粗心，便会不可收拾！你且先把孤云身上所悬的那柄‘青虹龟甲剑’抽出来看看！”

“病佛”孤云心头宛如虫爬的奇异难禁的苦痛，自服下西门豹那包黄色药粉之后，业已渐渐消止，闻言暗想，我就不信你这“千毒人魔”能有多大神通，连在自己贴身所悬的“青虹龟甲剑”上都会做了手脚！

手笼剑柄，往外一抽，“金龙四佛”不由全部脸上变色！

剑仍是剑，但只是一柄普通青铜长剑，哪里还是剑身之上隐镌龟甲暗纹、冷气森森、青芒如电的“大漠神尼”昔年故物？

西门豹见状晒然，在自己肩头把剑一拔，青虹腾彩，不住龙吟，双手交还吕崇文，并向慕容刚等人含笑说道：“翠竹山庄会后，西门豹还未及返回仙霞岭一元谷老友欧阳智之处，便被我侄儿西门泰追上，告以西域‘四佛十三僧’发现‘青虹龟甲剑’不真，回头重扑翠竹山庄！我一闻此言，便知不妙，匆匆赶到皋兰，慕容老弟与吕崇文业经失事！几番踌躇之下，断定慕容老弟既已脱围，则三位老前辈极可能在短期之内齐下藏边。遂独自慢慢潜入藏，想在暗中防护崇文贤侄，免得万一在三位老前辈等未到之前，有所不幸！”

说话至此，转对“金龙四佛”笑道：“哪知你们在三位老前辈未到以前，

根本不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夜郎自大，骄狂已极，金龙寺内完全未加任何防范，被我乘着孤云独自饮酒之际，觅机替他加了一粒睡丸，便把‘青虹龟甲剑’轻轻松松地换回手内！”

“病佛”孤云听至此处，桔黄如蜡的脸上，不由也自泛起一片羞红！

西门豹微笑又道：“我得剑之后，正好‘潮音庵主’妙法前辈率领严女侠已到康境的警报传来，你们才开始警惕，欲以飘云、白云去往慧光塔顶防守！但西门豹抢先一步，用‘青虹龟甲剑’斩断塔顶钢窗，与我崇文贤侄在密室之中同居三日！”

慕容刚、严凝素这才知道吕崇文被禁如此之久，脱禁而出，竟然未闹丝毫意气，全是西门豹的先期开导之力！

西门豹又自饮了一口毒茶解渴，笑道：“你们明知有人在红莲控制室中捣乱，却查勘不出，弄得疑神疑鬼！其实西门豹何曾藏匿？只不过暗中迷倒轮值僧人离惠，借了他那一身打扮，略微施展我昔年又号‘千面人魔’的易容化装故技，公然醉卧室中，随兴所至地开动那些机掣而已！不想这一偶然游戏，却害得那位真正的离惠大师凭白挨了四十戒板，还要罚往香积厨下烧火三年，西门豹委实问心难安！戒板已打，无法补救，那烧火三年之罚，敬祈赦免才好！”

吕崇文听得几乎要笑出声来，“病佛”孤云却气得周身颤抖，戟指西门豹说道：“还……还有一件，方才你分明在这殿中佛幔之后发声，不见闪躲！怎会人在三尺以外？”

西门豹起立走到方才所藏身的佛幔之后，取出一根四尺来长的青竹，微笑说道：“我虽知人在急时，防远不防近之理，藏身殿内，但因你们这些武学名家耳力太灵，已经自觉过份胆大，再如随便出声，岂非找死？这根青竹早经凿空，伸至中座佛像之后，轻轻一吹，诱你提气发力，才好自知身中蛊毒，不敢率意逞强！否则此刻哪还能在这大殿之中相对静坐，把前因后果娓娓清谈，金龙寺内恐怕早已化成一片腥风血雨！不过这等作法，累得金身被毁，有点唐突我佛如来，西门豹回转中原，立愿诵经三日，忏悔这段罪孽！话已讲明，别无牵挂，这一瓶药粉，足可遏止蛊毒发作三年之久，到时西门豹决不食言，定当亲携解蛊灵丹，再到宝寺奉访！尚望四位大师自朗灵明，善消嗔念，便可化无边浩劫，成一片祥和，西门豹就此告别！”

话完自怀内取出一个黄色药瓶和七粒清香挹人的解毒灵丹，分与“宇内三奇”，慕容刚、严凝素、吕崇文与他自己，每人一粒，就用毒茶送入腹中，并把黄色药瓶放在几上，便欲起身。“金龙四佛”深知蛊毒厉害，性命在人手，哪敢逞强？只得一齐脸罩寒霜，默默无言，准备送客。

“天香玉凤”严凝素突然盈盈起立，向西门豹含笑说道：“西门……大侠的一切神妙处置，严凝素佩服无已！但有一事……”

西门豹不等严凝素话完，便已接口笑道：“‘千毒人魔’居然变成了西门大侠，严女侠这个称呼，未免令我受宠若惊！有何高见，尽管请讲！”

严凝素嫣然笑道：“我想问西门大侠要点东西！”

西门豹点头笑道：“只要我囊中所有，无不竭诚奉送！”

严凝素玉颜之上现出一片湛湛神光，朗声说道：“我想要‘金龙四佛’所中‘天蚕恶蛊’的解蛊灵药！”

西门豹略一迟疑，慨然说道：“西门豹应诺在先，不能不给，但望严女侠深体纵虎归山，难加约束之意！”

便从怀中另一玉瓶之内，倾出四粒大如桐子、色红似火的解毒灵丹，递与“天香玉凤”。

严凝素接过灵丹，毫不考虑地交到“病佛”孤云手中，蔼然说道：“昔年‘魔僧’法元残酷不仁，恶迹昭彰，才引起中原武林公愤，邀我万法师伯‘大漠神尼’，在北天山绝顶约战‘魔僧’，加以诛戮！衡情论理，江湖自有是非，四位大师均为参禅学佛、明心见性的有道高僧，委实不应对此事深怀芥蒂！行侠仗义，除暴安良，本不怕对方寻仇报复，但冤有头，债有主，倘为此一剑之仇，把武林各派一齐牵入漩涡，演成浩劫，更有失研求武术、健体葆元的本意！今日之会，四位大师先以毒茶起意加害，才引得西门大侠仗义援手，以其人之道，反制其人之身！严凝素私心以为，冤家宜解不宜结，特地将解蛊灵药讨来，奉赠四位大师，务望明察是非，彼此解冤释怨，否则南海小潮音的潮音庵内，严凝素与我恩师愿意担当一切，四位大师倘仍嗔念难消，请随时驾临南海，不必迁怒旁人，搅得武林之中一片腥风杀气！”

“病佛”孤云手中接得“天香玉凤”严凝素向西门豹要来的解蛊灵药，一张枯黄的脸上，由黄变红，由红转白，最后眼皮微闭，双掌慢慢渐往胸前合什，再睁目时，已是一片湛湛神光，向严凝素欣然为礼说道：“严女侠善根善识，菩萨心肠，几句至理名言，宛如暮鼓晨钟，发人深省！孤云回首知非，定当约束我门下弟子，不再记恨昔日北天山之事！诸位远来劳顿，何必如此急行？且在我金龙寺内盘桓几日，容孤云师兄弟略尽地主之谊！”

无忧头陀、静宁真人与妙法神尼等“宇内三奇”均已看出“病佛”孤云此时确实已被“天香玉凤”严凝素大仁大义感化，语出一片至诚，反正中原之事并不急在一时，遂个个含笑点头，愿意与这“金龙四佛”就机结纳，将其彻底度化！

“病佛”孤云见“宇内三奇”等不嫌旧恶，愿意结交，脸上更自现出一副安慰的笑容，向西门豹合掌笑道：“孤云此刻被严女侠启迪得灵明全复，嗔念齐消，休看西门大侠你把我师兄弟玩弄于股掌之上，但孤云却对你的妙算神机钦佩已极，倘若无事，真想挽留你多住几日，好好讨教讨教！”

西门豹“哈哈”笑道：“这些日来，我在暗中到处流连，觉得阿耨达池的风光绝美，不愧称藏中圣地！若非中原有事，便你不留我，也要多玩几日！大师既然折节下交，西门豹将来可能就要在你这金龙寺中求个永久归宿，不过你们是‘佛’，西门豹是‘魔’，佛为魔扰，耽误了正果清修，却怪我不得呢？”

众人一番谈笑，方才的生死强仇，刹那之间却成互相交契的老友一般，这也就是武林侠义中人至性至情的可爱之处！

情势变化到了这般地步，不但“铁胆书生”慕容刚、吕崇文叔侄，就连“宇内三奇”也暗对西门豹翘指称佩！知道是他示意严凝素，主动讨赠解蛊灵药，并以微言大义感化西域诸僧，使得自己一行来此的本意，完全实现！

但天下事往往难得十全十美，“宇内三奇”、西门豹、慕容刚叔侄、“天香玉凤”严凝素等人，为了结纳“金龙四佛”，使中原、西域永息纷争，化仇为友，在这金龙寺内，阿耨达池之旁，小作流连，多勾留了几日，却几乎害得一位武林隐士，平日无辜地遭受了出自意外的飞来横祸！

这日，“病佛笑痴”四佛正陪着众人，在阿耨达池之上荡舟畅游，突然听得金龙寺内云钟又自“ ”的敲了两下！

“病佛”孤云眉头微皱笑道：“金龙寺内又有人来，除了诸位以外，居

然还有何方嘉客光降穷边，西门大侠猜得出么？”

西门豹“哈哈”笑道：“大师既来考我，西门豹不妨就猜上一猜，据我看来，来人不是要找四位大师，可能我的是‘宇内三奇’三位老前辈，或者‘铁胆书生’慕容刚老弟与‘天香玉凤’严女侠！”

“天香玉凤”严凝素瞿然一惊，向西门豹问道：“听西门大侠之言，你是猜测中原业已出了惊人变故！”

西门豹点头笑道：“我不过是自作聪明地如此猜测，究竟如何？我们游兴已尽，且回寺去看看来人是谁，再作道理！”

众人回到金龙寺内，来人居然又是无忧头陀的弟子澄空！无忧见他未奉己命，亦自这远赶来，知道果然不出西门豹所料，中原定有变故，略皱眉头问道：“你这远赶来，神色又颇急遽，中原出了什么变故？”

澄空拜罢“三奇四佛”，并与慕容刚等人相互礼见之后，说出一番话来：原来澄空自南海小潮音参谒妙法神尼以后，便即渡海西归，赶往王屋翠竹山庄，通知“双首神龙”裴伯羽，业已获讯“玄龟羽士”宋三清在近期之内即将随“天南双怪”再履中原，极可能重夺翠竹山庄，复振旧业，要他留神戒备！

但方到河南，便遇见恩师无忧头陀，无忧告以闻得“玄龟羽士”宋三清对那西门豹的愤恨程度，超越任何人之上，一旦重莅中原，第一步便要到仙霞岭一元谷中，寻他报复！

西门豹此人不但生具大智大慧，其改邪为正、遍弥前恶的一段事迹，尤其是江湖中偶然失足之人的绝好借鉴！所以闻讯之后，特地略延西藏行期，在此等待澄空，命他再跑趟仙霞岭一元谷，告知西门豹及早趋避，等“宇内三奇”向“四佛十三僧”救人索剑事了，回到中原，便可不惧“无南双怪”妄逞凶焰！

无忧因西藏途遥，嘱咐以后，便即匆匆自去，澄空既然已到河南，离王屋不远，遂决定仍然先到翠竹山庄，会晤“双首神龙”裴伯羽，然后再往仙霞岭一元谷，兼程急赶，去向西门豹告警！

自三月三日大会，“毒心玉麟”傅君平碎骨飞魂，“玄龟羽士”宋三清仓惶远遁，烜赫十余年的四灵寨一旦瓦解冰消以来，“双首神龙”裴伯羽虽然仍住庄中处理善后，但已遣散寨徒，并将所有房屋分赠附近的贫困山民，只留下一所比较清幽的“听水轩”暂作居停，以便于监视是否尚有恶心不死的寨徒，私自啸聚，作出为害江湖之举！

澄空一到翠竹山庄，便见“双首神龙”裴伯羽所居的“听水轩”业已被人夷为平地，裴伯羽本人也根本不知去向及吉凶祸福！连向附近山民探询，均无头绪可寻，万般无奈之下，想起翠竹山庄既有人来，仙霞岭一元谷可能危在旦夕！遂只得把漫无头绪的裴伯羽之事暂时撇开，日夜兼程，赶往闽北！

澄空幼随无忧，早得真传，功力高出“铁胆书生”之上，这一拼力急赶，哪消多日，便自到达仙霞岭“璇玑居士”欧阳智所居的一元谷内！

但一进谷口，澄空心中又自暗叫“不妙”，只见欧阳智苦心布置的那条“璇玑迷径”，被人摧毁得一塌糊涂，所住的几间茅屋也已化成灰烬！

澄空千里奔波，两度迟人一步，祸变已作，虽然禅定功深，也不免无名业火高腾三尺！暗想西门豹、欧阳智以及“双首神龙”裴伯羽，均算得武林之中的一流人物，居然颇像齐遭他人毒手！难道竟是“天南双怪”不守明岁岁朝泰山绝顶相会之约，先期肆虐中原，对这几位“玄龟羽士”宋三清结有

深仇的侠士加害，不然尚有何人具此功力？

澄空既然起疑，遂竭尽心力，四处察访，果然被他访出一些端倪，听说是“天南双怪”禁不住“玄龟羽士”宋三清一再苦缠，大怪韦昌为求对抗“宇内三奇”，确保优势，特地远赴野人山中，邀请约有四十余年未履江湖的“鸠面神婆”常素素出手相助！二怪韦光却随“玄龟羽士”宋三清来到中原，擒去“双首神龙”裴伯羽和“千毒人魔”西门豹，并扬言要在泰山绝顶开辟一所基业，以备来岁岁朝战败“宇内三奇”，就在该处重立四灵寨，扬威天下，永为霸主！

澄空探得这些讯息以后，未免深自为难，踌躇不决！因为据常理判断，“双首神龙”裴伯羽与西门豹倘若未死，极可能被天南二怪“白骨天王”韦光、“玄龟羽士”宋三清师徒带到泰山囚禁！自己武功虽然不畏“玄龟羽士”，但却知决非“白骨天王”老怪韦光的敌手，万一暗中救人不成，激起老怪杀机，把裴伯羽、西门豹立时加害，岂非反速其死？

尤其天南大怪“骷髅羽士”韦昌到野人山去请的那位“鸠面神婆”常素素，是今世硕果仅存的唯一厉害无比的魔头！风闻她在野人山中久居，偶然因习练一种魔功，为苗疆毒瘴所侵，两腿风瘫，不能转动，已有四十余年未履尘世。如今大怪韦昌既去相邀，可能常素素的风瘫宿疾，仗着一身超绝武功自行疗治，业已复原！这个老魔头年逾百岁，六十年前武林之中即无敌手，万一真被“骷髅羽士”韦昌邀来，恩师与静宁、妙法三位师叔，恐怕不但大费手脚，并是否抵挡得住，尚属疑问？

利害轻重，在心头细一衡量，澄空的一把无名业火便自渐渐平息！觉得不能妄逞一时不忍之愤，先期打草惊蛇，还是赶赴藏边，把自己所探各情，禀明“宇内三奇”，请老一辈的作主为当！

不辞万里，远涉重山，等他到得阿耨达池畔的金龙寺内，“三奇四佛”业已弃嫌修好！

话说澄空叙完经过，转身对西门豹问道：“澄空所得讯息，系出自‘玄龟羽士’宋三清之口，似乎不应不实？但他说是擒得西门大侠，而西门大侠侠踪却在藏边，倒叫澄空好生疑惑……”

他一言未了，吕崇文已自叫道：“西门老前辈投身四灵寨中，化装的是‘璇玑居士’欧阳智的模样，不要‘玄龟羽士’弄假成真，蛊惑老怪韦光，把真的欧阳居士捉得去了？”

众人均被吕崇文一言提醒，尤其西门豹更觉自己连累老友欧阳智，不知忍受“天南老怪”、“玄龟羽士”师徒甚等折磨，内心太以歉疚，立时即想赶往泰山一探！

无忧头陀略一沉思，向西门豹等人说道：“裴伯羽、欧阳智固然亟待援救，而那位心狠手辣、杀人向不眨眼的老妖妇‘鸠面神婆’常素素更不能容其踏入中原！不然她所到之处，将不知有多少正人君子要遭受浩劫？为敌之道，贵乎知己知彼，无忧决非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们这所谓‘宇内三奇’，联手应付老妖妇一人，或许扯个平手，单独对敌，却必无胜理！所以目前人手必须分头行事！老怪韦光既然已到泰山，去人不能太少，无忧想请西门大侠率领澄空、慕容刚、严凝素、吕崇文等潜往山东，暗中相机行事！‘玄龟羽士’无足为虑，老怪韦光的一身‘白骨阴功’，倘若单独硬拼，你们却无一能是人家对手！何况还有那个‘桃竹阴阳幡’主人，一样极不好惹，倘若他在泰山，则更须小心谨慎！好在西门大侠智计绝伦，只要好好听他指

派，谅无太大差错！”

说话至此，转对静宁真人、妙法神尼笑道：“老妖妇只要魔踪再现中原，立时便是一场无比浩劫！不如我们迎往野人山中，就在苗疆与其作一决断！但所虑的是天南大怪‘骷髅羽士’韦昌，倘若他仍在野人山中未走，我们便须分出一人应付韦昌，剩下二人搏斗常素素，可能稍嫌不足……”

“病佛”孤云默听多时，突然接口笑道：“我们既然释怨修好，结作知交，只要三位不嫌技薄，孤云愿与三师弟白云略效微力！”

无忧头陀大喜说道：“常素素妖妇六十年前即罪孽如山，其心肠之毒，手段之辣，与一身武学之高，寰宇之中，无人能比！此次若能得两位大师之助，将其除去，实是一件莫大功德！”

两事均如燃眉之急，“病佛”孤云遂嘱咐“醉佛”飘云、“痴佛”红云二人，主持金龙寺内事务，自与“笑佛”白云随着无忧、静宁、妙法等“宇内三奇”，向野人山中赶去。

西门豹、澄空、慕容刚、严凝素及吕崇文等人，当然也自离开西域，重返中原。

吕崇文“青虹龟甲剑”重归掌握，意兴飞扬，他这一路上倒真乖得出奇，处处均为自己的严姑姑和慕容叔叔制造机会，以致“铁胆书生”与“天香玉凤”自灵犀暗度的默默钟情，业已飞跃进展到公开无忌的阶段，而西门豹与澄空也谈得互相投机已极！

到了山东，暂在泰山脚下的一家旅店投宿，西门豹与众人讨论，怎样闯上泰山绝峰，探听裴伯羽、欧阳智是否无恙？被禁何处？才可针对情况，设法援救！

澄空说道：“‘天南双怪’韦昌韦光，我虽未曾会过，但时常听恩师提及，当年泰山绝顶，静宁师叔与他们拼斗多时，才在‘青竹九九桩’上以‘太乙奇门剑术’胜了半剑！两老怪蓄意复仇雪耻，数十年海外潜修，及在高黎贡山的黑谷之中刻苦磨练，如今再出江湖，自然对付‘宇内三奇’已有极大把握！由此推断，老怪们武功之高，决非我们所能抵敌！尤其是二怪‘白骨天王’韦光的那身‘白骨阴功’，运用到了极致之时，能令人骨髓成冰，四肢强烈痉挛而死！何况不知‘桃竹阴阳幡’的男女主人是否也在峰顶？所以明面硬干之事，断不可为，至于暗中设计，则西门大侠出色当行，澄空恭候差遣就是！”

慕容刚、严凝素心中虽然觉得自己这方已有五名好手，未见得真就不可一拼？但表面上却仍尊重澄空的意见！

吕崇文只是含笑聆听，一语不发！

西门豹看了吕崇文一眼，向众人笑道：“此事重大，不管明攻暗取，也非一言可决，我们长途赶路辛劳，且自好好休息一宵，明日再行从长计议！”

众人齐觉一时实在无法可想，饭罢均自如言就寝，但吕崇文却等“铁胆书生”慕容刚睡熟以后，提气轻身，蹑手蹑脚地取了自己的衣履棋囊及“青虹龟甲剑”，走到室外，悄悄装束停当，又到柜房之中找了一张红帖，提笔疾书，揣在怀中，便往山上纵去。

才顺着樵径上得十来丈，便见远远当路的一块大青石上，躺着一个葛衣老者，正在仰望明月。

吕崇文本想悄悄绕过，但走近以后，却骤然一惊，那葛衣老者并非生人，正是自己极其钦佩的西门豹！看此情形，分明瞒他不过，索性自草树丛中走

出，含笑唤了一声：“老前辈不会无端跑到这半山赏月，可是在等我么？”

西门豹欠身坐起，微笑说道：“在店中讨论之时，你一言未发，眼珠却不时乱转，岂但瞒不过我，连澄空大师也已起疑，还是我代你遮掩了几句！我来此等你，不是阻你上峰，是要问问你上峰想要怎么做法？”

吕崇文知道实在难以瞒得过他，含笑在石上坐下说道：“我猜老怪韦光定然得悉我恩师与无忧师伯、妙法师叔已去藏边，不然也不敢在仙霞、王屋两处妄逞凶锋，毫无顾忌！这样情形之下，峰头防范必疏，否则我们昨天这一群又有和尚又有美女并身带兵刃的扎眼人物投店，人家应该早有警觉！所以想趁对方大意之下，一探峰头，若能侥幸得手，将人救出，当然最好。万一被老怪发现，我如今业已学乖，人单力弱，决不和他们硬拼，就说是奉命投帖，老怪韦光因身份名头所关，必然不能不按江湖过节，接下拜帖，听凭我扬长而去！”

西门豹拍手赞道：“这一着倒是极高，老怪再狠，也断不能对你这奉命投帖的孤身后辈妄下任何毒手！你那拜帖如何写法？给我看看！”

吕崇文取出递过，西门豹展开一看，上面写着：

“无忧、静宁、妙法率门下弟子，请‘骷髅羽士’‘白骨天王’韦氏昆仲既‘桃竹阴阳幡’主人，明夜初更，在泰山山脚刘氏荒坟一会！”

西门豹看完笑道：“你这拜帖之上又弄玄虚，是不是想乘老怪们倾巢而出，分人去往绝峰援救‘双首神龙’和欧阳居士，而以轻功较俊之人，利用那碑碣草树、障碍甚多的刘氏荒坟，来收牵制之效呢？”

吕崇文笑道：“老前辈料事如神，我今日晚间曾借口散步，前往察看形势，那刘氏坟地荒凉已极，颇为理想！老前辈既知此事，我想请你也像在那建德荒坟戏弄我慕容叔叔一样，替他们栽上几根不去钉头的毒钉，让这班老怪尝尝老前辈昔日‘千毒人魔’的滋味如何？”

西门豹脸上一红说道：“我自蒙你慨赠无忧老前辈的稀世之宝‘万妙灵丹’，在积翠峰石室的棺中复活以来，昔日那些带有奇毒之物，早经焚毁不用！不过总有方法牵制这些老怪，使他们疑神疑鬼，而令上峰救人之举，容易得手便了！”

说至此处，眉头略皱，向吕崇文笑道：“但岱宗绝顶丈人峰上，天南老怪‘白骨天王’韦光固然功力绝世，就是‘玄龟羽士’宋三清也颇不好惹！何况‘桃竹阴阳幡’主人‘阴阳二恶’是否也在峰头？尚自难定！你虽然决定不与他们硬拼，一人前去，我总觉放心不下……”

话犹未了，林中有人接口大笑道：“西门大侠，我陪他前去如何？”

二人闻声惊顾，那位“铁木大师”澄空和尚，已自林中缓步而出。西门豹“哈哈”笑道：“我早知道此事瞒不过大师，用兵之道，在于度已知人，吕崇文仗着‘青虹龟甲剑’及‘太乙奇门’、‘卍字多罗’等神妙剑术，可敌‘玄龟羽士’，大师却因功力所限，未免稍次老怪‘白骨天王’一筹，‘桃竹阴阳二恶’尚未计算在内！所以依我之见，今夜峰头只在投帖探路，不必下手救人，只要我老友欧阳智与‘双首神龙’裴伯羽留得命在，明日夜间，我借刘氏荒坟略施小计，定可将他们救出！”

澄空含笑点头，与吕崇文别过西门豹，便往泰山绝顶丈人峰赶去。

泰山本来就峻拔已极，丈人峰是泰山主峰，真可以说得上是一经登临，众山皆小！老怪“白骨天王”韦光，此次存心重振声势，仍在畴昔自己兄弟占据泰山为恶的旧址之上，重新修建，期于来岁岁朝与“宇内三奇”二度较

技之时，不但全复旧观，而且更加巍峨壮丽！

但此时工程多半尚未竣事，只有十来幢房屋盖好，吕崇文手指一所灯火辉煌、比较高的厅堂，向澄空笑道：“这所房屋既大，又有灯光，想必是群贼啸聚之处！大师请在暗中维护，我要把老贼们叫出来，看看天南第二怪‘白骨天王’韦光到底是副什么凶相？”

澄空含笑点头，身形转过来路之上一堵墙角的暗影之中，吕崇文遂猛提一口“玄门罡气”，故意装作不知大怪韦昌不在峰头，舌绽春雷叫道：“‘骷髅羽士’韦昌，‘白骨天王’韦光，‘阴阳二恶’凌风竹、毕桃花请出来答话！”

那灯火辉煌的房屋之中，先是刹那宁静，然后一声刺耳已极、令人听来心神皆颤的惨厉怪啸起处，一白一黑两条人影，往吕崇文立处电扑而至！

尤其是那条白影，来势之速，及所挟彻骨寒风的威力之强，委实前所未见！

吕崇文自从怪啸入耳，便觉得心魂悸悸欲飞！知道这种怪啸名叫“摄魂魔音”，又叫“勾魂啸”，功力稍差之人，一闻此声，可能心智立失，受人摆布！

加上随白衣人影俱来的疾风劲气，也令人透骨生寒，赶紧自运纯阳真气，弥漫周身百穴，岸立如山，对那即将临头下压的疾风人影，根本视若无睹！

白衣人影见所发的魔音无效，和身下扑的无伦威势又吓不动吕崇文，心中倒也颇为赞佩这年轻英挺来人的功力胆识！把怪啸一收，在吕崇文面前飘身下降，是个又长又瘦、一张马脸毫无血色、双眼深陷浓眉之下的白衣老人！

随在白衣老人身后纵到的，却是昔日四灵寨首脑、“玄龟羽士”宋三清！

白衣老人浓眉之下的眼皮微睁，那两道宛如电闪一般的眼神，在吕崇文身上来回一瞬，冷冷向身后的“玄龟羽士”宋三清问道：“宋三清，这娃儿年纪轻轻，居然禁得住我一声‘勾魂啸’和一阵‘白骨阴风’，倒真难得，你认识他么？”

“玄龟羽士”宋三清一双凶毒的目光盯了吕崇文一下，恭身答道：“他就是静宁老道的弟子，被‘四佛十三僧’擒往西域的吕崇文，不知怎的逃回？又来丈人峰生事，师叔把他留下！”

吕崇文一听宋三清如此称呼，便知这面前的白衣老人，就是天南二怪“白骨天王”韦光！

此时不但天南大怪“骷髅羽士”韦昌正往野人山中邀请“鸠面神婆”常素素，连“桃竹阴阳二恶”凌风竹、毕桃花也有事他往。所以“白骨天王”韦光听说吕崇文自西域脱身，以为“字内三奇”一齐来到泰山，心中倒是不觉一怵！但随即恢复那不可一世的神色，哦了一声，向吕崇文问道：“你是奉静宁老道所差，还是连无忧、妙法也在山下？”

吕崇文何等机灵？从“白骨天王”韦光那一怵之间，便已看出老怪外强内怯！心中一转，暗想照此情形，拜帖不能递出，因为老怪倘以为三奇齐全，不敢到刘氏荒坟赴约，自己乘隙救人之计，岂非白费？遂随机应变答道：“老怪别怕，我无忧师伯与妙法师叔被‘金龙四佛’留在藏边谈谈佛理禅经，尚未回转中原，我恩师命吕崇文来此传言，请‘天南双怪’与‘桃竹阴阳二恶’，明夜初更，到泰山脚下的刘氏荒坟一会！”

“白骨天王”韦光听说只来了静宁真人一人，不由宽心大放，一阵狂笑说道：“对付区区一个静宁老道，哪还用得着‘骷髅羽士’和‘阴阳双圣’”

出手？你归告静宁，明夜三更，‘白骨天王’韦光率宋三清，准时前往刘氏荒坟，与他一了三十年前的旧债！”

“玄龟羽士”宋三清因十年心血所建的翠竹山庄，在“铁胆书生”慕容刚、小侠吕崇文等手下瓦解冰消，故把这干敌人恨入骨髓！不愿让吕崇文就这样轻易走去，刚叫了一声：“师叔……”

“白骨天王”把手一摆，止住宋三清话头说道：“我与他师傅三十年旧恨未消，明日刘氏荒坟之会，把他师徒一并擒来，与西门豹、裴伯羽监禁一处，留到来岁岁朝，柬邀天下各派群雄来泰山丈人峰聚会之时，杀以立威傲众！此时不放这娃儿去，反为静宁老道留一个欺凌他门下弟子之名，却是何苦？”

吕崇文听老怪师徒这番答话，真叫又好气，又好笑，并又微觉安慰！

气的是老怪大言不惭，竟似“宇内三奇”在他掌握之内一般！

笑的是事到如今，居然还拿人家平白无辜的“璇玑居士”欧阳智当作是“千毒人魔”西门豹！

安慰的则是从话中听出欧阳智、裴伯羽尚未遇害，果然囚在峰头！

以自己的性情，实在听不惯老怪韦光的这种骄狂声口，但方才被他连身扑来的阴风寒气一侵，虽仗纯阳真气护住周身百穴，此时筋骨犹觉酸疼，知道双方功力果然相去甚远，不可徒逞一时之愤，把事弄僵！

遂点头冷笑一声说道：“丈人峰是泰山绝顶，夜风甚大，老怪仔细吹得太过，闪了你的舌头，明夜到刘氏荒坟，我师徒的天山绝艺‘太乙奇门剑’下，叫你晓得厉害！”

人随声起，因心中有气，故意逞能，一个“鹰隼冲云”，竟然拔起三丈多高，掉头向下，双臂一分，施展“七禽身法”之中的“仙鹤凌虚”，冉冉飞落峰下！

“玄龟羽士”宋三清见吕崇文顶撞师叔“白骨天王”，怒吼一声，聚集“七煞阴掌”功力，一股劲气狂飙劈空击出！却未料吕崇文走得这快，一掌打空，方欲跟踪追扑，“白骨天王”韦光把他拉住笑道：“你武功实已不弱于无忧、静宁、妙法老鬼的门下弟子，只是忍气功夫略差一筹，这样在持久战斗之时，便自吃亏不少！就拿我们兄弟为例，三十年前泰山大会，败在静宁老鬼的‘太乙奇门剑’下，一直忍气至今，才练就多种绝功，出头报复。小贼既走，由他自去，明夜只要我以‘白骨玄功’战败静宁，还怕他师徒逃出手去不成？”

说罢便带着“玄龟羽士”宋三清，悻悻不已地回转所居。“铁木大师”澄空和尚也自趁此机会，悄悄尾随吕崇文，退往峰下！

次日众人再度计议，一齐推由西门豹调派一切，西门豹微作沉吟，含笑说道：“昨夜我自峰腰退下，曾去勘察过那刘氏荒坟，四周全是些密莽丛林，地势果然好！照昨夜的情势，宵来赴约的，可能只有‘白骨天王’韦光和‘玄龟羽士’宋三清两人，峰头所留，也应无甚扎手的人物！所以我想把人手作如下分配，严女侠与吕崇文埋伏暗处，等那‘天南老怪’师徒一进刘氏荒坟，便立即闯上峰头，尽快下手施救‘双首神龙’裴伯羽与‘璇玑居士’欧阳智！慕容老弟、澄空大师与西门豹，则在刘氏荒坟之中，相机应付老怪师徒！”

说完转对澄空笑道：“我们三人之中，自然要推大师功力最高……”

澄空不等他说完，便即摇头笑道：“西门大侠平素料事如神，这次可说得不对，我慕容师弟皋兰受伤之后，静宁师叔赐以殊恩，花费七昼七夜苦心，

用‘太清神功乾元罡气’，替他打通督任二脉，如今比我强得多了！”

西门豹闻言才知道自己重见“铁胆书生”慕容刚以后，总觉得他面色之中时常隐现一种神光，原来北天山养病，居然养出了这大好处！哦了一声笑道：“我是因为老怪韦光的‘白骨玄功’，听说厉害无比，必须设法消除掉他几分功力，然后再以一个最强大之人，勉力应付，等其余二人把‘玄龟羽士’宋三清收拾下来，再行合手齐攻，便不怕什么‘天南老怪’了！”

吕崇文听得稀奇，插口问道：“西门老前辈，你到底有多大神通？老怪‘白骨天王’韦光练就的一身武学，还能由你替他减掉几分么？”

西门豹失笑说道：“你还记得我侄儿西门泰使巢湖姥山‘小银龙’顾俊二庄主饮恨黄泉的那一件‘毒猬金囊’么？我除事后对西门泰痛加斥责以外，并把这件‘毒猬金囊’立即追回，本想予以毁去，但因此囊本身是一件武林异宝，不仅可御寻常刀剑，并专门克制各种阴毒掌力！所以只把囊上剧毒去净，依然保存至今！宵来可由慕容老弟，暗暗着在儒衫之内，设法在动手之间，卖给那老怪一掌，定然使他吃足苦头，岂非可以减去老怪凶威三分以上？”

略停又道：“不过此举颇不易为，一落痕迹，狡如老怪韦光，必然不肯上当！闪避之间万一略失分寸，又容易伤在他的‘白骨玄功’之下，所以必须慕容老弟这等功力方足担负！但还须注意一事，就是上来必须尽量游斗，拖延时刻，不到万不得已之时，决不与他们正面过手，以使严女侠等能在峰头从容救人！澄空大师请随时协助慕容老弟，我则略使昔年故技，惑乱老怪师徒心神，令他们疑惑万端，易于上当！”

吕崇文皱眉说道：“老前辈你这分派虽好，但有些不公，多有趣味的刘氏荒坟之会，不让严姑姑和我参与，却罚我们去爬那高一座泰山，实在越想越不服气！”

这几句话，不由引得众人“哈哈”大笑，“天香玉凤”严凝素本来担心“铁胆书生”慕容刚独对“白骨天王”老怪韦光过份危险，想用自己的铁鳞剑鱼鱼皮软甲替他护往前胸后背，如今见有西门豹的“毒猬金囊”，既可防身，又能挫敌，当然强于鱼皮软甲，芳心之内也自略放！

这一整日之间，澄空、慕容刚、严凝素、吕崇文四人，全在静坐行功，西门豹却一人出外，不知作何布置？

夕阳一坠，澄空、西门豹、慕容刚便往刘氏荒坟以内埋伏，“天香玉凤”严凝素也与吕崇文隐身在离荒坟约有半里之遥的一丛竹林之中。

吕崇文默计时刻，已近初更，正低低说了一声：“严姑姑，莫非老怪机警，不来上当！”

严凝素似有所闻，突伸玉手作势，令他噤声，二人同时往丈人峰方面瞩目，果然在月光之下，一白一黑两条人影，快捷得宛如御风飞行一般，直向刘氏荒坟驰去！

严凝素、吕崇文见“白骨天王”韦光果然是与“玄龟羽士”宋三清二人赴约，遂由竹林后侧绕出，施展功力，直奔丈人峰头！

他们此去，尚有意外遭遇，但暂时慢表，先行叙述韦光老怪师徒刘氏荒坟赴约之事！

“白骨天王”韦光、“玄龟羽士”宋三清一到刘氏荒坟，只见四周黄土、碑碣纵横之间有不少家境贫寒、草草掩埋的残棺白骨，暴露在外！月光时为流云所掩，偶而再有点青磷随风飘舞明灭，超发显得鬼气森森，凄迷已极！

“玄龟羽士”宋三清对老怪韦光说道：“时已初更，我们准时来此，对方却不见人，不要真如师叔所料……”

一言未了，三四丈外一座高大坟头的墓碑之后，突然响起一声令人听来毛发直竖的森然冷笑，慢慢站起一个身穿黑衣、头带面具、只留两眼在外、精光闪烁的人说道：“老夫在此候已多时，你们徒生双目却看不见，怨得谁来？”

“玄龟羽士”宋三清正觉此人口音好熟！“白骨天王”韦光却自冷冷说道：“来人通名，不然休怪韦光手辣！静宁老道遣他门下弟子与我定约，怎的不来，人在何处？”

黑衣人阴阳怪气地慢慢答道：“老夫西门豹，人送外号千……毒……人……魔！”

韦光师徒闻言不由齐觉一愣，暗忖“千毒人魔”西门豹分明被自己囚在峰头，适才下山赴约以前，还在他身上特加布置，怎会在此又出现了一个？

黑衣人似是猜透他师徒的心意，一面伸手慢慢揭下所带面具，一面嘻嘻怪笑说道：“韦光、宋三清，你疑心些什么？老夫化身千亿，大千世界之中，随意游行，区区丈人峰头，哪还能够困得住我？”

话到尾声，面具业已揭下，“白骨天王”师徒更觉莫明其妙，因为赫然是片刻之前还监禁在自己手中、自称“璇玑居士”欧阳智、而搅得四灵寨瓦解冰消的“千毒人魔”西门豹！

“玄龟羽士”尚在惊疑，老怪韦光却比他这师侄更为阴毒，三丈多远，在他不过闪身即到，一声不响，只肩头微微一晃，带着一阵砭骨阴风，便即往那站在墓碑之后的西门豹扑去！

西门豹久闻老怪盛名，照理应该及早闪避，但他丝毫不惧，卓立如山，等韦光扑到一丈左右，自己身上已可感觉到对方比人先到的砭骨阴风之时，才突然“哈哈”一笑，双掌翻处，也自发出劲疾掌风，但他并不是要与老怪韦光硬拼内力，却向自己身前的墓碑打去！说也奇怪，西门豹的掌风一发，不但墓碑应手四分五裂，并自碑中飞扬出一片白烟，直向老怪韦光迎面罩去！若换平时，以老怪韦光的功力，只消举袖一挥，“白骨阴风”发处，那片白烟自然激荡得四散飞扬，无影无踪，仍可照样向对方追击！但目下韦光却须略微慎重，因一来自己这“天南老怪白骨天王”八字固然威震武林，但人家那“千毒人魔”的名头也不在小，既以“千毒”闻名，谁晓得他这片白烟之内藏有什么花样？二来自己在仙霞岭一元谷下手擒他之时，武功深浅曾有觉察，适才囚在峰头，就算自己与宋三清一走他便脱困，但以脚程而论，也决不会赶在自己前面，先到这刘氏荒坟之内等待！何况双掌一击，墓碑应手碎裂的轻易程度，及碑中居然会冒白烟的种种疑问，老怪韦光尚在困惑之中，难以解析，只得左手大袖一拂，驱散当前白烟，人却往侧方斜出四五尺远，飘然落地！

这西门豹也已趁机退出三四丈去，站在一座坟头之上，手指韦光，“哈哈”笑道：“我以为‘天南老怪白骨天王’是怎么样的一位狠天狠地的人物？原来不过是个胆小如鼠之辈！老夫稍弄狡猾，便自吓得胆裂魂飞，几张碎纸，一片石灰，你就如此怕么？”

“玄龟羽士”宋三清见师叔被人捉弄，业已怒发如狂，老怪韦光却看他一眼，阴恻恻地说了声：“对方成心激怒我们滥耗真力，然后才以静宁老道等极强高手，出而硬斗……你也数十年磨练修为，火气怎的仍然如此旺法？”

理他则甚！”

慢慢走到西门豹方才所立之处一看，不由得又好气又好笑，这哪里是什么墓碑，只是一个用黑色硬纸所作的纸壳，壳中盛着不少平常的石灰而已！

韦光眼望离自己几达六七丈远，站在一座小坟头上的西门豹，阴笑连声说道：“西门豹，你这些徒自令人笑掉大牙的手段，对老夫施展毫无用处！静宁如在，叫他赶快出头，三十年一别，与昔日故人在这荒坟相会，一分胜负存亡，就此埋骨，未当不是人生乐事？”

西门豹自鼻中“哼”的一声，冷笑说道：“老怪物不要得了便宜还来卖乖，老夫若不是痛悟前非、尽弃昔年所用之物，只要在那石灰之内、加上一点‘闻香酥骨消魂毒散’，并运气护住周身要穴，拼着略受你那‘白骨阴风’的寒毒伤损，等你扑到当头，再行发动，此时任凭你武学盖世，也已在所立之处伏尸作鬼！静宁真人本欲亲自为世除害，但忽因急事不克分身，特命老夫等代其下手，三更时分，准来替你收尸，你如因宗族不对，不愿埋在这刘氏荒坟，我们另换地方也可！”

“白骨天王”韦光任凭西门豹竭力撩拨挑逗，脸上始终不现怒容，只是冷冷说道：“西门豹，你休要枉费心机，想气激老夫，致动无名，那叫妄想，我只把你擒住，不怕静宁再不出面！”

说话之中，度量自己与西门豹之间距离六丈有余，七丈不到，若以全力施为，正好可以纵过！而对方决想不到距离这远，自己一纵便到，即令警觉闪避，以自己的功力，在他所立坟头再一借力，跃起高空，用“云龙身法”凌空下击，无论这狡诈老鬼逃往何方，三五丈方圆全在自己掌风身影笼罩之下，必然成擒，毫无疑问！老怪心中想事，只是刹那之间，一口玄功真气提足，真像只大白鹤一般，双袖一抖，便自电掣前飞六丈多远！而且知道西门豹武功远逊自己，决不会站在坟头之上等着挨打！所以这一扑，并不欲扑人，意在接近距离，逼得对方闪避以后，再行变更身法，出手伤敌！

哪知西门豹心细如发，智计又高，早在自己所立坟头之上，做了手脚，该处本来只是一片荒草，并无坟头，西门豹费了半日工夫，以竹枝皮纸扎了一座空坟，坟中放了一大盆奇脏秽水，水中并捡来几块嶙峋枯骨，坟上覆以泥土乱草，配上周围垒垒真坟，又在凄迷月色之下，任何人也想不到坟还有假！

他自己立足之处，是插入地中的唯一两根较粗的竹竿，并连与老怪韦光之间的距离也已算好！知道以老怪这等功力，如在三四丈内，倘若万一发现有异，虽然身在空中，仍可随意变化身法！但这一相距六丈有余，老怪必须竭尽全力，方能纵到，则纵起以后，因力已用拙，要想变式伤人，或转化方向，均非等落地借力，二度腾身不可！

所以眼看老怪快捷如风地纵身扑来，仍然沉心捺气不动，直等老怪扑过中途，往下斜落，看出果然是在往自己所立的坟头着足，才自冷笑一声，轻点脚下浮土之内的竹桩，退出两丈以外！

老怪韦光对西门豹不战而退，原在意中，也自冷笑一声，方待落足以后，二度腾身追击，定然可以擒住对方！哪知坟头是假？既未提气轻身，又想借势腾身，力量自然用拙！只见老怪身形一落“咔嚓”“噗通”连声，正好掉进那西门豹事先布置好的脏水盆中，水花带着皑然白骨，四外飞溅，不但弄得一身奇臭，而且在左右数丈的两座坟头之上，又复出现两条人影，与站在前方草树丛中的西门豹一齐拍手笑道：“‘天南老怪’在泰山脚下钻坟，变

成臭鬼，这倒是近世以来的武林韵事！”

“玄龟羽士”宋三清老远看见师叔又中暗算，暴吼一声，如飞赶至！老怪韦光涵养再好，此时闻着自己这身奇臭，也未免怒火冲天！匆匆辨明后出现的两人，一个似是光头僧人，一个则是书生打扮，仍无大对头静宁真人在内！

遂把满腔怨毒，一齐专注在那连使自己上当的“千毒人魔”西门豹身上，暴吼一声，提足“白骨玄功”，一张马脸，在凄迷的月光之下，惨白得连颈项之间都不见血色，凶睛怒瞪，精光暴射，那副貌相，简直能把胆小之人吓都吓死！白色长衫的大袖猛然一抖，从那假坟污水之中，拔起四丈多高，半空中双臂一分，头下脚上，连着摄人心魂的怪啸之声，直朝西门豹当头飞落！

这时后现身的“铁木大师”澄空和尚，业已邀住“玄龟羽士”宋三清，毫不留情地运足练得极为精纯的北岳绝学“般禅掌力”，一轮暴风雨似的急遽攻击，便把宋三清在没头没脑、莫名奇妙之下，逼到几座高大坟茔之后，与老怪韦光分做两处！

“铁胆书生”慕容刚则知道老怪韦光屡上恶当，这凌空一扑，是全力施为，西门豹逃既为难，纵然自己出手代为抵挡，也恐怕因对方威势过强，抵挡不住！

念头一转，不救西门豹，也自凌空纵起，从侧里直扑老怪韦光，双掌猛推，排山倒海一般的劲急罡风，向老怪拦腰疾撞而至！

老怪韦光恨毒西门豹，本来倚仗“白骨玄功”业已提贯周身，预备不理这书生打扮之人，先把这个狡恶的对头毁在掌下！

但忽然觉出慕容刚的掌风来势太强，自己似乎硬抗不住，只得抽回右手，一招“云龙摆尾”，以八分功力，应敌“铁胆书生”，左掌依然掌心一登，发出寒毒袭人的“白骨阴风”，不过气势业已大减，只剩下两成左右威力！

这样一来，老怪韦光又未免两头落空！西门豹武学本已不弱，自从服食吕崇文那一颗“万妙灵丹”以后，功力更增，虽仍比不上慕容刚、澄空，却对老怪这只剩两成威势的“白骨阴风”并无所惧！“哈哈”一笑，双掌连推，化解了老怪掌力，便即隐入丰草密树之内！

至于与“铁胆书生”硬拼的那一掌，则因慕容刚一来全力施为，二来从旁侧击，占了便宜！老怪韦光却只用了八成功力，又复分心对付西门豹，居然半斤八两地一震而开，双方各无所损的凌空退出四五尺远，飘身落地！

此时老怪“白骨天王”韦光倒顾不得切齿痛恨的“千毒人魔”西门豹业已溜走，及师侄“玄龟羽士”宋三清与那僧人拼斗的胜负如何？眼望面前这个神色悠然自如，与自己硬拼一掌，居然未分上下，而看来只有三十来岁的英俊书生，冷然发话问道：“你居然能够接我一掌，真算难得！报个姓名，再行动手！”

“铁胆书生”慕容刚人立下风，闻见老怪身上传来的阵阵臭味，颇觉恶心，移步换了一个方向，看了老怪一眼，故意装出一副傲然的神色答道：“你这老怪委实见闻太浅，居然不认识我，宋三清十年心血所创建出来的万恶寨会，毁在谁的手中，你知道么？”

老怪韦光见对方的神情竟比自己更傲，不由钢牙微挫，暗把心头一口恶气强行按捺，又打量慕容刚几眼，带着怀疑的口吻问道：“难道你就是北岳无忧的师侄‘铁胆书生’？”

慕容刚仰天狂笑说道：“岂但铁胆，还有一双铁手！‘天南老怪’，你

再吃我一掌，试试滋味怎样？”

身随声起，快捷绝伦，居然主动进扑“白骨天王”，蓄足生平功力，双掌猛推，宛如横空霹雳，挟带狂风暴雨俱至！

老怪“白骨天王”韦光真想不到这位比自己身份矮上一辈的“铁胆书生”如此胆大？因适才扑击西门豹之时，已然觉出慕容刚掌力极强，老怪并不轻视后辈，眉目之间闪动一丝淡淡的白气，右手一拂，用了九成以上的“白骨玄功”，一片阴风，对着慕容刚所发的劈空劲气逆袭而去。

这一招是硬打硬接，“铁胆书生”不比方才在横里截击，老怪又分神贯注西门豹之下，占了便宜，虽然北天山养伤，被静宁真人化费极大心力，用“乾元罡气太清神功”打通督任两脉，龙虎玄关已通，三花聚顶，五气朝元，功力大有进境，但仍敌不过“天南老怪”六七十年苦练的“白骨玄功”！

掌风一接之下，老怪韦光岸然不动，“铁胆书生”却被震得退出七八尺远，身上感觉一凉，阴毒寒风几乎透体而入！

好在慕容刚越经磨难，见识越多，作事也越发沉稳！他们今夜装出种种狂妄傲慢的神色，全是为了激怒老怪，令他心浮气散，易于上当！所以面上虽狂妄傲慢得无以复加，心中却对老怪韦光警惕已极！

方才凌空一掌相对，上下未分，慕容刚心中即已怀疑，自己进境再快，也不致极短期间便能与这等成名老怪分庭抗礼，所以等二度出其不意递掌，看来凌厉绝伦，其实保留了一成以上的功力！此时既觉阴毒寒风袭体，知道不过是老怪掌力余波，自运真气，流转百穴，再往体外一逼，也就无事！人落地上，依旧神色从容，就指“白骨天王”笑道：“这一手‘白骨阴风掌’，还不愧‘天南老怪’之名，要像先前那样脓包，慕容刚就无兴奉陪，在这荒坟野地恶斗了！”

老怪韦光见彼此差了一辈，自己九成力的“白骨阴风”出手，仅仅把这“铁胆书生”慕容刚震退七八尺远，并无伤损，不由心中怵懾，万一无忧、静宁、妙法等老鬼真个来上一人，场面岂非不易应付？

他心中另怀鬼胎，见动手这久，昨夜峰头订约的吕崇文始终未现，不由面露得意狞笑！虽然隐隐听得宋三清与那僧人，越斗越远，但因深知师侄“玄龟羽士”功力颇为精纯，并未挂心，挂心的却是眼前这个“铁胆书生”，似乎并不是三招两式，便能打发，尤其是那神出鬼没、难以捉摸的西门豹，自隐入草树之中以后，始终未曾露面，晓得他在暗中，捣的什么鬼？

此人除了智计绝伦以外，人称“千毒人魔”！倘若他在自己与“铁胆书生”缠战之时，暗暗从旁施展威震江湖的成名毒技，却是极为可虑！

老怪刹那之间，心头百转，觉得周围一片荒坟蔓草，那“千毒人魔”倘藏在其中暗施诡计，简直太为方便！必须把这“铁胆书生”及早打发，何况方才失足陷入空坟，弄得满身秽臭，自己闻在鼻中，都觉恶心欲呕，也急待回峰洗涤，遂眼望慕容刚，阴恻恻地说道：“小辈既知老夫厉害，仍敢口角轻狂，岂非找死？”

双方相距不过一丈二三，老怪韦光连肩头全未见晃，闪身即到，月白长衫大袖往上一翻，露出一双瘦骨嶙峋、形如鬼爪似的惨白右手，五指半屈半伸，抓向“铁胆书生”，指尖锐甲，长约寸半，并似有缓缓冷气，从指甲之间射出！

“铁胆书生”慕容刚心中蓦地一惊，认出这种功力，叫做“白骨阴风爪”及“阴寒鬼甲”！“白骨阴风爪”凌空一抓，固然阴风袭人，能透百穴，但

最厉害的，还是那“阴寒鬼甲”！

这长约寸半的指甲之上，一贯内家真力，几乎无坚不摧，并曾浸以极毒的药物，对方只要被这“阴寒鬼甲”略微划破丝毫皮肉，微见血迹，便即周身冷颤不休，血脉凝结而死！

想不到以“天南老怪”这高威望，一开手就以这种极厉害的阴毒功力对付自己？碰既不敢硬碰，以老怪的身法功力，彼此对面动手，闪又决闪不开，慕容刚万般无奈之下，知道这类阴毒功力，最怕一种纯阳禅门绝学“金刚诀印”！自己虽未习练，但何不甘冒奇险，唬这老怪一下？或许可以解开目前之厄，再与他利用地形游斗，决不近身缠战！

主意打定，“哈哈”一笑，朗声说道：“无知老怪，休以为用‘阴寒鬼甲’便能暗算慕容刚，我索性让你见识一下禅门绝学‘大旃檀神功’中的一种罕世奇功，你可知道这叫什么名目？”

右手立掌当胸，左手食指无名指一盘，拇指小指一捏，单以中指挺立如锥，直向老怪韦光的劈面抓来的“阴寒鬼甲”戳去！老怪韦光何尝不知道自己的“阴寒鬼甲”最怕“金刚诀印”？但决不相信，连北岳无忧、南海妙法都未曾听说练有的“大旃檀三绝神功”之一的“金刚诀印”，会在这“铁胆书生”手中出现？但慕容刚高就高在没有叫明这是“金刚诀印”，而未后又复反问老怪一句，自己这以中指挺立，迎向“阴寒鬼甲”的功夫，叫做什么名目？

再好再滑的“天南老怪”也被这轻轻一问，问了个疑窦丛生！暗想对方既然认识“白骨阴风爪”及“玄阴鬼甲”，当然知道鬼甲伤人，见血立死，何以丝毫不避，坦然硬抗？倘若是疑兵之计，故意唬人，则更应该把“金刚诀印”之名叫出，不会只用不说，满面傲容地反问自己！

今夜这班敌人，诡诈无比，这一手即或是假，以自己的功力，不难再度进手伤敌！但万一真是“金刚诀印”，自己不信硬拼之下，因纯阳纯阴受克之故，可能数十年苦功即毁在这后辈手内，未免太以不值？

老怪权衡利害，终于觉得宁信其有，不信其无，遂在双方指爪展眼即将接触之下，把“阴寒鬼甲”倏然收回！“铁胆书生”慕容刚见奇险已过，满身冷汗，“哈哈”一笑，双足倒点，退出两丈以外！慕容刚这一退，老怪韦光知道自己顾虑太多，又中敌计，不由羞恼成怒，极其凄厉地暴吼一声，满头萧萧白发，根根倒竖，双臂一张，十枚“阴寒鬼甲”锐利如刀，欲待凌空扑起，施展自己的拿手看家绝学“天魔百爪”，把这“铁胆书生”立毙“阴寒鬼甲”之下，“铁胆书生”看老怪这副貌相，也自惊心，知道对方已动真怒，这一击定然全力出手，石破天惊，猛烈对比，赶紧静气宁神，双目凝光，注定老怪韦光，准备相机闪避，绝对不再冒方才那种奇险硬抗！

就在老怪韦光蓄意蕴怒，欲起未起之时，丰草密树之间，又响起那位西门豹的口音，晒笑道：“老怪物，你有什么了不起？做出这副怪相，真像是一具冢内枯尸，妄自张致，你且接接老夫这件暗器，看是何物？”

随着话音，黑忽忽的一物，好似份量不轻，划空生啸，自草树之中，照准老怪韦光打到！

若换常人，老怪韦光或接或挡，均所不惧，但对这位“千毒人魔”西门豹，却因业经上过两次恶当，摸不清这件黑忽忽作啸飞来，份量不轻，体积不小之物，究竟有何花样？只得暂遏扑击“铁胆书生”慕容刚之势，往后略微纵避！

那件黑忽忽之物，因西门豹是暗器名家，手劲用得极好，恰恰落在老怪韦光身前，哪是什么暗器，却是“玄龟羽士”宋三清头上所戴的一顶九梁道冠！

这顶九梁道冠一入眼中，老怪韦光不由心内一惊，知道师侄宋三清拼斗那个僧人，纵未丧生遭擒，此时形声不闻，道冠在目，情势也必不妙！

眼角瞥处，看见面门豹适才发声之处丰草以内，突往西南波动一道草纹，知道人在其中，怒吼一声，电疾一般凌空纵起，双手箕张，十枚“阴寒鬼甲”尖端，发出刺耳惊心的阴风锐啸，把那草纹波动之处，笼罩在内！

老怪因心中恨毒西门豹，这次凌空飞扑，是以全力施为，自信以去势之疾，对方决难再行逃脱，半空一声狂笑，得意叫道：“西门老贼，还不与我纳命来？”

十二成的“白骨玄功”展处，阴风怒卷，只见一片断草残枝和砂石之属，漫空飞扬，连地面都被老怪掌力生生击出五六尺方圆的一个大洞！

但西门豹“哈哈”一笑，再度现身，仍然是在先前发声之处，丝毫未动！手指老怪韦光，晒然说道：“西门豹折枝为计，信手一甩，却令你费了不少真气内力，委实抱歉万分！但以你‘天南老怪’的名头，似不应屡上我这‘千毒人魔’的恶当，莫非年龄太大，目力减退，而这刘氏荒坟之内，草树凄迷，月色星光也过份暗淡，看不清楚所致么？”

老怪蓄足十二成“白骨玄功”，石破天惊的一击又空，虽明知敌人意在激怒自己，也已禁不住怒火狂燃！落地以后，方待不顾一切，先把西门豹毙在掌下，纵令静宁老鬼等人暗伏在侧，俟自己真力损耗，再出硬拼，也在所不计之时，西门豹又已笑道：“老怪物，你不要妄起凶心，再若逞强乱来，西门豹掌中这两把‘千毒神砂’，就叫你魂返天南，尸留此处！”

老怪韦光突然发出一阵极高极烈的狞声狂笑，惊得草树之间的枭鸟狐鼠，纷纷悲号惊窜，为这月夜荒坟，更添上了几分恐怖凄凉的景色！

笑完慢慢说道：“西门豹，老夫早已看透静宁老道不在此间，你们弄此玄虚，无非想乘此机会，上峰闹鬼！所以来此之前，我早在丈人峰头设下玄妙布置，你们上峰之人不是化作厉鬼，便是又为老夫添了阶下之囚，你还在此自鸣得意作甚？话已说明，你这老匹夫今夜屡对老夫无礼，想活万难！什么‘千毒神砂’？便是‘万毒神砂’，老夫又何惧？你拿命来吧！”

尾音才出，人已凌空拔起四丈多高，而西门豹这回确似并未虚言，左右手同时一扬，两把似砂非砂之物，对准老怪纵起半空的身形，飞洒而至！

“白骨天王”韦光此时蓄意先搏杀这西门豹泄愤，业已对一切不再顾忌，森然一笑，右手大袖以十成“白骨阴风”猛然一拂，飞砂立被驱散，但也看出那仅是两把自地上随便抓起来的寻常砂石！

而西门豹乘着两把砂石洒出，又欲遁逃，老怪不由狂笑连声，掉头扑下，得意叫道：“‘白骨天王’要命，便是五殿阎君也不敢稍违，西门豹，你还想跑？”

两掌由分而合，往胸前一收，十指阴风，业已笼住对方，正待立下杀手之际，左右同时有人高呼：“老怪猖狂，只怕未必！”

一青一灰两条人影，也自凌空飞扑“白骨天王”！

老怪韦光目力极好，虽然月被云遮，光影极暗，但人既纵起空中，较易辨别，自左面扑到的，正是适才的对手“铁胆书生”慕容刚，右面扑到的，却是激斗自己师侄宋三清的灰衣和尚！

此人一来，宋三清十九不幸，休看自己功力绝世，独对三人，也略微嫌重，不如将计就计，先把个最强的“铁胆书生”除去！

老怪韦光毒计一生，竟以数十年修为的“白骨玄功”护住周身，拼着硬挨右面扑来的灰衣和尚一掌，突然半空旋身，迎向“铁胆书生”，“嘿”的一声，双掌贯注全力，直向慕容刚胸前扑去！

他这一举倒真出慕容刚、澄空二人意外，空中转折闪避，毕竟较难，“铁胆书生”固然被老怪韦光击中前胸，老怪韦光的后背之上，也被澄空所发的“般禅重掌”打了个实而又实！慕容刚虽然事先立意觅机卖给老怪一掌，但却未料到此时便被打上？而且老怪又是意图一击立毙，用了全力！只觉得对方双掌递到，自己一拨未曾拨开，千钧重力，当胸撞到，不由心头一闷，脑际一昏，竟吃震出七八尺远，跌入草丛之内！

但老怪韦光做梦也未想到，慕容刚青衫之内还穿有一件剧毒已去的“毒猬金裘”？力量用得太猛，虽然将人震出，一声凄厉怒吼，双掌鲜血淋漓，受伤已在不浅！

后背上挨的“般禅重掌”，威力之强，也出于老怪预料，虽然提足“白骨玄功”护身，照样把他打得飞出四五步去，脏腑翻腾，心头狂震！

老怪韦光知道这一掌硬挨，伤得不轻，而双掌伤势更重，今晚业已无法逞凶，也不顾宋三清死活，目光狠狠盯了澄空及西门豹几眼，肩头晃处，便如一缕白烟，消失在荒坟蔓草之外！澄空、西门豹见老怪已遁，而慕容刚被他当胸双掌震出那远，跌入草中，毫无动静，不由焦急异常，双双赶过！

却见“铁胆书生”盘坐乱草之内，正在闭目行功，面容煞白，不带丝毫血色！

澄空解开慕容刚青衫及“毒猬金裘”，伸出一只右掌，贴在他后心之上，以本身真气内力，助益慕容刚流转百穴，足有两三盏热茶工夫过后，“铁胆书生”才满头大汗的整衣而起，取了两粒灵丹咽入口中，看着胸前被残毁的青衫和一片血迹，摇头说道：“‘天南老怪’好厉害的掌力，隔着一件‘毒猬金裘’，双掌已受重创之下，还把我几乎一掌震死！”

澄空也自叹道：“老怪功力委实超凡！他不像师弟有‘毒猬金裘’护身，后背硬挨我几尽全力的‘般禅重掌’，便是一个石人，也应震成粉碎，他却居然未受太大伤害，走时身法照样快捷无伦！以此看来，恩师、师叔与‘金龙二佛’等人拼斗‘鸠面神婆’常素素及天南大怪‘骷髅羽士’韦昌的野人山之行，一场血战的惨烈艰难，可以想见呢！”

慕容刚忽然想起老怪韦光夸言峰头设伏之事，“天香玉凤”严凝素爱侣关心，吕崇文叔侄情重，此间之事一了，不禁为他们忧虑万端！向西门豹问道：“西门兄，适才老怪夸言，看透我们的用意，峰头早设厉害埋伏之语，不知是真是假？”

西门豹低头思索片刻，浩然叹道：“我平日总以智计自许，哪知百密之内，终有一疏，昨夜不该赞同吕崇文上峰邀战之举，确实留下一个莫大漏洞！”

慕容刚焦急万状，问道：“西门兄不要再打哑谜，我们的漏洞何在？”

西门豹说道：“吕崇文上峰邀战，打的是他师傅静宁老前辈的旗号！请想倘静宁老前辈真若来此，以他‘字内三奇’的身份，定然直上丈人峰头，向‘白骨天王’韦光问罪！怎会邀人下山，到什么鬼气森森的刘氏荒坟之内恶斗？老怪江湖经验不会后人，看出此点可疑之处，反复再三推敲，极可能猜出我们调虎离山，志在救人，而如他适才所言，一面率宋三清刘氏荒坟赴

约，一面却将机就计，在峰头加以布置，俟人自投罗网！”

慕容刚听至此处，不顾身受内伤，变色欲起，澄空却将他一把按住笑道：“师弟休急，严女侠、吕崇文均非寻常身手，扎手难斗的老怪师徒已到刘氏荒坟，峰头纵然设伏，也未必能对他们二人有所伤害！情形究竟如何，回店一看便知，就算出了些微差错，甚至成了老怪的阶下囚，我也担保无碍！你虽仗‘毒猬金蓑’之力，受伤不十分严重，但还是把真气再流转周身百穴一遍，以期完全复元的好！”慕容刚听澄空师兄的言中之意，似说纵然严凝素、吕崇文遭擒，也无大碍，不由膛目莫明其意！西门豹含笑命他闭目调息，缓缓说道：“慕容老弟且自宽心用功，把余伤去尽，那‘玄龟羽士’宋三清本就斗不过你澄空师兄，被他一连几记‘般禅掌力’硬攻，逼得退往一座大坟之后！我因看出‘天南老怪’过份厉害，怕你一人应敌，易蹈危机，才不择手段，暗中撒出两把石灰，迷住宋三清双目，被你师兄一下点倒，有了这好的人质，严吕二人纵令稍有失闪，还怕老怪韦光敢对他们加害不成？”

慕容刚听说擒住“玄龟羽士”宋三清，心内果然略宽，真气再度调匀，运行周身一遍，觉得伤势告痊，功力也恢复十之七八，遂与澄空、西门豹，带着被点重穴的“玄龟羽士”，回转所居客店！到得店中，上丈人峰救人的“天香玉凤”严凝素与小侠吕崇文犹未回转！

“铁胆书生”虽有人质在手，但因严吕二人与自己关系太深，正欲请澄空师兄及西门豹相助，索性带着宋三清闯趟丈人峰头，与他们打个接应之时，院内疾风飒然，脚步急骤声中，当门现出了一身白衣之上染遍斑斑血迹、柳眉笼煞、满脸愁急之容的“天香玉凤”严凝素，手中拿的却是吕崇文的“青虹龟甲神剑”！

严凝素见三人均在室中，也不问刘氏荒坟之战胜负如何？便自惶声叫道：“文侄在丈人峰头中计被擒，我们赶快合力前往援救！”

慕容刚还未答言，澄空业已说道：“慕容师弟方才曾受老怪掌伤，西门大侠则名头太大，贼党人人皆欲得你而甘心，还是让我上趟峰头，通知老怪‘白骨天王’韦光，宋三清未死，人在我手，叫他不许虐待吕崇文，明夜初更，峰腰互换人质，然后彼此约期再战！”

说完，便自飘身纵出！

慕容刚招呼严凝素坐下休息，并替她倒了一杯热茶，先告诉她刘氏荒坟之战，擒住宋三清，气走老怪“白骨天王”韦光等情，然后问她峰头遭遇。

严凝素听澄空说是慕容刚又受老怪掌伤，不由自极度疲乏的目光之中，流露惊急关垂，但听完以后，知道隔着一层“毒猬金蓑”，老怪吃亏更重，意中人并无大碍，才银牙微咬地说出一番话来。

原来严凝素、吕崇文伏在林中暗处，等看见老怪韦光师徒驰往刘氏荒坟，立即施展绝顶轻功，直扑丈人峰头！

因必须赶在“白骨天王”及“玄龟羽士”被西门豹、澄空、慕容刚等人绊住，未曾回转丈人峰之前，方易下手救人，良机瞬息，稍纵即逝，所以严凝素、吕崇文是全力攀登！

“天香玉凤”的轻功本来极俊，吕崇文的“七禽身法”更是快捷无比，不消多时，业已登上这座百丈高峰，但见峰头灯光暗淡，一片沉寂！

吕崇文昨夜曾经来过一次，遂为他这位严姑姑引路，扑向那座比较高大的群贼议事之所，想探听“双首神龙”裴伯羽、“璇玑居士”欧阳智究竟被囚何处。

但二人的身形宛如风飏轻絮一般，毫无声息地往大厅屋顶一落，厅内居然立时警觉，突地响起一声号角，刹那间厅内灯光倏然全灭，并从四外的暗隙之间发出无数箭雨，在朦胧月色以下，划空生啸地攒射严吕二人，而大厅之内也窜出了十来条手执兵刃的劲装人影！

严凝素、吕崇文知道自己所定的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之计，已被对方识破！看这情形，老怪韦光下峰以前，分明早有布置，要想如愿救人，非经一番浴血苦战不可！

二人何等功力？对四周攒射的一阵漫空箭雨毫不为意，吕崇文口中微啸，“青虹龟甲神剑”一阵龙吟，半空中突然腾起一圈青美的精虹，宛如冷电流光，把数十支暗箭一齐磕飞削折！

“天香玉凤”严凝素却见那大厅内窜出的十来条手执兵刃的劲装人影以内，有一道装之人，对屋顶略加审视以后，便自遮遮掩掩地似存怯意？不由心内起疑，凤眼凝光，特别注目之下，业已认出此人是谁，顿时一桩往事电映心头，发声清叱，真气提贯玉臂，“灵龙软剑”映月生辉，头下脚上地往群贼丛中，凌空飞扑而至！

原来那道装之人，正是曾以“柔骨迷烟”暗算，几乎使严凝素在傅君平兽行之下毁去一生清白的、洞宫山天琴谷的一尘恶道，恶道当然知道这位昔日四灵寨天凤令主的厉害，及对自己怨毒之深，又加上吃过吕崇文的大苦，所以一经认出来人，便已先萌逃志！

“天香玉凤”白衣飘飘的人影扑到，群贼之中暴吼连声，飞起一条虎尾三截棍，一对护手双钩，照准严凝素拦腰疾落，风势呼呼，显见功力不弱！

但严凝素恨毒这一尘道人，蓄意搏杀此獠，半空中柳腰微闪，让开护手双钩，左臂却以内家罡气硬把那根虎尾三截棍震得飞起半天，掌中“灵龙软剑”，则仍然化作千重剑幕，毫不停留地向一尘道人当头盖下！

吕崇文也已认出一尘恶道，见严姑姑飞身下扑，怕她忿怒之中受人暗算，“青虹龟甲剑”舞成一圈精虹，随同飞落！

恰好那使护手双钩的贼徒武功不弱，见严凝素白衣轻扬，像只玉凤般的在半空中微一翩跹，自己双钩便告砸空，正待用一种毒辣招术“反手夺魂”，翻转双钩，再度伤敌！眼前一道耀目青虹，带着森森冷气，向自己铺天而降！

这用钩贼徒不曾尝过“青虹龟甲剑”的厉害，倚仗所使护手双钩专门锁拿刀剑之属，遂狂笑一声，双钩交叉，往上便搭！

吕崇文根本不倚仗神剑锋刃，默运内家真力，以剑脊轻轻一震，便把对方震得手臂酸麻，双钩欲脱，钩前门户自然闪开！猿臂随伸，血花一溅，这名使钩贼子便在“青虹龟甲剑”下交代！

在吕崇文毙贼的同时，“天香玉凤”严凝素也凌空挥掌，突发一记劈空掌力，震退准备拦截自己的三四个贼徒，“灵龙软剑”剑花加紧一旋，一尘恶道只觉得万条剑影当头疾落，手中一柄玄门云帚，不知从何招架？仓皇无措地狂吼一声，半个头颅飞出老远，连严凝素白衣之上，因冲势过急，收刹不住，也沾上了不少脑花血雨！

一尘恶道与死在吕崇文手中的使钩之人，在这群贼以内，还算得上是佼佼人物！一招未过，便在对方剑下双双丧命，这种威势，竟把其余群贼一齐镇住！

吕崇文一声冷笑，正待喝问裴怕羽、欧阳智二人被禁何处？那黑黝黝的大厅之中，突然响起一阵宛如夜枭悲号般的“喋喋”怪笑！

“天香玉凤”严凝素听那笑声虽然并不高洪，但却声声扣人心弦，似乎含有一种迷神魔力，知道发笑之人不但武功颇高，并可能是个邪僻怪异一流的人物！

遂一扯吕崇文，命他在未看清对方来历之前，不可妄动！

那发笑之人好似并未换气，笑得极长，但越笑越低，越低越觉慑人，等笑到宛如一缕游丝，大厅门口现出了一个唇红齿白、年约三十上下的俊美书生，手中轻摇一把湘妃竹折扇，瞥了地上裂脑洞胸的两具死尸一眼，毫不惊奇地嘴角微披，蔑然一笑，好似根本就未把仗剑卓立的“天香玉凤”严凝素与小侠吕崇文看在眼里！

吕崇文哪里看得惯他这副嘴脸？剑眉双剔，方待叱问，严凝素却已盯了书生手中那把比寻常折扇略长的湘妃竹折扇几眼，微带诧异问道：“三十多年以前，有一个人妖巨寇钟如玉，在云贵苗疆一带横行，外号人称‘白面人妖阴风秀士’，可是你么？”

那手摇折扇的俊美书生闻言，把那本来低垂的眉眼一睁，精光电射，偏头看了“天香玉凤”严凝素一眼，但似为对方那种绝代容光微微惊奇，点头说道：“你这女娃儿居然有点见识，长得还不错，大概就是什么‘天香玉凤’严凝素了？你们那点阴谋鬼计瞒得了谁？韦天王亲自下山赴约，却请我在峰头坐镇擒人。来来来，我先让你们看看想救的裴伯羽和西门豹！”

说完，举手一挥，远远一处房屋之前，火把纷纷举起，照着一座极大的铁栅，果有两人背缚在栅内两根大柱之上！

严凝素低声向吕崇文说道：“文侄，这钟如玉成名多年，煞是难斗，但峰头除他一人，想来别无好手？这人由我对付，我一与他交手之时，你便飞扑那座囚人铁栅，仗‘青虹龟甲神剑’之力，斩栅救人，得手以后，也不必与我会合、彼此分头退往峰下，千万不可恋战！”

吕崇文知道这位严姑姑心性之傲，不在自己之下！她居然都说这个“白面人妖阴风秀士”难斗，此人来历定然不小！一面点头笑诺，一面向那书生打扮的钟如玉叫道：“‘天南双怪’是韦昌韦光，‘桃竹阴阳教主’是凌风竹毕桃花两个恶熬，你算是哪一号人物？出头寻死则甚？”

“白面人妖阴风秀士”钟如玉冷冷答道：“韦昌韦光自苗疆野人山中请来‘鸠面神婆’常素素助阵，凌风竹毕桃花则特自六诏山中请出我来，为他们重振‘桃竹阴阳大教’护法！有这多罕世人物联手，慢说你们后生下辈的萤火之光，就是无忧、静宁及妙法等三个老鬼，也如同土鸡瓦狗，不堪一击……”

他发话之间，吕崇文向严凝素附耳说道：“严姑姑，这个什么‘白面人妖’说话简直太狂，我先斫他一剑，不管能伤与否，马上去救人！”

“青虹龟甲剑”蓦地腾光，一纵而出！

严凝素久闯江湖，见识自然比吕崇文广博多多！知道这“白面人妖阴风秀士”钟如玉看来虽只三十左右，其实年龄已过七旬，一身功力奇高无比！听吕崇文要先斫他一剑，生怕有失，方待阻止，吕崇文话完人起，身法太快，业已纵出！

他也明知面前这位看来与“铁胆书生”慕容叔叔差不多年岁的“阴风秀士”不大好惹！所以上手就是“太乙奇门剑”中的精绝招术“天河倒泻”，青光弥漫，一片寒星，向钟如玉迎头洒下！

武学之道，差之毫厘，便不可以道里相计！吕崇文这一招精粹的绝学“天

河倒泻”，对付别人确实威势无伦！但钟如玉却未看在眼里，轻轻一晒，手中湘妃竹折扇合拢，迎着一片寒星剑影，向上一穿，就凭一柄竹骨纸扇，居然把“大漠神尼”昔年的降魔至宝“青虹龟甲神剑”，硬用内家真力粘吸，往外一领，左手骈指如戟，快如石火电光般，直戳吕崇文胁下！

## 第十四章 荒坟戏老怪 峰头中计斗人妖 幽谷寻真经 洞中掘壁得灵丹

且说吕崇文下山行道以来，除了在皋兰被“四佛十三僧”合力擒住之外，尚未遇见过如此高手，只觉得对方一柄折扇，贴在自己“青虹龟甲剑”剑脊之上，往外一领，力量之强，宝剑几乎掌握不住！

他逞强已惯，心中哪里肯服？方待硬运真力夺剑，并化拆钟如玉点向自己肋下的一招，耳边陡地响起一声清叱：“文侄弃剑速退，按照原计行事，此人交我打发！”眼前便有三点金星一条白影电掣而至！吕崇文听出严姑姑话中焦急之意特重，不敢再行逞强，索性把手中“青虹龟甲剑”向前猛推，就势施展绝世轻功“七禽身法”，宛如一只大鸟似的退后倒飞，然后翻身拳足，一踹一伸，扑往先前所见的囚人铁栅！

严凝素因听恩师妙法神尼闲中谈述昔年成名人物，知道这“白面人妖阴风秀士”钟如玉练有一种绝毒武功“七阴指”，其威势之强，竟与佛门降魔绝学“大金刚神指”不相上下！见吕崇文不识厉害，竟欲硬加拆解，不由急得出声阻止，一面发出三枚“伏魔金环”，人也随同进扑！

“白面人妖阴风秀士”钟如玉确是暗中施展“七阴指”，想把吕崇文立毙指下！所以见他蓄力夺剑，正中下怀，一丝残酷的冷笑刚刚浮上嘴角，却未想到吕崇文突然听话起来，以进为退，倏地推剑飘身，不但躲过足以致命的“七阴指力”，并且还使自己往外粘吸的真力一空，几乎闪得侧退几步！

而劈面飞到的三点金星，破空之声，既不同于寻常暗器，打得也是双睛及胸前“七坎”要穴，逼得他不能不移步闪躲！就在他移步闪避那三枚“伏魔金环”之时，眼前白影一飘，香风一掠，自吕崇文手中夺过的“青虹龟甲剑”，又被“天香玉凤”严凝素抢回手内！

“白面人妖阴风秀士”钟如玉真未想到严凝素如此大胆，敢在自己手中夺剑，凶心一起，把初见“天香玉凤”绝代容光时的怜香惜玉之情，减去不少，“七阴指”二度发力，阴毒已极地反手自肋下发出一缕奇寒劲气，向后袭去！

哪知“天香玉凤”严凝素胆大之中，更加上心思极细！夺回“青虹龟甲剑”以后，猛提一口真气，娇躯平升数尺，仗着绝妙轻功，就在“白面人妖”的湘妃竹折扇之上微一借力，“紫燕倒穿帘”，飘然已在丈许以外！

钟如玉这反手一指又已落空，不由气得这位“白面人妖”的白面之上，越发惨白，湘妃竹折扇“刷”地一开，双眼凶光一注严凝素。

严凝素已把自己的“灵龙软剑”归鞘，手持吕崇文的“青虹龟甲剑”，俏生生地傲然卓立，屈指弹剑，剑作龙吟，青芒电闪之中，对着钟如玉笑道：“你不要以为这‘白面人妖阴风秀士’八个字有多大声威，严凝素要叫你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且尝尝我南海剑术与这柄‘青虹龟甲剑’的厉害！”

她早已瞥见旁观的一群贼子，正在分人邀截吕崇文前往大铁栅中救人。虽然知道这干酒囊饭袋不堪一击，但吕崇文此时手内已无兵刃，万一拖延时间，等老怪“白骨天王”与“玄龟羽士”赶回峰头，则满盘计划岂非尽成画饼？

所以玉手一抬，“青虹龟甲剑”精光打闪，微伏纤腰，似是扑向“白面人妖”，其实身形长处，又是方才施展的那一式“紫燕倒穿帘”，但这次穿得更远，追上扑往吕崇文的五六个贼徒，半空中出声清叱，剑化一片青芒，

威势无伦地当头狂扫！

“白面人妖阴风秀士”钟如玉见自己又中了“天香玉凤”的声东击西之计，暗咬钢牙，一声不响地悄悄跟踪纵起，湘妃竹折扇合成一股，毫无声息地点向严凝素腰后！

他在纵到严凝素身后一丈左右之际，半空中血花四溅，业已飞起三颗人头！“白面人妖”怒满胸膛，折扇加力下点，以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突然一击，定可将这智勇兼全的“天香玉凤”毁在折扇之下！

哪知“天香玉凤”慧质灵心，“白面人妖”钟如玉虽是提气轻身，毫无声息地扑来，她却早知这位魔星决不会放任自己屠戮他手下贼党而置诸不理！故而在动手杀贼之间，特别注意身后动静，已在地上忽有忽无的淡淡月色之内，瞥见一条人影凌空飞来！“天香玉凤”佯作未觉，“伏地追风”，剑刺前逃一贼，但在招发方半之时，娇身疾转，“青虹龟甲剑”倒卷精芒，宛如一条青色神龙，向当头扑到、挺扇下击的“白面人妖”钟如玉拦腰逆扫！

当夜月色本不甚佳，何况风急云多，时掩时现，所以“白面人妖”钟如玉万想不到严凝素会在依稀月影之中发现自己扑到！身形正在下落，青芒如电的森森剑影，已自逆扫而来！钟如玉功力再高，也不敢与这类神物宝刃硬抗，尚幸临敌经验甚多，一身武学也委实几达炉火纯青之境，在百忙奇险之下，左掌微吐劈空劲气，击向地面，略借反震之力一停身形，右手却以准确无比的手法，用折扇前端，闪电般的点在严凝素疾扫而来的“青虹龟甲剑”的剑脊之上！

就仗这轻轻一点之力，“白面人妖”钟如玉好纯的功夫，半空中两个滚转，闪出一丈三四，逃过了一剑之厄，但心中业已连声暗叫惭愧不止！

“天香玉凤”得理之下不肯让人，她好就好在把敌我强弱形势及此来目的看得极其清楚！所以根本不想斗武功高出自己的“白面人妖阴风秀士”，“青虹龟甲剑”精芒腾彩，一连两式“风卷残云”、“滚汤沃雪”，展开南海剑法之中的绝学，攻向其余群贼，惨嚎厉吼声中，又是三四名贼党洞胸折肢、飞头裂脑！

“白面人妖阴风秀士”钟如玉此时已对手下贼党死活不再关心，知道倘若不出全力，实难制住这颇令自己头痛的“天香玉凤”！

遂先把被对方激怒的盛气一平，恢复了初出大厅时的潇洒从容，但除去了那股不可一世的骄狂神态！湘妃竹折扇轻摇，面合狞笑，一步一步走向“天香玉凤”。

严凝素偷眼旁观，残余的四五名贼党，又有两人丧命在吕崇文的“乾坤八掌”及“玄门罡气”之下，而且离那囚人的大铁栅也不甚远！

知道只要自己能绊住着“白面人妖阴风秀士”一段时间，吕崇文必可功成，遂专心一志，静气凝神，足下不了不八，暗合阴阳太极，稳立如山，欲以妙法神尼新近参悟相传的师门绝学“伽罗十三剑”，斗斗这位久未出世、武功绝高的“白面人妖阴风秀士”钟如玉！世间事往往百密之内，终有一疏，“天香玉凤”严凝素本是聪明绝顶的人物，但却把眼前一桩极大的漏洞未曾看出！

因为“白面人妖阴风秀士”钟如玉分明知道自己与吕崇文夜闯丈人峰之举志在救人，则理应先截住吕崇文扑往囚入铁栅，他不此之图，却要与自己拼力缠斗，岂非其中显然藏有谋略？

钟如玉自见严凝素后，起初觉得对方不过以剑法神妙及轻功灵活见长，

但此时突然神凝气静，稳得像座山岳似的，横剑卓立，容光绝世之内，隐具莫大威仪，才深知此女不但身负极高武学，掌中又是一口稀世宝刃，委实不可轻敌！

走离严凝素身前数尺之处，折扇一合，方待递招，好个“天香玉凤”，业已把握敌不动我不动，敌欲动我先动的内家要诀，一剑生寒，斜递而出！

这一招名叫“慧剑降魔”，是“伽罗十三剑”中招术，初出手时，看来慢吞吞的威力并不甚大，但在接近的一刹那间，突然变慢为快，而且快捷得无法形容，电闪光腾，幻起千重剑法，宛如如来佛尊的普渡法轮一般，直向“白面人妖阴风秀士”钟如玉卷去！钟如玉看出她这一招不但威力奇大，其中还藏有无穷变化，自然不肯遽加拆解，方一避势飘身，严凝素就倚仗这一着先机，把“伽罗十三剑”一招接着一招地施展开来，展眼之间，剑化万重光幕，人拟千手观音，足下并踩着南学绝学“七宝金莲步”，散着她身上生来特具的淡淡天香，把个盖世魔头圈在其内！

饶你“白面人妖”身负阴毒无比的极高功力，在这一柄“青虹龟甲神剑”及两般禅门绝学之下，也不得不暂时屈居下风，手中湘妃竹折扇接架遮拦之间，还得时时避免触及对方那斩金截玉的神锋宝刃！

但等“天香玉凤”严凝素把一套妙法神尼精研亲传的“伽罗十三剑”使得将近尾声，“白面人妖阴风秀士”钟如玉已凭借精纯功力，渐渐平反劣势，手中折扇有守有攻，并不时来上一下毒辣绝伦的“七阴指”，显见得严凝素这一套精妙无比的看家剑法使完之后，便非败不可！就在这种紧要关头，赶往大铁栅中救人的小侠吕崇文却已出了岔事！

原来吕崇文推剑飘身，纵往大铁栅之时，群贼之内已有两名赶到！

吕崇文哪会把这些么魔小鬼放在眼中？右手打出一股劈空袭人的“玄门罡气”，把当面一贼震得口喷鲜血，跌出丈许，左手却顺势一招“横断江流”，生生切在一个手持锯齿雁翎刀、挺身进扑的贼党大腿上，“喀嚓”一声，腿骨应掌立折，疼得那名贼子鬼哭狼嚎，抛却雁翎刀，疼得在地上抱着大腿乱滚！

二贼虽然在一照面下便被吕崇文收拾，但这一耽延，其余群贼，业已蜂拥而上！

吕崇文眼看严姑姑青虹飞舞之下，已替自己斫了不少恶贼头颅，豪兴一发，纵声长啸，施展师门绝学“乾坤八掌”，对付缠绕自己诸贼，那还不如虎戏羊群？刹那之间，足踩九宫，身游八卦，把三四名贼子，圈在一片掌风之内！

严凝素开始以“伽罗十三剑”对付“白面人妖”之际，吕崇文把贼人收拾得只剩下两个，而这两个也已心胆皆碎，斗志毫无，呼啸一声，分头逃去！

吕崇文看出严姑姑“青虹龟甲剑”在手，又复使出了看家绝学“伽罗十三剑”，却仍然胜那“白面人妖”钟如玉不得，知自己所能利用的良机无多，不再嗜杀追杀，接连两纵，径自到达内中囚人的大铁栅外！

这具大铁栅之中立有两根极粗的铁柱，柱上背缚两人，但因设在月光难透的极暗之处，不到贴近铁栅，无法辨清被缚之人的身形面目，看栅贼徒，可能怯于吕崇文的威势，业已逃得一人不剩！

吕崇文在距离铁栅五六尺远之处，便自开言问道：“栅内可是裴老前辈及欧阳居士？晚辈吕崇文特来相救！”

栅内被囚之人，似已被折磨得毫无气力，极其低微地哼了一声，吕崇文

天生侠胆，一阵心酸，凄然抢步上前，一手攥住一根铁栅，便自猛凝真力，硬往左右分去！

就在铁栅被拉得已见弯曲之时，栅内突然一声阴沉冷笑，那两个背缚在铁柱之上、面容看不真切之人，倏地回身，每人手中一面半红半白的小旗，照准吕崇文脸面之间微一拂动！

冷笑一声入耳，吕崇文便知中计，但事出突然，闭气不及，那半红半白小旗一拂之下，鼻端微闻氤氲香气，神智立昏，全身一软，便自倒地！

吕崇文这一昏倒，峰头灯火通明，每座房舍之间均出现了预先埋伏的贼党，同时厉声呐喊，要“天香玉凤”弃剑就缚！

严凝素除了一开始之时施展“伽罗十三剑”略占优势以外，本来已渐落下风，再见吕崇文中计遭擒，芳心一乱，不禁连遇险招，胸前期门穴上，几乎中了“白面人妖”钟如玉的“七阴指”！尚幸身法灵活，一连两个就地滚翻，不但躲过了“白面人妖”的致命一击，同时趁这电闪之间，心中也已决定，自己在此拼死力战，不过是徒逞匹夫之勇，毫无益处，必须立即脱身，会同西门豹、澄空、慕容刚等人设法营救，吕崇文才有生望！

“白面人妖”钟如玉乘着“天香玉凤”严凝素因瞥见吕崇文遇险，心神一分之际，用了一招“魁星点元”的“七阴指力”，逼得对方施展“燕青十八闪翻”逃过此难！心中不由得意非常，一阵纵声狂笑，跟踪扑过，湘妃竹折扇贯足真力，“玄鸟划沙”，下击严凝素纤腰，口中叫道：“小贼已在‘桃竹阴阳幡’妙用之下被擒，剩你一人，还想逃得出我钟如玉的手内么？”

严凝素银牙暗咬，香肩一靠地面，整个娇躯便倒翻而起，左手内两枚“伏魔金环”，用阴把反打凌空扑下的“白面人妖”，右掌中的“青虹龟甲剑”却连演“伽罗十三剑”中的连环双绝“优昙飞钵”、“顽石点头”，但流光剑雨，一发即收，足下暗用“金鲤倒穿波”，一纵便是两丈多远，倏地施展始终留而未用的一招“伽罗十三剑”中威力最大的绝学“伽罗礼佛”，几乎连人带剑化成一道径丈精虹，青芒如电，向着围在身外东南一面的群贼，劈头猛扫！

“白面人妖”钟如玉因江湖经验老到，眼力又高，看出“伏魔金环”所化的两圈金虹不似平常暗器，那两招“优昙飞钵”、“顽石点头”，配上“青虹龟甲剑”的森森精芒，威力又复奇大，自己站在稳胜局面之下，乐得慢慢消耗严凝素劲力，何必硬拼？遂一收“玄鸟划沙”的下击之势，改为“雁渡寒塘”，飘身左避！

算计虽然又稳又毒，但却未料到“天香玉凤”严凝素深明利害，不是为了同伴中计，盛怒死拼，而是借此两环两剑，略微逼开对手，好作脱身之计！

所以在“白面人妖”钟如玉警觉之时，“天香玉凤”已以狮子搏兔之力，对付群贼！

这招“伽罗礼佛”，是“伽罗十三剑”的精中之精，粹中之粹，径丈精虹电卷之下，可怜碌碌群贼，哪里禁受得起？顿时人头滚滚，断肢纷纷！等“白面人妖”怒叱赶过，“天香玉凤”的白色罗衣之上，业已染满了斑斑血渍，脱身重围，退往峰下！

严凝素香汗盈盈，微微带喘地把吕崇文中计被擒，自己拼力脱围的经过，絮絮讲完，慕容刚一面心悬吕崇文安危，一面心疼严凝素的一番艰危浴血，急得剑眉紧皱，在室中不住负手往来蹀躞，西门豹见状叹道：“事已至此，慕容老弟你纵自急煞也是徒然，还不如静摄心神，彼此好好商讨一下！”

慕容刚扼腕摇头说道：“武功一道，确实丝毫勉强不得，那天南第二怪‘白骨天王’韦光，确实已非我们能敌，再加上这么一个‘白面人妖阴风秀士’钟如玉，如想硬闯丈人峰救人，不啻飞蛾投火，平白取辱，决办不到！若靠所擒‘玄龟羽士’宋三清作为交换，则充其量也不过能换回吕崇文一人，其余的裴老英雄及欧阳居士，难道就听任他们沦于贼手，忍受长期凌辱不成？”

西门豹摇头叹道：“此事虽是吕崇文发起，但我也曾认为可行，加以赞许！想不到生平以计弄人，如今遇见高明对手，虽然擒得宋三清，却又把个吕崇文落入人家的算计之内！”

说到此处，突然眼内暴射神光，一阵轩眉狂笑说道：“我自积翠峰石室之中当着贤叔侄烧去那册‘百毒真经’以后，本已尽毁生平所炼的毒物，立誓永不再用！但今日为了对付这群万恶凶邪及拯救正人侠士，少不得再度一施故技，我去准备一点东西，且等澄空大师峰头交涉回来，看看结果如何再说！”

不提“铁胆书生”、“天香玉凤”等人在山下店内忧心如焚，且说那丈人峰头之事：

“白面人妖阴风秀士”钟如玉见“天香玉凤”严凝素不但从自己手内逸去，而且在她“青虹龟甲剑”之下，又复死伤了二三十名贼党，满地都是断头折肢，纵横血迹！

不由把一腔盛怒，欲对吕崇文发泄，将手一挥，贼党抬过一具绝大门板，小侠吕崇文昏迷不醒，被三四道极粗的绳索绑在其上！

“白面人妖阴风秀士”钟如玉命人把门板支在场中，自己在两丈以外，向手下贼党要来一袋十二把飞刀，狞笑道：“你们且用‘桃竹阴阳幡’解药把这小贼用水救醒，我要教他眼睁睁地惊心碎胆，然后才慢慢死在飞刀透体之下！”

贼党兴高采烈地如言办理，独门解药，自然灵效，吕崇文觉得一股辛辣之气入鼻，人已醒转，但双目才自朦朦胧胧地微开一线，便见“白面人妖”钟如玉手携一袋飞刀，站在距约自己两丈之处，面含狞厉的笑容！其余群贼则在四外各执强弓硬弩，兵刃暗器，环形围立！这种形势，“青虹龟甲剑”又不在手中，慢说自己被绑于门板之上，就算身无寸缚，也决难逃得出“白面人妖”钟如玉的湘妃竹折扇及“七阴指力”之下！

但任何人均不愿甘心就死，尤其是吕崇文一身功力并未丧失，遂故意装作尚未全醒转，其实在利用这刹那生机，猛力提聚自己的“玄门罡气”！

“白面人妖”钟如玉何等目力？一来知道“桃竹阴阳幡”的独门解药入鼻即醒，二来已看出吕崇文胸际微微起伏，冷笑一声说道：“吕家小贼，装什么死，你在四灵寨翠竹山庄之中的威风何在？”右手甩处，一道白光电射而出，直向绑在板上的吕崇文的面门打去！

吕崇文本来胆大，但在此生死关头，却又突然心细起来！暗想这“白面人妖”钟如玉先救醒自己之意，还不是要在自己神智清楚之时尽兴凌辱泄愤？既然如此，这第一刀哪会就置自己死命？且自不去理它，利用这千金难买的片刻光阴，尽量提聚真气内力备用！

果然一缕急劲的寒风劈面袭来，那柄飞刀擦着吕崇文头顶，“登”的一声，钉入门板之内！

“白面人妖”钟如玉见吕崇文分明已醒，但对自己这一飞刀却连眼皮都

未抬上一抬，不由冷笑连声，又复接连发出两把飞刀，一左一右，直向板门飞去！

吕崇文此时真气内力业已贯注周身，试出身上所绑的三四道绳索，若以十二成罡力硬挣，或许能震断？

所以只顾继续凝聚真气，对钟如玉第二次所发的飞刀，仍然连看都不看一眼！

果然“白面人妖”钟如玉这第二次的两柄飞刀仍是对吕崇文加以心理威胁，白光电闪之下，一左一右，齐在吕崇文双耳之旁钉入板内。

但见吕崇文依旧毫无惧色，“白面人妖”钟如玉不禁胸头冒火，杀气腾眉，一阵“嘍嘍”厉笑叫道：“吕家小儿，死到临头，居然还敢如此狂傲？我这一柄飞刀就要在你右颊洞穿！”这回手法用得极重，“呼”然作响，一道刀光，疾逾电闪地又自飞出！

吕崇文此时全身内力业已贯注膝肘之间，但知钟如玉已被激怒，这次不是虚言，故在刀光迎面飞到之时，提聚“玄门罡气”，张口一喷，一尺以外，便把那柄飞刀凌空击落！

“白面人妖”钟如玉狂傲已极，先前便觉得“天香玉凤”严凝素所施展的“伽罗十三剑”及一身绝顶轻功，业已高明得大出自己意料，如今更想不到这年岁轻轻的吕崇文内五行功力居然练到能够喷气击物？

想到此处，心头猛的一惊，暗骂自己糊涂，对方内功既有这高，三四道绳索，哪里绑得住他？

虽然自己只要不再藐视敌人，施展全力以搏，对方决难逃出掌握之内，但若被他挣脱绑缚，手下贼党却难免又受伤损！

利害一明，慢慢将对方消遣解恨之心遂泯，剩下的十二柄飞刀电舞当空，用的是满天花雨手法，宛如一蓬刀雨，向门板上的吕崇文疾飞而至！

钟如玉飞刀出手，吕崇文双目一瞪，精光电射，突然引吭龙吟，蓄积已久的罡气内力，一齐发出，不但把身上所绑的绳索挣断，连那块厚大的门板也四分五裂，震成数块！

而且就利用手中现成的绳索，旋成万条光影，以柔克刚，把那一片几乎无法躲闪的飞刀光雨，扫数击落！

他知道虽然脱缚，要想突围下峰，仍非易事，剑眉剔处，杀意顿生，左手趁势探囊，一大把铁石围棋“倒洒满天星”，不打自知难以击中的“白面人妖”钟如玉，却专打四外那些狐假虎威的群贼，刹那间惨嚎四起，已有七八人中棋倒地！

“白面人妖”钟如玉“哼”的一声，把自己的湘妃竹折扇收入怀中，双臂倏地一张，全身骨节“巴巴”地一阵连响，十支手指不但顿时粗大一倍，并且全部变成紫黑颜色，箕张高举胸前，一对凶睛以极凶极毒极冷酷的光芒，觑定吕崇文，口角挂着半丝阴森的狞笑，一步一步地慢慢走近！

吕崇文先前才斗一招，“青虹龟甲剑”便告出手，心头怎不深深警惕这“白面人妖”厉害？此时见他这副凶相，知道业已凝聚什么极毒阴功，要把自己一举毁在掌下！

功力悬殊过甚，如若不服硬抗，无非自速其死，吕崇文一面慢慢后退，一面以“玄门罡气”暗暗护住前胸后背几处致命要穴！

这时四处群寇也自鸦雀无声，静看着这“桃竹阴阳教”护法、“白面人妖”钟如玉怎样施展绝世功力，搏杀对方这位年轻人物？

钟如玉在缓缓前行之中，口内突作怪异呻吟，这种呻吟忽而穷媚极艳，令人心神俱荡！忽而沉哀绝痛，令人心酸泪落，意志消竭，忽而凄厉无伦，令人心悸魂摇，周身起粟！

吕崇文知道对方所用叫做“七情魔音”，欲在自己心神略微所诱之际，立下辣手！他一面既要抱元守一，静气宁神，防范有形毒手，一面又要以内家定力抗拒无相魔音，委实太难应付周全，自己在这丈人峰头，恐怕终必难逃一劫！

陡地“白面人妖”钟如玉口中魔音尽歇，舌尖暴绽春雷，威势之强，震得远山近壑齐作回音，嗡嗡不绝，四处群贼竟有不少人惊倒在地！

吕崇文骤出不意，也觉心神一悸，但就在这刹那之间，“白面人妖”钟如玉袍袖双甩，人已凌空拔起四丈多高，掉头扑下，十指半曲如钩，怪的是由粗大一倍，不仅恢复原状，并较原来更细，细成皮贴骨上，形同鸟爪一般，但颜色却由紫黑转成乌黑，指尖各有腥气丝丝作响，十来丈方圆以内，全在他掌风身形笼罩之下！

吕崇文遁无可遁，知道难逃伤损，雄心也自勃发万丈，索性把“玄门罡气”及本身所有真力贯注在右手中指之上，巍然卓立，就如同一座山岳一般，准备等“白面人妖”钟如玉扑到之时，根本放弃防守，以一指换两爪，与他拼个同归于尽！

就在这双方生死悬诸一发之时，一声怪啸，已自遥空而起！

啸声初发之时，听来极远，但转眼之间，尾音袅袅，已至当头，飞也似的掠到一条白色人影，正好迎着钟如玉下扑的身形，袍袖疾挥，涌起一股强烈的阴风，向上挡去！

“白面人妖”钟如玉从啸声之上，早已知道来人是天南第二怪“白骨天王”老怪，但却绝想不到，“白骨天王”会出手护卫吕崇文，施展“白骨阴风”，阻挡自己雷霆万钧的全力下击之势！

尚幸真力初发，还来得及收势飘身，但见“白骨天王”韦光双掌满是血渍，气色神情，均似在刘氏荒坟之内吃了甚大亏损之状，不由更自瞠目惊愕！

“白骨天王”韦光知道“白面人妖”钟如玉不懂自己为何阻挡他搏杀吕崇文，遂浓眉微皱说道：“钟贤弟不必惊疑，宋三清在刘氏荒坟中计被擒，生死未明，我们不得不暂时留这小贼一命！”

说完转面对吕崇文说道：“你在老夫等人手下不必再事逞强，乖乖束手就缚，只要宋三清未死，我们也决不伤害于你！”

吕崇文此时心头委实难过已极，一个“白面人妖”钟如玉，自己已非其敌，再加上天南老怪“白骨天王”，斗是决斗不过！但真如老怪之言束手就缚，休说有辱师门威望，便自己也决不肯为！念头一转，纵然拼却一死，也不能对老怪等略微输口，一阵仰天狂笑说道：“不知羞的老怪们，整日骄狂，自诩世少敌手！但却在贼巢之中对年轻后辈倚众逞凶，小爷便把条性命交代在此，看你们却以何颜与天下英雄相对！”

说完又是一阵震天狂笑，便向自己的天灵拍去！

“白面人妖”钟如玉依旧面含冷笑，但老怪“白骨天王”韦光却受不住吕崇文这几句讥嘲，因彼此距约一丈三四，欲阻止吕崇文自尽，已来不及，只得回手摘下月白长衫上的一粒纽扣，闪电般的屈指弹出，正好打在吕崇文拍向天灵的左掌脉门之上！

吕崇文左臂顿时一阵酸麻，自然垂下，老怪韦光自鼻内“哼”的一声冷

笑说道：“小贼休要不服，此时想死，却不能由你！，老夫双掌均中奸计，受伤不轻，如今就以带伤的一只右掌擒你，还算不算以大压小？”

吕崇文“哈哈”一笑说道：“我自蒙恩师启迪教化，下山行道以来，从不占人半点便宜，休看你是成名老怪，倘仅用一只右掌，吕崇文宁死不愿动手！只要不仗人多，随便你们那个老怪出面，吕崇文接战百合！”

“白骨天王”韦光把两只长衫大袖往上一翻，露出两只鲜血淋漓的手掌，向吕崇文狞声笑道：“小贼简直不知天高地厚，你若非占了我师侄宋三清被擒的一点便宜，恐怕早已在我钟老弟的‘玄阴气劲’之下，伏尸多时！放眼天下武林，除了你那老鬼师傅和北岳无忧、南海妙法以外，能接老夫百招之人，可说绝无仅有！以你这般年龄，三掌之内，并还许躲许接，我如不把你震伤倒地，不但任你扬长而去，并把那裴伯羽、欧阳智交你带走！”

吕崇文虽知老怪厉害，但眼看他一双手掌鲜血未干，不禁雄心顿起！暗想以师门绝顶轻功“七禽身法”，辅以“玄门罡气”，真不信连躲带闪加硬接，就逃不出你老怪负伤未愈的三掌之下！

既然蓄意一试，遂自气贯周身，功行百穴，方对老怪韦光微一点头，“白骨天王”左掌扬处，便是一股排山倒海般的劈空劲气当胸涌到！

吕崇文双臂一抖，猛提真气，“一鹤冲天”拔起一丈来高，那股劈空劲气，虽从脚下掠过，但因威势过强，仍然把吕崇文身形带得在半空中一阵震荡！

吕崇文虽然心惊自己还是第一次见识有如此威力的劈空掌风，但仍趁着一震之势，一式“风憺落花”，飘出七八尺远，口中仍自故意傲然叫道：“我已说过，生平决不占人便宜，老怪物你若单掌发力，吕崇文可只躲不接！”

“白骨天王”韦光阴恻恻地说道：“小贼休再利口，你替老夫拿半条命来！”

双掌在胸前一合，不但不进，反而退后半步，掌缘左右微张，双掌掌心往前一登，这次却不像上一掌一般，竟毫未发出什么疾风劲气，但吕崇文感觉到有一股令人窒息的绝大潜力，向自己身前逼来！

他知道这次老怪是用双掌徐徐发力，上下左右，方向随意变化，必然不容自己再行倚仗绝世轻功闪躲，不由雄心一长，猛运“玄门罡气”，也自往前一逼，但这次可吃了大苦，觉得面前那股无形潜力简直重如山岳，自己所发的“玄门罡气”，不但无法前进，反而被逼回头，全身立被潜力罩住，口鼻一窒，便即晕死！

吕崇文刚刚倒地，峰头宛如电掣风飘，又掠上来一条灰影，正是那位“铁木大师”澄空和尚！

澄空远远见吕崇文倒地不起，“咳”的一声，双眉紧皱，接连几纵便自赶到近前，等看出只是受伤在地，眉头方自略展，他口角向不轻薄，合什当胸，对天南老怪“白骨天王”韦光施礼说道：“宋三清现在山下，完好无伤，吕崇文却落在老前辈手内，我们今夜初更就在这丈人峰腰的一片松林之外，彼此互换人质如何？”

老怪韦光点头说道：“老夫兄弟及‘阴阳双圣’等人送帖恒山，是与‘宇内三奇’订约明岁岁朝，在这岱宗绝顶丈人峰头一会！宋三清、吕崇文互换以后，不到会期之前，若再在泰山周围发现你们这干不知死活的后辈，可休怪老夫手狠！”

澄空静听老怪发威，依然神色谦和地说道：“晚辈等本无意于会期前有

所失礼，但裴伯羽、欧阳智既然失陷在这丈人峰头，晚辈等则不得不竭尽微力，与老前辈周旋到底！后话休提，今夜初更，峰腰敬候！”

话完，微一恭身为礼，肩头轻晃，便已退后数丈，回身纵往峰下！

老怪“白骨天王”韦光一面命人把晕倒在地的吕崇文抬走，一面怪声笑道：“想救裴伯羽、欧阳智？老夫一定让你们如意称心就是！嘿……嘿……嘿！”

澄空耳边听得这一串连声长笑，不由头皮发炸，皮肉皆颤，颇不明白老怪何以笑得如此凄厉？

等他回到店内，晓日早升，西门豹、慕容刚及“天香玉凤”严凝素均在愁眉相盼！

听说吕崇文被老怪“白骨天王”韦光震伤倒地，人事不知，大家一齐心悬无已！但因只须等到初更，便可双方换回人质，也就在无可如何之下，略微宽解，纷纷各自调气行功，准备宵来再会对方之时，万一又要拼力动手！

西门豹一面端坐行功，调匀真气，流转周身，一面心头暗自盘算，苗疆野人方面，因那“鸠面神婆”常素素过份厉害，“宇内三奇”必须联手应敌方足一拼，“金龙二佛”对那天南大怪“骷髅羽士”韦昌，也不过顶多持平，颇难占得胜面！

而丈人峰头，除了“桃竹阴阳教主”凌风竹毕桃花二恶不知何往不算，就单凭天南第二怪“白骨天王”韦光与那“白面人妖阴风秀士”钟如玉二人，自己这面即已难为其敌！

通盘局面衡量之下，明岁岁朝大会，就连留守金龙寺的“醉佛”飘云、“痴佛”红云一并邀来，仍然是群魔方面显占优势！要想一举奏效，尽歼群魔，使武林中从此清平，必须设法削减对方实力，或另约绝世高人助阵不可！

但举世之中，哪还有比“宇内三奇”再高的正派好手？西门豹遂不但为眼前吕崇文的安危担心，更为将来道浅魔高的泰山大会，悬忧不浅！

苦思绝虑之下，到底被他想出一线曙光，西门豹那等深沉稳重之人，也几乎独自手舞足蹈起来！

原来西门豹当初在广西勾漏山的一条绝谷之内，发现那册被他当着慕容刚、吕崇文撕毁烧去的“百毒真经”之际，因骤获奇书，极度惊喜之下，竟未继续细搜那座藏经秘洞！

但后来研习那册“百毒真经”，却从经上注解看出，三百年前武林之内，有两位盖代奇人，叫做“天游尊者”与“天缺真人”。

“天游尊者”以百岁光阴，足迹遍历天下，把各门各派的武学精髓，完全设法学在身上，然后以苦心卓行，闭关勾漏山幽谷，研著了一部“百合真经”，这部奇经，虽不过寥寥数百字，但极度摘要钩玄，深奥无比！只要能够参悟贯通，则可把本身学得的各种武学综合发挥，威力自然强大无匹！

“天缺真人”则因特殊嗜好，搜尽天下奇毒之物，著作了一部“百毒真经”，二人在功行圆满，解脱皮囊以前，把这妙夺造化的两册真经，秘藏在同一洞内！

自己所得，是一册“百毒真经”，既知还有一部更为精妙的“百合真经”，当然又去勾漏山幽谷搜索，但搜遍洞内，亦自毫无发现，才深信一饮一啄，莫非前定，福祿不属，无法强求！

目前相偕诸人之中，慕容刚、吕崇文均身得无忧、静宁两家之长，尤其是吕崇文，既已精娴“卐字多罗剑”、“太乙奇门剑”，一路上又复磨着他

“天香玉凤”严姑姑教会了妙法神尼新近研创的南海绝学“伽罗十三剑”，并曾扬言将来要把这三种剑术融会贯通，另行创造一种盖世无双的天下第一剑！

他既有这种志愿，又已学会当世至高无上的三种剑法，若能机缘巧遇，得到那册“百合真经”，定然短期之内即有大成！再加上那柄“青虹龟甲神剑”，哪怕不慑伏群魔，威震天下？

自己未归正道之前，在兰州桃林巧施鬼计，假手“铁胆书生”慕容刚，毒死他父亲“梅花剑”吕怀民，如今虽蒙他宽仁厚德，义释这种不共戴天之仇，但当年憾事偶然一上心头，总觉得仍如芒刺在背，无法对此子予以重报！

今夜将人换回以后，如能照自己安排，把“双首神龙”裴伯羽及老友欧阳智也一并救出，则拟请澄空、慕容刚、严凝素等人暂时退出山东，觅地各自练功，等待“宇内三奇”、“金龙二佛”野人山会战“鸠面神婆”、“天南大怪”的胜负消息，自己则与吕崇文跑趟勾漏山，试试可有这种绝世机缘，令他明岁岁朝，在泰山绝顶仗青虹一剑，光寒天下！

用毕晚饭，皓月一升，众人便带被着点晕穴的“玄龟羽士”宋三清，猿升丈人峰半腰，在一片深密松林之外，静待“天南老怪”韦光届时赴约。

“天香玉凤”严凝素知道敌强我弱，生怕老怪韦光与“白面人妖”钟如玉一面不放吕崇文，一面恃强硬夺宋三清，所以不但点了“玄龟羽士”晕穴，并以“青虹龟甲剑”始终指定他的要害之上！

时到初更，松林的另一端处果然出现了三条人影，走到距约十丈，已可辨清正是老怪韦光、“白面人妖”钟如玉与另一个肩扛吕崇文的贼党！

西门豹喝道：“对方止步，我们各自先行解开被擒之人穴道！”

“天香玉凤”严凝素玉掌轻挥，拍开“玄龟羽士”的晕穴，宋三清悠悠醒转，凶睛方一瞪，看见“青虹龟甲剑”精芒如电，正指在胸前，只得狠狠瞪了这位昔日同列四灵的严凝素几眼，不敢逞强！

那边老怪韦光也伸手解开吕崇文的穴道，慕容刚最为关心，提气叫道：“文侄！你的伤势怎样？”

暗影之中，吕崇文一声不答，慕容刚正在疑心是否吕崇文受伤极重，越发担忧之际，西门豹业已猜出吕崇文心意，笑着叫道：“吕老弟，你在龙潭虎穴之内力敌两个年龄比你大上五六倍的名震江湖的魔头，真说得上是虽败犹荣，难道还有什么值得惭愧之处么？”

西门豹如此说法，吕崇文才低低哼了一声，老怪韦光也自扬声问道：“宋师侄，你可曾受这班小辈虐待？”

“玄龟羽士”宋三清答道：“师叔放心，宋三清不曾有辱天南门下威望！”

老怪韦光自宋三清语音之中，听出他果然未受伤损，遂向群侠叫道：“双方人质既然均已无伤，我们莫再拖延，各自放手！”

说完便将吕崇文放过，这边“天香玉凤”严凝素将“青虹龟甲剑”往后一撤，“玄龟羽士”宋三清带着含恨地忙往师叔“白骨天王”身前纵去！

“玄龟羽士”一走，西门豹因防范老怪等人恃强突袭，立刻抢步上前接住吕崇文，扬手一把奇腥无比的银色毒砂飞舞满空，对着“白骨天王”韦光叫道：“老怪物们，老夫为了应付你们这些穷凶极恶的魔头，业已再度动用我昔年七十二般绝毒之物！这一把‘蚀骨银沙’沾身即死，倘若不信，尽管上前一试！我们今夜换人已毕，就此别过，三日之内，定然叫你们自动把裴伯羽、欧阳智放出！”

老怪韦光与“白面人妖”钟如玉何等眼光？从那漫空飞舞的银砂奇腥无比之上，便已看出此物果然剧毒无比，遂招呼宋三清与另一贼党转回峰头，并遥遥用真气传声狞笑道：“今夜暂且饶过你们，但要想救出裴伯羽、欧阳智，却除非日从西起！”

这时心中最难过的却是小侠吕崇文，虽然第一次是西域“四佛十三僧”倚众围攻，第二次又是败在“天南老怪”掌下，不能算是丢人，但两度被擒，总觉得脸上太无光彩！

他心性本极高傲，一想不开之下，竟然不欲再见诸位伯叔，奋身一跃，便往峰旁百丈绝壑纵去！

西门豹在他身旁急忙一把抱住，并对吕崇文低低说道：“目前且让这干老怪耀武扬威，我包你在泰山大会之时可以手刃‘白骨天王’与‘阴风秀士’！”

吕崇文闻言微觉一怔，他因在丈人峰与“白骨天王”、“阴风秀士”均曾拼死力战，知道两个老怪名不虚传，自己功力所限，实非其敌！目前距离泰山大会之期，不过仅有三个多月，哪里会在这样短短的时间以内，有如此进境？

话论虽不足信，但衡情却又深知这位西门老前辈对自己从无虚言！他昨夜与老怪韦光最后的一掌硬抗，所发的“玄门罡气”被人家反逼回头，连同“白骨阴风”，透骨而入，以致周身百穴及奇经八脉之间气机滞塞，受损不浅！适才羞愤交集，意欲跳崖自尽，并未怎样觉出，如今被西门豹揽在怀中，好言相慰，心神一懈之下，不禁双颊飞起一片桃红颜色，口内也自发出痛苦的微呻！

这时澄空、慕容刚及严凝素等人也均赶上，欲对吕崇文劝慰，澄空因昨夜亲见吕崇文被老怪韦光震伤，心中本已暗诧，双方各以真气硬拼，以老怪功力之深，吕崇文怎会不受伤损？如今见他这副神色，眉头一皱，伸手点了吕崇文黑甜睡穴，向众人说道：“老怪韦光的‘白骨阴风’一经透体，能令百穴闭塞，骨髓成冰，端的厉害已极！昨夜虽因一来是宋三清刘氏荒坟被擒，老怪投鼠忌器，下手不敢过辣！二来吕崇文所习玄门内功根基深厚，不致有生命之危，但就这样，也需要两名好手替他隔体传功，细搜百穴，驱散所中‘白骨阴风’的余毒，再加调养，才得复原，我们赶快回店中下手施救为要！”

“铁胆书生”慕容刚听澄空如此说法，也不禁剑眉深锁，下腰抱起吕崇文，便自各展轻功，下峰回店。

无忧头陀所炼的“万妙灵丹”，因过份珍贵，只有吕崇文获赐一粒，在枫岭山积翠峰石室之中，他义释深仇，救了西门豹！但另一种固元益气的灵药“固元丹”，澄空身旁却带得有。解开吕崇文睡穴以后，果然牙关捉对厮并，全身冷战不休，脸色也逐渐由桃红变为紫黑！

澄空一连喂他服下两粒固元灵丹，及吕崇文身边自带的静宁真人所炼的灵药，便向慕容刚说道：“慕容师弟，你与我同在这间内室之中，各以本身纯阳真气，隔体传功，替他细搜百穴，驱散阴寒，但在三日以内，可能有人惊扰，万一老怪等人下峰挑衅，寻到此间，却不但前功尽弃，还可能使吕崇文蒙受更重伤损！所以这外室护卫之责，端的极重，西门大侠可有什么万全之策加以布置么？”

西门豹面色沉重，点头说道：“昨日上午，我已配制了几般昔年所用的狠辣之物，并已在宋三清身上做了手脚，企图从这条途径搭救峰头被难的老友‘璇玑居士’与‘双首神龙’，所以三日之内，老怪必派人来，但不会翻

脸动手！大师与慕容老弟且请摒除百虑，尽速疗伤，凭严女侠一身南海绝学、‘青虹龟甲神剑’及西门豹连昔年为恶江湖都不大肯用的三般奇毒之物，保你三日三夜，无人侵扰！”

澄空听他已在宋三清身上作了手脚，不由略觉宽心，遂与慕容刚先自调匀本身真气，各以一掌贴在吕崇文的“鹿车穴”及“灵羊穴”之上，缓缓传入，冲破吕崇文因本身真气大损，无法自行冲破，以致阴闭难通的生死玄关，走九宫雷府，度十二重楼，转折于紫微、太乙之间，然后再调玄武，分经玄牝贤命，下达中元，如此不停反复周旋，细细搜除吕崇文体内所潜的“白骨阴风”的寒毒之气！

这样做法，每一反复循环，需要一日一夜，共需细搜三遍，才能将寒毒尽除，再用培元固本灵药，调养所受亏耗，所以澄空说是三日之内，不能有人加以惊扰！

一日一夜过后，吕崇文全身抖颤已停，但那种由经脉穴道之间感受的奇寒及现在脸上的紫黑之色，却依然丝毫未褪，西门豹、严凝素隔室相窥，知道必需再有两日，才得功成，不由一齐暗自心惊，老怪韦光的“白骨阴风”，果然狠毒难敌！

正在相顾咨嗟，店家轻叩室门，报说店外有一白衣老人求见！

西门豹一听来者是个白衣老人，便知老怪韦光居然自己亲来，忙向严凝素说道：“澄空大师及慕容刚老弟为吕崇文疗伤之事，不必使老怪看见，严女侠在此守护，我往隔室与他谈话！”

严凝素恐怕西门豹独对“白骨天王”韦光有所差错，秀眉方自一蹙，西门豹业已会意笑道：“老怪此来是有求于我，不会妄逞凶威，严女侠尽管放心，我往隔室会他一会！”

说完便命店家把那白衣老人引往隔室自己所居房中，严凝素不便再问，只得紧握“青虹龟甲剑”，并暗扣“伏魔金环”，防备不测！

西门豹才入自己房内，老怪韦光已由店家引至门前，西门豹挥退店家，满面笑容，肃客入室，斟过一杯香茗笑道：“老前辈的‘白骨阴风’委实厉害无比，我们那位吕老弟若非练有‘乾元罡气’及‘太清神功’，此时想已骨髓成冰，哪里还能拉着‘铁胆书生’去往日观峰头，一眺泰山绝景？”

老怪韦光休看功力盖世，却对这位名震江湖的“千毒人魔”一样深怀戒意，那杯香茗，自然点滴不敢沾唇！他本以为吕崇文身受自己的“白骨阴风”，定已命在旦夕，忽听此言，不觉微愕，暗想“乾元罡气”与“太清神功”均是玄门无上绝学，此子年岁太轻，怎会有此造诣？

但微愕以后，并未多想，阴恻恻地对西门豹说道：“宋三清忽然狂笑不休，可是中了你的‘追魂断肠笑箭’？”

西门豹点头笑道：“西门豹因至友欧阳智、裴伯羽尚在老前辈手中，不得不稍弄狡猾，但‘追魂断肠笑箭’中后狂笑断肠，无药可解，西门豹不敢如此歹毒，只是用了相似而毒性较轻之物，三日之内，保证生命无危，解药则更是现成，只要老前辈千金一诺，答允将欧阳智、裴伯羽放回，彼此明岁朝再行正式较量，西门豹便立刻奉上！”

老怪“白骨天王”韦光听说西门豹要用宋三清所中奇毒的解药交换欧阳智、裴伯羽，脸上突有一种说不出的神色，微微一现！

西门豹何等心机，何等目力？见老怪神色微变，不由心头陡然一颤，目射神光，注定老怪问道：“老前辈也是当代武林之中的一派宗师，我那两位

老友既已成了你的阶下之囚，难道你还会对失去反抗能力之人加以伤害？”

“白骨天王”韦光霎那之间，脸色便已恢复正常，但已不由暗暗心惊这西门豹好毒的眼力？一阵“哈哈”大笑说道：“老夫全部依你，且将解药拿来，三日以后，宋三清若告痊愈，便把欧阳智、裴伯羽两个匹夫，皮发无伤的送至此店！”

西门豹正色说道：“老前辈威震天南，谅无戏言？”

“白骨天王”韦光又是一阵纵声大笑道：“只要你解药有灵，老夫以数十载威名，保证把他们皮发无伤的送到此处，何必多此一问？”

西门豹又狠狠盯了“白骨天王”韦光几眼，起身先自屙中取出一个透明淡绿的水球握在左手，然后又拿了一个三四寸方圆的铁匣，向老怪笑道：“老前辈功力太高，西门豹几手俗学，螳臂当车，无法抗衡，所以不得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透明绿色水球之中所贮，乃是‘守宫精’与‘蜈蚣毒液’，沾身即死，无药可治！西门豹身畔尚有一袋‘蚀骨银沙’，那铁匣之内，却盛的是宋三清需用的解药！老前辈且请先行，西门豹送到店外，再为交付！”

“白骨天王”韦光知道西门豹顾虑自己在取得解药以后，翻脸逞凶，所以早有准备，“蚀骨银沙”前夜已然见他用过，威力甚强，这水球以内的“守宫精”，及“蜈蚣毒液”更是人间至毒，听着都有些暗暗心寒，遂微微一笑，起身出门，西门豹则左手握着那只淡绿水球，右手托着解药铁匣，随后相送！

两人都是当代奇雄，西门豹固然因澄空、慕容刚正在隔室为吕崇文疗伤，丝毫惊扰不得，而对这位武功绝世、一翻脸之间便可置自己死命的“白骨天王”韦光提心吊胆！

但“白骨天王”韦光何尝不为了这位“千毒人魔”手执几般奇毒无比之物跟在自己身后，而觉得脊骨生寒，汗毛直竖！

双方各怀鬼胎，出得店门，走到较为僻静之处，西门豹驻足向老怪笑道：“老前辈请接解药，宋三清痊愈以后，便请如约放人，西门豹在此恭候！”话完，右手一扬，那只内盛解药的铁匣，便自凌空抛过，老怪韦光伸手接住，拢入袖中，向西门豹阴森森地冷然一笑，也不再答话，便自扬长而去！

西门豹目送老怪身形一杳，赶紧取出几粒丹丸自行服下，回到店内以后，一面直对“天香玉凤”严凝素摇头，一面取出一包药粉调入水中，仔细净手！

严凝素隔室凝神，已把西门豹与老怪韦光的一番谈话听在耳内，秀眉微蹙问道：“西门大侠，你先把解药予人，老怪是否能按江湖道义如约行事？还有那蜈蚣之毒，虽足以销人骨肉，但轻易难觅，你在此人地生疏，是怎样弄得来的？”

西门豹取巾拭手，神色凝重答道：“‘天南老怪’虽是邪恶一流，但在武林之中既有这高身份，‘信守’二字，却不能不讲！我何曾未发觉他神色有异？好在彼此各用心机，万一真有差池，也够这老怪师徒生受的了！”

说到这里，把那淡绿水球弄破，倾入怀中，一饮而尽，笑对“天香玉凤”说道：“‘蚀骨银沙’确是我匆促所配，至于什么‘蜈蚣毒液’，严女侠说得不错，一时之间却往哪里去找？不过泡了一杯上好的碧螺春，借着西门豹昔日‘千毒人魔’的恶名，吓吓‘天南老怪’罢了！”

严凝素闻言，也不禁为之失笑，这场风险应付过去，别无波折，但到第三日中午，预计再有半日，澄空大师及“铁胆书生”慕容刚便可各以本身内力真气，相助吕崇文把体内所潜“白骨阴风”的余毒驱尽之际，西门豹默计

宋三清服下老怪韦光所携回的解药，狂笑不止之疾，此时当已痊愈，何以“白骨天王”甘毁一世盛名，不把“璇玑居士”欧阳智、“双首神龙”裴伯羽送来践约？

想到前日想过的一桩极为不利之事，不由眉头略皱，向“天香玉凤”严凝素说道：“老怪韦光这久不来践约，委实令人起疑，难道他们真敢不顾天怒人怨，违反武林道义，对业已被擒之人，再下毒手？……”

一言未了，店家双手捧着一只大朱红皮匣，推门走进，说是有人送到店内，吩咐交与西门豹尊客！

西门豹命店家将皮匣放在桌上退去，双眉紧皱，注目凝思！“天香玉凤”严凝素也诧声向西门豹问道：“西门大侠，这只朱红皮匣可是‘天南老怪’差人送来？他们不如约放人，却送这东西则甚？里面到底何物？我们打开看看！”

西门豹凝神好久，突然全身一颤，泪如泉涌，但仍强忍奇悲，用手向里室一指，意似不令严凝素惊扰澄空、慕容刚、吕崇文三人，以免功亏一篑！低低向严凝素颤声叹道：“西门豹身上可能又多添一项罪孽，终身愧对良友！我已大……大略猜……出，这朱红皮匣之中，恐……怕……是……是两……两张带……带发……人……皮！”

严凝素闻言，想起老怪前日阴森的狞笑，和那一句：“定将欧阳智、裴伯羽皮发无伤的送至此处！”不由芳心狂震，眼角含珠，便待伸手开启放在桌上的朱红皮匣！

西门豹低声叫道：“蜂蚕尚有剧毒，对这恶辣阴险的‘天南老怪’不得不防，何况在他业已失言背约之下，更是任何手段均做得出，严女侠你避开正面，用‘灵龙软剑’挑匣！”

严凝素知道西门豹江湖经验老到已极，如言撤下“灵龙软剑”，避开朱红皮匣正面，左掌凝功，右手持剑轻轻一挑，果然不出西门豹所料，立自匣内喷出一蓬金色光雨！

严凝素事先有备，左掌轻扬，便把那蓬金色光雨震散，但往匣内一看，不由掩面低头，泪如泉滴！原来西门豹猜得半点不差，朱红皮匣之内，正是齐齐整整的两叠人皮，一叠是白须白发，另一叠却是微须苍发！

虽系两叠人皮，但五官形态，仍旧依稀可辨，西门豹与“璇玑居士”欧阳智多年至友，严凝素与“双首神龙”裴伯羽则有十载兰盟，均是到眼便即认出，自己几经浴血苦战，费尽心力相救之下，果然已遭“天南老怪”毒手，惨绝人寰地剥下人皮，盛在朱红皮匣之内！

正在严凝素怒愤填膺，西门豹目眦皆裂，但均默默无声，使满眶热泪暗流之际，里室房门启处，吕崇文虎吼一声扑出，抢到桌前盯着两叠人皮，双目之中暴射无限杀气仇火，不住搓手顿足，地上坚厚的方砖应足寸寸俱裂！

“铁胆书生”慕容刚双眉飞煞，面色铁青，澄空大师则合掌低头，不住暗念“阿弥陀佛！”

片刻以后，西门豹一阵纵声狂笑，划破室中的悲惨沉寂，先伸手掩上朱红皮匣，对群侠说道：“我欧阳老友及裴大侠虽遭不幸，但西门豹前日已有安排，宋三清三日之内必然身受奇惨而死，老怪‘白骨天王’韦光，在明岁岁朝泰山大会之时，也更有他意想不到的飞灾恶祸！所以报仇之事，须在将来，目前我们功力人手均所不敌，必须委曲求全，忍辱负重！老怪既在这皮匣之中都设了机簧暗算，可见得业已甘冒天下大不韪，不顾任何江湖道义！

宋三清突然一死以后，‘天南老怪’与‘白面人妖’必然来此逞凶，我们不必和他斗这匹夫之勇，所以第一件事是立即离此，寻一幽秘僻处，静待‘宇内三奇’老前辈野人山之战的消息，第二件事是由此时起，西门豹欲携吕崇文单独他往，准于泰山大会正日赶到丈人峰头！慕容老弟，你能否放心应允？”

“铁胆书生”慕容刚知道西门豹此举必有深意，急忙道：“西门兄对文侄提携，正是他的福缘造化，小弟哪有不放心之理？不过欧阳居士与裴大侠双双遇害，我们就这样悄悄退去，胸头恶气，委实难平！”

西门豹凄然一笑说道：“暂由贼虐，且看天心！大丈夫要拿得起，放得下，此处不可留，我要先告辞了！”

说完转身向桌上朱红皮匣深深一拜，口中祷祝说道：“欧阳老友与裴大侠的英灵不泯，请随西门豹安息灵山，明岁岁朝，我必令韦光、钟如玉两个老贼断首飞魂在吕崇文的‘青虹龟甲剑’之下！”

祷毕起身，严凝素已为吕崇文整好行囊，西门豹提着那只朱红皮匣，又向慕容刚仔细晓谕利害，令其千万暂忍一时之气，静候“宇内三奇”野人山返来，在明岁泰山大会之上，再合力尽歼群贼，然后便与吕崇文飘然赶往广西勾漏山而去！

“铁胆书生”慕容刚、“天香玉凤”严凝素及澄空大师三人虽为欧阳智、裴伯羽惨遭不幸之事伤心惨目、怒气难平，但深知“玄龟羽士”宋三清一遭恶报以后，“天南老怪”、“白面人妖”必怒倾全力来袭！西门豹说得好，“暂由贼虐，且看天心！”目前确实只有忍辱负重为是！遂利用“防远不防近”的通常心理，就在泰山左近租了一宅民房，除了轮班易装，探听“宇内三奇”行踪是否由野人山返来以外，便均足不出户，由澄空督课，各自痛下苦功，精练师门心法！

西门豹前日在店中交与“白骨天王”韦光的那匣解药，不但匣外大有文章，连匣中所贮，也是暂时性的解药，防范老怪万一变卦，则宋三清性命仍在自己的掌握以内！所以“天南老怪”韦光、“白面人妖”钟如玉见宋三清狂笑之疾痊愈，便失信背约，惨下毒手，杀害欧阳智与裴伯羽两位大侠，剥下人皮，再在皮匣中装设机簧暗算，送去以后，不由得意已极，在丈人峰头开怀畅饮！

“玄龟羽士”宋三清本来还可多活两日，但这一饮酒，加上自己所最恨的昔日金兰义弟“双首神龙”裴伯羽及“璇玑居士”欧阳智均已惨杀泄愤，自然饮得略微过量！

他哪知性命只在片刻之间，头重脚轻地站起身形，端着一杯美酒，向“天南老怪”韦光及“白面人妖”钟如玉笑道：“弟子心头有点泛恶，业已不胜酒力，敬师叔与钟老前辈这一杯，便要先行告退了！”

韦钟两个老怪也不知究竟，还待劝他多饮几杯，宋三清突然暴吼一声，面如赭血，双手一掀酒桌，蹦起七八尺高，然后摔下地面，一大口紫黑腥血，喷得“天南老怪”和“白面人妖”满脸满身，腹破肠流，厉声惨嚎，满地乱滚，但一时尚自不得毙命！

“白骨天王”韦光方知宋三清所服的解药不真，此时业已毒性发作，七窍之中，均自狂沁黑血，人已绝对无救！但因平素功力极深，尚在地上血泊之内，滚转哀号，一时难得断气！

不由又是伤心，又是激怒，几度扬手，想替宋三清加上一掌，免得他多

受痛苦，但因二三十载师叔侄情深，始终不忍下手！

“白面人妖阴风秀士”钟如玉也看出宋三清生望已绝及“白骨天王”韦光的心意，默运自己的“七阴指力”，不声不响地隔空向地上的宋三清胸前一指，宋三清“吭”的一声，方告气绝！

“白骨天王”韦光此时方自惨然泪下，“白面人妖”钟如玉一面挥手命人将宋三清好好掩埋，一面向老怪韦光安慰说道：“宋三清虽遭西门老贼毒计暗算，但我们还不是剥了他们两张人皮？事到如今，讲什么江湖过节？小弟与韦兄联手同往，把那残存的五个贼子一齐毁掉，以解心头之恨！等‘宇内三奇’来时，索性诱他们深入埋伏，利用各种手段予以铲除，武林之中，岂不是唯我独尊，再无心腹之患！”

“白骨天王”韦光引袖拭泪，切齿狞声说道：“未来之事慢谈，眼前我非要擒住西门豹老贼，把他全身骨骼，一寸一寸的用钢锉銜成骨灰，方消我恨！老贼智计绝伦，佯已狡猾，我们要去快去！”

袍袖展处，与“白面人妖”钟如玉双双扑下丈人峰头，但西门豹洞烛机先，早与“铁胆书生”慕容刚等人分头鸿飞冥冥，以致韦钟两个老贼满怀杀人凶心而来，却落得个废然而返！

且说西门豹自泰山脚下率领吕崇文经苏皖赣粤，飞速南驰，路途之间，便告知吕崇文，自己要想带他去往勾漏山幽谷，寻找那部“天游尊者”的遗著“百合真经”，使他在短期之内，即可倚仗此经之力，融会“太乙奇门剑”、“卍字多罗剑”与“伽罗十三剑”等三般绝学，而成为一种出乎诸邪意料之外，威力无比，冠绝武林的罕世绝学，在泰山大会上仗剑降魔，扬名天下！

吕崇文闻言自然喜极，到得勾漏山后，因西门豹是旧地重游，并未费多少气力，便自找到自己昔年得到那“百毒真经”的幽谷秘洞之外！

这洞共只数尺方圆，并不宽敞，但形势绝佳，洞在谷底，被一片藤萝掩覆，不知内中有洞之人，外观决看不出。

谷内青松翠柏，茂草奇花，恰当洞口之旁，还有一条细细灵泉，自谷顶拖青曳白，顺壁下流，壁下藓苔之属，滋润得也自绿油油的肥厚如掌！

西门豹在入洞寻经以前，就在那条灵泉右侧，倚仗吕崇文“青虹龟甲神剑”之力，开出一个深大石穴，把“璇玑居士”欧阳智、“双首神龙”裴伯羽的两张带发人皮，连那朱红皮匣，放在石穴之内，移来大石盖好，二人一齐倒身下拜，西门豹暗中祝祷道：“欧阳老友与‘双首神龙’裴大侠请从此安息灵山！并望英灵不泯，默佑自己寻得‘百合真经’，助吕崇文早成绝学，好在泰山大会之上尽戮群魔，报仇雪恨！”

吕崇文与“璇玑居士”欧阳智虽未谋面，但“双首神龙”裴伯羽却是极熟，见好好一位光明磊落的大侠，竟被恶贼所害，只剩下一层人皮，埋恨幽谷，心头当然凄惶已极，也自誓雪此仇，定凭己力所及，扫荡群魔，为苍生造福！

进洞以后，西门豹寸土寸石之微都不放过，反复仔细搜寻，但连搜三日，几乎连洞都翻转，哪有丝毫发现？

吕崇文则见这洞中虽有禅床石桌等物，但似乎过份逼窄，不由对西门豹说道：“‘天游尊者’与‘天缺真人’身怀绝世武学，宇内名山灵洞极多，何必定要在这逼窄颇甚的小洞之中参求金丹大道？西门老前辈，你说是否耐人寻味？”

西门豹被他一言提醒，觉得此洞果然太小，可能洞中有洞，但四壁石色

无异，敲将上去，也均作实声，禅床石桌各处，几经仔细勘察，仍找不出机关暗门存在！

万般无奈之下，只得一试愚公移山之法，利用“青虹龟甲神剑”的锋芒，慢慢试挖石壁。

左壁挖了三日，毫无所得，西门豹仍不死心，掉头再往右壁细细挖掘！

挖到第二日时果然挖出端倪，居然在石壁之中，挖出一只长约四寸、宽约一寸的小小铁匣！

西门豹心头狂喜，但因这铁匣过小，不似藏得下一册穷极内家奥秘的“百合真经”，所以又不免疑心起来，轻轻用“青虹龟甲剑”拨开铁匣，里面果然只是一张素简和一粒异香艳人的青色丹药！

素简之上写着来人能有虔心毅力获得此匣，已属可嘉，匣内“换骨灵丹”，足抵二十年内家吐纳，倘若再求深造，定欲得那“百合真经”，则必须甘冒奇险，先把床前中央的石墩毁去，然后把床前石桌，一左一右，交错推动，即有奇事出现，但从此若不将“百合真经”完全融会贯通，则可能永世无法再出尘世！

西门豹、吕崇文既得骊珠，哪里还顾什么奇艰绝险？先把那粒“换骨灵丹”揣好，然后如言用神剑毁去禅床石墩，再行合力推动床前石桌，果然一阵隆隆巨响，后壁首先往外倒塌，现出天光，洞顶跟着突然碎裂坍塌，二人身在其下，无处躲避，慌忙向那透出天光之处纵去，但一经纵出，不由相互惊魂皆颤，外面不是实地，竟是深逾百丈的无底绝壑！

勾漏山幽谷，谷中有洞，洞外有壑，西门豹、吕崇文二人一步纵空，自百丈高处直坠无底绝壑的生死祸福，暂且不提，先要表叙另一场惊险绝伦的“宇内三奇”、“金龙二佛”联袂同往苗疆野人山，会斗六十年前即世无敌手，如今寿过百岁的狠恶魔头“鸠面神婆”常素素！

野人山绵亘滇西，以山多生苗野猓著名，无忧头陀、静宁真人、妙法神尼等“宇内三奇”与“病佛”孤云、“笑佛”白云，一行五人，自藏经青，便到滇西，路途本不甚远。

但因“金龙四佛”藏人对之敬若神明，见即纷纷礼拜，“病佛”孤云为了在“宇内三奇”这等高人面前，避免此类世俗排场及无谓烦扰，特地尽挑些深山幽谷，不走官塘大道。

这样一来，自然略微绕路，等到得滇西，进入野人山，寻找“鸠面神婆”常素素所居的鬼愁峰断魂涧之时，行迹居然业已被人看在眼里！

“三奇二佛”对这野人山因系初到，地势极生，加以到处都有“金钱”、“桃花”等类极毒恶瘴，所以要想找到那座仅知其名的鬼愁峰与“鸠面神婆”常素素所居的断魂涧，并非易事！

这日搜了几座险恶高峰，走到一条满是落叶的深涧以内，突然听得前路转弯之处，“”的一声“报君知”响！

静宁真人侧顾与自己走在一起的“病佛”孤云笑道：“想不到这样穷山恶涧之中，还听得到‘报君知’响，这位卖卜先生应非俗士，我们迎上前去，打听一下这座鬼愁峰断魂涧究在何处？”

“病佛”孤云方一点头，来人已自涧角转出，踏着落叶行来，足下竟然不出丝毫声息！

不但轻功极好，那副长相也真凶得怕人，两道浓眉又粗又短，一对鹰眼深陷眶内，眼珠不停乱转，鹬鼻成钩，薄片嘴唇，再配上一张颧骨极高的菱

形小脸，颌下一撮微须，使得任何稍具江湖经验之人一望而知，决非善类！

静宁真人倒不注意他长相凶恶，却着实为此人踏叶无声的绝顶轻功及那双鸱眼之中所隐藏的锐利神光，暗暗惊奇这野人山中，居然还有如此武林高手？

明知此人不善，仍然故意稽首问道：“这位先生，贫道有事请教……”

那面容凶恶、身着土黄长衫、手执“报君知”之人，不等静宁真人话完，便自把薄片嘴皮一撇，目光视地，冷冷说道：“道士们不自种桃洗药，炼气摄生，却跑到这‘勾魂涧’中，分明劫数已到，本人有术卜命，无力回天，你何必还要问什么吉凶祸福？”

静宁真人毫不为忤地依然微笑说道：“道人等生平行事，永顺天心，祸福自知，无须问卜，此地既名‘勾魂涧’，请教先生，‘断魂涧’在何处？”

那人闻言，眼皮连抬都不抬，以一种极为冷酷的声音答道：“勾魂断魂，不过是一字之差，你们倘若定欲‘断魂’，可在日正中天之时，前行十里！”

一面说话，一面已在缓步前行，毫未见他有何纵跃，但最后“里”字入耳，身形已在二十丈外，脚下却连一片落叶均未掀起！

静宁真人长眉微耸说道：“此人对我们满含敌意，临去之时，又显露了这一手‘凌虚缩地’的绝顶轻功，到底是何来历？”

“笑佛”白云凝视黄衣人的背影，霍地瞿然问道：“道长与此人答话之时，可曾注意他那持着‘报君知’的右手是否缺一小指？”

静宁真人方自把头一点，无忧头陀也已皱眉说道：“白云大师猜得不错，我也觉得此人那副凶相，颇似当年被故去已久的滇池‘香兰剑客’郭老前辈施展‘三才剑法’，震断纯钢禅杖，削去一指的法灯凶僧，想不到此人未死，竟在野人山中出现，并已蓄发还俗？”

这法灯凶僧，武功诡异，昔年几与“魔僧”法元齐名，自为前辈剑客“香兰秀士”郭心澄“三才剑法”所败，便自绝迹江湖，传说久化异物！今日突然在这野人山出现，“宇内三奇”、“金龙二佛”均不由得多添一份沉重心事！

静宁真人点头说道：“我正觉得此人临去施展的‘凌虚缩地’轻功，世上并无几人能擅，如今想起果是法灯凶僧的独门家数！这些隐迹多年的万恶魔头，一个个纷纷出世，看来真是大劫将临，我们只好尽己力所及，能挽回几分便做几分了！”

说到此处，忽然咦了一声，向“病佛”孤云诧异道：“贫道方才问他‘断魂涧’方向之时，他答以‘如欲断魂，可于日正中天，前行十里’，照这语意推详，‘勾魂’‘断魂’两涧相通，但何必要激我们在日正中天才行前进？”

妙法神尼哼了一声说道：“‘鸠面神婆’常素素确实厉害无伦，至于这蓄发还俗的法灯凶僧，据我看来，却没有什麼大了不得！他既有此言，不如索性就在此处略微休息，等到日正中天再往前行，倒看看这些鬼蜮邪魔，有甚高明手段？也免得他笑我们空负‘三奇四佛’之名，却对一句虚言都有所怯惧！”

“宇内三奇”之中，以妙法神尼性情最怪，“金龙二佛”亦颇为骄傲，闻言首先赞同，静宁真人虽较稳重，无忧头陀则更炉火纯青，但也不信对方有甚出奇手段奈何自己？一齐含笑颌首，就在涧底所积的乱叶之上，静坐歇息。

五人各自功行十二周天以后，妙法神尼一看日影已将正午，遂含笑而起，

与无忧、静宁及“病笑”二佛，顺着这幽涧涧底，向前走去！

七八里路转眼即过，慢说毫无埋伏，连个虫兽之声都听不见，涧底草树也静荡荡的，毫无半丝风色！

但“三奇二佛”何等江湖经验？从这种沉静得几乎达到死寂的程度下看来，均已觉出似有一桩绝大祸变即将爆发！

走到昔日法灯凶僧化身、黄衣卖卜人所说的十里之处，正好是一段断谷，对谷千仞绝峰之旁，另有一条幽涧，地上堆积的落叶更厚，当涧横放一大块长方青石，石上摆着一具人拳大小的白骨骷髅和一具形状狞恶的乌铁鸠头，青石正面，并以“金钢指力”凿出“到此断魂”四个大字！

“宇内三奇”、“金龙二佛”均自到眼便即认出，那乌铁鸠头与白骨骷髅，正是“鸠面神婆”常素素及天南大怪“骷髅羽士”韦昌的特殊标记！尤其那具白骨骷髅，不同于江湖中所传说的普通标记“骷髅令”，乃是大怪韦昌贴身所佩！此物既然出现，可见对谷那座千仞绝峰，就是久寻未获的鬼愁峰，峰旁幽涧，也必是“鸠面神婆”常素素所居的“断魂涧”！

妙法神尼晒然一笑说道：“‘鸠面神婆’常素素与‘天南大怪’韦昌，均自负一身旁门左道武学，足以盖压天下，无敌武林！怎的却这样小家子气，弄这些不值一笑的玄虚则甚？”

无忧头陀心思最细，仿佛觉得这一段幽涧断谷以内，过份幽寂，行约十里，竟连一只飞鸟均未遇上，未免太以异常，而且这种“留物镇人”之策，只是以强凌弱，先给对方心理威胁，常素素、韦昌明知“三奇二佛”声势极强，依然如此做法，其中必然另含深意！

## 第十五章 苗疆野人山 三奇二佛遭暗算 鬼愁断魂涧 鸠面神婆显神功

无忧头陀虽然猜出对方隐有阴谋毒计，但就这一反复筹思，业已等于中了对方圈套！

刹那之间，天交正午，“笑佛”白云偶然一瞥对涧地上的那些厚厚落叶，仿佛觉得落叶颜色怎的这黄？方一回头还未及开言，静宁真人已自瞿然叫道：“各位赶紧把自炼解毒灵药含在口中，对涧金钱瘴起，我们速速后退？”

就这几句话工夫，对涧果然有一片金黄色、微带桂花香味的烟光，自乱叶之中腾空直起！

这种宇宙奥秘，天然奇险，决非倚仗武功可以克制，“三奇二佛”知道“鸠面神婆”常素素就是在这金钱毒瘴肆虐之下，风瘫了近一甲子，遂赶紧往后撤身，但才一回头，不禁个个惊心变色！知道果然上了那法灯凶僧化身、黄衣卖卜之人的莫大恶当！

原来身后方才走过的落叶堆中，被这正值中天的强烈日光一照，也自蒸发出一种粉红烟光，慢慢腾起！

这种粉红烟光名叫“桃花瘴”，与对涧金黄色的“金钱瘴”异曲同工，厉害无比，人如呼吸过多，顷刻之间，便能化为一滩奇腥血水！

但“宇内三奇”、“金龙二佛”何等功力？一见前后红黄烟光腾起，立即口内各含自炼解毒灵药，袍袖展处，略借壁间草树之力，飞身直登千仞绝壁！

最可恨的是绝壁顶端居然有人隐身，“轰隆”连声，当头推落两块万斤大石！

绝壁又滑又陡，不是身负绝顶神功，根本无法攀登，“三奇二佛”为避毒瘴，匆促寄身薜萝之间，足下均未站稳，哪里禁得起这种突来袭击？

“宇内三奇”及“病佛”孤云各自捞住一根山藤，以“灵猿过树”身法一荡数丈，躲过危机！“笑佛”白云则因一块万斤大石正好砸向当头，手边又恰巧没有藤萝可资借力，只得甘冒奇险，硬用壁虎功、游龙术，展开四肢，贴吸山壁之上，暂避粉身碎骨之厄！

万斤大石，带着排山倒海般的风势，掠过身旁，虽未触及“笑佛”白云，但右角却与他身旁的山壁重重一撞！

方圆丈许的巨石，凌空下坠，与山壁互相一撞，威力何等惊人？“笑佛”白云只感觉到一阵强烈震动，便被震得神智昏迷，手足一软！往涧底弥漫的金钱桃花毒瘴的黄烟粉雾之中坠去！

无忧头陀距离“笑佛”白云最近，知道倘一与壑底金钱毒瘴及桃花毒瘴相触，“笑佛”白云的一条性命就算交代在这野人山中，遂猛然提足真气，弃却手中山藤，双足一踹绝壁，人往斜下方电疾扑到，一把揪住“笑佛”白云的束腰丝带。

“病佛”孤云师兄兄弟关心，早就心胆皆裂，找了一块略微突出的崖石寄身，暗用内力抓断手中那盘百丈山藤，便向纵身救人的无忧头陀抛下！

无忧头陀一手抓住“笑佛”白云，身形无法在空中停留，眼看业已离那毒瘴所化、蓬勃上腾的黄烟粉雾不远，突见山藤飞到，伸臂掬住，便由绝壁半腰的“病佛”孤云往上援引！

但绝壁顶端，又复飞下一阵石雨，猛袭无忧、白云二人，静宁真人一荡

山藤，飘过无忧头陀这边，半空中道袍大袖一抖，硬用“玄门罡气”把漫空石雨，扫数震落！

妙法神尼此时业已愤不可遏，一声怒叱道：“道长且以‘玄门罡气’为无忧、白云两位大师防敌暗算，贫尼非要看看壁顶究竟是哪一个无耻鼠辈！”

话完竟自施展禅门绝学“平步生莲”，身形猛往上拔，真力贯注足尖，每次一点石壁，均自深陷石内，然后借力腾身，一跃便是三丈高下！

等妙法神尼施展绝顶神功，翻上二三十丈石壁以后，壁顶早已鸿飞冥冥，哪有人迹？仍然摆着一具乌铁鸠头，一枝“骷髅令”，压着一张白纸，上面写着：

“三奇土鸡，四佛瓦狗，  
入野人山，插标卖首。  
借岩头石，作狮子吼，  
警尔痴迷，还不快走？”

这三十二个大字，极尽骄狂蔑视的意味，气得个妙法神尼心头火发，杀气腾眉，搜清四外确无埋伏，先把静宁真人、无忧头陀、“病佛”孤云及昏迷不醒的“笑佛”白云接应上了绝壁！

“病佛”孤云深知三师弟“笑佛”白云内功极好，虽用“壁虎功”贴身石上，受震不轻，但怎会到此刻依然昏迷不醒？

正待细加察视之时，无忧头陀见“笑佛”白云的脸色在苍黄之中带着一隐红晕，怪异已极！心头忽自恍然，左手拦住“病佛”孤云，右手却向“笑佛”白云胸腹之间隔空三指！

“病佛”孤云见无忧头陀突然截断三师弟的血脉流行，心头一惊问道：“大师此举何意？难道我白云师弟业已中了金钱桃花瘴毒！”

无忧头陀知道“金龙四佛”在藏边阿耨达池金龙寺闭关苦练绝艺，足迹少到中原，对这种苗疆毒瘴的厉害程度可能仅曾耳闻，未经目睹，摇头微叹说道：“大师不知道这种苗疆毒瘴的厉害，而方才所遇的金钱瘴、桃花瘴，尤称毒瘴之最！休说人困其中，有死无生，就是把毒瘴的特具香味嗅入过多，照样五脏皆溶，化作一滩脓血！我救白云大师之际，是预先摒住呼吸，运气自闭百穴，故而无妨，但白云大师已因附身山壁，受震昏迷，极可能嗅入了毒瘴香气！”

“病佛”孤云听无忧头陀说得毒瘴如此厉害，不由眉头深锁，伸手入僧袍之内，方想掏取自炼解毒灵药，无忧头陀又复摇头说道：“这种瘴毒，非普通药物能解，而且照白云大师的脸色看来，中毒还不在浅，哪位身上带有‘雄黄精’之类灵药？”

静宁真人、妙法神尼及“病佛”孤云闻言均不禁相顾皱眉，尤其“病佛”孤云以为若无“雄黄精”之类灵药，“笑佛”白云即无生望，急得脸上神色为之惨变。

无忧头陀见状，向“病佛”孤云慰道：“大师与白云大师仗义相助，致遭此厄，无忧等委实无以为情，既然均未带有‘雄黄精’之类灵药，无忧拼舍四十九年心血，耗费一粒‘万妙灵丹’，包管白云大师立即复原！”

“病佛”孤云知道无忧头陀的“万妙灵丹”是当今武林之中起死回生的无上妙药，但因此丹无忧穷四十九年心力，共只练成七粒，视同性命一般，自己不便启齿，如今听他慨然自允，不禁喜出望外，连连称谢！

无忧头陀自怀中摸出一粒以朱红蜡丸封固的龙眼大小的灵丹，凑到昏躺

石上的“笑佛”白云口边，轻轻捏破蜡丸，顿时一片奇芳，把其中包藏的淡黄色灵丹，纳入白云口中！

当年西门豹饮下自制极为猛烈的断肠毒酒，吕崇文一粒“万妙灵丹”，便令其起死回生，可见灵效无匹！无忧略候片刻，听“笑佛”白云腹内微响，便隔空运气，解开先前替他所点的穴道，笑对静宁真人、妙法神尼说道：“请孤云大师在此照拂白云大师，我们且去勘察一下附近形势，既已来到野人山，无论是否插标卖首，断魂涧中总不能不走它一走！”

静宁真人、妙法神尼知道白云大师可能有余毒尚待泻清，无忧头陀才特地设词要自己略微回避！

遂含笑点头，三人同往周围勘察地势，只见适才攀援而上的那条幽涧，又长又深，入口虽在这片百丈绝壁之下，那一头却不知道通往何处？

夹涧两座山峰，一座稍低，另一座却极为险恶高峻，妙法神尼指着那座高峰，向无忧头陀、静宁真人说道：“这座险恶高峰，大概就是所谓‘鬼愁峰’，不知道‘鸠面妖婆’常素素究竟是住在峰上？还是住在涧底？等白云大师复原以后，我们由峰头搜起，一直到涧中，哪怕他们飞上天去？”

无忧头陀笑道：“我那‘万妙灵丹’服后不但立即复原，功力反比以前有所增益，金钱及桃花毒瘴以正午最烈，夜来稍弱，我们且回峰头，等到月上中天，再去搜寻老怪、妖婆及那阴险刁恶的法灯凶僧等一干魔头的踪迹！”

三奇回到峰头，果然“笑佛”白云业已复原，与“病佛”孤云师兄弟二人，深深谢过无忧头陀甘冒奇险，飞身相救，及慨赠起死回生的“万妙灵丹”的大德，五人遂在峰头各自静坐，等待夜来搜索鬼愁高峰及断魂幽涧！

夕阳红散，玉镜初升，东方云层特厚，蟾光素彩，难得光辉，四外黑影沉沉，加上峰高风大，万树繁喧，并时有不知名蛇兽的凄厉鸣吼，以及“扑扑”乱飞、其大如鹰的异种蝙蝠，织成一个极其恐怖凄凉的野人山之夜！

静宁真人笑向无忧、妙法及“金龙二佛”说道：“这野人山深处，洪荒未闢，确实是个极其险恶之地！适才那几声毒蛇怪兽的鸣吼，听来猛烈狞恶已极，决非寻常习见之物！金钱桃花毒瘴以及奇蛇异兽，往往不是人力所易防范，我们少时搜索鬼愁峰断魂涧，除了注意‘鸠面妖婆’、‘天南大怪’、法灯凶僧的阴谋暗算以外，对这些秉天地至阴奇秽之气所生的蛇虫瘴气，也须……”

话犹未了，“三奇二佛”同时静默无声，因为听到鬼愁峰断魂涧方面传来一种奇异声息！

那种奇异声息起初极低极细，宛如一缕游丝飘渺夜空，又似发自萧笛之中，又似出自人口之内，但越来越洪，越来越烈，半盏茶时过后，简直如同百万天鼓齐鸣，加上四外峰壑回音，好似连地皮都在震动，威势委实慑人已极，那些兽啸蛇啼，也自然而然地全部静寂，只有山风狂吹，似在助益这种怪音的声势！

“三奇二佛”知道这怪音必系“鸠面神婆”常素素所发，内家罡气练到这种一啸之威，能使虫兽慑伏、风云变色的地步，着实惊人！正在相顾皱眉之际，听得怪音渐渐又复由洪转细，细成一缕可辨的语音，反复叫着：“‘宇内三奇’与‘金龙二佛’既到野人山中，怎的不来见我？”

“笑佛”白云最为性暴，何况又在断魂涧吃了金钱桃花毒瘴的大苦，及被巨石震了一下，无名业火早蕴心头！如今听得“鸠面神婆”常素素传声叫阵，方自把头一抬，要想发话请大家立往搜索之际，坐在左面第二位的静宁

真人却目注岩下一大片沉沉暗影后方，朗声问道：“岩下来者何人？莫非是三十年前纵横云贵川湘的法灯大师与贫道的天南旧识‘骷髅羽士’？”

岩下连连阴森怪笑，闪电般的飘上一黄一白两条人影！

黄衣人正是“三奇二佛”在勾魂涧中所遇的法灯凶僧，白衣人则是个又矮又瘦、宛如一具骷髅骨架上面披着一件白色道袍的、面容冷漠的“骷髅羽士”！

黄衣人岸立岩边，首先发话说道：“道长听觉之聪与目力之健，令人佩服！但‘法灯’二字，早在死鬼郭心澄的三才剑下永世除名，老夫业已蓄发还俗，恢复原名侯密，在苗疆卖药济世，人称‘九指先生’！”

说到此处，略微一顿，见“三奇二佛”静默深沉，不作丝毫喜怒之色，遂把面容一冷，继续说道：“野人山化外蛮区，你们‘宇内三奇’、‘金龙二佛’无故不会到此，如今既然结伴同来，又向侯密打听断魂涧，是不是想见‘鸠面神婆’常素素？”

“笑佛”白云早就怀疑对方是在岩顶抛石暗算自己之人，眼皮一翻，依旧端坐不动，反向这自称“九指先生”的侯密冷冷问道：“风月无今古，林泉孰主宾？宇内名山胜水，或是穷山恶水，只要兴之所至，任我们结伴遨游，野人山何能例外？难道你凭着老妖婆的那点凶名，你那残缺不全的九根手指，或是‘天南老怪’的几枚百骨骷髅，就唬得住何人么？”

这几句话，说得火药味极浓，太不好听！“九指先生”侯密昔年以法灯凶僧之名，为恶江湖，被“香兰剑客”三才剑削去一指以后，蓄发还俗，苦练了几桩绝艺，正待往滇池报仇，“香兰剑客”却业已作古，满腹深仇无处发泄之下，在这野人山中巧遇“鸠面神婆”常素素，两人气味相投，侯密替常素素奔走各地，采集灵药，准备以药物内功，双管并进，治好常素素两腿的风瘫痼疾，同下中原，独霸武林，杀尽所有异己的正派侠士！立意如此，故而自负极高，听“笑佛”白云的语中讥刺他被人削指之事，眉梢轻轻一挑，鼻中“哼”的一声，阴恻恻地说道：“就因为残缺不全，侯密才以二十年苦功，练就了‘天残指法’，你是全手全脚之人，且尝尝我这仅存四指的右手滋味怎样？”

话音方落，右手四指平伸，“丝丝”破空锐响，几股奇劲无比的罡风，直向坐在右面末了一位的“笑佛”白云，当胸袭到！

“笑佛”白云早就存了斗斗对方之念，“哈哈”一笑，双掌胸前合什外翻，佛门“大金刚掌”掌力猛发，向“九指先生”侯密的“天残指”迎头撞去！

“病佛”孤云因三师弟身中瘴毒初清，即以真气内力硬拼强敌，颇为替他担忧！无忧头陀则深知自己那一粒“万妙灵丹”的效验，只有使“笑佛”白云的功力比未中瘴以前更高，所以毫不动容地含笑相视！

果然罡风劲气互接之下，两人势均力敌，均是原式不动，但心头却各自一震，“九指先生”侯密惊的是这“笑佛”白云被自己岩头抛石，震下绝壁，眼看还中了金钱桃花瘴毒，如今短短半日，不但伤毒痊愈，而且在元气定然尚未尽复之下，仍能够抵得住他自认无敌江湖的“天残指”，则若在未受伤毒以前，岂非还要胜过自己？“笑佛”白云则深知无忧头陀的那一粒“万妙灵丹”不但使自己伤毒尽除，并觉出自己的真气更纯，内力更沛！这种功力骤长的情况之下，又是以双掌之力敌他四指，而结果落得平平，足以见得这“九指先生”侯密的一身武学，绝不在大师兄“病佛”孤云及“宇内三奇”

之下！

“九指先生”侯密一向傲视武林，不料出手第一招，就不曾占得便宜，心内虽吃一惊，但因还有辣手未施，一阵纵声狂笑，震得四外林木落叶纷纷，右手平伸的四指，极慢极慢地向里微勾，正待再度出手，“笑佛”白云也自凝神待敌之际，侯密身旁那位形如带气僵尸的天南大怪“骷髅羽士”韦昌伸手一拦，对着静宁真人干笑几声说道：“泰山一别卅年，韦昌兄弟想煞道长！五月初旬，曾遣人投帖恒山，附以‘骷髅令’、‘白骨箭’及‘桃竹阴阳幡’等信物，邀约道长及无忧大师、潮音庵主，在明岁岁朝，重开泰山大会！你们能邀‘金龙四佛’合力，难道韦昌就不能有三五知交助阵？‘鸠面神婆’常大姊闻报‘三奇二佛’结伴同入野人山之讯，极为震怒，特命侯仁兄及韦昌传话，告知道长等人，彼此最好明岁岁朝泰山一会，因在断魂涧动手，无论地利人和，均对诸位大大不利，常大姊神功盖世，也不肯占这种便宜！但你们如果定欲倚众逞能，则只要明夜月正中天尚未退出百里之外，‘鸠面神婆’常大姊便即亲临此间，叫你们见识一下什么才叫无双武学！”

静宁真人静静听完，微笑说道：“泰山别后，荏苒卅年，不想韦大兄仍把昔日‘青竹九九桩’上的一剑之仇，记得这般真法！贫道及无忧大师、潮音庵主本来早不问世事，各自清修，但恒山接帖之后，知道武林以内仍然免不了一场莫大风波，加上闻得韦大兄命驾野人山，邀请‘鸠面神婆’助阵，贫道等仰体天心，欲弭浩劫，才特地来此！韦大兄若能泯除一切恩怨意气，自然最好，不然在这化外苗山，彼此作一了断，胜者各如所志，败者埋骨蛮荒，何必明岁岁朝，把个五岳名区的岱宗丈人峰头，又复弄得一片腥风血云？”

天南大怪“骷髅羽士”韦昌狞笑一声说道：“道长说得好不冠冕堂皇？你们分明是怕‘鸠面神婆’常大姊再入中原，才想到野人山来倚众逞凶，却偏要用个什么‘仰体天心，欲弭浩劫’的名目加以遮盖！武林中，江湖上，强存弱死，胜者为雄！什么叫‘天心’？又什么叫‘正义’？不过全是些欺人之语！韦昌不是不愿在此地作一了断，只因昔年败在泰山丈人峰头，天下群雄的众目之下，如今自然要在原地柬邀各派人物，重新领教，以雪旧耻！常大姊言出不二，今夜月到中天，你们倘若仍在此岩，便不啻螳臂挡车，自寻死路！”

说完与“九指先生”侯密方一回身，“笑佛”白云扬声问道：“你们与‘三奇’的旧怨不谈，日间岩上抛石、暗算伤人的，是哪个无耻鼠辈？”

“九指先生”侯密黄衣一飘，回头阴恻恻地说道：“两块万斤大石，不过是为你们略警痴迷，真要想超度你们，在侯密无非举手之劳，哪还用得着‘暗算’二字？”

“笑佛”白云见果然不出自己所料，岩头抛石的正是此人，不由气上心头，一阵震天狂笑，方待正式斗这“九指先生”一斗，“病佛”孤云却自适才“大金刚掌”与“天残指”互换一招之上，看出师弟的功力微逊对方，不愿第一次过手便使己方折了锐气，遂抢先起立，向“九指先生”侯密冷冷说道：“我这‘病佛’之号名副其实，终年病苦，活得无聊已极，尊驾既然只费举手之劳，就烦你超脱贫僧，早登佛界如何？”

“病佛”孤云诚心显示功力，这几句话字字发自丹田，并不尖锐强烈，但声一入耳，对方心头即随自己话音之高下疾徐，震荡不已！

“骷髅羽士”与“九指先生”两个罕世老怪何等知识？知道内家真气能

练到这种“叩心钟”的地步，比起“狮子吼”之类又进一层，这位黄焦焦满脸病容的“金龙四佛”之首果不寻常！但“九指先生”自视绝高，一双鹰眼微翻，觑定“病佛”孤云方待启唇，突然风送一片密云，月光立为所掩，断魂涧方面也传来几声幽幽鬼哭！

岩头骤然一暗之下，双方都怕对方乘机突下辣手，正在彼此留神戒备，那来自鬼愁峰断魂涧的几声鬼哭，业已引得远山近壑全起啾啾，并在乱草密林，峰腰谷口等处，现出无数绿荧荧的鬼火，忽明忽灭，随风飘舞！

这时“三奇二佛”均已听出来自断魂涧方面的鬼哭之中，竟然有一种低沉凄厉、闻之令人心魂欲飞的奇异语音，仿佛在叫：“他们反正活不过明夜三更，韦老大和缺指头老侯不必欺负这几条釜中之鱼，赶快回来，我还有事！”

“骷髅羽士”韦昌倾耳一听，对“九指先生”侯密笑道：“常大姊现用‘九幽心语’相召，且容他们多活一日，真要不知好歹进退，明夜一并超度便了！”

一面说话，一面自怀中掏出三个比核桃略大的白骨骷髅托在手中，向静宁真人发话说道：“韦昌念在彼此多年旧识，一再良言相劝你们把性命留到明春，这野人山毒虫异兽太多，并不是埋骨佳城，理想所在！明夜常大姊来此以前，适才那种‘九幽心语’仍将三发！在她第三次传声以后，这片岩头便无殊罗刹屠场，任何生物均将在常大姊绝世神功之下碎骨粉身，永堕修罗地狱！”

话完黄衣白影同飘，“骷髅羽士”与“九指先生”仍从来时现身之处退往岩下！

“金龙二佛”不大识得“天南大怪”韦昌托在掌中的那三只白骨骷髅的来历，但“宇内三奇”尤其是静宁真人却深知老怪韦昌昔年偶游东海，无意之中发现一只千年难见、剧毒无比的三爪金龟与一条奇大的星鱼斗得两败俱伤，奄奄一息！

韦昌坐收渔人之利，轻而易举地取得三爪金龟剧毒所聚的三块项骨，巧运匠心，雕凿成三具白骨骷髅，并自七窃之中注入猛烈的炸药，外以胶泥封固，不但能随心顺意出手爆炸，丈许方圆以内中人立死，无药可救以外，无论何种清水美酒，以此物略浸其中，即含剧毒，无色无臭，一滴断肠！

老怪向视这三具白骨骷髅无殊第二生命，临去之际，取出托在手中，分明是示威阻止自己等人随后追击！照两度所闻“鸠面神婆”常素素一刚一柔的真气传声看来，这妖婆的功力果然可怖！这干凶神恶煞，狠毒无伦，正好倚仗地势熟悉，及有自己等人意料之外的“九指先生”侯密助阵，在这野人山中动手才对！但却不此之图，一再虚声恫吓，要拖到泰山大会决战，究竟是何用意？

“病佛”孤云见静宁真人任凭“天南老怪”发话退去，却在凝神想事，颇为不解，含笑问道：“道长想些什么？方才所闻老妖婆的内家真气凝练的程度，确实已入化境，不大容易斗呢！”

静宁真人遂把心中所疑向众人说了一遍，无忧头陀点头说道：“我也看出‘天南大怪’色厉内荏，但却颇难猜测他们用意何在？常素素既已扬言明夜来此，我们若再搜索鬼愁峰，似乎显得过份小气，不如各作功课，在此坐待！”

“金龙二佛”、妙法神尼一齐点头，静宁真人却含笑说道：“当初我们原计之中，并没有把这突如其来的法灯凶僧化身的‘九指先生’侯密计算在

内，如今既然又添此人，功力并似乎不在老怪韦昌之下，是个扎手劲敌，我们的应敌人手是否应该重新分派？”

无忧头陀略一沉吟说道：“我们原来所计颇为周全，添上此人，确实非加另外安排不可！无忧想请孤云大师专对‘九指先生’侯密，无忧负责天南老怪‘骷髅羽士’韦昌，白云大师请与静宁道长、潮音庵主合手应付‘鸠面神婆’常素素，不知是否妥当，诸位有何高见？”“病佛”孤云觉得这样安排，只要自己缠得住“九指先生”侯密，无忧则足可制服老怪韦昌，三师弟白云随静宁、妙法合斗“鸠面神婆”，既令不胜，也无败理！当然赞好，其他诸人亦均别无意见，五人遂在岩头静待明宵恶斗！

一日光阴，刹那即逝，转眼东山之上已现冰盘，此夜倒是风弱云稀，清光无限！

“三奇二佛”知道一场武林罕见的凶险拼斗顷刻即来，各自端坐凝神，使心头一片空明，毫无渣滓！忽然岩下响起一声极难听的怪啼，“笑佛”白云方一棖目，静宁真人笑道：“老妖婆虽极凶残，但甚守信誉，她既说过要等什么‘九幽心语’三发以后才来，决不早到！这声怪啼，似是什么蛇虫之属？……”

话犹未了，岩下“呼”的一声，翻上一条又长又大的白影！

果然是条体粗盈尺，项生红冠，长达两丈有余的罕见白鳞怪蟒！

怪蟒上岩以后，捷如风车似的蠕成一堆蟒阵，蟒头一偏，又向岩下难听已极地“呱呱”叫了两声！

无忧等人知道峰下定还有什么恶毒之物！

果然不到片刻，岩下跃上一条苍影和一团金星，而“鸠面神婆”常素素所居的鬼愁峰断魂涧方面，也已断断续续响起了前夕所闻的“九幽心语”的凄切鬼泣！

那团金星是一只比磨盘还大的金色蜘蛛，八只长足，长满金毛，上岩以后，不住乱蹦，一蹦就是两三丈高，口中时作怪啼，神态狞恶已极！

苍影却是一只通臂灰猿，双爪捧着一大张柬帖，向“三奇二佛”一扬，帖上写着两句常用的口头语道：“阎王注定三更死，决不留人到五更！”

无忧头陀等人虽然觉得“鸠面神婆”常素素居然又遣所豢虫兽逞威，有点暗暗好笑，但也看出这来的白蟒、金蛛与通臂灰猿，均是凶毒无比的蛮荒异物！

“病佛”孤云见白蟒蠕成蟒阵，静静不动，目光虽凶，倒还不太讨人厌恶，灰猿可能通灵，也未显甚凶态，只有那只金色巨蛛，不停咆哮，遂向无忧头陀笑道：“本来我们不值与老妖婆所豢畜类计较，但这只蜘蛛过份凶毒，却要给它尝点厉害！孤云西域闭关，曾经练了一种下乘小术，名叫‘玄阴透骨掌’，伤人无形，就拿这孽畜试试手罢！”

话完右掌一翻，遥控虚按，毫未见甚罡风劲气发出，那只金色巨蛛就倏然一抖颤，趴伏在地，凶威减却不少！

“病佛”孤云本是一时嗔念，哪知天道不爽，福善祸邪，就这无意之中对金色巨蛛用“玄阴透骨掌”的奇寒暗劲一击，竟收莫大功效，使来日岱宗绝顶丈人峰的大会之上，群侠方面，才不致一败涂地！

就在金蛛趴伏微抖的一霎之间，白蟒、灰猿两声极其凄厉的怪啼怒啸起处，匹练抛空，灰影电射，带着一片腥风，猛向“三奇二佛”扑到！

“三奇二佛”本作半圆形的环状而坐，无忧头陀居中，静宁、妙法与“金

龙二佛”分列左右，这一见蟒、獠发威怒扑，中坐的无忧头陀突然气发丹田，一声“哈哈”大笑！

这声大笑，宛如久郁的闷雷，突然爆发，威力之强，不但把那来势汹汹的白蟒、灰獠凌空震落，吓得全身觳觫不已，远峰近壑，也似一片雷喧，并不比昨夜“鸠面神婆”常素素所发的洪烈巨声弱却多少？

无忧头陀以自练“般若神功”之中的“罗汉音”，化成笑声发出之后，倏然起立，僧袍大袖，贴地双挥，把那凶威已杀的金色巨蛛、白鳞毒蟒及通臂灰獠一齐卷下岩头，并向鬼愁峰断魂涧方面，提气发话说道：“无忧等久仰‘鸠面神婆’大名，在此敬候一会，但这些无知畜类却不必令其前来，免得无忧等人因它们的凶毒神态引起嗔心，多造杀孽！”

无忧话音刚发不久，断魂涧方面的第二阵幽幽鬼哭之声又作，这一次似乎隐隐约约喊着“三奇二佛”名号，虽然不甚真切，但叫得至惨奇凄，听在耳中，连“三奇二佛”这等定力之人，居然也觉得有点毛发森森，不大自在！

恰在这时，乌云蔽月，下了一阵不小的山雨，雨过云收，四外峰壑之间的磷磷鬼火，又复在草树丛中，忽隐忽现！

妙法神尼笑道：“野人山已属化外蛮区，这一片景色，更是宛如鬼域，我们在此会斗‘天南大怪’、‘九指凶人’及六十年绝迹江湖的‘鸠面妖婆’常素素，倒真是武林之中的一件莫大盛事……”

一言未了，鬼哭之声又作，这次不是发自断魂涧方面，竟似就在“三奇二佛”所坐的危岩左近，但忽前忽后，忽左忽右的飘渺变幻，不定！

“三奇二佛”心中一凛，知道“鸠面神婆”即来，无忧含笑向妙法神尼及“金龙二佛”说道：“妖婆三番两次以这种鬼哭扰人，我们何不合力也给它来场‘伏魔禅唱’，超度超度这些化外蛮荒的孤魂野鬼？有劳静宁道友，代为护法！”

说完三僧一尼垂帘闭目，合什当胸，喃喃梵唱，立时大作！

这四位僧尼，佛学极深，何况“伏魔禅唱”又是这种鬼哭邪声的莫大克星，所以禅唱初起之时，四外的凄凄鬼哭，虽然仍自号陶掩抑地加强声势，但哪消多久？只听得梵音琅琅，响彻天间，三种凄凄切切的鬼哭邪声，业已只剩一丝半缕，到了若无几尽的地步！

“伏魔禅唱”也到尾声，三僧一尼，同时开目，一声极其庄严祥和而清越宏亮的“阿弥陀佛”佛号宣处，四外鬼哭磷火一齐收歇，天空也白云破月来，蟾光大朗！

就在此时，鬼愁峰断魂涧方面现出八盏红灯，宛如飘云一般稳捷轻灵，霎那之间，便到了那“三奇二佛”所处的危岩之下！

面对常素素、韦昌、侯密如此三个绝世凶人，饶你“宇内三奇”、“金龙二佛”武功威望再高，也不由得凛然深怀戒意！

无忧头陀方招呼众人起立戒备，那八盏红灯已自岩下宛如平步凌虚地拔空而起，落在岩边，原来是八只身高六尺、似猩非猩、似猴非猴、满身墨绿长毛的凶狞人立怪兽，一爪抬着一具满嵌珠宝、上覆虎皮的软榻，另外一爪则各执一盏红纱宫灯，榻上坐着一个身披七彩织锦长袍、白发如霜披拂数尺、眼眶深陷、双睛微阖未开、脸型上丰下锐、钩鼻尖嘴活脱脱像个怪鸟成精貌相的狞恶老妇！昨夜来的“九指先生”侯密与天南老怪“骷髅羽士”韦昌，则在榻前左右分立！

“九指先生”侯密今夜带有兵刃，右手一柄蓝汪汪的长剑，剑尖往两边

倒卷，形若双钩，左手是一只黑黝黝看来沉重非常的卖药郎中惯用的虎撑，肋下一边悬着一只鱼皮口袋，另外一边却现出匕柄上有微翼的暗器，不知是刀是剑？

天南老怪“骷髅羽士”韦昌则把他那三枚视如性命的白骨骷髅用一根金线悬在项下，怀中抱着一柄以白骨作为锤柄、骷髅作为锤头的独门兵刃“骷髅锤”！

三人八兽，走到与“三奇二佛”距约一丈之处，倏然止步！

无忧头陀单掌一打问讯，“天南大怪”韦昌已自抢先发话说道：“常大姊六十年未开杀戒，不愿一朝破例，决定今夜彼此文比！因你们共是五人，常大姊独显三项神功，韦昌与九指侯兄也各凑一样，只要你们自知不敌，常大姊恩施格外，再给你们数月光阴，等泰山大会开始，准你们认错输诚，便自一切不究，否则再行一一处死！话已讲完，如无异见，韦昌便即自行献丑！”

无忧头陀深知“鸠面神婆”常素素决非一二人之力能敌，何况又加上“九指先生”侯密这个意外劲敌，颇感今夜之战凶多吉少！唯因“三奇二佛”名望所在，纵令骨肉成灰，也不能稍行畏缩，只有一拼！如今听老怪韦昌这样说，心中自然微宽，但又深深诧异，以对方如此凶毒的人物，一再延期决战，甘愿纵虎归山，错过良机，究竟是何用意？

静宁真人、妙法神尼与“金龙二佛”均是同一心思，暗想目下不拼也好，且看看这位闻名已久，但未会面的老妖婆常素素，到底有多高功力？来日泰山大会，也好预作打算！

“骷髅羽士”韦昌见“三奇二佛”默不作声，不禁微微一笑，方待施为，那位“九指先生”侯密却把手中奇形双钩长剑及镔铁虎撑放在“鸠面神婆”常素素所坐的软榻之上，向韦昌叫道：“韦大弟，你先让我一场，侯密要向昨夜那位以‘大力金刚掌’自恃的、藏边金龙寺的高手领教领教！”

“笑佛”白云知道对方指的是自己，应声越众而出，冷冷说道：“侯朋友，便你不找我，我也要找你算算那笔无耻卑鄙、推石伤人的旧帐，任凭划道，白云无不奉陪！”

“九指先生”侯密听“笑佛”白云当面斥责，眼中凶光一闪，但面上并未变容，只是阴恻恻地说道：“大师的‘金刚掌力’昨夜可能未展所长，今宵侯密向你领教一手‘划地为界，隔石传力’！”

说完，在一块平坦大石之上，伸出右手食指一划，立时石火星飞，划出一道深约半寸的石槽，自己盘膝坐在石槽前方，手中另外捡了一团海碗大小的青石，隐含险恶的阴笑，静待“笑佛”白云同样动作！

“笑佛”白云知道“九指先生”侯密所出的这种题目，表面文比，其实各凭内力硬拼，毫无缓和地步，反比动手过招更为凶险！

遂也用指划了一道石槽，伸出右掌，与“九指先生”侯密隔着那块青石，互相暗传真力，打算谁能把对方逼得不支收手，或是坐下移动，触及所划的石槽，便算得胜！

“宇内三奇”及“病佛”孤云一看双方所划的石槽，便知“笑佛”白云的真力方面可能要比“九指先生”侯密弱上一筹，尤其是“病佛”孤云关心师弟，眉梢更笼忧色！

果然不出诸人所料，起初一段时间之内，两人互以右掌抵住那块青石，宛如老僧入定一般，毫无动作！但想是发现功力相差无几，不出全力，胜负难分！彼此脸上慢慢现出紧张神色，胸腹起伏稍剧，呼吸微闻声息，双掌之

间的那块青石，也渐渐为掌力所损，不断有石粉散落！

又过了一盏茶时分，比海碗略大的极坚青石，只剩下拳头大小，两人所坐的平石之上，却高高堆起了一堆石粉！

“九指先生”侯密与“笑佛”白云则均自双颊飞红，喘息如雷，但明眼人可以看出侯密尚能支持稍久，“笑佛”白云则汗如线滴，鼻翅狂煽，似已败在顷刻？

静宁真人知道此时双方骑虎难下，为争胜起见，各把真力全部发出，连自己本身都已无法控制！只要那块逐渐缩小的青石一碎，双方真力直接相触，必然惨剧立生，“笑佛”白云功逊一筹，可能喷血毙命，但侯密一样难免重伤！

但目前形势，谁先收手，谁就可能招致极大伤害，委实极难排解！眼看“病佛”孤云业已急得搓手顿足，心中好生不忍，想以自己的“乾元神功玄门罡气”的无形潜力试上一试！

主意打定，遂向脸上也露出无可如何惶急之色的“骷髅羽士”韦昌说道：“这一场静宁代白云大师认败，且先把他们二人……”

话犹未了，软榻上坐的“鸠面神婆”常素素眼皮微抬，自鼻中哼了一声说道：“认败就好，要解开他们还不容易？”缓缓举起瘦得像枯柴般的手臂，露出一只指甲极长、在指尖卷成一堆的右手，微伸食中二指，虚空遥指，相隔一丈以外的“九指先生”侯密及“笑佛”白云便自双掌垂落，齐被制住！隔空点穴虽难，倒难不倒“宇内三奇”及“金龙四佛”之中功力最好的“病佛”孤云，但要隔空点到一丈以外，不借任何飞花落叶或米豆等物之力，却委实骇人听闻，高明已极！

“病佛”孤云赶紧抱回师弟，先喂了他三粒本门灵丹，然后替“笑佛”白云解开被常素素所点的穴道！“笑佛”白云穴道一开，呛出两口淤血，觉得自己一再失挫，有碍众人手脚，不由满面愧怍之色！静宁真人对白云略微安慰，缓步而出，这时“骷髅羽士”韦昌也把“九指先生”侯密治好，见静宁真人出场，诡笑一声说道：“道长与韦昌昔年旧识，我们比划一场也好，这次题目应由道长出了！”

静宁真人笑道：“贫道等人千里远来，一切皆在韦大兄算中，客随主便，不必再来什么客套虚文，请自施为，静宁勉强学步就是！”

“骷髅羽士”韦昌比较阴刁，不像“九指先生”侯密那般凶狂自恃，何况昔年泰山大会的“青竹九九桩”之上，他与兄弟“白骨天王”韦光联手，尚且败在静宁真人的“太乙奇门剑”下，虽然一别卅年，刻苦埋头，自信功力突飞猛进，但怎知人家到了何等地步？所以绝不肯照第一场那样生死硬拼，只想不关痛痒地探测一下昔日强仇的今日深浅？

遂自软榻之上取下两个拳大铁球，指着平石之上被侯密、白云两人弄碎的那一堆石粉，向静宁真人说道：“内家掌力练到极致，足可化石熔金，方才侯兄与白云大师用铁掌化石，韦昌想与道长试一试以内力熔金如何？”

静宁道长含笑点头说道：“贫道早已说过勉强学步，韦大兄尽量施为，静宁敬观绝学！”

“骷髅羽士”韦昌取了一枚铁球合在双掌中，闭目凝神，潜聚功力！

约过盏茶时分，韦昌身着的月白道袍突似水面生波般的微微抖颤两三次后，含笑闭目，双手左右一分，竟把一枚拳大铁球，生生扯成了长约三尺的一根铁棍！

然后再以右手食中两指，随意一夹，铁棍便夹断三寸！

韦昌指上施功，硬把一根铁棍，整整夹断成十截以后，才自面含得意之色，向静宁真人说道：“韦昌献丑，贻笑方家，敬请道长赐教！”

静宁真人此时深知自己一行的目的业经整个变更，如今只在探测老妖婆常素素究竟一身武学到了何等地步？而且既然决心仍俟泰山大会双方才作最后决断，则此时何必过露锋芒？遂不去取那另外一枚铁球，只把“骷髅羽士”韦昌用指力所夹的十截断棍捡在手中，默运“乾元神功”，双掌一挤，再复揉团片刻，便自伸手交还韦昌一枚原形铁球，含笑说道：“韦大兄既说泰山事，泰山了，静宁敬如台命，我们目前便到此为止！但贫道等远涉蛮荒，就为的是瞻仰‘鸠面神婆’妙夺造化的绝世武学！如今高人咫尺……”

坐在软榻上的“鸠面神婆”常素素不等静宁真人话完，双眼倏然一张，岩头诸人立觉冷电似的寒光一闪，目注“三奇二佛”说道：“我老婆子作事情向来公平，第一场‘隔石传功’老侯占了优势，至于第二场韦老大的内力溶金，夹指断棍，虽然不俗，但因装模作样地提气运力半天，却比不上静宁归本还元的手法来得自如，所以应作败论！一胜一败，彼此扯平，如今老婆子要把三般薄技作一次施为，你们五人之中，只要任何一人，能照样学到我的八成以上，常素素立时跃下这百丈绝壁，把残生交代在断魂涧口！”

“三奇二佛”听见“鸠面神婆”常素素居然敢出如此狂言，皆绝未加半点轻视，反而深深觉得这老妖妇可能有什么出奇拔俗的绝世功力，一齐面容严肃地凝神注视！

“鸠面神婆”常素素话完，见“三奇二佛”沉默无言，凝神注视，遂把那张又尖又阔的嘴角微掀，脸上浮起一片晒然冷笑，慢慢伸出鸟爪似的双手，向六六尺外虚空一抓，适才“骷髅羽士”韦昌与静宁真人较技所用的两枚拳大铁球，便似有物牵引一般向“鸠面神婆”掌中凌空冉冉飞去！

“运气吸物”，能把人拳大小的两枚铁球从六七尺远凌空吸到掌中，这份功力委实绝世罕见！“三奇二佛”心头同自一震，但面上依旧镇静得不露丝毫神色！

“鸠面神婆”常素素两把那枚铁球吸到掌中，目光微往一丈七八以外、生长在岩壁石隙之中、但虬枝伸入岩顶平地丈许左右的一株古松瞥了一眼，霍地长长吸了一大口气，双手一扬，那两枚铁球便自化成雨点寒星，冲天直起！

她这一手，不但“三奇二佛”难解其意，连“九指先生”侯密与“骷髅羽士”韦昌也想不出，“鸠面神婆”常素素向上抛起两枚铁球，算是显示哪一门子的功力？

但等铁球映着月光，冲天飞起三四丈高，余势竭后，向下坠落之时，立有闻所未闻的奇事发生，把“宇内三奇”、“金龙二佛”、“九指先生”侯密及“骷髅羽士”韦昌等七位当世正邪两道之中出类拔萃的领袖，一齐震得相顾失色，叹为观止！

原来“鸠面神婆”常素素往上所抛的两枚铁球，自空中落下之时，恰好落在那株古松向岩顶横生的虬枝旁侧两根细如小指的树枝之上！

其中一枚铁球，宛如含有无穷吸力，轻轻落在树枝之上，树枝只是微微向下一垂，但随即弹起，铁球却似是枝上长的一个绝大松子般的随枝起伏，并不坠下！

另一枚铁球带着破空锐啸落下，“喀嚓”一声，树枝立折，但折枝及地

之时，却似有人在树枝之上加了无坚不摧的内家真力，竟使折枝没入石地之中一寸有余！

“宇内三奇”、“金龙二佛”觉得“鸠面神婆”常素素能把刚柔两种劲力练到这等控制自如的地步，确实出神入化，举世无敌！

无忧头陀“哈哈”一笑，向那上附铁球的松枝，屈指微弹，再伸右手虚空一抓，劲气罡风划空生啸，松枝应声立折，铁球也被无忧头陀抓得凌空飞回手内！

“鸠面神婆”常素素怪眼一翻说道：“你这样就算？……”

无忧头陀微微一笑，截住她话头说道：“常婆婆神功绝技，果然天下无双，我等今夜服输，如言等明岁岁朝，在岱宗丈人峰头再行领教！这枚铁球，无忧要留作野人山之会的纪念！”

说完，便与静宁、妙法及“病笑”二佛，向“鸠面神婆”常素素等人举手为礼，飘然纵下危岩，退出野人山外！

其实“三奇二佛”上了一个莫大恶当！因为“鸠面神婆”常素素一身功力虽然卓绝无比，但她那非人力武功所能抗拒的两腿风瘫痼疾却尚未痊愈，只可坐在软榻之上，不能丝毫动转！

“三奇二佛”若仍依原计，先避开这下半截形若废人的“鸠面神婆”，合力扑杀“九指先生”侯密、“天南大怪”韦昌，然后收拾这老妖婆，定然手到功成，哪还会中了对对方缓兵之计？使老妖婆治好宿疾，再出江湖，几乎无人能制！

这些后事，暂时不提，且先表叙勾漏山幽谷之中西门豹与小侠吕崇文所遇的奇险！

西门豹、吕崇文自移动禅床石桌，后壁首先倒塌，现出天光，跟着洞顶也自往下崩坠，二人忙中无处可避，只得往那透出天光的后洞壁外纵去！

但一出洞外，不禁惊魂俱颤，万念皆空，洞外竟是一条深逾百丈、目不见底的奇险绝壑！

二人武功虽均同属上乘，但从这百丈上空疾坠绝壑，再妙的身法也自无从施展！

西门豹此时心中委实难过到了极点，自己本来是想带吕崇文到这勾漏山幽谷秘洞之中，搜寻那册“天游尊者”遗著的“百合真经”，使他能够速成绝世武功，在泰山大会仗青虹一剑，尽歼群魔，光寒天下，以报他义释深仇，不念自己旧恶之德！

哪知居然有此大变，洞中失足，一坠百丈，分明有死无生！自己的性命倒看得颇淡，但把吕崇文也葬送在这绝壑之内，斩断了吕氏香烟，却骨肉成泥，也遗恨难泯！

二人原是并肩下坠，吕崇文看出西门豹脸上的凄惶神色，半空中朗然大笑说道：“老前辈带我来此求经的盛意，吕崇文至死不忘！至于目前奇险，晚辈倒未悬心，自古道，死生有命，我真不信能在泰山绝峰‘天南老怪白骨天王’韦光与‘白面人妖阴风秀士’钟如玉的手下逃生，却会送命在这绝壑之内！我们且摒百念，各觅生机，与索魂恶鬼及要命阎王拼上一拼！”

西门豹想不到吕崇文有如此胸襟及这般镇静，但就这片刻之间，壑底业已如飞上迎，相距那些看来摄人心魂的嶙峋嵯峨、足以令人洞胸穿肠、碎骨粉身的尖锐怪石不过二三十丈高下！

就在这危机瞬息、千钧一发之中，西门豹目光瞬处，看见壑中有一团黑

影，往上飞来，不由灵机一动，向吕崇文喊道：“你仗‘七禽身法’尽量贴近绝壁，利用‘青虹龟甲剑’一试生机，我则在这只飞鸟身上碰碰运气！”

吕崇文被西门豹一言提醒，他们如飞下坠，本来离那千寻绝壁不过一丈有余，遂猛提真气，右手持剑，左掌劈空击向前方，略微借力，腰中挺劲，把头往后一扬，居然贴近到距离绝壁只有二三尺左右！

这样一来情势更险，因为绝壁并非一平如砥，不时有怪石突出，自空落下的速度极高，任何稍微碰撞，都足以断肢折骨，厉害无比！

但吕崇文是抱必死之心，怀求生之念，哪里还顾得着这些伤损艰危？乘着距离接近，猿臂长伸，“青虹龟甲剑”精芒腾处，便向石壁之中搠入！

“青虹龟甲神剑”虽说是洞金穿石，锋利无比，但一来绝壁崖石又坚又厚，二来吕崇文百忙之中悬空发剑，有力难施，所以这一剑只刺入石中不到三寸，再被吕崇文身躯的下落重力一带，又复裂石而出，仍往壑底坠去！

不过经这略一停顿，坠势自然缓和不少，吕崇文手足在被崖石擦伤几处以后，二度把握生机，因为这次落得贴壁较近，遂觑准石隙之中挺生的一株蟠虬的古松根际，又复一剑刺去！

这一剑却刺了个实而又实，没树至柄，吕崇文不禁心中狂喜，借力翻上古松，刚看出距离壑底，仍有十丈，凭自己功力，无法纵下之际，突然“哎呀”一声，猛运真力，拔出深陷古松之内的“青虹龟甲神剑”，脱手化成一道电闪青虹，掷往壑底，人也不顾粉身碎骨之危，跟在剑后，往下飞扑！

原来西门豹看出自壑底飞起的一团黑影，是只似鹤非鹤的黑色大鸟，遂一面发话喊吕崇文倚仗“青虹龟甲神剑”之力求生，一方却把命运孤注一掷，在那只大鸟飞过身旁的刹那之间，勉强拼出全力，硬在空中来了一式“野鹤孤飞”，身躯平飘四五尺远，张开双手，一把向那只黑色大鸟抱去！

那只黑色大鸟本在刺空直上，虽然看见有人坠落，但想不到人会横飞，还要抱住自己，自然闪避不及，一把便被西门豹抱个正着！但西门豹匆忙之下，抱的未免不是地方，竟把黑色大鸟的双翼一齐束住，黑鸟无法飞腾，这一来并未收到他借鸟缓落的预期之效，反而饶上一只大鸟，一同向壑底落去！

半空中又无法松手，改抱别处，等到西门豹觉得展眼便到壑底，即将碎骨粉身之际，想起自己既难脱死，何必还要害得这只无辜的大鸟一齐送命？满怀歉疚地把手一松，准备放鸟逃走，哪知怪事又生，鼻端一阵腥风，黑鸟不但不曾向上高飞，反而双翼狂煽，口中凄声连鸣，好似不由自己地被一股奇异吸力吸得如同陨星飞堕一般，直落壑底！

自己身躯也已及地，但感觉到所触不是尖锐坚硬的石块，而是落在一堆滑腻腻、腥羶羶而颇有弹性的物体之上！

原来那只黑色大鸟，与这壑底盘据的一条锦鳞巨蟒乃是死敌，每日均要互相斗上几次！

这次黑鸟斗败，飞往壑上，却偏偏被西门豹一把抱住，随同坠下！

那大蟒虽然厉害，但因身不能飞，眼睁睁看着仇敌逃走，无法追击，正自怒无可泄之时，突然看见人鸟同堕，血盆大口一张，便自等待大嚼这自天而降的美食！

倘若西门豹始终抱着大鸟而降，则无疑人鸟齐膏蟒吻，偏偏在那即将及地的瞬刻之间，想起何必害鸟同死？撒手放鸟，这一念之善，居然便格天心，救下了西门豹的一条性命！

人鸟一分，人降鸟飞，大蟒因彼此经常相斗之故，自然不愿仇敌再逃，

遂不顾噬人，先顾吸鸟，蟒蛇特具的吸力一喷，便乘那只大鸟初脱西门豹怀抱，尚未及振翼发力之际，把鸟吸下壑底，而西门豹却在蟒全神吸鸟，无暇对他袭击的刹那之间，落在蟒身之上！

蟒身虽然不比山石，但这高坠下的强烈震动，仍自难当，西门豹立时便被震晕，滑下蟒身，昏死在壑底的两块山石凹处！

大蟒把黑鸟吸入口中，快意歼仇以后，血吻一张，喷出一天黑色鸟毛，一对凶睛，又复觑定西门豹，红信吞吐，馋涎直滴！

吕崇文松上所见，便是这种奇险的情景，虽然相距十丈，但“青虹龟甲神剑”是自上往下，斜斜飞掷，大蟒强仇果腹，美食当前，哪里还想到半空中会飞来这柄要命的神剑？青虹电射，血雨飞空，一剑正好射入七寸要害，贯穿至柄！吕崇文心系西门豹安危，人随剑后，不顾一切地跟踪扑到，恰好大蟒要害中剑，垂死发威，猛一昂头，吕崇文急中生智，双手抓住蟒颈剑柄，半空倒甩车轮，头下脚上地凝注真力，便极其美妙地以“青虹龟甲神剑”在蟒项之上顺势带着一天蟒血裂皮而下！大蟒七寸中剑，本已难活，在颈项之上又被吕崇文开了一个丈长裂口，一阵翻腾，搅得壑底树木断折，乱石飞舞以后，便自气绝！

吕崇文自石凹之中，抱起西门豹，一察脉象，知道只是受震过巨，以致晕死，遂喂他服下两粒师门治伤灵药，并略微按摩，西门豹便自悠悠醒转！

两人谈起适才惊心动魄的所遭所遇，均觉冷汗沁身，西门豹见吕崇文手腿肘膝等处，被崖石擦破见血不少，遂为他一一敷药，吕崇文看着那条长达五丈有余的死蟒及一地碎石，向西门豹笑道：“老前辈方才晕死之际，若非恰巧置身这两块大石凹处，也未免被巨蟒临死发威的乱卷乱翻所伤！而我自十丈高空，奋身下扑，若不是这巨蟒突然抬头接我一下，它既不会死得这样快法，我也难免收势不住，有所伤损！可见得生死之数，冥冥中真有前定呢。”

西门豹深提一口真气，微一吐纳，觉得所受剧震内伤，经吕崇文喂下静宁真人灵药以后，已不碍事，遂向吕崇文摇头笑道：“命虽前定，但由心转，我方才若不撒手放鸟，此时当已在蟒腹之内，可见得为人之公道，能本仁心，即臻多福！‘天游尊者’与‘天缺真人’这两位老前辈把‘百合真经’藏在这种非拼万死、无法相寻的绝地之中，足见珍贵无比！我们奇险已过，稍微歇息歇息，便该再下苦功，找找这册关系正邪兴衰、武林祸福的秘籍奇书所藏之处了！”

吕崇文抬头仰视坠身之处，但见卅丈以上，便被云封，两边峭壁陡立，慢说无路可通，连足资援引的藤蔓草树之属，均不多见，全是些又肥又厚的奇滑藓苔，不由瞿然说道：“‘天游’、‘天缺’两位老前辈在上面洞壁之中的留示果然不错，老前辈固然轻功绝世，吕崇文师门的‘七禽身法’也不算差，但对这苔厚藓滑的百丈峭壁，却无法平步蹑虚，不等到寻得真经，练成绝学，确实无法离此，重履江湖的了！”

西门豹恢复了平日的从容气概，含笑说道：“这才叫背城借一，破釜沉舟，我们找不到‘百合真经’，就休想生出此壑？来来来，我们且自看看周围形势。”

二人仔细勘察一遍，不由得越发死心塌地！原来这壑虽有数十丈长，并多曲折，却是条死壑，四周全是些刺天峭壁，毫无出路！壑中景色颇佳，十来条细细清泉，自百丈壑顶涓涓滴滴，漱石下流，但流到离地五十来丈之处，却汇成一道不小的瀑布，匹练横空，自云中曳白拖青，顺壁飞落！

西门豹、吕崇文二人因不知要在这绝壑之中勾留多久？既有这条飞瀑，饮水无虞，食粮却丝毫不敢浪费，所以协议之下，为了节省所带干粮，不如先吃那条死蟒！

好在蟒肉无毒，味又绝佳，二人足足吃了十有余日，才把大蟒吃了不到四分之一，但这段时间以内，却把这条绝壑的一树一石，几乎均已搜遍，“百合真经”却依然找不出丝毫踪迹！

这一日夜间，因绝壑太深，又常有云雾封锁，月光难透，故而壑底漆黑一片，几乎黑到伸手不见五指的程度！

西门豹与吕崇文在石上盘膝对坐，均自因久搜“百合真经”不获，未免心头略烦，吕崇文微微咳了一声，西门豹一阵歉疚，含笑说道：“崇文老弟，你被我为了一册虚无飘渺的‘百合真经’，害得经历奇险，并等于幽囚在这绝壑之中，委实太以冤枉，西门豹问心难安……”

话犹未了，吕崇文便即接口笑道：“晚辈敬慕老前辈，敬慕的便是肝胆照人，豪气干云，如今怎的说出这种话来？这一趟勾漏山奔波，老前辈一心一意，还不为的是我？虽然‘百合真经’尚未到手，但不是业已得了一粒足抵二十年内家吐纳功力的‘换骨灵丹’？又陪我亲历奇险，同困绝壑，简直恩同天大，德比海深，要说心头难安的，应该是我吕崇文，老前辈你有何不安之处？”

说到此处，头上暗影之内，传来“扑扑”振翼飞翔之声，与几声尖叫，吕崇文又复笑道：“蝙蝠最喜住在暗洞之中，此壑既有蝙蝠，可能还有什么暗洞不曾被我们寻到！常言说得好：‘若能功夫深，铁棒磨成针，万般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只要不了不休，继续搜寻，除非‘天游’、‘天缺’两位老前辈的留示不真，我就不信搜这‘百合真经’不着？”

西门豹“哈哈”大笑道：“好一个‘万般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是有心人，西门豹也是有心人，我们找寻这册‘百合真经’，立意也是上体天心，欲使你速成绝艺，尽扫群魔，挽回世劫！不死于百丈坠身，不死于巨蟒之口，而会困死在这绝壑之中，仰问苍天，决无是理！老弟台说得真对，我们不了不休，同心戮力！”

吕崇文接口笑道：“但有一事，晚辈要事先声明，倘觅得‘百合真经’，自然在老前辈教迪之下，一同参究，但这粒‘换骨灵丹’，则

吕崇文万不敢领，老前辈如若执意相让，则只有连带‘百合真经’不学也罢！”

西门豹眉头微皱，还未答言，突然空中一只巨蝙蝠飞过，二人面颊之上，均自落了几滴冷水！

吕崇文心头方蓦地一动，西门豹突然拍手笑道：“吕老弟，大概苍天有眼，妖孽当诛，这册‘百合真经’有望了！”

吕崇文适才心头虽也灵光一动，但听西门豹这样喜洋洋的肯定口吻，不禁又复怀疑问道：“老前辈怎的忽出此言，是不是为了方才蝙蝠身上落下来的两滴冷水？”

西门豹点头笑道：“这两夜并未下雨，水从何来？除了那条自壑腰凌空飞抛的瀑布以外……”

吕崇文不等西门豹话完，便即叫道：“我所想的，大概与老前辈差不多，是不是瀑布之后可能有洞，蝙蝠自洞中冲瀑而出，身上才会带有水珠？”

越说越觉所想有理，不由高兴得跳起身来，笑着叫道：“老前辈，我们

搜瀑布去！”

西门豹含笑说道：“你怎的如此性急？要搜也得等到天明，此时三尺以外，即难辨物，哪里找得出瀑后秘洞？”

吕崇文自己想想，也觉好笑，二人这回心中有望，烦忧尽去，天君益发泰然，宁神静坐，展眼便已天明，睁眼互作微笑，身心均觉舒适已极！

吕崇文指着那条溅雪喷珠、宛如凌空匹练的瀑布，向西门豹笑道：“老前辈，这幽壑之中，就是这条瀑布最美，倘若洞在瀑后，岂不是成了水帘洞了？”

当先纵身，便自沿着飞瀑，往上细细搜去！

瀑布两侧的石壁，因水花飞溅，苔藓被滋润得又肥又滑，极难攀登，二人费了不少力气，不过搜了十七八丈，但仍自毫无秘洞迹象。

吕崇文的两道剑眉方自微微一皱，西门豹着足一块突石之上，指着头顶数丈说道：“吕老弟，你看这一段山壁是两边向前凸出，当中凹进，瀑布顺势飞泻而下，宛如一道天然水槽一般，极可能瀑布后藏有我们所料的秘洞！但瀑布飞坠颇急，偶一失足，便告碎骨粉身，却怎样向瀑后探测？”

这时脚底那块突石，生根不稳，难禁西门豹久站，竟自活动起来。

西门豹换过一处，突石业已落入飞瀑之中，“轰隆”一声，砸得水花四溅！

吕崇文灵机一动叫道：“老前辈，我们找些拳大石块，用暗器手法打向瀑后，不是就可以试出有洞无洞了么？”

西门豹不由暗笑自己怎的突然糊涂，连这种办法都想不出！但这绝壁之间，哪里来的趁手石块，二人只得各自觅了一块大石，默运神功，硬用掌力击碎，揣在怀中，又复巧纵轻登，援上五丈。

西门豹驻足打量这道宽约八尺，形如水槽的石壁，约莫长达七丈，自己等落脚之处，正在中间，相距飞瀑，则有两丈远近。

遂向吕崇文说道：“你我每隔五尺，投一石块，你从上面探测，我自下面试起！”

吕崇文应声脱手一石飞出，只见水花溅处，“达”的一声，分明瀑后仍是坚厚石壁，石块也自弹回，被瀑布冲得向下落去！

但西门豹这边的情形却自不同，喜得二人心中狂跳！

## 第十六章 双侠历奇险 绝壑求经九死生 二凶迎妖妇 筵前惊变受小惩

原来西门豹抱着希冀的心情，脱手一石穿瀑而入，却未听见丝毫触及石壁之声，石块也不曾弹出！

西门豹心头一阵狂跳，再加一石，仍然如同先前一般，连他这等沉稳之人，遂也不禁喜得大声叫道：“吕老弟不必再试，秘洞在这里了！”

身历绝险，连日苦寻不得之下，一旦曙光顿现，吕崇文自然欣喜欲狂，正待纵身冲入瀑布，却被西门豹一把拉住笑道：“虽然试出瀑内秘洞位置，但一来究竟隔着一道水帘，难知究竟，二来洞中是否藏有毒蛇异兽等猛恶之物？冒失冲入，危险实在太大，你吕氏门中一脉单传，香烟待续，又正是有志有为的少年英杰，这舍命冲瀑一事，还是让我去吧！”

吕崇文心中方想哪有这种道理？但西门豹手口一致，动作快捷之极，业已在他背上掣出“青虹龟甲剑”，剑先人后，身形纵起，猛往斜下方适才投石之处冲去！

这样做法委实奇险无比！因为倘若万一该处不是所想的秘洞，或者所纵部位稍偏，均将被那百丈飞瀑，凌空冲入壑底，落得粉身碎骨！

所以吕崇文的一颗心简直狂跳得几乎体外可闻，俊目凝光，一瞬不瞬，注视着仗剑飞身、冲向瀑布绝壁之间的西门豹，准备万一有所不幸，自己纵拼百死，也要加以援救！

但苍天终佑善人，西门豹默运玄功罡气护身，手持“青虹龟甲剑”，猛冲之下，只觉水气逼人，身上微微一凉，业已带着半身水渍，冲进瀑布之内！

而瀑内果如所料，是个又深又黑的大洞，西门豹心头狂喜，因水声轰隆，言语难传，想把“青虹龟甲剑”伸出瀑外，替吕崇文作个标志，但飞瀑狂泻而下，虽替秘洞织成一道水帘，离洞口却尚有数尺之遥，“青虹剑”连手长伸，仅能达到瀑内内缘，无法伸出瀑外！

西门豹方想另外找件较长之物，但由暗看明，由里看外，却看得颇清，瀑布水光之中，又有一条人影，隔空电疾飞来，直向手中的“青虹龟甲剑”剑尖撞到！

西门豹不禁亡魂俱冒，赶紧顿时收剑，肩头猛在洞旁崖壁之上一撞，几乎滚下绝壑，而吕崇文也已一身水渍，冲瀑而入！

原来吕崇文不知道西门豹想找件较长之物替自己作为标志，只见他穿瀑而入以后，竟自毫无讯息，心中一急，记准方位，不顾一切地随后也便扑过！

若不是西门豹眼快心细，在水光之中发现人影，吕崇文几乎正好撞在“青虹龟甲剑”剑尖之上，冤枉无比地送掉一条性命！

二人事后回思，均觉心悸，洞中除了水光反映，看得见眼前一段以外，转折之处，便即暗影沉沉，难以辨物！

好在西门豹身边，几乎江湖用物无不齐备，取出火折晃着，仍由西门豹仗剑护胸，缓缓前行，但一转进内洞，二人不由深深惊诧！

原来洞内竟是一间极其高广的石室，壁间灯内并有不少存油，西门豹点灯以后，发现室内丹床药灶，一应俱全，但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却是丹床之上，一左一右，分别有两个草织蒲团，蒲团上面，竟还端端正正地坐着两具骷髅白骨！

二人至此方始恍然大悟，这座瀑内秘洞，才是“天游尊者”、“天缺真

人”真正的修真之所，则这蒲团之上的两具骷髅，也就不问可知，必然是“天缺真人”与“天游尊者”遗蜕！

西门豹、吕崇文想通以后，心头一片肃然，双双摄衣向丹床上“天游尊者”、“天缺真人”的遗蜕恭谨下拜！

拜毕起身，西门豹喟然叹道：“天游、天缺两位老前辈超化已达三百年之久，而蒲团之上骷髅不散，坐像犹存，足见真正把内家神功练到了骨化金钢的地步！但功行高到如此，却仍然免不了乘化轮回，所留示后人的，依旧不过是两堆白骨！由此可知神仙一道虚幻无凭，人生百岁光阴，万不能等闲流转，令其弹指轻过，总要为社会，或为人群，或为后世，留下一点可歌可泣、难以磨灭的不朽痕迹，才算是不曾空负在六道轮回之中，披得这件人皮一次！”

提到人皮，不由想起“璇玑居士”欧阳智与“双首神龙”裴伯羽来，二人又是一阵深深感慨！拜毕遗蜕之后，自然就是着手寻找那部心目中所渴望的“百合真经”，秘洞既已寻得，真经却不需像以前一般的苦事索求，吕崇文一眼望去，便看见丹床当中的长方经桌之上，摆着一具长约七寸、宽约四寸的透明晶盒！

取过一看，晶盒无盖，是个整体，盒中果然盛着一本厚才两三分许，上书四个铁线篆字的“百合真经”！但经上附有小笺，说明封经晶匣，万物难开，只有放在胸前，硬用本身的“纯阳三昧真火”，把晶匣炼得微微见软之时，再以宝刀宝剑，才能划破晶匣，把中藏的“百合真经”取出！

吕崇文看完，略有不信，向西门豹笑道：“老前辈，我们找这真经已找了不少时日，若再用‘纯阳三昧真火’慢慢炼软晶匣又不知要炼到几时？晚辈的‘青虹龟甲剑’无坚不摧，用它试上一试好么？”

西门豹眉头微皱说道：“‘青虹龟甲剑’虽是‘大漠神尼’故物，号称无坚不摧，但‘天游尊者’留示，也决非虚语，好在所重只是‘百合真经’，不重晶匣，你用神剑试试也好！”

吕崇文遂以“青虹龟甲剑”剑尖在那只晶匣之上轻轻一划，但听“嗤”的一响，却连丝毫痕迹均未划出！

这样一来，吕崇文越发不信，剑眉微剔，把晶匣放在石上，觑准匣角，扬手便是一剑劈去！

神剑精芒扫处，把石地倒劈裂了一条大缝，但封经晶匣，却仍完整无伤，吕崇文这才死心塌地！

二人既然打算遵照“天游尊者”留示，用本身“纯阳三昧真火”慢慢融化晶匣，自然要在洞内久居，经仔细察看之下，这石室中日用各物，竟大半齐全，丹床之上因有真人、尊者遗蜕，不敢亵渎，遂清扫石地，相互对坐，吕崇文把晶匣递向西门豹，请他施功炼化！

西门豹摇手笑道：“论谋略机智及江湖经验，西门豹叨光了‘老成’二字，但这提聚‘纯阳三昧真火’，却是丝毫不能取巧的正宗内家功力，你幼受静宁道长老前辈八载心传，自然要比我这半路出家之人高明不少！你尽管摒除万念，一意施功，我替你负责食水之需，及防护万一有甚外来侵扰便了！”

吕崇文如今“百合真经”在手，想起西门豹出生入死，身先犯难地费尽心力，不由感激得浃骨论肌，从怀中摸出那粒“换骨灵丹”，递向西门豹道：“晚辈有言在先，这粒‘换骨灵丹’，务请老前辈服用！”

西门豹起先微微一怔，但随即伸手接过，纳入自己口中，取来一碗泉水

服下，含笑说道：“我已如你之意，服下这粒足抵二十年吐纳功力的‘换骨灵丹’，你赶快百念齐蠲，一心提聚‘纯阳三昧真火’，炼软这封经晶匣，争取时间为要！”

吕崇文见西门豹服下“换骨灵丹”，心头稍安，也就欣然把那封经晶匣在胸前贴肉揣好，一心滢然，提聚自己的“纯阳三昧真火”！

调元聚气，炼了三天，晶匣依旧坚如铁石，连半丝软化的痕迹都看不出，吕崇文心中着急，气机更觉不纯，晃眼五日过去，仍无奏效的征兆！

西门豹在一旁也觉皱眉，这日见吕崇文用完一遍玄功，头上业已热气蒸腾，纷纷汗落，但因久久无功，脸上未免现出沮丧的神色！遂起身到洞外舀来一杯清泉，自怀中取出一粒丹药，化入泉中，递与吕崇文笑道：“凡事欲速不达，这部‘百合真经’是武林之中的无上奇珍，如今居然已在我们手中只隔一层晶匣未开，应该业已满足！你连日运功辛劳，先喝一口杯内化有宁神益气灵丹的清泉，略微歇息，再慢慢提聚‘纯阳真火’，俗语云，水到渠成，在机缘未至之前，急也无用！”

那粒灵丹溶入水中以后，泉水变得绿莹莹的好看已极，而且更有一种奇香淡馥，不必饮下，令人闻在鼻中，都觉得神清气爽！

吕崇文心中暗想，西门豹老前辈的花样真多，身边何时曾有这类灵丹？自己与他同宿同行，怎的竟不知晓？

接过灵泉，因口中颇渴，两口便自饮完，忽然丹田之内，奇热如焚，全身骨节也觉得又酸又胀，并且“格格巴巴”的微微作响！

这种奇异现象突生，吕崇文不由大为惊诧，方自抬头向西门豹看了一眼，西门豹脸上微微含笑，手下却如电掣风飘，骈伸二指，疾点吕崇文黑甜睡穴，吕崇文骤出不意，“吭”的一声，便被点倒！

朦胧隐约之中，仿佛觉得西门豹功贯双掌，火热如焚的在自己周身不住按摩点拍，弄得筋骨之间舒服无比，竟在飘飘欲仙的情况之下，渐渐完全失去知觉！

整整过了一日一夜，吕崇文始告醒转，觉得神旺气充，通体极为舒泰！

见西门豹坐在身旁，含笑相视，不由起身笑道：“老前辈在泉水之中所溶的灵丹叫什么名称？这一觉睡得我好不痛快！”

西门豹含笑不答，却自地下捡起一小块最为坚硬的青花石卵，反向吕崇文问道：“石卵之中，数这种带有青花的最称坚硬，以你所练的指力，能将这石卵捻成粉么？”

吕崇文被西门豹这莫明其妙、突如其来的一问，问得摸头不着脑，照实答道：“这种青花卵石倘若大上十倍，我一掌把它拍成七八小块，倒能办得到，但若像如今这般大小，凭二指之力捻成石粉，大概除了我恩师与无忧师伯、妙法师叔等‘宇内三奇’或许有此功力以外，连慕容叔叔都未必办得到呢！”

西门豹听完点头笑道：“你说得不错，但我看你自这一觉睡醒以后，气色大异昔时，不妨运足真力，试上一试！”

吕崇文也觉得自己体内气机流畅已极，真力弥沛得几乎有点不须提气凝功，随时均可发出之状，遂用右手拇食中三指，撮住那块青花石卵，微一使力，竟自石粉簌簌，应手下落！

吕崇文见自己只睡了一觉，功力竟会突然增进到与恩师仿佛，不由惊得跳了起来，但他毕竟绝顶聪明，眼珠一动，扑到西门豹面前，拉住他双手，

抬头注视西门豹，以一种激动口音问道：“老前辈……那日是不是用了偷龙转凤的手法，不……不曾服下那粒‘天游尊者’所留的‘换骨灵丹’？”

西门豹以一种宛如慈父的蔼然神色，把吕崇文的双手握在掌中，轻轻抚摸说道：“一粒‘换骨灵丹’，加上一册‘百合真经’，再加上你本来所擅的‘三奇’绝学，才可有望在泰山会上仗‘青虹龟甲’一剑，诛除那些穷凶极恶的魔头，永靖江湖，光寒天下，我如分享一粒‘换骨灵丹’，不过自己徒增二十年吐纳功力，却可能使你因本身火候真力稍差，不能把‘百合真经’所得发挥尽致，甚而饮恨泰山，难了济世宏愿！但若当时坚拒不服，你又必力加推让，不知要费多少口舌，所以才悄悄换下，溶在泉水之中，与你……”

说至此处，吕崇文业已感动得匍匐在西门豹足下，肩头抽动，泪如线滴！

西门豹轻轻抚着吕崇文肩头笑道：“西门豹每一想起当年罪孽，总觉得对你负疚太深，区区一粒灵丹之报，犹有不足，何必如此在意？但‘天游尊者’所遗的这粒‘换骨灵丹’，功效之大，委实惊人，你昏睡以后，我并未费却多大心力，便引导你体内真气，打通督任二脉，冲破生死玄关，度过内功之中极难达到的最高境界！如今以你的功力，据我估量，已斗得过‘白面人妖阴风秀士’钟如玉，再把‘百合真经’参透，精研出一种‘太乙奇门’、‘卍字多罗’、‘伽罗十三’三奇合一的盖世无双的剑法，则慢说‘天南双怪’与‘桃竹阴阳二恶’，恐怕连‘鸠面神婆’常素素也足可一斗了！”

吕崇文被西门豹说得雄心万丈，跳起身来，再度抱着那只内封“百合真经”的晶匣，猛提自己的“纯阳三昧真火”！

这次与先前果然大不相同，才练一天，晶匣便已变成微呈乳白之色，运足真力捏时，也似觉得稍有一点柔软！

吕崇文恐怕火候未到，索性又练两天，但晶匣再无异状，遂仍放在石地之下，拔出“青虹龟甲神剑”轻轻一划，晶匣果然迎刃而解！

“百合真经”既得，吕崇文与西门豹二人，就在这幽壑秘洞，“天游尊者”、“无缺真人”的两具遗骨之前，彼此研究分析，穷参苦练！

他们在此练功，静静参悟之事，暂且不提，先要交代那三位忍辱负重，就在泰山附近藏身的澄空大师、“铁胆书生”慕容刚与“天香玉凤”严凝素！

“白骨天王”韦光、“阴风秀士”钟如玉两个老怪，在宋三清惨死以后，搜索慕容刚等所居客店不得，当然以为业已远飏，哪里想得到他们索性住在附近，所以这一段时间之内，倒也相安无事。

澄空、慕容刚、严凝素三人，每日是两人在所居民房之内刻苦用功，一人出外探听贼势及“宇内三奇”野人山之战的胜败消息。

这日轮到慕容刚出外探听，夕阳已堕，仍未归来，严凝素与“铁胆书生”本来已是爱侣，最近这一段厮守，情感更进，因平素大家曾有规定，清晨外出，黄昏必回，慕容刚突然破例，可能出了什么岔事？不由芳心忐忑，向澄空大师说道：“师兄，他至今不返，莫非有甚……”

澄空大师不等她说完便笑道：“我慕容师弟那一身功力，又用了西门豹所赠的易容丹易容出外，纵然遇上老怪韦光，被他看出本来面目，只要不自恋战，一样能够脱身，不会有什么差错！但师妹既不放心，我们便耽误半日功课，且自易装前往丈人峰左右一探！”

“天香玉凤”严凝素心系“铁胆书生”，自然赞好，她如今每逢出外，全是一身土布农妆，脸上再一搽西门豹在积翠峰石室留赠慕容刚、吕崇文的易容丹，把个绝代佳人，硬变成四十来岁的乡村农妇！

澄空则不用易容，他设法弄来一付假发，再穿上慕容刚的一袭青衫，倒也文文雅雅，十足是个书生模样！

二人化装完毕，彼此相视一笑，便往丈人峰脚的方向行去！

行到丈人峰脚，月已东升，二人看见有两个劲装壮汉，挑着酒食之类，好似上峰力乏，坐在一块青石之上歇息！

从那装束打扮，一望而知正是峰头贼党，二人遂各展轻功，悄悄掩到两个壮汉的身后林中，想听听他们口中之言，可有什么关系自己的特殊消息！

澄空大师与“天香玉凤”均是一等一的绝世轻功，两个下等毛贼怎会觉察？只听得其中一人说道：“今天探峰之人，武功也算极高，老天王若不亲出手擒人，几乎又被跑掉！”

另一个壮汉接口道：“今夜‘桃竹阴阳教主’回山，高手更增，那些所谓侠客之流的白道人物，来得再多，也不过枉自送死罢了！”

澄空、严凝素听得有人探峰被擒，心中不由一惊，严凝素方待潜行上峰，看看究是何人被擒？澄空却忽然纵身出林，一下便把那两个壮汉点倒！

严凝素不明其意，只好跟出林来，澄空要过她的“灵龙软剑”，指着一个壮汉的心窝问道：“你方才说是峰头有人被擒，赶快说出被擒之人的形相年龄，饶你不死！”

冷森森的剑锋直抵心窝，壮汉哪敢不说？战战兢兢答道：“我们奉命下山，赶办精致酒食，为‘桃竹阴阳教主’接风，并没有看见被擒之人，只听说是一个老头和一个少女，要报什么剥皮之恨！”

澄空与严凝素从这“要报剥皮之恨”一语上，便已猜出是“九现云龙”裴叔儆与裴玉霜父女在丈人峰头为“白骨天王”韦光所擒，那“双首神龙”裴伯羽已因自己等人救援无力，惨被老怪活剥人皮，无论如何，也不能再任这父女二人再遭毒手！

所以澄空剑锋一紧，再自问道：“‘桃竹阴阳教主’何时回山？是凌风竹？还是凌毕二恶一同回山？”

壮汉吓得魂不附体，全身颤抖地答道：“听说毕教主约在初更时分先行回山，韦老天王要用活剥人皮的好戏，来为毕教主接风下酒！”

澄空与严凝素一听这“活剥人皮”四字，旅店之中、朱红皮匣之内的那两张带发人皮便自赫然在目，不由得身上毛发皆竖，打了一个寒噤！澄空默运真力，隔空连指，便把两个壮汉点了晕穴！

略一凝思，便向严凝素说道：“毕桃花初更一到，裴大侠父女便又要惨遭剥皮之灾，我们纵冒百险，也不能再让这种人间惨剧重演！还是借这两人的服装略微易容，不动声色地潜上丈人峰头，相机应变！”

严凝素点头赞好，两人遂仔细改扮，挑着两担酒食，向丈人峰而去！

二人装束既改，又特地略微避人，自然轻轻松松便上得峰头，卸去所挑酒食等物，只见上次严凝素、吕崇文与“白面人妖阴风秀士”钟如玉恶斗的那片广场之上，竖立着一块绝大木板，板上缚着一个长衫老者与一个美貌少女，正是意料中的“九现云龙”裴叔儆父女，但均皆昏迷不醒！

木板四外有不少匪徒严密防卫，场中并备了一席酒宴，但座上空空，想是所谓要替“桃竹阴阳教”女教主毕桃花妖妇接风之用！二人见老怪韦光及“阴风秀士”钟如玉此时均不在场，正想乘机下手，先把裴叔儆、裴玉霜父女救下，拼力逃出重围，但倏然峰下两枝火箭高飞入云，立有执事匪徒向大厅之内禀道：“启禀老天王、钟护法，毕教主回山，并有贵客同来，已到峰

下！”

澄空大师与“天香玉凤”严凝素二人均系心细如发，知道韦、钟两个老怪即将出场，自己二人装束容貌虽变，但若站在明处，仍易令人生疑，瞥见场旁有一小屋，遂闪身入内，从门后往外窥视，并因下手救人，必用暗器，“天香玉凤”严凝素把自己仅存的五枚“伏魔金环”取了四枚在手，澄空则在室中找到一大把铁钉备用！

这时老怪韦光与“白面人妖阴风秀士”钟如玉果然闻报出厅，走到场所设的席上坐定，不久便见峰下冉冉升起八盏红纱宫灯，红灯之后，由八名壮汉抬着两乘小轿。

左面一乘轿上，坐着一位身穿桃红色宫装、年约三十三四的绝媚中年美妇，右面一乘轿子，则坐着一位身穿玄色武士劲装、漆黑脸膛，但剑眉虎目、看去五官颇为端正英俊的壮健男子。

澄空大师与“天香玉凤”严凝素一齐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就是觉得与毕桃花妖妇同来的那位黑脸武士面貌虽然陌生，但偶一盼顾及坐在轿上的那种姿态，却又好像熟极熟极！

老怪韦光与“白面人妖”钟如玉双双起立笑道：“毕教主怎的一去这么久方回？凌教主何以未来？这位朋友怎么称呼，请与韦光、钟如玉引见！”

毕桃花与那黑脸武士飘身下轿，含笑说道：“毕桃花与教主此次回转黔西，收歇彼处教务，全数迁来这丈人峰头，以致稍稽时日，凌教主尚需半月才可回山，这位宋朋友单名一个危字，武功极好，是我特地邀来，彼此共襄盛举！”

说到此处，向那黑脸武士宋危回眸一笑，笑得冶艳无比，骚媚入骨！

“天香玉凤”严凝素看见毕桃花这等下流的神态，不由自心中作呕，暗想无怪恩师痛恨此女，果然卑贱无比！但计算妖妇的年龄，最少也有五十以上，怎的如此驻颜有术？

她玉洁冰清，不沾尘俗，所以猜不透毕桃花何以有术驻颜？但澄空大师却心头雪亮，知道这妖妇定然不知害了多少青年，才保得她自己的红颜不老！

毕桃花向宋危做了个媚笑以后，手指老怪韦光及“白面人妖”钟如玉，说道：“这两位就是威名久震江湖数十年的‘白骨天王’韦光，与本教护法‘阴风秀士’钟如玉，宋兄上前见过！”

宋危对这两位盖世魔头的凶名，竟似并未怎的在意，只把双手微拱，一声不响，便自当先走到席中坐下！

宋危这种傲慢的神色，几乎把两个老怪气煞，但碍于毕桃花妖妇的情面，只得互看一眼，暂时隐忍，同自落坐！

“天香玉凤”严凝素本已觉得宋危神态极熟，这一见他那几步行走，顿时心头雪亮，但随着便是一阵“腾腾”乱跳，向澄空大师低声附耳说道：“怎的是他？这样对面相坐，倘若万一被老怪识破，岂不太以危险？”

澄空这时也已看出这位随毕桃花妖妇同来的宋危，竟是今日清晨在自己与严凝素静坐用功之时外出、迄未回轮的“铁胆书生”慕容刚所扮，略一寻思，向“天香玉凤”严凝素低声笑道：“我慕容师弟除了和老怪韦光曾在刘氏荒坟多过了一次手以外，仅与‘阴风秀士’钟如玉在峰腰互换人质之时匆匆一面，如今所用又是西门豹的极好易容妙药，连我们初见都认不出来，何愁对方发觉？我们且在暗中留神，准备等他先行发动，然后再于最有利的时机出手相助便了！”

“天香玉凤”严凝素虽觉得澄空所说有理，但仍然不由得深为“铁胆书生”担忧，这一来心分两头，更为忐忑不已！

毕桃花看出慕容刚所乔装的宋危神情傲慢，韦、钟两个老怪面上已现不快之色，急忙举杯敬酒，岔开话头笑道：“我在泰安府外即已闻报，老天王及钟护法擒住了两个上峰滋事的裴姓父女，要在今夜剥皮下酒！那木板之上绑的定是，何不立刻动手？”

老怪‘白骨天王’韦光一阵狞笑道：“‘双首神龙’裴伯羽背盟负义，倒反四灵寨，被我将他和那‘璇玑居士’欧阳智一并剥了人皮，可说罪有应得！不想他族弟裴叔佻父女，居然螳臂当车，要想来此报仇，正值我因宋三清遇害，怒火难消，才出手擒住他们，留待毕教主回山，在席前活剥人皮，做一样新鲜别致的下酒之物！”

说到这里，向“铁胆书生”乔装的宋危微微一笑说道：“裴叔佻父女二人均被我点了晕穴，毕教主推崇宋兄武学极高，有烦代解穴道，使他父女死得明白一点，岂非更为有趣！”

慕容刚此时方想怎样设法先把昏昏沉沉的裴叔佻父女救醒，听“白骨天王”韦光这样一说，正中下怀，估量绑人的木板不过离设席之处两丈左右，自己近来刻苦修炼，功力又进，大可隔空施为，以“豆粒打穴神功”一试！

遂自席上拈了两粒冰糖莲子，方待出手，忽然瞥见老怪韦光与“白面人妖阴风秀士”钟如玉脸上均自流露出一种极其毒辣的阴恶笑容，令人一望便即肌肤生栗，毛发欲竖！

慕容刚虽然微诧老怪叫自己动手解穴，不过是嫌自己神情傲慢，想借此考较可有真实功力，作这阴诡笑容，似属不当？但绝未想到其他方面，两粒冰糖莲子业已破空生风，脱手飞向被绑在木板上的裴叔佻、裴玉霜父女打去！

暗中潜窥的澄空、严凝素二人，也是想等慕容刚用“豆粒打穴神功”解开裴氏父女被点晕穴，恢复神智以后，再行暴起救人脱身，但好端端的怪事突生，慕容刚所发的两粒冰糖莲子乃是凝注真力出手，破空作响，威势不凡，却在即将打中裴氏父女之时，平白无故地左飞三尺，掠空而过！

“白骨天王”韦光与“阴风秀士”钟如玉是另怀鬼胎地狞笑注视，毕桃花妖妇是不知究竟地含笑相看，但见这种突如其来的怪事发生，均由不得愕然一怔，瞩目四周，场外屋宇沉沉，哪有丝毫异状？

慕容刚也觉得怪不可解，二次凝足十成真力，“呼呼”连响，又是两粒冰糖莲子出手，射向裴叔佻父女的前胸要害穴！

这次在大家凝神注意之下，才看出端倪，就在冰糖莲子将到裴叔佻父女胸前之际，从离绑人木板的右面最近的一座墙角之后，吹出一缕微风，那强力量的两颗莲子，便即随风一偏，又自绑人木板的左侧掠空飞过！

这一来“白骨天王”韦光与“阴风秀士”钟如玉首先离座起立，立待有所动作，那墙角暗影之中已先响起一声清朗佛号，现出了“宇内三奇”之中的南海“潮音庵主”妙法神尼，手指“白骨天王”韦光道：“韦光老怪，你也是多年潜修之人，心肠怎的这等歹毒？裴叔佻父女被你点了‘五阴绝穴’，在未以我佛门‘般若神指’或玄门‘乾元神功’解救以前，一纸拂身，胜于刀割，重要穴道稍受重力，更是五脏尽裂，狂喷黑血而死！你自己下此毒手不算，还想借刀杀人，岂非天理难存，神人共愤？”

妙法神尼这一现身，果然“宇内三奇”的名头所在，韦、钟两个老怪立被镇住，不敢像往日那等骄狂嚣张，只是各眯着一对凶睛，向这位三十年前

威震群魔的“潮音庵主”严密注视！

“铁胆书生”慕容刚此刻心中却不禁一迭声地暗叫“惭愧”！自己原想倚仗西门豹易容妙药，混上峰头救人，哪料到韦光老贼如此狡猾，替裴叔佻父女点的不是普通晕穴，而是“五阴绝穴”，若非妙法神尼来得凑巧，两颗冰糖莲子，无殊成了裴氏父女的要命之符，何以问心？何以对人？更如何向裴玉霜心目中的爱侣小侠吕崇文交代？岂非聚九州之铁，铸错一身，纵然尽倾北海西江之水，也难洗此恨！

他这里正在惊恨万端，身旁那位“桃竹阴阳教”的女教主毕桃花，因昔日被这位妙法神尼追得天涯海角，无法逃生，几乎一见她那件灰色僧袍，便即魂飞胆落！如今虽有所恃，炼成几般毒物，但凌风竹不在身畔，心中终觉怯惧，方自悄悄起立，想掩过一旁，妙法神尼那炯如寒电的目光，已盯住毕桃花道：“毕桃花！三十年前，你与凌风竹在祁连山朝笏峰头，被我用两枚‘度厄金铃’打下千寻绝壑，想不到居然侥幸逃生，活到今日！卅年作恶，定然孽重如山，凌风竹未到，我决不单独杀你，但死罪暂免，活罪难容，‘铁胆书生’何在？与我赏这妖妇一记‘般禅重掌’！”

毕桃花此时胆怯想溜，慕容刚恰好在她身后，一听妙法神尼命令，神功倏运，双掌齐推，便如言施展北岳无忧秘传的“般禅掌力”，照准妖妇后背击去！

毕桃花再也料不到这个前途相识、爱他精壮勇武、想收为裙下不二之臣、几经劝说、才肯上峰的宋危，就是大敌“铁胆书生”慕容刚所扮！听妙法神尼叫“铁胆书生”攻击自己，正在注意人从何处出现？背后劲风起处，般禅双掌已挨了个实而又实！

幸而慕容刚遵妙法神尼之言，暂时不要她命，保留了两成真力未发，只将妖妇震得腾飞八尺，口吐桃花，晕死在地，自己却乘韦、钟两个老怪一愕的刹那之间，足尖点地，一式“孤鹤倒飞”，退向妙法神尼身侧！

“白面人妖阴风秀士”钟如玉与“白骨天王”韦光虽一样有点疑心这位宋危来路不对，才骗他动手解穴，等裴叔佻父女应手惨死以后，暗察神色反应，便可看出这宋危是否敌人派来卧底？但再也想不到他就是“铁胆书生”慕容刚本人！

毕桃花受伤，慕容刚一退，“阴风秀士”钟如玉因昔年未曾会过妙法神尼，不知厉害，首先暴怒难遏，怒叱一声，长衫大袖展处，随后凌空追扑！

妙法神尼冷笑一声，还未有所动作，室中暗藏的澄空大师与“天香玉凤”严凝素已自乘机冲出！双双把手一扬，严凝素四枚“伏魔金环”飞起三枚，澄空一把大铁钉，却似“满天花雨”手法，疾打钟如玉，但与严凝素一样心思，故意把两根较粗的钉头留在掌中未发！

“白面人妖阴风秀士”钟如玉纵身追扑慕容刚，全副精神均注意在那位名列“宇内三奇”、号称“群魔煞星”的妙法神尼身上，哪里想得到在暗室之中会突然出来这么两位对头？“天香玉凤”严凝素的“伏魔金环”他昔日会过，深具戒心，所以一见这三圈金光，便知此人竟是严凝素改扮，半空中右手大袖一挥，向左横飘数尺，轻轻避过！

但那位以满把铁钉出手的澄空大师，暗器虽然寻常，发钉之人的手劲功力却又深厚无比，高过“天香玉凤”，一大蓬钉雨，“呼呼”怪啸，宛如万蜂齐飞，威势强大无比！

“白面人妖”钟如玉避过“伏魔金环”，迎向钉雨，见有这般威力，也

不由深自惊心，默运自己看家绝技“七阴指力”，右手食指一指，再顺势舒掌一推，阴寒彻骨的劲气狂飙起处，漫空钉雨果然被纷纷震落！

两般暗器施袭，均自无功，“白面人妖”钟如玉得意了个“哈哈”大笑，但一个“哈哈”才只打出半声，澄空、严凝素同声又复断喝叱道：“钟老怪休要张狂，你再尝一下！”

叱声之中，两人预先留下未发的一环二钉均自出手！

这回是把全副功力贯注在一件暗器之上，所以威力比先前所发强过多多！环如金轮飘转，迅疾无俦，钉似电掣星飞，破空生啸，打的正是钟如玉的左右两腕！

“白面人妖”钟如玉此时身在半空，才运“七阴指力”震落澄空大师的一蓬钉雨，想不到对方在极度匆忙之间，还有暗器再度出手，如换常人，想避万难，但老怪功力毕竟不凡，忽地一声长啸，尽散体内浊气，身躯自空中平坠三尺，把一环二钉恰巧避开！

铁钉“刷刷”两声，掠袖而过，但那枚“伏魔金环”，却在业已偏飞以后，一旋一转，又复回头，正好打中“白面人妖”钟如玉右手手背的“阳溪”穴上！

钟如玉一见“伏魔金环”旋飞回头，便知不妙，但此时业已无力再躲，只得在金环将中未中的刹那之间，勉强一沉右手，卸去对方几成劲力，就这样老怪钟如玉也被这枚南海独门暗器“伏魔金环”打得怪吼一声，右半身麻木不堪，手臂低垂，所练极为毒辣的“七阴指力”，短时以内已自无法施展！澄空大师与“天香玉凤”严凝素得手击伤“白面人妖”以后，双双纵身到那绑人木板之旁，准备先将“九现云龙”裴叔傥父女放下，再图解救！

妙法神尼见状喝道：“素儿与澄空师侄不可妄动，裴叔傥父女被点‘五阴绝穴’，此时万碰不得，你们守住木板，防备其他贼子侵害，其他不必多管！”

可怜此时最难堪的，却是天南第二怪“白骨天王”韦光，他此时方喂被慕容刚震晕的毕桃花服下丹药，眼看“白面人妖”钟如玉中了“伏魔金环”，正在暗运功力疗伤，暂时已难动手，只剩自己一人，如坐视对方从容把裴叔傥父女救走，则传扬开去，情何以堪？但若逞强动手，自忖充其量与妙法神尼斗个平平，那几个难惹难缠的“铁胆书生”、“天香玉凤”及乔装寨丁的澄空和尚出手之时，却叫自己怎样应付？

老怪终因久负盛名，忍不住心头这口恶气，缓缓走向妙法神尼，一张本来就白得不大有血色的马脸之上，越发逐渐惨白得宛如朽败多年的冢中白骨！

妙法神尼知道老怪韦光这样慢慢走路，是借机提聚他所练的“白骨阴功”，此人三十年前即负盛名，如今二度出山，自然更非小可，所以表面依然沉稳从容地微含冷笑注视，其实把自己南海小潮音卅年苦参的“伽罗神功”，也在不动声色之中提到九成以上！

“白骨天王”韦光心中早起毒念，认为今夜虽在丈人峰头自己的巢穴之中，若论情势，依然已弱人强！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对方毫无所伤地安全退走，必须力智兼施，虚实并用，遂在走到距离妙法神尼一丈五六之处住足，双眼凶光觑定妙法神尼，狞笑连声说道：“妙法老尼，你休要得意，可知道老夫这丈人峰上，埋伏有无数你意想不列的绝顶高人，你们已如网中之鱼，瓮中之鳖！”

妙法神尼角微晒，尚未答言，“白骨天王”韦光倏地双臂一张，全身骨节一阵山响，左手一指侧方说道：“喏！‘桃竹阴阳教’的凌风竹教主业已现身，光凭他那一面‘玄竹灵幡’，也就够你们这一群人消受的了！”

攻敌必先攻心，老怪韦光这一句话便收了攻心之效，因为凌风竹是妙法神尼早年爱侣，后来变心负义，又成了刻骨深仇，听说此人一到，妙法神尼关心过甚，不由得目光略瞬！

左侧方暗影沉沉，哪有什么“桃竹阴阳教主”凌风竹的丝毫踪迹？妙法神尼知道上当，但就在她那目光一瞬之间，老怪韦光白衣飘处，人已凌空电疾飞起，双手十指箕张，射出丝丝寒气阴风，直向绑在木板之上、神智昏迷的裴叔傥、裴玉霜父女抓去！

在木板周围担任护卫的“铁胆书生”慕容刚、“天香玉凤”严凝素及澄空大师，此时已由妙法神尼指破裴叔傥父女是被点了“五阴绝穴”，则深知慢说有人加以伤害，即略受丝毫掌风指力，一样便即身遭惨死，返魂无术，故而三人分成品字形环板而立，对各方加以严密注视！

“白骨天王”韦光这一凌空飞扑而来，在人尚未到之前，便已寒气袭人，阴风砭骨，澄空大师居中，知道防卫太难，不能容有丝毫阴毒之气袭入，忙自喊道：“慕容师弟、严师妹，赶快各运你们的‘玄门罡气’与‘伽罗神功’，布成一道无形屏障，阻挡老怪的‘白骨阴风’，莫令丝毫侵入！”

慕容刚、严凝素也深知厉害，如言施为，澄空大师本人却采取以功为守之策，拼着受些伤损，凝足幼随无忧头陀苦练的“般禅神功”，护住周身要穴，双掌在胸前合什，往外一穿，竟迎着“白骨天王”韦光，飞身直上！

韦光暗算伤人的“白骨阴风”，为慕容刚“玄门罡气”及严凝素“伽罗神功”所阻，不由大怒，正待等身临切近，猛然加功，把二人的真气震散，突见澄空大师居然胆大包天地飞身迎上，遂把一腔盛怒，转对来人，左手翻掌猛劈，但澄空深有自知之明，只以六成功力接掌，却以四成功力借劲飘身，又事先运功防护，虽被“白骨天王”韦光震出七八尺外，双掌酸疼，其实并无大碍！

“白骨天王”韦光冷笑一声说道：“北岳无忧门下，也不过如此……”

话犹未了，妙法神尼的清朗口音起自身后，说道：“欺凌后辈，还要自鸣得意，简直无耻已极，人家不过如此，你又如何？接得住妙法一掌，便算你不曾白在高黎贡山苦参卅载！”

一股无比罡风，随着话声，直向“白骨天王”韦光后心猛袭而至！

韦光这时脚尖业已点地，肩头一塌，双掌回翻，硬以“白骨阴风”与妙法神尼隔空接了一掌！

他三十年高黎贡山潜修苦练，功力本与妙法神尼相若，但一来“白骨阴风”究属左道旁门，比不上“伽罗神功”是禅门正宗，二来丈人峰头好手只剩自己一人，孤立无援，心头生怯，三来妙法神尼的掌风语气，势挟雷霆，“宇内三奇”的威名久震，又是昔年心中所怕的人物，几般因素凑巧，“白骨天王”韦光的十成功力，无形之中减去一成有余，“白骨阴风”与“伽罗神功”一接，竟被震得“腾腾”退出三步！妙法神尼“哈哈”笑道：“一别卅年，我以为‘天南双怪’韦氏兄弟变成了什么盖世魔头？原来依然故我……”

语音未了，远处突然传来一声极其阴森的冷笑，有人发话道：“三十年高黎贡山，我弟兄虽然所学不多，你在南海小潮音也不见得就练成了什么惊

人绝学？”

人随声至，白影飘空，阴毒寒飙，盖头猛压而下！

妙法神尼闻声便知苗疆野人山中的“天南大怪骷髅羽士”韦昌也已赶到，生怕“鸠面神婆”常素素也来，心中倒着实吃了一惊，凝足“伽罗神功”拂袖生风，往上一迎，这回到是势均力敌，一震而开，来人落地现身，果然是心目中所猜的“天南大怪”！

“白骨天王”韦光见兄长一到，凶威又炽，兄弟二人双双并立，面对妙法神尼，四手缓缓上提，正待恃众进扑，左右两方，突然又响起一声宛如惊雷的“阿弥陀佛”，与一声清亮悠长的“无量寿佛”！

随着无量佛号，人随声至，一条灰影疾似长虹电射，轻如飘絮落花般的飞坠场中，正是“宇内三奇”中的静宁真人，向“天南双怪”稽首为礼道：“韦大兄已在野人山中见过一面，韦二兄却是卅载初逢，贫道静宁，问候天南旧友！”

那声宛若惊雷、震人心魄的“阿弥陀佛”，却是“宇内三奇”之首无忧头陀所发，无忧到后，却未理“天南双怪”，一伸右臂，把那块绑人木板连人带板一齐托起，走到韦昌韦光兄弟之前，慈悲双目，齐射精光，注定“白骨天王”及他身后腕伤未愈的“白面人妖阴风秀士”钟如玉说道：“杀人可恕，剥皮难容！韦光、钟如玉，你二人心肠过毒，泰山大会之上，必遭天报！时机未到，老纳暂且宽容，道长与庵主此刻也不必费手，且让他们从容布置布置！”

“宇内三奇”一齐现身，天南双怪“骷髅羽士”韦昌、“白骨天王”韦光兄弟，才炽的凶威又复杀尽！但“白骨天王”韦光眼看裴叔儆父女被人救走，哪肯甘心？知道“五阴绝穴”未解之前，少受外伤，便无生理，遂“哈哈”一笑道：“算你们说得对，时机未至，暂且宽容！韦光兄弟今夜让你们下山，明岁岁朝，彼此再决生死！”

“死”字才出，佯装拱手送客，月白长衫大袖倏地双挥，卷起一股冰寒彻骨的“白骨阴风”，直向无忧头陀手上托的裴叔儆父女袭去！

“宇内三奇”何等人物？见二怪韦光发话之时，脸上阴晴不定，眼珠连转，知道他口蜜腹剑，必有凶谋，所以在他“白骨阴风”才发，“三奇”便即同声怒叱，“般禅佛掌”、“玄门罡气”、“伽罗神功”三般武林绝学，一齐施为，把“白骨天王”韦光震得狂吼一声，飞出一丈以外！

“骷髅羽士”韦昌羞怒交迸，几度伸手摸住胸前的白骨骷髅，想逞凶威，但因敌势过强，“鸠面神婆”常素素及“九指先生”侯密大援未到，只得忍气吞声，眼看着无忧头陀居中，托着绑人木板，静宁真人、妙法神尼一左一右翼卫，澄空、慕容刚、严凝素等人随在身后，从从容容步下丈人峰头而去！

“白骨天王”韦光被这“宇内三奇”合手一震，虽然对方未出全力，但也伤势不轻，经韦昌喂药调治以后，问起“鸠面神婆”常素素怎未同来？兄长何以一人独返？

韦昌眉头略皱，告以详情，原来“鸠面神婆”常素素所患风瘫痼疾，别无特效疗法，必须用“宇内三奇”在野人山所见的那只金色巨蛛慢慢吸去寒毒，再自以极高内功调和“玄武罡气”、“寒灵丹精”，才能恢复久僵的下体！

那只金蛛本是“九指先生”侯密费尽心力，替她觅来的洪荒异种，但想不到野人山用以示威，竟挨了“病佛”孤云一记“玄阴透骨掌”，这一掌内

含颇重寒毒，蕴在金蛛腹内，替“ 鸩面神婆 ”常素素吸那两腿寒毒之时，竟至越吸越重，等到发觉有异，业已不仅前功尽弃，并永绝治愈之望！

“ 鸩面神婆 ”常素素盛怒之下，一掌击毙金蛛，再与“ 九指先生 ”侯密、“ 骷髅羽士 ”韦昌细一计议，觉得以自己的精纯内功，往外提那寒毒，原无不可，但一到丹田，人即无法禁受，只有设法将双腿寒毒并聚一腿，然后引刀自断，才可以独脚姿态，参与泰山大会！

“ 天南大怪骷髅羽士 ”韦昌野人山试技以后，知道倘若“ 鸩面神婆 ”常素素不出，仅凭自己弟兄及“ 九指先生 ”侯密，可能敌不过“ 宇内三奇 ”，何况对方还有“ 金龙四佛 ”助阵？故在无可如何之下，只得赞同此议，并恐“ 宇内三奇 ”离开野人山，扑奔泰岳丈人峰头，所以请“ 九指先生 ”侯密伴同“ 鸩面神婆 ”，等她截腿以后赶来，自己先行遁返中原，接应兄弟“ 白骨天王 ”韦光与“ 白面人妖阴风秀士 ”钟如玉！

“ 白骨天王 ”韦光听完瞿然问道：“ 常大姊截去一腿以后，是否还抵得住无忧、静宁、妙法等三个老鬼？”

“ 骷髅羽士 ”韦昌说道：“ 常大姊神功盖世，我等望尘莫及，一腿之失，不过残缺难看，对内力神功无碍，算不了什么大事，有她一人，足抵‘ 宇内三奇 ’，剩下‘ 金龙四佛 ’，我兄弟与钟、侯二兄业已稳操胜算，何况凌、毕二位教主的‘ 阴阳灵幡 ’，也非武林俗手可敌，二弟不必忧心，且命人打扫宾馆，静候‘ 鸩面神婆 ’常大姊与‘ 九指先生 ’驾临，在泰山大会称雄天下便了！”

“ 白骨天王 ”韦光听乃兄如此说法，心内稍安，他与毕桃花妖妇同病相怜，一个挨了“ 铁胆书生 ”慕容刚的般禅双掌，一个挨了“ 宇内三奇 ”的神功一震，外表虽已照常行动，其实内伤不轻，遂在丈人峰头，由“ 骷髅羽士 ”韦昌及手腕为“ 天香玉凤 ”严凝素“ 伏魔金环 ”所伤的“ 白面人妖阴风秀士 ”钟如玉相助，用内家吐纳导引功力慢慢调治！

按下“ 天南双怪 ”韦氏兄弟这面不提，且说“ 宇内三奇 ”无忧头陀、静宁真人、妙法神尼等，将裴叔傥、裴玉霜父女救往山下。

慕容刚因所居民宅，主人既好，地势又极僻静，遂将师伯等一行引至该处，无忧头陀放下裴叔傥、裴玉霜父女，仍然未解绑绳，笑向妙法神尼、静宁真人说道：“ 这种‘ 五阴绝穴 ’歹毒无比，非费上三五日工夫，替他们舒畅奇经八脉，驱尽淤血不可，裴叔傥由我救治，裴玉霜则烦劳庵主下手，道长请为护法，并将野人山经过，说与慕容师侄等人知晓。”

静宁真人含笑点头，无忧、妙法遂往静室之中，各运神功救治裴氏父女，静宁真人问起西门豹、吕崇文何往，慕容刚禀以吕崇文被老怪“ 白骨天王 ”韦光所伤，伤愈之后，西门豹自告奋勇，携吕崇文同行，并未说明目的，只称有把握使吕崇文在明岁岁朝泰山大会之时，以“ 青虹龟甲神剑 ”尽歼群魔，名扬天下！

静宁真人点头笑道：“ 这位西门怪侠实是菩萨中人，文儿随他同行，有益无害！不过明岁岁朝的泰山大会，对方除‘ 天南双怪 ’、‘ 阴阳双恶 ’、‘ 白面人妖 ’钟如玉、‘ 九指先 ’侯密等黑道之中的极高好手以外，还有那武功玄不可测的‘ 鸩面神婆 ’常素素为之助阵，我们‘ 宇内三奇 ’与‘ 金龙四佛 ’联手赴约，自忖尚居六成败面，西门豹却有何术使吕崇文如此速成绝艺，届时功成？”

澄空、慕容刚、严凝素也猜不出其中究竟，慕容刚听得“ 九指先生 ”侯

密之名颇为陌生，问起静宁真人，静宁真人遂把苗疆野人山一会，“鸪面神婆”常素素显示绝顶神功之事，向三人细述一遍，并告以“病佛”孤云、“笑佛”白云业已回转阿耨达池，到时“金龙四佛”一齐赶到丈人峰头赴约！

## 第十七章 泰山订约会 盖世魔头集岱宗 幽壑参奇书 绝代小侠展神威

慕容刚又把“双首神龙”裴伯羽、“璇玑居士”欧阳智惨遭剥皮奇祸，西门豹以牙还牙，使“玄龟羽士”宋三清中毒身亡等情，禀告静宁真人，静宁真人也为老怪韦光此种惨酷暴行发指不已！

“天香玉凤”严凝素突然想起一事，向慕容刚问道：“你今晨出外，怎会化名宋危，随那妖妇毕桃花混上丈人峰头，打她那一下几乎震断心脉的般禅双掌呢？”

“铁胆书生”慕容刚含笑说出一番话来！

原来慕容刚清晨易容外出，在茶楼酒肆之内一直混到黄昏，也未听得“宇内三奇”野人山之行及丈人峰贼党的丝毫消息，正在拈杯心烦，暗想是否倚仗容貌已变，索性向丈人峰左近装作游山，探听消息之时，突然有两个彪形壮汉走进酒肆，慕容刚一见那身装束，便知是峰头贼党，又恰好坐在自己隔席，遂招呼店家添了两样酒菜，凝神窃听。

听来听去，听出有父女二人，因要报什么剥皮之仇，在峰头被擒，慕容刚一听便猜出是裴叔儁、裴玉霜父女，昔日裴叔儁与自己萍水相交，极为投契，裴玉霜又是吕崇文的心中爱侣，不由心急如焚，要想回转所居，赶紧与澄空、严凝素合谋营救之策！

但忽听壮汉话风又变，这两人居然均是“桃竹阴阳教主”毕桃花妖妇的面首，因听得毕桃花今夜回山，特下峰远迎争宠！

慕容刚心中电转，暗想以澄空师兄、严凝素及自己三人之力，硬闯峰头救人，根本无此可能，何如仗着易容有术，试探可否随着这从未见过自己的妖妇毕桃花混上峰头，暗中将裴叔儁父女救走！

念头打到此处，雄心顿起，恰好那两个彪形壮汉酒毕起身，慕容刚遂悄悄尾随，以“铁胆书生”这身功力，对方自然毫无所觉，跟到丈人峰脚的一片林口，其中一个壮汉遥指远方冉冉而来的八盏红灯笑道：“毕教主已来，我们到得恰是时候，且各凭运气，看看今夜谁先中选？”

慕容刚从江湖传言及这两个壮汉口中，听出毕桃花定然是个武功颇高的荡妇妖姬，对于这种人物，自己与她萍水初逢，必须有甚特别表现，方易结识！

他看出这两个壮汉眉横杀气，满面邪恶，遂咳嗽一声，自暗处现身走出。

这时那八盏红纱宫灯，业已只距三五丈远，两个壮汉见突然撞来这么一位陌生人物，双双把浓眉一剔，目注慕容刚狞声叱道：“哪来的村农，竟敢冲撞毕教主大驾，莫非找……”

找死的“死”字尚未出口，慕容刚哼了半声，动如电闪，左手骈指点中一个壮汉的胸前要害，右手默运“般禅掌力”，凌空吐劲，另一壮汉狂吼一声，震得飞出六七步远，便自双双了帐！

两壮汉方死，八盏红纱宫灯也到近前，灯后是两乘软轿，一乘轿上坐着一个貌如女子、目光隐带妖邪的俊美少年，另一乘轿上却坐着一个神情荡逸飞扬的中年美妇，眉目之间，并在向隔轿少年互传情意！

一见地上两个壮汉横尸，妖妇毕桃花不由柳眉双剔，杏目笼威，但一眼看见慕容刚从容卓立的英姿，虽然以药易容，变成黝黑的脸膛，不是原来的星目剑眉、冠玉双颊，但那种潇洒安详、英挺俊拔、气吞河岳的风标，却依

然故我！

妖妇一看便知这杀人之人不同流俗，煞气渐消，荡笑连声，眉梢竟自堆起媚邪春意，俏生生地哟了一声问道：“这两个是我手下之人，怎样开罪壮士？致遭惨死！”

慕容刚平日与“天香玉凤”严凝素虽然似海情深，但只是灵犀一点，心坎温存，高雅圣洁无比！最看不惯的就是这种媚声浪气的荡逸之态，遂连眼皮抬都不抬，以简简单单八字答复：“盗贼媚邪，人人可杀！”

毕桃花越看慕容刚这种高傲神色，越觉得比寻常一般软骨头的男子可爱多多，方又盈盈一笑，红唇微启，尚未开言，她身旁另一乘软轿之上坐的那位目光隐带媚邪的俊美少年，本是滇南巨寇“粉燕子”萧遥，看出自己这位新交的姘妇，竟对拦道卓立的黑汉生情，不由妒火中烧，冷笑一声，双手微按轿杆，人便飘然飞起！

他外号“粉燕子”，轻功自然不俗，飘起两丈来高，半空中缩腰拳足，一连两个车轮转，轻轻落足山道，手指慕容刚，满面骄狂无比的神色说道：“泰山丈人峰方圆百丈，乃是有尺寸之地，岂能容人妄自撒野？萧遥要把你碎尸万块，为这两个已死的朋友报仇，你且报个万儿，‘粉燕子’手下从来不杀无名之辈！”

“铁胆书生”慕容刚一见“粉燕子”萧遥的那副佻挻轻狂的神色，便觉此人可厌，再一听他自报外号，越发知道必是下五门的淫邪恶贼！嫉恶之心方自一动，忽然想起自己这样做，本旨在于要随妖妇混上峰头，设法搭救裴叔儆、裴玉霜父女，若不吊吊妖妇的胃口，怎能达到目的？

遂根本不理“粉燕子”萧遥，扭头向妖妇毕桃花微笑问道：“我叫宋危，家住关外长白山头，闻得‘桃竹阴阳教主’之名，才特来岱宗拜会，但我已经杀了教主两位相好，再杀一位，教主不心疼么？”

毕桃花本来觉得慕容刚挺拔不群，英姿勃勃，是自己心目中最理想的人选，但神情过份冷漠，恐怕不易上手勾搭！

如今见他自报姓名，不仅笑颜相向，言语之中，并还隐含挑逗之意，邪心蔽智，竟然喜上眉梢，抿嘴一笑说道：“‘粉燕子’萧遥的‘三阴绝户掌’名震滇南，不比地上那两个蠢货，你杀得了么？”

这几句话分明含有激将之意，“粉燕子”萧遥听在耳中，几乎连肺都快气炸，暗想与毕桃花相识以来，两人一往情深，怎的今夜一见此人，便自喜新厌旧，语气中恨不得要鼓励对方，快把自己置于死地？

钢牙一挫，趁着那自称宋危之人与毕桃花相互笑语，分神旁鹜，毫未提防之下，猛运自己成名绝技“三阴绝户掌”，一掌生风，便往对方左胸击去！

离胸只有数寸，掌风业已拂衣，慕容刚犹如未觉，直等实胚胚地挨了萧遥一掌，才微退半步，双目一翻，精光四射，神威十足地说道：“我念你远自滇南赶来，却在这岱宗山丈人峰下横尸，煞是可怜！才让你一掌，倘如识趣，速返南荒，再若片刻迟延，宋危不再留情，定叫你魂归地府！”

“粉燕子”萧遥的“三阴绝户掌”，功能裂石开碑，慢说他自己，连毕桃花也所深知，这位宋危居然袒胸受掌，毫无伤损，委实太以惊人！萧遥这等恶贼，讲甚脸面情义，何况人又极其狡猾？知道再如逞强动手，定系白白送死，遂借着慕容刚的话头，把双拳一抱说道：“萧遥敬如足下之语，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你我后会有期！”话完转身，便向来路走去！

慕容刚万想不到对方会借机下台，就此抽身，倒弄得只好眼看着这自己

本来想杀的下五门恶贼扬长而去！

毕桃花则因知萧遥连妒带羞，此去必然翻脸成仇，自己又曾与他深有肌肤之亲，传扬江湖，未免大为难堪！遂眉间突现杀气叫道：“桃竹阴阳教下，从来不容叛教之人，萧遥已犯死罪，宋壮士，你代本教主处置如何！”

慕容刚闻言，不禁为这“粉燕子”萧遥的无耻贪生，与毕桃花妖妇的反脸无情、心肠毒辣，打了一个寒颤！

但一来萧遥这等恶贼，杀之乃为世除害，二来妖妇既然如此说法，也正是自己良好的进身之阶，遂答了一声：“宋危遵命，‘粉燕子’萧遥休走，大好泰山，你何不就在此间埋骨？”

人随声起，以“云龙三现”身法，故意逞能，目光笼住萧遥，双掌胸前虚抱，缓缓外翻，特地留给对方一个防御机会。

萧遥真想不到这自称宋危之人，肯任自己逃走，而一往情深的情妇毕桃花反有如此毒心？他本以轻功见长，认出对于头下脚上、凌空飞扑的这种“云龙身法”极难躲避，遂趁对方缓缓翻掌，似在提聚功力之际，来了个先发制人，肩头微塌，装做胆怯前窜，其实脚跟点地，倒纵而起，施展铁琵琶重手“怨女弹箏”，十指齐伸，划向慕容刚的丹田要害！

慕容刚早把“玄门罡气”凝足，故意容他指尖沾衣，然后突地纵声长笑，左掌一挥，只听萧遥一声惨叫，十指齐被“玄门罡气”震断，胸前又中了一记“般禅重掌”，凌空飞出七八步去，一口鲜血喷得满地桃花，便告毙命！

慕容刚是故意小显身手，把内功、轻功及劈空掌力，全在这一击之中加以表现，毕桃花看得自然惊喜非常，以为自己不但添了一个精壮面首，“桃竹阴阳教”内也又增加有力臂膀！

慕容刚就是这样得了妖妇欢心，取代“粉燕子”萧遥之位，坐着那乘软轿，随毕桃花混上丈人峰头，等妙法神尼命令自己处置妖妇之时，便出其不意，给了她约莫七成真力的般禅双掌！

“天香玉凤”严凝素听他娓娓讲完，才知究竟，笑向静宁真人问道：“无忧师伯与家师把裴大侠父女治好以后，离泰山大会之期已不在远，我们是不是就在此处等候到时赴会呢？”

静宁真人笑道：“会期不在远，我们自然不必他去，而且此次会后，我与你师傅及无忧大师等人便将真正潜修，再不出世！所以也要趁这一段时间再传授你们几手功夫！这所民宅地既隐蔽，主人又颇老实，就在此间等到明岁朝，与那干凶恶魔头作决算便了！”

慕容刚问起“金龙四佛”怎样相会？静宁真人告以彼此约定到时直接赶往峰头，甚至连“离字十三僧”中的好手，也要带来几个！

“九现神龙”裴叔傥、裴玉霜父女被“白骨天王”韦光所点的“五阴绝穴”，虽然恶毒绝伦，但在无忧头陀、妙法神尼两位大行家悉心替他们一经一脉的细细驱散淤血，并运功治疗之下，过了三日三夜，也就齐告痊愈！

裴玉霜听说吕崇文随西门豹之行，竟有那高成就希望，也代他觉得高兴，诸人遂在这民宅以内，由“宇内三奇”亲自督课，刻苦用功，准备在泰山大会之时尽歼群魔，替莽莽江湖，整治出一片清平世界！

驹光流转，一展眼间，已是家家腊鼓、户户春灯的年终时间，丈人峰头，“桃竹阴阳教”的另一位教主凌风竹也已回山，但“鸠面神婆”常素素与“九指先生”侯密却始终未见来到！

“宇内三奇”方面，也同样为西门豹、吕崇文二人不知去向，眼看会期

即届，依然音讯沉沉，而添了不少悬忧系念！

已是年终，明日便是大会会期，武林各派中人，因“天南双怪”在半年以前即已传柬相邀，所以聚集在泰山脚下者，为数不少！

无忧头陀知道不能再等西门豹，遂与静宁真人、妙法神尼召集慕容刚等人说道：“明日便是泰山大会会期，武林正邪两派兴衰，在此一战！虽然‘鸠面神婆’常素素太以厉害，几乎无人能敌，但我们不问成败，仍须各尽其力，与这干妖邪一搏！明日动手的主旨，经我与道长、庵主合议，定为‘首恶不放一人，胁从则尽量宽恕！’但首恶之中，个个都是隐迹多年的厉害魔头，你们小一辈恐非其敌，应尽量避免逞强，只须留神注意贼党有甚意外的阴谋毒计，不奉我命，不得出手！”

澄空、慕容刚、严凝素及裴叔佻父女虽然觉得无忧头陀小心过甚，但因深知“天南双怪”厉害，也就一齐点头领命！

岁朝正午，众人由“宇内三奇”率领，同上丈人峰头，只见“天南双怪”的巢穴之内，处处布置一新，广场之上，高高搭起一座擂台，宾主双方，均在两侧新建的看台落坐！

此次大会设立的目的，是“天南双怪”韦昌、韦光兄弟，为了要想一雪三十年前，此时此地，会斗“宇内三奇”，在“青竹九九桩”之上，败给静宁真人的一剑之耻，并就此树威江湖，自居武林霸主！

所以主体只是“天南双怪”与“宇内三奇”及双方所邀助阵的好友，其余各派人物，则仅系接获请柬、来此观光这一场武林盛会的性质。

“天南双怪”以盛筵及清洁素斋饕客以后，便由“天南大怪骷髅羽士”韦昌走上擂台，向济济群雄抱拳说道：“今日这泰山大会，乃韦昌兄弟及‘桃竹阴阳教’凌毕两位教主，邀会‘宇内三奇’无忧、静宁、妙法三位道友，互相一了三十年前旧债所设，但其他各派的武林朋友，如若有兴趣，一样可以彼此印证所学，韦昌先为交代，等撤席换茶，双方便可登台，各觅对手！”

无忧头陀目光细搜主座看台“天南双怪”这边，不曾发现那位“鸠面神婆”常素素及“九指先生”侯密在内，不由微觉诧异，但“天南双怪”、“白面人妖”也何尝不为“金龙四佛”至今未来而心头略觉宽解！

须臾席罢，换上香茗，“桃竹阴阳教”的女教主、妖妇毕桃花，因含恨上次平白挨那“铁胆书生”慕容刚所扮宋危的般禅双掌之仇，又暗料妙法神尼不致第一阵便自出手，即令出手，自己与凌风竹业已有备，正好倚仗这三十年来所得，与其一了旧债！所以身上粉红色的宫装抖处，带着一片香风，纵上擂台，手中拿着一枝纯钢所铸，但与真花色泽一般无二的三尺来长的桃枝，站在台口，发话说道：“毕桃花敬请‘铁胆书生’慕容刚上台一会！”

慕容刚因无忧头陀来时曾嘱咐自己等人不可逞强妄动，故虽听妖妇指名叫阵，并未应声，只把目光一瞥师伯，暗中请示！

无忧头陀以“金龙四佛”尚未见到，不便第一阵便烦妙法神尼，而慕容刚自二次下天山之后，功力业已高过澄空，遂微一点头，默允他应邀出阵！

慕容刚本来沉稳，虽在丈人峰头出其不意地使妖妇吃了一场大苦，但深知妖妇与凌风竹二度出世，既然敢随“天南双怪”信物“骷髅令”、“白骨节”之后，并传“桃竹阴阳幡”，邀斗妙法神尼，必有所恃！故而心中连半丝轻敌之意全无，青钢长剑出鞘以后，人才起身，身御青衫，剑泛青光，便如一道青虹，直射台上！

妖妇毕桃花这还是第一次看见“铁胆书生”的本来面目，荡意媚情，又

不禁为对方的英姿侠骨微微生波，以手内桃枝，一指慕容刚，摆了个风情万种的姿态，堆起一脸娇笑，浪声浪气地啾了一声说道：“看不出驰誉江湖近二十年的‘铁胆书生’竟还是个小白脸？但脸虽白，心却太黑，你那天打得我……”

慕容刚对妖妇手内的那根奇形兵刃纯钢桃枝特别注意，见枝分三岔，并有不少细碎枝节，及十来朵淡红桃花，不由暗想这根钢铸桃枝的三岔主干，自然能锁拿对手兵刃，细碎枝节，亦可用来点穴，但那附在枝上的十来朵桃花，却厉害何在？

他这里正捉摸不出对方奇形兵刃的奥秘，妖妇的那几句话已近尾声，“铁胆书生”看不惯她那副荡态，截断所言，插口说道：“丈人峰头，慕容刚般禅双掌再增两成真力，毕教主未必能够活到现在？这演武台上，较技为先，在下敬领高招，毕教主请！”

毕桃花见慕容刚神情冷峻，语意如刀，不由把挨那般禅双掌之恨，记起心头，嘴角一披，顿时把荡态媚姿，化做了凶威杀气，说了声：“你自己一再找死，可别怨恨你毕教主心狠手毒！”

桃枝一挺，用的竟是剑招“玉女投梭”，往“铁胆书生”分心便刺！

慕容刚认定对方这奇形兵刃定有非凡威力，不肯遽尔相接！

毕桃花见对方避招不接，眉梢微动，就势沉肘横枝，果然如“铁胆书生”所料，一根两寸来长的尖锐小枝，正好直向右腰“章门穴”上袭到！

慕容刚猛然驻足吸胸，使那纯钢桃枝稍差分许，掠衣而过，自己掌中的青钢长剑趁隙还攻，一式无忧头陀的“倦鸟投巢”，照准毕桃花咽喉点至！

毕桃花想不到他敢用如此险招，遂乘着一招扫空，就势带回纯钢桃枝，往对方长剑之上便搭！

慕容刚知对方想用桃枝锁剑，顿肘收腕，以极其准确的手法，仅用剑尖贯注真力，一点桃枝主干尖端，“叮”的一声，荡开尺许！

但就从这双方兵刃轻轻一触之上，慕容刚业已知前日自己是侥幸，这妖妇不仅内功真力不弱于自己，桃枝并是中空，定然大有玄虚，最佳的应付上策，只有设法逼她无法施展！

主意一定，“卍字多罗剑”已随心念发动！自第一式“灵山拜佛”奔腾变幻，宛如百剑同挥，形成一片剑山，威势无比！

但妖妇三十年前即是一流好手，自与凌风竹二人在祁连山被妙法神尼以两枚“度厄金铃”打下绝峰，万死一生以来，日夜衔仇，悉心苦练，功夫又有大进，所以不但能在“卍字多罗剑”下应付从容，而且“铁胆书生”若非剑法神奇，真力充沛，几乎早遭挫败！

桃枝百变，剑影千重，斗到七八十招，妖妇心中业已微微惊恼！

暗想自己再出江湖之意，本在向南海“潮音庵主”妙法神尼寻仇报复！如今若连这“铁胆书生”都收拾不下，却怎样对得起绝塞穷边的三十年苦练？

她这纯钢桃枝，不但中空藏有迷魂毒雾，连十来朵桃花的花蕊，并全是夺命神针，只要机钮一开，便能在动手之间，自桃枝上暴射多蓬针雨，随着弥漫的毒雾之后，飞袭对方，针针奇毒，极难防御，端的厉害无比！

但这些毒针是妖妇的看家绝着，非对付妙法神尼这等人物，不肯轻易施为！如今只用内力慢慢把枝内毒雾逼向枝端，准备一发迷魂，擒住这“铁胆书生”，细细凌辱，最好能够设法收为禁裔！

刹那之间，双方过手已近百招，妖妇毕桃花一招“毒蛇寻穴”，刺向慕

容刚丹田，但中途收手，暗用内劲，一震桃枝，顿时自桃枝之上腾起一片粉红色烟雾，浓香袭人，弥漫当空，妖妇再举左掌，用柔力微推，逼得那片香雾笼住“铁胆书生”，人也跟在其后，骈指点向对方“幽门”大穴！

“天香玉凤”严凝素自然最为关情，见粉红色香雾一腾，便知不妙，拼命赶往台前，但救援已自不及！

正在芳心狂震、惊魂欲碎之时，台上“砰”然巨震，结果却颇为出人意料之外！

因为“铁胆书生”慕容刚昔日自“铁扇阎罗”孙法武的“追魂铁扇”及“毒心玉麟”傅君平的“淬毒鱼肠”之中，业已深深领略这种中空兵刃的厉害程度，所以在青铜长剑与对方兵刃一碰，听出桃枝不是实心以后，业已深自戒备，红粉香雾才腾，便已摒住呼吸，觑准妖妇随后进扑的身形，左掌一推，“般禅掌力”便自劈空击去！

“般禅掌力”的高明之处，就在先柔后刚，出手无声，但面前隔着一层粉红香雾，却又不免露出痕迹！

毕桃花妖妇本在骈指疾点慕容刚的“幽门”大穴，见香雾突似有物冲荡，往外一飘，便知对方居然事先有备，未被迷倒，自己欺身过近，无法避招，赶紧化指为掌，也是一股劈空劲气，疾拍而出！

她仓卒变式，略微吃亏，双方掌力交接，“砰”然巨响之下，心头一震，往后退了三步！但“铁胆书生”因立处已近台边，真力一发，摒气自然稍松，一丝浓香入鼻，脑际微晕，足下立时便软，竟自台口坠下！

“天香玉凤”严凝素这时恰好赶到，一把将“铁胆书生”慕容刚接住，正要斥责毕桃花妖妇无耻，用这种下流手段暗算伤人，耳旁一声清宏佛号，恩师妙法神尼业已上台，并向自己微一摆手！

严凝素知道恩师与“桃竹阴阳双恶”积怨甚深，既已亲自出手，自己当然不必多事，赶紧抱回慕容刚，由静宁真人喂下两粒灵丹，也就醒转无事。

妙法神尼一上擂台，毕桃花由不得心神微惧，往后退了几步！

妙法神尼面罩寒霜，慈悲双目中的炯炯精光一注毕桃花，冷然说道：“你还不通知凌风竹，一齐来见我？”

话音方落，忽地侧目旁视，只见半空飘影，正是昔日青梅爱侣，后来负义变心，与妖妇合谋将自己推入大海的凌风竹！

凌风竹如今身为“桃竹阴阳教”教主，装束得颇为怪异，金圈束顶，散发披肩，身上穿着一件八卦织金边道袍，手中持着一根长约四尺，形似墨竹，但质系铁铸之物，近尖端处并缠有半红半白的软绸，似是一面未曾展开的旗幡之类！

妙法神尼一见此人，不由得心中厌恶，方自哼了一声，凌风竹双目之中射出一种凶狡诡谲的光芒，向妙法神尼说道：“韦傲霜，当年我夫妇虽与你仇，但祁连山朝笏峰头受你两枚‘度厄金铃’，恩仇应该已了！我们传‘桃竹阴阳幡’邀你来此一会之意，旨在彼此把话说开，并不一定非拼生死，难道你三十年南海潜修，连这一点过眼云烟都淡不下么？”

妙法神尼深知凌风竹诡诈异常，他这样故作说词，可能是借机拖延，好让妖妇毕桃花准备什么毒计？遂貌作不觉，其实暗暗留神答道：“当初若不是你负心背义，把我推入大海之中，韦傲霜也不会有今日的成就，三十年南海潮音庵中，潜心般若，侄确实如你所云，昔年火气渐渐消磨，你们既在万丈绝峰坠崖不死，前仇可不再计，不过本在侠义立场，却难容任何人创立什

么‘桃竹阴阳邪教’……”

毕桃花听至此处，倏地插口问道：“倘若我们非创不可，便怎么样呢？”

妙法神尼长眉双剔，目射精光，断然答道：“那贫尼只有上体天心，为民除害！”

“害”字刚刚出唇，音还未落，毕桃花一阵“咯咯”荡笑，手中桃枝一颤，十来朵桃花花蕊齐化粉色飞针，带着一片香雾，照准距仅数尺的妙法神尼攒射而至！

妙法神尼一来洞烛机先，识透鬼计，二来这三十年之间，南海小潮音别无所事，一意苦参，把佛门中无上降魔大法“无相神功”，业已练到可以无形御物的地步！但因再入江湖，志在凌、毕二人，所以野人山中及上次在这丈人峰头，均自深藏若虚，未曾施展！

如今果然不出自己所料，妖妇心肠毒如蛇蝎，乘着双方答话之际，便下绝情，不由杀心顿起，默凝“无相神功”，目光一注，四外飞针，如遇无形坚壁，纷纷自落！

并也乘着对方不明就里，极度惊疑之间，倏地宏宣佛号道：“阿弥陀佛，贫尼三十年来首开杀戒了！”

左右双掌一扬，不理凌风竹，运足“伽罗神功”，专击妖妇毕桃花一人！

这是妙法神尼重出南海以来初度显示真实功力，威势直如山崩海啸，石破天惊，这股难以抵挡的劲气狂飙，硬把毕桃花自台上震得飞出一丈三四，跌下擂台，七窍狂喷鲜血，立时毙命！

凌风竹再也想不到一别卅年，妙法神尼的武功竟高到这般地步？毒计害人未成，劈空一掌，便使毕桃花命归黄泉，剩下自己一人，战既心胆皆怯，逃又无法下台，正在进退两难之际，妙法神尼已向他微微一晒说道：“凌风竹，你居心险恶，犹甚于毕桃花，我特地略微延诛，让你把这三十年来所得尽量施展，好教你死而无怨！”

说完微撩僧袍，探手撤出自己威震武林的“灵龙软剑”！

凌风竹论真实功力虽然远逊妙法神尼，但所恃却有几般小巧毒技！

最怕的是妙法神尼不令近身，左一掌，右一掌的劈空遥击！如今听对头给自己机会施展三十年来所得，并已亮出“灵龙软剑”，心中不由仇火顿燃，生出几分侥幸之念！

他手上这根形如墨竹而质系铁铸之物，名“玄竹夺魄幡”，制作得极其歹毒！幡身之上，凿有无数目力难见的牛毛细孔，孔中贮藏特炼毒液，平时并不外喷，只在与对方兵刃相触之时略微传导，但至多相触三次，对方持刃之手便感麻木难动，然后展开缠在铁杆之上毫无作用的半红半白的软绸，惑乱对手心神，实则乘机按动柄端暗簧，把那前半截带有铁链的锐利幡尖，飞出伤敌，无不穿心立毙，极少失手！

妙法神尼虽深知凌风竹阴恶险毒，但也想不到他这根“玄竹夺魄幡”上会有这多巧妙，正在双方各自凝神，活开步眼，欲待进招缠战之际，峰下传来几声号角，“天南大怪骷髅羽士”韦昌起立向台上叫道：“凌教主暂时停手，先随我迎宾，‘鸠面神婆’常大姊到！”

凌风竹闻言，把手中“玄竹夺魄幡”一收，手指妙法神尼说道：“韦傲霜，你三十年前把我打下绝峰，今日又杀我爱妻，彼此结有一天二地之恨，三江四海之仇，凌风竹迎接高朋过后，再与你一决生死！”

“金龙四佛”迄今未到，而极令“宇内三奇”头痛的“鸠面神婆”常素

素已来，妙法神尼也正想与无忧头陀、静宁真人略微计议，遂点头说道：“当着天下各派英雄之面，谅你也无颜逃走，我且宽限片刻便了！”

凌风竹目射凶光，切齿一哼，转身纵下擂台，因妖妇毕桃花尸首业已有人收拾，遂即随同“天南双怪”韦氏兄弟、“白面人妖”钟如玉等人，去迎接引为最大靠山的“鸠面神婆”常素素及“九指先生”侯密！

妙法神尼回到本台，无忧头陀“呵呵”笑道：“毕桃花妖妇伏诛，庵主多年心愿已了一半，想不到卅年小别，庵主居然练成‘无相神功’？我们少时尽量设法先剪除对方党羽，等老妖婆常素素出手之时，三人合力相抗，只要应付得宜，并不见得就准居败面呢！”妙法神尼笑道：“大师休要怪我隐瞒，实因对‘无相神功’尚未练到火候，抵御几根飞针之类虽还见效，但如遇上高明对手，只有弄巧成拙……”

话方说到此处，往外迎客的“天南双怪”等人已回，不但把“鸠面神婆”常素素、“九指先生”侯密接来，连藏边阿耨达池金龙寺的“病醉笑痴”四佛也已一并延进！

双方各增宾朋，自然免不了先来一阵寒暄，“病佛”孤云向静宁真人说道：“道长，可能是江湖有福，妖孽当诛，你看‘鸠面神婆’常素素，怎的好端端的断去了一条左腿？”

“宇内三奇”闻言均觉一愣，瞥眼向那方自软轿下来，大模大样，坐在敌台正中的“鸠面神婆”常素素看去，果然见她那件七彩织锦长袍之下，左腿已无，腋下拄着一根金丝藤杖！

常素素这条腿是断在“病佛”孤云野人山打那金色蛛蜘蛛一记“玄阴透骨掌”之下！但“三奇四佛”均不知情，正纷纷猜测，以老妖婆这身罕世功力，怎会失去一腿之间，“天南双怪”手下的贼党又有人向对台报道：“寨门之外又有来宾，说是定要‘白骨天王’韦光及‘阴风秀士’二人亲自往接，不然便要立时放火，烧去大寨！”

以“天南双怪”的名头，又有“鸠面神婆”这多武林特殊好手坐镇此间，居然有人敢如此出语捣乱，也实在出于对台群寇的意料之外！

“白骨天王”韦光与“阴风秀士”钟如玉因今日身是主人，任凭来人怎样无礼，也应先行迎进，再在擂台之上动手处置，遂只得眉头微皱，双双起立，离座出迎！

但等把来人迎进以后，韦、钟两个老怪恨得眉腾杀气，“铁胆书生”慕容刚、“天香玉凤”严凝素等人却又喜心翻倒，原来正是那令“白骨天王”韦光最感头痛难缠的西门豹，与容光焕发、肩插“青虹龟甲”长剑的小侠吕崇文，双双来到！

西门豹、吕崇文见过诸人以后，静宁真人先把爱徒拉到怀中，向脸上仔细端详，再在周身骨节穴道按摩一过，回头向西门豹正色问道：“西门老弟，贫道真有点佩服你哪来的这大神通？区区数月之别，你是怎样把文儿调理得几乎等于脱胎换骨？”

西门豹暗笑自己何曾有什么神通？不过是“天游尊者”所留的那一粒“换骨灵丹”，效力足抵二十年内家吐纳而已！

但静宁真人只看出吕崇文真气弥沛，根骨迥异，尚决想不到自己二人业已贯通了一部盖世奇书、神妙无比的“百合真经”，索性瞒他片刻，到时岂不意外惊喜？

所以含笑答道：“此事话长，等尽歼群魔，把这场功德完满以后，再行

细细禀告诸位前辈！西门豹想先处置了这个惨剥我欧阳老友及裴二侠令兄‘双首神龙’裴大侠人皮、毫无人性的‘天南老怪白骨天王’韦光，以慰泉下英灵，并谢我来迟之罪！”

“宇内三奇”虽知西门豹、吕崇文这一老一小二人不知去向数月，必有异常遇合！但听西门豹这几句话的口气，似乎那武功几与自己等人仿佛的“白骨天王”韦光的一条性命，就在他掌握之中，不由又均有点半疑半信！

西门豹本来轻功已自极俊，这一通“百合真经”，吕崇文感恩图报，又把所得的“三奇”心法尽量相传，所以虽未服“换骨灵丹”，内功真力方面进境稍浅，其他功力却也与吕崇文同样一日千里！

他诚心气恼“天南双怪”，并予群贼一记当头棒喝，故而略微炫露，未见丝毫作势，全身便自东看台腾起，宛如世外飞仙，凌虚蹑步般飘然而过，轻轻妙妙、点尘不惊地落在了擂台之上！

这一手震世骇俗的罕见轻功，不但引起来此观光的天下各派群雄一个出自内心的暴雷喝好，“宇内三奇”的意外惊赞，“天南双怪”等人的诧异愤妒，连那目空一切、以为普天之下唯我独尊的“鸠面神婆”常素素也眉头微皱，咦了一声，暗向身旁的“九指先生”侯密、“骷髅羽士”韦昌，打听新来的这位葛衣老者，究竟是武林之中的哪号人物？

西门豹落足擂台之上，因知道这场泰山大会，天下武林各派中的主要人物大都应邀观光，遂有意以己为镜，惊动世人，一提真气，报出昔日名号说道：“九华山‘千毒人魔’西门豹，敬请‘白骨天王’韦光上台一会！”

这“千毒人魔”四字，惹得未知底细的武林群雄纷纷一阵惊诧，均想不到在“宇内三奇”一边的人物之中，会有这位名慑江湖的盖世魔头在内！

既想不通其中究竟，当然会向知悉内情之人请教，人口如风，片刻之间，无人不知昔日江湖人人侧目的“千毒人魔”，如今业已成了一位光明磊落的白道大侠！这桩美谈，从此遍传武林，誉腾众口，不知影响了多少尚有慧根、偶积恶业之人，皆效法西门豹尽忏前非，革面洗心，回头向上！

“白骨天王”韦光则心中疑惑万端，自己曾经会过这西门豹数次，怎的数月不见，就会变得有这高功力？

人家既在指名叫阵，以自己的名头，怎能不应？何况也正想杀却此人，为师侄“玄龟羽士”宋三清雪恨报仇，自忖功力足能纵过擂台，但决不如西门豹那么轻灵美妙，何必开始便貽笑于人？遂故作从容，丝毫功力不施，利用擂台两侧所设的扶梯，慢慢走上！

西门豹何等厉害？借机挖苦笑道：“两台之间的这点距离，在名满江湖的‘天南双怪’讲来，还不是举足即过！韦老前辈这样缓缓而来，莫不是在想怎么处置我这‘千毒人魔’之策么？”

“白骨天王”韦光脸上微红，双眼倏张，凶光暴射！

西门豹摇手笑道：“老前辈且慢逞威，西门豹若无几分降龙手段，也不敢在天下英雄之前批逆龙鳞，真人面前不必再说假话，你剥了西门豹好友‘璇玑居士’欧阳智、‘双首神龙’裴伯羽的两张人皮，我也略使小计，夺取了‘玄龟羽士’宋三清一条性命，双方仇深似海，今日一会，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不过西门豹外号‘千毒人魔’，阴损出名，怎样比赛，还是由你出题，否则使你这‘天南老怪’死在九泉，也难心服口服！”

“白骨天王”韦光虽然明知西门豹定有什么尖酸刻薄的主意，但他设词太妙，自己因“天南双怪”的盛名所在，不能不在明知故犯之下，硬中对方

的激将之计，双睛一眯，凶光炯炯，觑定西门豹冷然说道：“以老夫的身份功力，再若出题，你还不眨眼之间就在我掌下做鬼？不必挖空心思激将，任凭出甚题目，只要公平合理，韦光无不奉陪，好在以你那点能为，老夫随时随地都能令你骨化飞灰，为我师侄宋三清报仇雪恨！”

西门豹微微一笑说道：“你既然为了‘天南老怪’的这点虚名，让我出题，西门豹要先和你比赛吃点东西，分了胜负以后，便即过手！”

“白骨天王”韦光听不出西门豹话中含意，只听见要先比赛吃点东西，想起对方外号“千毒人魔”，一身是毒，不由有点胆颤心寒，但话已出口，只得硬着头皮答道：“韦光早就说过，任凭划道，无不奉陪，你要比吃何物？”

他口中如此说法，心内却已定计，万一西门豹要吃什么奇毒之物，自己便索性不顾名头，把这“千毒人魔”出其不意地一掌震死！西门豹见老怪答话之间，色厉内荏，眼珠乱转，早知其意，但故作看不出对方毒计，微笑问道：“老前辈今日以盛筵款待天下武林同道，厨下总有鱻鱼？”

“白骨天王”韦光莫测高深，点头示意。

西门豹诡秘地一笑说道：“请老前辈传话，命厨下准备两大碗活鱻生血！”活鱻生血，毫无毒质，并能强力补身，“白骨天王”韦光不禁宽心大放，摆手命人赶紧准备！

这种生面别开的比赛办法，比一场生死肉搏来得更觉新奇，连“鸠面神婆”、“九指先生”、“天南大怪”及“宇内三奇”等东西两台首脑人物，也均看得极有趣味！

活鱻生血送来以后，西门豹接过一碗，向“白骨天王”韦光笑道：“这活鱻生血滋味绝佳，并能强力补身，老前辈请尽一碗！”说完，便把手中一大碗鱻血慢慢喝完。

“白骨天王”自始至终双眼紧盯西门豹，注意他可曾在另一碗鱻血之中弄鬼？

如今见西门豹只自行喝了一碗鱻血，对另一碗连手都未沾，知道无妨，遂冷笑一声说道：“慢说是一碗活鱻生血，便是一杯穿肠毒药，韦光照样敢饮！我饮完以后，看你还有什么花样？”

说罢，也把那碗鱻血一倾而尽！

西门豹见老怪韦光，喝下鱻血以后，微微一笑说道：“世间往往皂白难分，若此心无愧，万仞刀山，何异康庄大道？倘神明内疚，一杯鱻血，照样等于毒药穿肠！西门豹先前说过，胜负分后，再行过手，如今各尽鱻血一杯，胜负未分，西门豹先行告退，但望老前辈好生度过你在世间的最后片刻光阴！”

边说边已运用来时所展的绝顶轻功，飘然离却擂台，最后那“片刻光阴”四字，是在空中发出！

这一来，真把个“白骨天王”韦光又气又疑地僵在台上！气的是自己上台之意，本在处死西门豹为师侄“玄龟羽士”宋三清报仇，却想不到这狡猾绝伦的“千毒人魔”，只骗自己喝了一大碗活鱻生血，便即借词不战而去，且说走便走，追已不及！

疑的则是照他临走所云，要自己“好好度过在世间的最后片刻光阴”的语意看来，似乎这碗鱻血之中，确实含有剧毒！但鱻血明明出自山寨厨中，并经仔细注意，西门豹确实不曾沾手，究竟毒从何来？要不要真信他所言，服下一点解毒灵丹之类？

老怪“白骨天王”韦光疑潮起伏之际，西门豹又卓立本台，向他传声笑道：“老前辈以惨无人道的手法剥去我老友欧阳智及‘双首神龙’裴大侠的两张人皮，使西门豹不得不重施昔日小技，以牙还牙，叫你也尝尝心肝寸裂是个什么滋味？‘千毒人魔’从无虚语，你还不回台安排后事？难道真要使这彼此动手过招的擂台之上血污狼藉？再若不信我言，且自微提真气，试试你的丹田可有异状？”

“白骨天王”韦光真被西门豹说得毛骨悚然，但无论如何也想不出这鱓血之中的毒自何来？如言微提真气，面上立即勃然变色，因为果然觉得丹田之间发胀颇剧！

这时“天香玉凤”站在西门豹身后，低声问道：“西门兄，我也明明看你不曾碰过那另一碗鱓血，到底玄妙何在？”

西门豹微微一叹说道：“老怪稍时必然死得极惨，若不是他惨无天理，活剥人皮，我早已回头，岂肯仍用这种毒辣手段？鱓血本来无毒，倘有丝毫异状，这老怪狡若天狐，又对我这‘千毒人魔’特别留心，哪还肯中计饮下？”

“天香玉凤”严凝素正想鱓血既然无毒，老怪怎会死得极惨？尚未及再向西门豹询问之时，“天南大怪骷髅羽士”韦昌兄弟关心，听西门豹说得那般严重，急忙飞身上擂台，向“白骨天王”韦光问道：“二弟，这老魔头阴毒出名，你到底觉得怎样？不论真假，先服几粒自炼解毒灵丹，总不会错！”

这时所有各派群雄也均莫明其妙地注视变化，偌大的会场之中，立时鸦雀无声，一片肃静！

“白骨天王”韦光如言服下几粒自炼解毒灵丹，手抚丹田，向“骷髅羽士”韦昌皱眉说道：“除了丹田之间发胀颇剧以外，别无异状！但我对这狡猾的老魔特别注意，鱓血之中分明无毒，怎……”

说到此处，面上神色倏然又是一变！

“骷髅羽士”韦昌惊问所以，“白骨天王”韦光皱眉说道：“此时已自丹田渐渐胀到胸腹，并有点忍受不住，所服灵丹无力解毒，赶快回台请常大姊看看，或者她有办法！”

“骷髅羽士”韦昌知道以兄弟那样精纯的一身内功，竟然忍受不住，中毒必定极剧，赶紧手挽“白骨天王”，兄弟双双用力，一跃而起！

西门豹见状冷笑连声说道：“不知死活的老怪，这一用力飞身，管保你立时腹裂肠流，魂归地府！”

说到此处，突地仰头悲呼：“欧阳老友与裴大侠在天之灵，请看西门豹代你们报仇雪……”

一言未了，半空中传来“白骨天王”韦光摄人心魂的凄厉狂吼，跟着便是“波”的一声，血雨飞花，他丹田小腹之处，竟然自动爆裂，肝肠外溢，不但立时恶贯满盈，并弄得与他把臂同飞的“天南大怪骷髅羽士”韦昌，一身上下全是污血！

“天南双怪”对人虽狠，对自己则兄弟骨肉，自然同气连枝，韦昌见兄弟莫名其妙地惨死西门豹手中，不禁钢牙咬碎，一探怀中，摸出那三枚仗以成名、用海外奇种三爪金龟项骨及猛烈炸药所制、剧毒无比的骷髅，扬手化成三点银星，电疾般向西门豹当胸射到！

静宁真人见“天南大怪”含忿出手，竟以三枚白骨骷髅同发，知道厉害，忙向无忧头陀、妙法神尼及“金龙四佛”说道：“上人、庵主与我合用玄功，将这白骨骷髅往上震起，四位大师则请防护台上诸人，千万不可令这碎骨沾

身，沾身即死！”

话音方了，三点银星业已飞到台前不远，“宇内三奇”因这类毒物一触即炸，己方事先防护，或可无妨，但观光群雄，不知要受多少殃及？所以全用阴柔暗劲，六只大袖轻挥，便似有股无形大力，托得那三枚白骨骷髅，往上斜斜飞起！

但才起数尺，便惊天动地般自动爆炸，震耳欲聋的巨响声中，满空全是毒骨横飞，“宇内三奇”暗叫不好，立即化柔为刚，袍袖再拂，一阵极其强烈的罡风，震飞了漫空毒骨的十之五六！

“金龙四佛”同样施为，但范围太广，碎骨太多，依然有一片银砂，恰好直向观光台上的各派群雄飞射！

各派群雄，本来正被这极度紧张的场面镇得鸦雀无声，但如今事变突生，却又弄得纷纷大乱！

吕崇文反手拔剑，倏然离座，入如电射，剑似虹飞，半空中不知怎样施为，“青虹龟甲神剑”宛如飘轮电转，闪起一层密密的剑幕，硬替观光台上群雄格落那毒骨所化的一片银砂，人也就势“细胸翻云”，腾跃半空，运用七禽身法“雁影孤飞”，回转本台！等他人归原座，“青虹龟甲剑”并已入鞘，神情自若，宛如无事一般，与隔座的女侠裴玉霜，低低笑语！

旁人只惊奇诧异吕崇文年纪轻轻，怎会练出这高的轻功身法，及如此神奥难测的剑术？但“宇内三奇”却均从吕崇文长剑一挥，化出密密剑幕之上，看出他竟似把自己三人的独门剑术融合为一，而更加发挥！

这种融会贯通之道，成就极难，区区数月光阴，有此大成，不论是恒岳无忧、南海妙法以及北天山冷梅峪的静宁真人，全自目注西门豹，钦佩无已！

“骷髅羽士”韦昌，见自己的杀手绝学竟告无功，不由咬牙切齿，欲待连身飞扑，那位“桃竹阴阳教”教主凌风竹，因衔恨毕桃花惨死，也想就此掀起一场混战，但“鸠面神婆”常素素却摆手止住他们，阴阴说道：“韦老二虽然死得太以可疑，但既有我在此地，他们一个也难逃命，不过迟迟早早而已，何必自乱章法，貽笑天下英雄？老侯的‘天残指’练得不错，先会对方一阵，让我再仔细看看，他们的实力到底怎样？”

“宇内三奇”这边一人未伤，妖妇毕桃花及“白骨天王”韦光却已双双送命！韦昌、凌风竹等自然把整个希望寄托在“鸠面神婆”一人身上，并如言由“九指先生”侯密纵上擂台，去向对方叫阵！

就在对台群邪议论之间，“天香玉凤”严凝素因见“白骨天王”韦光果然惨死，心中疑团未释，芳唇微启，正待再问，西门豹已向她笑道：“严女侠是不是又要问我，那‘白骨天王’韦光是怎样中的毒么？”

“天香玉凤”含笑微一点头。

西门豹笑道：“对付这等凶狡老怪，必须深谋远虑，哪能够当面下毒？这毒我是下在数月以前，今天不过借一碗质本无毒，但性却相克的活鳝鲜血，使其隐在脏腑丹田之间的毒素往外发作而已！”

“天香玉凤”严凝素被西门豹一言提醒，想起数月前，澄空、慕容刚用内功替吕崇文疗伤之时，老怪“白骨天王”来到所居店中为“玄龟羽士”宋三清讨取解药，曾自西门豹手中接去一只铁匣！

西门豹送走老怪以后，立即用药净手，自服灵丹，并有双方各用心机，倘有差池，足够老怪生受之语！

可见今日“白骨天王”韦光的杀身巨毒，确在数月以前，便由那只铁匣

之上传入体内，这位“千毒人魔”幸亏业已回头，不然这种谋略心机，岂不令人太以可怕？

想通这桩秘密之时，恰好“九指先生”侯密登台搦战！

“病佛”孤云因三师弟“笑佛”白云在野人山中曾吃了侯密的暗亏，一见是他出阵，僧袍微摆，宛如一团黄云，飘到台上！

“九指先生”侯密也知道“病佛”孤云是“金龙四佛”中最强的硬手，自己这边接连失利之余，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败，遂把一向骄狂的傲态全收，探手撒出一柄蓝汪汪的长剑，剑尖向两旁倒卷，成一双钩，横举当胸，左手并已凝足“天残指力”，宁神待敌！

“病佛”孤云见侯密手中这口奇形兵刃比吴钩剑多出一钩，比跨虎篮剑却又少了一节尖锋及柄端护手！

但剑光发蓝，分明蕴有奇毒，忽然想起武林之中有一件罕见兵刃，名叫“双绝毒蛇钩”，是用十三种毒蛇毒液淬炼，见血封喉，侯密手中可能即是此物！

心中一凛，微撩僧袍下摆，自腰间取出一根一尺来长，似幡非幡，似杖非杖，一头是一月牙，另一头则是一个塑有十二锐齿金色圆轮的奇形兵刃，双手一分，竟然长出一倍有余，约这四尺左右！

“病佛”孤云双手捧住自己的兵刃，向“九指先生”侯密微一合什说道：“侯施主掌中的兵刃，大概就是称绝江湖的‘双绝毒蛇钩’，贫僧的这根‘日月金幢’，自信也非俗物，我们不分胜负，不下此台如何？”

“九指先生”侯密听“病佛”孤云叫出自己“双绝毒蛇钩”的名称，颇觉对方渊博！又见“病佛”孤云撒出一根非幡非杖的“日月金幢”，心头未免也是一惊，因深知这种“日月金幢”是用西域紫金所铸，任何宝刀宝剑不能伤，当年“大漠神尼”万法大师在北天绝顶剑劈西域“魔僧”之前，就曾被“魔僧”所用的“日月金幢”把神尼兵刃“青虹龟甲剑”崩缺一口。如今“病佛”孤云手中竟是此物，自己的“双绝毒蛇钩”虽有奇招，仍需特别小心谨慎才是！

想罢，微微一笑答道：“侯密的这柄‘双绝毒蛇钩’恐怕不足当大师西域异宝一击，今日高人毕集，好手如云，我们不必多事耽延，侯密要先行得罪了！”

“双绝毒蛇钩”微领，用了一招极为平凡的“毒蛇寻穴”，斜向“病佛”孤云的丹田点到！

当日野人山绝岭，双方恶颜相向，反而平静无波，如今当着天下各派群雄，彼此各顾身份，你一声“施主”我一声“大师”，称呼得颇似火气毫无，但两人心中均自深深体会出，这才是一场真正凶险绝伦的生死搏斗！

以“九指先生”的武学造诣，第一招出手，决不会如此寻常，“病佛”孤云右手拄定“日月金幢”，卓立如山，不接不避，静观其变！侯密心机何等诡辣？这一招看来平庸的“毒蛇寻穴”，果如“病佛”孤云所料，中蕴无数玄机！

但见对方以静制动，稳若泰山，侯密竟把一切变化均停，化虚为实，倏然加急来势，疾点丹田要害！

“病佛”孤云知道自己只要一换步避招，对方便即乘隙永占先机，攻势将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

所以在对方“双绝毒蛇钩”将到未到之时，手中本以日轮拄地、月牙向

天的“日月金幢”，猛然一翻，顿时幻起一片金光，用日轮之上的十二锐齿，锁格来刃！

侯密也真老辣，见“病佛”孤云不动，他保持了个原招不变，如今“日月金幢”才挥，“双绝毒蛇钩”立时控腕微收，左手食指一伸，蕴蓄已久的“天残指力”，突然吐劲，一丝锐啸罡风，飞袭“病佛”孤云右胸，但在“天残指力”吐劲的同时，微停的“双绝毒蛇钩”比原式更疾，依旧闪电般向丹田点到！

这种左右齐攻、分途并进的手法，虚虚实实，颇不易防，换了武功稍弱之人，这第一招便难逃得过侯密的毒手！但“病佛”孤云身为西域一派武学宗师，功力不逊“九指先生”，岂会轻易上当？左掌以“金刚掌力”发出一股劈空罡气，遥拒对方“天残指”，手中“日月金幢”却加力多转半圈，看来是改以月牙拒钩，其实借这一荡之势，右足微退，略避“双绝毒蛇钩”，竟然化守为攻，“日月金幢”挟着锐啸劲风，照准侯密左肩，斜劈而下！

“九指先生”侯密试出对方这根“日月金幢”果然不俗，清啸一声，在台上拔空丈许，手中“双绝毒蛇钩”施出自己得意的钩法“龙飞九式”，幻起一天钩影，凌空倒扑而下！

他这“龙飞九式”，七式在天，两式在地，看似凌空飞击，威势较强，其实那两式脚踏实地、不大起眼的两招，才是真正的杀手绝学！

“病佛”孤云一见对方起式，便知这套钩法不凡，也自施展西域“日月金幢”威力最强的“伏虎降龙七十二式”对敌！

一位是凶邪魁首，一位是西域宗师，这场狠斗，可看得各派群雄眼花撩乱，目眩神摇，满台钩影幢光“，呼呼”劲风，越来越快，渐渐二人身形均杳，化作一团蓝影！

二人铢两悉称，功力相若，战来也就特别惊险，七八十个照面之中，“九指先生”侯密几乎挨了“病佛”孤云一招石破天惊的“日月金幢”，“病佛”孤云也险些被对方诡辣无伦、虚实难测的钩法“龙飞九式”所乘！

又过片刻，斗满百招，“九指先生”一式“金龙掉尾”，格开“日月金幢”，手指“病佛”孤云笑道：“如此打法，便再打上一天，大概你我依旧难分胜负！”

“病佛”孤云也觉得自己已把金龙寺的镇寺幢法“伏虎降龙七十二式”展尽精微，未占胜面，遂点头说道：“侯施主所说不差，你想出了什么高明比法？”

“九指先生”侯密自恃内功真气及耐战韧力极强，左掌一伸，微笑说道：“你我以左掌相贴，互较玄功，右手兵刃互搭，比拼内力，兵刃一沉或步眼一动，便算败落！”

“病佛”孤云微笑点头，遂以左手改执“日月金幢”，与对方“双绝毒蛇钩”相搭，右掌一伸，两人掌心互贴，一面互传内力，一面暗较玄功！

两人何以均自同意这种丝毫不能取巧的硬拼硬比？因为两人各自存了私心，“病佛”孤云以为对方不知自己练有“玄阴透骨掌力”，抵掌较功，正好用以伤敌！“九指先生”侯密则左手之上的中指无名指，均与“双绝毒蛇钩”一般喂有剧毒，准备能胜固好，万一发现不敌之际，利用贴掌良机，随时均可以此毒甲制胜！

相持足有顿饭光阴，两人依旧轩轩难分，但“病佛”孤云脸上微现笑容，因为自知已有取胜把握！

原来“病佛”孤云深知若在较功中途改用“玄阴透骨掌力”，狡如“九指先生”必会立时发觉，所以开始抵掌之际，便已如计施为，果然侯密虽觉对方掌心微凉，并未在意！

但耗到此时，侯密已觉得丹田之中微生寒意，并且越来越冷，不由大吃一惊，知道“病佛”孤云竟亦深有心机，自己存心弄人，谁知反而中了对方的暗算！

危机虽现，侯密自估功力尚足以再耗半个时辰，遂暗用“金刚拄地”的内功，故意装出寒意难尽，身上微起抖索！

“病佛”孤云果然上当，以为功成即刻，骤加真力，舒掌一推！

“九指先生”侯密早有预计，足下步眼不摇，身驱稍晃，左掌微缩再前，似在蓄力抗拒，其实就这一缩一前，已用极其尖锐的中指毒甲，把“病佛”孤云的指尖略微划破少许！

“病佛”孤云想不到对方指甲有毒，虽觉微痛，并未在意，这时“九指先生”侯密所中的“玄阴透骨掌力”确实真在发作，“病佛”孤云看出端倪，自然全力施为，致使指尖所染的剧毒，随着本身真气，加速传过周身，刹那之间，也自觉四肢微麻，心头作恶，不由大惑不解！

他们勾心斗角，两败俱伤，外人却不知情，只见“九指先生”侯密全身发抖，似已败在顷刻！

“白面人妖阴风秀士”钟如玉与“九指先生”侯密未还俗前身法灯凶僧便即交好，此时见他情势不利，但也看出“病佛”孤云同样足下微浮，不由分外关心，手持湘妃竹折扇，走到台口，倚柱而立，注目凝神，准备万一侯密先败，便即过台接应！

是时小侠吕崇文的炯炯神目，不停电扫诸邪，尤其对“鸠面神婆”及“白面人妖”特别注意！

因为一个是群邪今日的最后靠山，一个是惨剥裴伯羽、欧阳智人皮的另一主谋人物，自己昔日也曾在他手下受过屈辱！如今绝艺既成，这“白面人妖”钟如玉，只要敢在台上未分胜负之前有所妄动，便先把他斩在“青虹龟甲剑”下！

“病佛”孤云此时亦知同样中了对方的暗算，只得一面以本身真气暂遏毒力蔓延，一面准备突以“玄阴透骨掌”全力施为，好了结“九指先生”侯密，赶紧回台服药疗毒！

但他吃亏是在身中暗毒，本台之上，包括“宇内三奇”，竟无一人看出业已有此剧变！所以“醉佛”飘云、“笑佛”白云、“痴佛”红云，均在遥指全身颤抖的“九指先生”相互笑语，等待自己的大师兄扬威得胜！

台上两人，此时均以数十年性命交修的一口真气勉强支撑，等候对方先行倒地！但手中兵刃，无力再持，“日月金幢”及“双绝毒蛇钩”同时撒手，“唧唧”金铁交鸣，使得东西主客两台，及所有观光群雄，全自心神一震！

“宇内三奇”及“醉笑痴”三佛见“日月金幢”落地，才看出“病佛”孤云似受暗伤，一样难支，不由与对台的“天南大怪”等人均是一般动作，站起身形，准备接应！

这时“病佛”孤云撒手“日月金幢”以后，想起妙法神尼、西门豹双双歼敌，倘轮到自己出手便告无功，岂不太以丢人，纵然拼舍这条残生，也要为“金龙四佛”保全令誉！

念头打定，仅留二成真力暂保中元，突然嗔目开声，“玄阴透骨掌”的

阴柔暗劲加上“金刚掌”的雄浑劲力，倏然猛吐！

“九指先生”侯密若非功力极厚，早在发现身中对方“玄阴透骨掌力”之际，便已骨髓成冰！如今勉力支撑这么久，哪里还禁得起“病佛”孤云这竭尽余威以“玄阴透骨掌”及“金刚掌”合并施为的全力一击？

先是遍体一片冰凉，然后胸头如受千钧重压，狂吼一声，便即踉跄退出几步，倒地不起！

“病佛”孤云勉强转身面对群邪“哈哈”一笑，但见眼前青虹腾彩，血雨弥空，“鸠面神婆”、“天南大怪”、“宇内三奇”及师弟飘云等，均也纷纷飞纵而来，同时怒叱，但自己精神一涣，毒力难支，也便扑倒在擂台之上！

第十八章 四外绽梅花 满堂花醉三千客  
群魔皆伏首 一箭光寒十四州

原来“病佛”孤云瞋目开声，怒震“九指先生”之际，“白面人妖”钟如玉便知不妙，神功默运，人似飞虹，赶往擂台接应！“白面人妖”的身法，捷如电闪，快速绝伦，但身才纵起空中，耳边一声：“凶狂老贼，残害‘双首神龙’、‘璇玑居士’两位老前辈的罪魁祸首之中有你一个，今日报应临头，还不拿命来偿！”

清叱声中，一道耀眼青虹，已自带着森森剑气，当头疾落！“白面人妖”钟如玉听出是吕崇文口音，但想不到一别数月，对方功力竟会增加数倍，声才入耳，“青虹龟甲剑”冷电似的精芒虹彩已到当头！

老贼极为沉稳，临危不乱，此时他当然顾不得再救什么多年老友“九指先生”，双臂一抖，施展绝世轻功“巧渡天河”，横飘六尺！

吕崇文师门的“七禽身法”，最擅长的就是凌空飞腾变化，何况此时服过“换骨灵丹”，研通“百合真经”，几合“宇内三奇”的各擅神功为一，自然更为神奇莫测，吸气转身，追纵再到，神剑青芒暴涨，拦腰又是一剑狂挥，口中并自晒道：“‘白面人妖’怎的不战先逃？你的‘七阴指力’及昔日在这丈人峰头恃强凌弱、耀武扬威的威风何在？”

这两句话极尽挖苦能事，“白面人妖”自视绝高，哪里忍受得住？不再避剑，凌空转身，湘妃竹折扇运足真力，疾敲吕崇文横扫而来的“青虹龟甲剑”剑脊！

吕崇文看似力量用老，无法变招，但在“白面人妖”钟如玉湘妃竹折扇眼看敲中“青虹龟甲剑”剑脊之时，蓦地纵声长笑，手腕微翻，剑身一侧，湘妃竹折扇即被神剑锋芒，中分为二！

吕崇文丹田提气，左掌下按，人又平升七尺，掉头下扑，剑影蔽天，根本看不出是什么招术？及怎样施为？半空中血雨飞花，“白面人妖”钟如玉便被“青虹龟甲剑”斜肩带背劈成两截！

这三招两式，双方全是凌空变化，只看得天下群雄，目眩心惊，全为吕崇文神威所夺，叫起一声暴雷大好！无忧头陀与静宁真人、妙法神尼正一齐赶往擂台，察看“病佛”孤云，半空中瞥见吕崇文神威奋发，剑斩“白面人妖”，认出那神奇莫测、威势绝伦的一剑之中，融合了妙法神尼“伽罗十三剑”中一招“天女散花”，静宁真人“太乙奇门剑”中一招“倒泻天河”，及自己“卍字多罗剑”中一招“万法朝宗”，因而对西门豹使吕崇文的武学在极短时间突飞猛进之故，也已猜出了几分究竟！

这时“鸠面神婆”常素素与“天南大怪骷髅羽士”韦昌，也自主台上赶来，因她与“九指先生”侯密关系较深，虽见“白面人妖”钟如玉在吕崇文“青虹龟甲剑”下飞魂，依然未加理睬，只顾先飞擂台，察看侯密死活！老妖婆的功力委实惊人，她在诸人之中是最后起身，藤杖一点，凌空飞越，居然仍比“宇内三奇”早到半步！但到后一看，“九指先生”侯密身中“玄阴透骨掌”，并负伤硬拼多时，等无法支持才告倒地，故此时骨髓皆凝，全身僵冷得如同冻死人般，业已返魂无术！

“鸠面神婆”常素素牙关一挫，照准中毒甚深、晕绝台上的“病佛”孤云，“呼”的一声，扬手发出一道强烈无比的破空劲气！这时“宇内三奇”也到台前，无忧头陀当先喝道：“常素素休得妄逞凶威，要想较量功力，少

时我们陪你比划，如今生者待救，死者何辜？双方还是先行为他们料理善后为要！”

话音之中，无忧头陀的“般禅佛掌”、静宁真人的“乾元罡气”及妙法神尼的“无相神功”一齐施为，合“三奇”之力，恰好护住“病佛”孤云，与“鸠面神婆”常素素所发的疾风劲气一撞而开，八两半斤，未分轩轻！“鸠面神婆”常素素这劈空一掌是蓄怒施为，足有九成以上真力，竟被“宇内三奇”合手抵住，不由也微觉一惊，又见“金龙三佛”跟踪来到，遂冷笑一声，半语不发，目光微瞥“骷髅羽士”韦昌，示意他料理侯密后事，自己则藤杖一点，飞回主台，寻思少时怎样制胜“宇内三奇”之策！

“醉佛”红云等人把大师兄“病佛”孤云抱回本台，见孤云面色已呈青黑，虽然心头尚存一息微温，但眼看即将无救，不由均自相顾歔歔，搓手跌足。

“笑佛”白云在野人山内曾中金钱桃花瘴剧毒，魂游墟墓，所以深知无忧头陀的“万妙灵丹”力能起死回生，但此丹过于名贵，自己已获一粒，无颜再求，故而眼望无忧头陀，嗫嗫嚅嚅，难以启齿！

无忧头陀虽然穷毕生之力，只炼得七粒“万妙灵丹”，一粒赐给吕崇文，救了西门豹，一粒救了“笑佛”白云，自己仅存五粒，但炼丹之旨，本在救人，所以毫不迟疑地又取出一粒“万妙灵丹”，递与“笑佛”白云！“笑佛”白云以一种不可言喻的感激神色接过灵丹，救治“病佛”孤云，无忧头陀却向静宁真人、妙法神尼说道：“常素素妖妇果然厉害，我们适才三人合力，才抵住她劈空一掌，少时妖妇万一当着天下群雄，按武林规矩向我们个别索战，却真不大容易应付

说到此处，突然想起一事，偏向旁座正在皱眉暗想心事的西门豹笑道：“吕崇文剑劈‘白面人妖’钟如玉之时，我看出他已把‘太乙奇门剑’、‘伽罗十三剑’、‘卍字多罗剑’三种剑法融合贯通，这种境界极高，他人最快也得摒除百欲，埋首十年，吕崇文却在数月之间，有此大成，太以令人惊奇！无忧曾闻传说，三百年前，有位武林奇人‘天游尊者’，周游天下，亲习各派绝学，然后以一甲子空山岁月，著成一部‘百合真经’……”

说到此处，西门豹接口笑道：“万事均难瞒过老前辈法眼，西门豹这几个月之间，确在广西勾漏山的一条绝壑以内，与吕老弟共习‘天游尊者’遗著的‘百合真经’！”

无忧头陀见自己果然料中，越发惊奇，西门豹遂将勾漏山绝壑历尽艰危，寻得“百合真经”等情，向“宇内三奇”细述一遍，并说明吕崇文虽服“换骨灵丹”及融合“三奇”绝学，练成了一种盖世无双的剑法，但适才亲见“鸠面神婆”常素素武学高不可测，恐怕在功力方面，依然要比老妖婆弱上两筹，所以正在苦思怎样才足以除此魔中巨擘？为莽莽江湖，永持公道！

无忧头陀听完，也自闭目沉思，片刻以后，双目倏然一睁，恰好看见对台“鸠面神婆”常素素，正手拄藤杖，缓缓起立！

原来常素素与“天南大怪”韦昌、“桃竹阴阳教”教主凌风竹等人商议之下，觉得除了常素素亲自出手，制服“宇内三奇”一途之外，这泰山大会就算一败涂地！常素素从方才那凌空一掌之上，体会出自己纵然能胜“宇内三奇”，也极费力！彼此胜负存亡，均系于这最后一战，何必在如此紧要关头，再逞骄狂？索性向他们按江湖规矩，一个对一个较量，取胜岂不易于反掌？

所以走到台口，嘴皮根本未见怎动，却发出沉雷似的巨响，向“宇内三奇”喝道：“无忧、静宁及南海妙法！你们窃号‘宇内三奇’，自尊正派，藐视天下英雄，常素素今借这泰山大会，要见识见识你们到底有什么惊人手段？你们是倚众逞强？还是按江湖规矩，一个一个上手？”

无忧头陀见果然被自己料中老妖婆肺腑，幸而如今业已成竹在胸，不然真要当场窘住！

真气猛提，也用佛家“天龙禅唱”神功答道：“常素素，你昔年恶迹几满江湖，如今不在苗山，幸保首领，却要跑到这丈人峰头，为狂暴残虐的韦氏兄弟助长凶威，岂非报应临头，自速其死！你如四肢尚全，‘宇内三奇’中任何一人，均足胜你，但如今不论是无忧，或是静宁道长、潮音庵主，全不屑与一腿已残之人过手较功……”“鸠面神婆”常素素与无忧头陀就这一问一答的数语之间，因一个用的是功力纯厚、举世无匹的“夺魄魔音”，一个用的却是佛门无上神功“天龙禅唱”，所以各派群雄之中功力稍差的人物，一听常素素语音，即觉心神巨震，魂魄欲飞，直等无忧头陀祥和清平的语音入耳，才又渐渐宁静，恢复原状！

无忧头陀说到此处，常素素竟以为他知道一个对一个不是敌手，借着讥讽自己的残腿为名，设词避战！方自怪吼一声，无忧头陀又向她摇手笑道：“你且慢情急，今日这泰山大会，韦氏兄弟是仗你作为靠山，倘若靠山不倒，此会功德难满，江湖中岂非不得从此清平，还要再费一番手脚？所以无忧与静宁、妙法两位道友，虽然不屑斗你这缺腿残人，却要临场授艺，隔体传功，令静宁道长爱徒吕崇文代替我们，以‘青虹龟甲剑’会会你这蛮荒老怪！”“鸠面神婆”常素素听无忧头陀竟要令一个后生下辈来斗自己，不由气得七孔生烟！虽然知道吕崇文就是方才那凌空剑劈“白面人妖”的英挺少年，剑法果然神妙，但若与自己过手，根本任何剑法也施展不开，举手之间，便可置其死命！

獠牙一挫，暂且强忍盛怒归座，倒要看看这“宇内三奇”是怎样的临场授艺，隔体传功？

无忧头陀向常素素交代完毕，见老妖婆满面悻悻之色，怫然归座，遂也唤过吕崇文，命他在自己及静宁真人、妙法神尼之间，盘膝坐好！

吕崇文也不知无忧师伯还有什么武术绝学，要在这临阵磨枪之下，传授给自己，但深知这一战关系正邪两派兴衰，及天下武林祸福，哪敢丝毫怠慢？如言静摄心神，盘膝坐好，无忧头陀业已嘴皮微动，用“传音入密”神功专对他一人说道：“我与你恩师及妙法师叔，因不知‘天南双怪’一别数年，武功到了何等地步，遂各费苦心，在所创‘卍字多罗剑’、‘太乙奇门剑’及‘伽罗十三剑’之中，综妙钩玄，又合力精研出三招威力无伦的‘伏魔三式’！你既获‘天游尊者’遗著‘百合真经’，能把这三种剑法的精微综合发挥，定然可以触类旁通，在极短期间，记熟这‘伏魔三式’！”

吕崇文本来就是天悟神聪，这一通“百合真经”，凡属武功，更自一学就会，见无忧师伯是对自己单独传音，知道事关机密，不能为他人所闻，遂也不答话，只是将头微点！

无忧头陀微笑又道：“这‘伏魔三式’变化无穷，在这匆促之间，不能全部相传！好在你已习‘百合真经’，只要骊珠一得，百变皆可自通，我如今借箸代剑，便将基本手法传你！”

说完自桌上取过一根竹筷，略作比划，他人看来毫无神奇，但吕崇文因

已得剑术三昧，深深领略到这“伏魔三式”果有鬼神不测之妙！

无忧借箸传剑以后，与静宁真人、妙法神尼微一商议，又向吕崇文说道：“你如今虽已身怀举世无双的剑术绝学，又有‘青虹龟甲剑’这等斩金切玉的神物在手，可知仍不足与‘鸠面神婆’常素素一搏么？”

吕崇文剑眉双剔，俊目一张，无忧含笑又道：“老妖婆的真气内力，已练到一掌可敌我与你恩师及妙法师叔，足见惊人！你剑术再高，也禁不起人家隔空一击，却是怎样斗法？”

略停又道：“所以临场授艺之外，还要隔体传功！‘天游尊者’的‘换骨灵丹’，足抵二十年内家吐纳之功，我那穷毕生之力练就的‘万妙灵丹’，若与无病之人服用，每一粒也可抵得上三五年潜修苦练！丹共七粒，一粒赐你救西门豹，两粒救了‘笑病’二佛，尚余四粒，我让你一次服下三粒，再与你恩师、师叔，拼耗真气，合手为你立时打通任督两脉，则不啻在片刻之间增加了半甲子功行，加上神物仙兵及绝世剑术，当可与老妖婆常素素放手一搏的了！”

吕崇文听到此处，才知道无忧师伯竟要为自己费上这大苦心，并把稀世难求的“万妙灵丹”一赐三粒！

正在极端高兴，无忧头陀却已用“狮子吼”神功，瞋目大声向吕崇文喝道：“这以后，你的武功当世之中业已无人能制，速在服丹以前，与我立个誓来！”

吕崇文被无忧头陀这一声大吼，吼得心头一片清凉，知道这位师伯始终嫌自己煞气太重，赶紧肃容合掌答道：“吕崇文得师伯、恩师、师叔之恩，习成绝艺，除却‘鸠面妖婆’以外，对任何恶人，只加度化，决不开杀戒，有违此誓，天地厌之！”

无忧头陀点头一笑，随从怀内取出三粒“万妙灵丹”，赐给吕崇文服下！

吕崇文服丹以后，无忧头陀吩咐他六蕴齐空，一神内照，伸出双掌，静宁真人、妙法神尼左右互抵，自己则以右掌轻按他头顶“百会穴”，“宇内三奇”各自拼耗真气，缓缓传功，要在这顷刻之间，为吕崇文打通督、任两脉，并促使所服“万妙灵丹”的药力，遍达周身

百穴！

哪知传功以后，发现吕崇文不但督、任二脉早通，连内家认为极难冲破的“生死玄关”，也已冲破！

无忧头陀等人知道这定是那粒“天游尊者”遗赠的“换骨灵丹”之效，“三奇”微微相视一笑，竟均立意为武林中造就一朵空前未有的绝代奇葩！身上各是一阵热气蒸腾，齐把“般禅神功”、“乾元罡气”、“伽罗神功”等功力，尽量施为，自吕崇文双掌、顶心，缓缓传入，索性要替他吧奇经八脉，一齐打通！

吕崇文此时在真气内力方面已有极高造诣，所以不但能够潜神内照，万虑皆忘，并能以本身真气，配合恩师及师伯、师叔等的体外传功，流转周身，游遍奇经八脉！

勾漏山幽壑绝世奇逢，再加上“宇内三奇”三位盖代高人的苦心孤诣，终使吕崇文在这短短时间以内，达到其他人穷毕生之力亦难有望的内家至高无上的境界！

等到他全身经脉通畅，神归紫府，气纳丹田，感觉到有一种说不出的舒适之际，“宇内三奇”那高的功力，居然全是一身大汗，六目齐开，脸上

各现出一片安慰已极的祥和微笑！

妙法神尼首先向无忧头陀及静宁真人摇头笑道：“三十年不曾流汗，这光阴费力之大，真不啻与常素素老妖婆缠斗三五百合呢！”

吕崇文满怀感激，拜谢师恩，此时“鸪面神婆”常素素因根本连“宇内三奇”都看不起，哪会把吕崇文看在眼里，业已等得不耐，扬声叫道：“你们何必做张做致，慢说这样一个年轻小娃，就换了你们三个老鬼中的任何一人，还不是顶多十合之内，便即难逃一死！”“宇内三奇”由她狂傲，也不加理睬，只示意吕崇文，已可上台应敌！

吕崇文如今身负绝世神功，反而沉稳起来，不像初涉江湖那等急躁，因面临大敌，又谨谨慎慎地把全身细一找扎，倒提“青虹龟甲剑”，方待飞身，西门豹又把他拉向一旁，絮絮耳语。

吕崇文听得连连点头，等西门豹话一讲完，真气稍提，便即连人带剑，化作一条电疾青虹，凌空飞落擂台之上！

以一柄“青虹龟甲剑”，独斗“鸪面神婆”这等盖代凶邪的胆识，再加上那身绝世轻功，又引起观光席上各派群雄一个发自内心的震天大好！

“鸪面神婆”常素素此时尚大模大样地端坐椅上，她本来自恃功力，要等吕崇文纵身以后，才抢先赶去，甚至在半空中便了结对方，再找“宇内三奇”算帐！

哪知吕崇文说走就走，身法又快得宛如电掣虹飞，不由口中噫了一声，因抢先已自不及，遂索性等对方身落擂台，才缓缓起立，左手藤杖轻点，便自“呼”的一声，带着一阵极劲强风，凌空飞过！她身还未到，那股破空劲气，便震得擂台“咯咯”作响，威势果然猛烈无比！

但吕崇文自来便是天不怕地不怕，雄心万丈，此时绝艺在身，更不会为老妖婆的威势所夺！一声断喝说道：“对你这等万恶凶邪，吕崇文不再讲什么江湖礼数，妖婆看剑！”

话声之中，剑聚一片青芒，拦腰横扫！

“鸪面神婆”常素素见吕崇文这副毫不畏怯、气吞河岳的神情，认定自己只要随意挥手，便可了结对方，所以倒立意看看这被“宇内三奇”派来对付自己的年轻人物，到底有些什么样的神奇武学？

脚才点地，剑光已如大海狂涛般的横掠而至，老妖婆不负盛名，虽然只剩一腿，但灵活丝毫未减，“嗤”的一声冷笑，身形业已抢入剑影之中，七彩织锦长袍的大袖，向吕崇文作势虚拂！

吕崇文滑步避势，推剑进扑，步游九宫，光分八卦，足下并暗踩五行方位，他一开始用的就是师门所授的“太乙奇门剑法”！“鸪面神婆”常素素锦袍飘飘，在青芒剑影之中从容游走，并冷笑说道：“北天山剑术号称震压武林，原来不过其中掺杂了点浅薄不堪的奇门八卦……”

话犹未了，吕崇文已自叱道：“老妖婆休要轻狂，赶紧还手，不然小爷胸罗万象，等我绝学一施，你便连喊冤枉都来不及了！”话声之中，剑招又变，只见青虹如电，人影如风，一个吕崇文化作七八个吕崇文般的，把“鸪面神婆”圈在当中，每一剑都像是千手同挥，洒落一天剑气，改用了无忧头陀禅门降魔绝学“卍字多罗剑法”！

“鸪面神婆”依旧毫不匆忙，任凭吕崇文奇招迭出，均沾不上她半丝七彩长袍衣角，口中并仍晒笑说道：“好个‘胸罗万象’，可惜全是些俗技庸招，我不等你把所谓‘绝学’施出，决不还手！但还手之下，你如能逃过三

招，我立时回返野人山鬼愁峰，永不出世！”

吕崇文行前得了西门豹指教，成竹早在胸中，根本不理“鸪面神婆”，只把“三奇”绝学由“太乙奇门剑”化到“卍字多罗剑”，由“卍字多罗剑”化到“伽罗十三剑”的尽情施展！

同样一趟剑术，在功力高低有别的二人手下施展，威力便自不同！吕崇文此时何等功力？施展的又是“宇内三奇”的绝世剑术，只见剑光如海，剑影如山，看得各门各派中平素以剑法自雄之人，一个个目眩神摇，矫舌不下，叹为观止！

无忧头陀也向静宁真人、妙法神尼说道：“文儿这几手剑术已足睥睨当世，但三易绝学，却连老妖婆的半丝衣角难沾，足见今日若不是妖孽当诛，种种机缘凑巧，不但我们要把一世名头扔在这泰山绝顶，武林之内也必妖邪肆虐，魑魅横行，正人英侠之流，蒙受无边浩劫！”

“宇内三奇”感叹声中，小侠吕崇文已把“伽罗十三剑”使到尾声，一招威力绝伦的“伽罗礼佛”，剑光化作朵朵青莲，飞袭“鸪面神婆”，口中叫道：“老妖婆仔细留神，吕崇文让你这夜郎自大之人见识一下，什么叫剑术之中的盖代绝学！”

纵身震剑，顿时满台密罩砭骨精芒，悟自“百合真经”、融精提粹、使人莫测所来的神奇剑法，已自使出！

“鸪面神婆”常素素本已觉得那一招“伽罗礼佛”威力不凡，略微退步避势！突见吕崇文剑招又变，不但威力大上一倍有余，而且那漫空飞落的森森剑影，其快其奇，竟使自己认不出对方是什么招式，及攻的哪一部位？

老妖婆何等见识？也何等凶毒？吕崇文绝学才施，便知自己不能再让对方尽情施展，还是赶紧凭着举世无匹的深厚功夫，一掌震死吕崇文，再找“宇内三奇”决斗！

她毒念虽定，但吕崇文把握了对方心头转念的刹那先机，一剑快似一剑，一剑狠似一剑，一连十八剑疾攻，剑剑均是莫知所来、莫知所攻，极度神奇，根本使天下群雄看不清谁是吕崇文？谁是“鸪面神婆”？只见一片青色精芒之中裹着一团彩影，满台翻滚！

台下群雄，虽均是武林各派之中的顶尖人物，但何尝见过这样一场石破天惊、空前未有的龙争虎斗？而且看情形还是吕崇文的一柄“青虹龟甲神剑”占着上风，遂禁不住又是一个发自内心的暴雷大好！

裴玉霜意见中人神威奋发，也高兴得眉飞色舞，但“宇内三奇”却反而渐渐地神色凝重起来，西门豹也低声向“铁胆书生”慕容刚说道：“老妖婆领略了这种盖世无双的神奇剑术，必然还手在即，武林祸福，及正邪兴衰，就看吕崇文的临场应变如何？片刻之间，便可分晓了！”

慕容刚也看出“鸪面神婆”常素素在吕崇文变幻莫测的“青虹龟甲剑”剑影之中，情势虽险，身法不乱，似在暗中潜聚功力，准备一掌立毙吕崇文，遂不由得担心吕崇文虽服“换骨灵丹”，研通“百合真经”，并经“宇内三奇”临场授艺，隔体传功，但如此速成，究竟是否抵得住“鸪面神婆”常素素近百年潜修的功力？

西门豹见“铁胆书生”剑眉双皱，猜出他内心的愁思，含笑说道：“慕容老弟不必忧心，吕崇文所获的这几样神功灵药，哪一样不是罕世难逢的至宝奇珍？老妖婆虽然这样凶毒绝伦，据我判断，也定在‘青虹龟甲剑’下难逃一死的了！”

说到此处，台上动手的吕崇文，突似把那套神奇莫测的剑法业已使完，竟自从头再行重复施展！

“铁胆书生”慕容刚见状不由生疑，因自己深知“卍字多罗剑”法轮常转，招数无穷，“太乙奇门剑”也有正反阴阳各六十四手，“伽罗十三剑”则一式之中暗藏十三式，循环变化，无了无休！吕崇文既通“百合真经”，融妙钩玄，更应万化无方，怎的才这顿饭光阴，便须从头重复起式？

“鸠面神婆”常素素却不知对方业已研通“天游尊者”的“百合真经”，她本来颇为心惊吕崇文的剑法过份高明，以自己这等罕世无匹的灵奇身法，腾挪闪展之间，依然剑剑均在生死边缘，惊心荡魄！

如今见对方招术业已反复循环，认定吕崇文剑法虽高，因年龄有限，所学止此，遂在剑影之中冷笑一声说道：“怪不得三个老鬼差你出阵，这套剑法果然颇有威力！但如今黔驴之技已穷，反复循环，不足对我施展，还是乖乖纳命，换你师傅来受死！”

左臂藤杖点地，稳住身形，恰好吕崇文跃身丈许，空中发剑，“青虹龟甲剑”化成一道夺目的青虹，迎头劈下！

“鸠面神婆”倏地一阵极长声的“唻唻”怪笑，执杖拄地的左手拇指一弹，弹出一道疾猛劲风，直撞“青虹龟甲剑”，右掌却以“无形阴手”，照准吕崇文当胸，虚按一掌！

吕崇文因一开始动手，“鸠面神婆”即不曾还攻，所以在极度警惕小心之下，不免略微松懈，一剑迎头劈下，对方屈指轻弹，那股劲气之强，竟是从来罕见！“青虹龟甲剑”猛然一震，知道若不撒手，神剑可能要被老妖婆的“弹指罡风”生生撞折！

无可奈何，右手一松，“唵”的一阵朗脆龙吟，“青虹龟甲剑”连转三圈，腾空飞起一丈一二！

吕崇文神剑方自脱手，胸前又是一片奇寒如冰的无形劲气涌到！

他此时身躯犹未落地，左手微挥，先以四成“玄门罡气”略挡对方无形潜力，猛提真气，停住下落之势，再行双掌合力，往下一推，施展七禽身法“欲降还扬”，又复凌空直上！

四成左右的“玄门罡气”，自然被“鸠面神婆”一震即散，余力往前一涌，正好吕崇文不拼而退，借劲腾空，去得真如鹰隼之疾，又在半空抄住已被震飞的“青虹龟甲剑”剑柄！

“鸠面神婆”常素素见对方这等乖巧，杀气益透双眉，右掌一翻，“百步追魂阴手”化无形为有形，卷起一片宛如山崩海啸的劲气罡风，再度向吕崇文凌空袭到！

吕崇文此时也被“鸠面神婆”常素素逼得怒火高腾，雄心万丈！竟自略变西门豹所授的诱敌之计，右手抄“青虹龟甲剑”剑柄，就势舞起一片青光剑气，护住当胸，左手却以十成功力，硬接一掌！

他虽然曾服“换骨灵丹”及“万妙灵丹”等罕世奇药，又被“宇内三奇”拼耗本身真气，打通奇经八脉，如今功力方面业已冰寒于水，青出于蓝！但一来单掌吐劲，身躯又在凌空，二来“鸠面神婆”常素素潜修苦练近百年修为，何等威力？所以双方互发的内家真力劈空劲气互接之下，吕崇文眼前一黑，心头巨震，几乎被人家震得飞出擂台，若不是光密如幕的“青虹龟甲剑”剑气护住当胸，一条小命，真要被人家一掌交代！

这种情形之下，只要“鸠面神婆”跟着再来一掌，吕崇文必然劫数难逃！

所以不但西门豹、慕容刚、裴玉霜等人大惊失色，连“宇内三奇”脸上也一阵急剧震动！

前文曾经交代，吕崇文如今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凝于水而寒于水！功力已较“宇内三奇”犹有过之！一掌硬拼，他虽然震得心跳耳鸣，吃亏稍重，但“鸠面神婆”常素素脏腑之间也是一阵血气翻腾，深深吃惊这年轻对手，何来如此出人意料的深厚功力？

慢慢一步一步向前，凶睛觑定吕崇文，看似故意示威作态，狞恶无比！其实也在借这一步一步的缓进之间，调匀自己的真气，以备二度发力！

吕崇文一掌受挫，不由深悔自己气盛逞强，他不知“鸠面神婆”同样受震不轻，需要略微缓延，才能二度发力，以为只要对方再一挥掌，自己便即难逃毒手！

这一战身膺正邪兴衰的天下武林重寄，吕崇文已棋差一着，不敢再事逞强，只得随着“鸠面神婆”踏进一步，自己便退后一步，使两人之间，始终保持一丈左右距离，并以“青虹龟甲剑”横护当胸，也趁这双方缓进缓退的刹那光阴，纳气归元，企图调匀恢复几乎被“鸠面神婆”一掌全部震散的内家真力！

这种情势，比那剑剑生死呼吸，更觉紧张，全场一致鸦雀无声，凝神注视，但绝大多数的武林群雄，均在暗替吕崇文担忧不浅！

吕崇文退约十步，真气调匀十之七八，正想再有刹那光阴，自己便可恢复全部功力，施展新得自宇内三奇的“伏魔三式”，与老妖婆常素素拼命一搏！但此时常素素业已聚足神功，冷冰冰的一声阴笑，右掌倏推，那种劲急无俦的排空罡气，又自二度出手！

一根合抱粗细的擂台大柱，首当冲，“喀嚓”暴响，硬被生生击断，擂台上高约三四丈的台顶立时倾塌不少，碎木纷飞，满台一片烟雾！

吕崇文一掌知戒，哪还敢硬抗？好在他此时轻功一道，举世无双，等“鸠面神婆”掌风甫出，真气一提，施展“七禽身法”中的“鹤翔太空”，飘身已在丈许之外！

“鸠面神婆”常素素怎肯留情？她根本不用跟踪追击，擂台一共不过七八丈方圆，以左手藤杖拄地，右掌不断劈空发力，一连十来掌惊天动地的劲气狂飙，打得吕崇文展尽奇妙轻功，宛如一双大鸟般的在阵阵连绵不绝的劈空罡气的隙缝之间，翻飞躲闪！

此时不但“铁胆书生”慕容刚、侠女裴玉霜等紧张得心头乱跳，连“宇内三奇”也均忧形于色，静宁真人念了一声“无量佛”，向无忧头陀、妙法神尼说道：“上人、庵主！文儿万一有所不幸，为了剪除这盖世魔头，你我只好与老妖婆并骨泰山……”

言犹未了，西门豹接笑道：“老前辈不必担忧，吕崇文老弟在那一掌受挫以后，业已深知戒惧，照我授计，要耗去老妖婆四成真力，才出杀手硬拼！他如今所展的身法，系得自‘百合真经’，由‘七禽身法’进化而成，名为‘天龙无象’，足可支持半个时辰之上……”

说到此处，忽地咦了一声，眼望擂台，脸上也徒转忧疑的神色！

原来吕崇文施展自“七禽身法”脱胎进化而成的“天龙无象身法”，闪避“鸠面神婆”常素素威力无比的劈空掌风，虽然有惊无险，但时间一长，吕崇文毕竟年轻人好胜心切，暗想适才自己施展精妙剑术圈住老妖婆之际，台下不住暴雷喝彩，如今却被人家一轮劈空掌力打得翻来闪去，四外鸦雀无

声，好不难堪！

自己这种“天龙无象身法”，只要提住一口真气，便可借着对方掌风，东飘西荡，根本不甚费力，而老妖婆掌掌均须蓄足内劲，可能消耗已不在小，再延片刻，何不拼死与其作最后一搏？

他这里心意方定，“鸠面神婆”常素素也觉对方所用的凌空飘翻闪躲的身法从来未见，过份惊奇，自己非出全力，不克奏功，獠牙“咯吱吱”的一锉，竟把那根藤杖插入台板之中，独腿屹立如山，左右双掌，一齐吐劲，并算准吕崇文闪避方向，右掌先发，以二成内劲虚击，左掌才是真蓄足十成真力施为，立意一击成功，把对方毙于掌下！

谁知奸谋虽毒，天意难逃，吕崇文若仍按西门豹授计，必须把老妖婆真力耗去四成以上才可力拼，则定然依旧以“天龙无象身法”闪躲，决想不到人家突然弃杖，改用右手虚击，左手来制自己死命，岂非难逃此厄？

如今立意一拼，全身功力贯聚左掌，硬接对方掌风，却反而出乎常素素意料之外，以实击虚，令老妖婆上了莫大恶当！

掌风一接，老妖婆二成虚劲，当然抵不住吕崇文十成实力，眼前金花一转，右臂疼痛欲折！尚幸功力太深，赶紧提气还功，传出绵绵暗劲！

吕崇文觉得老妖婆的真力怎的突然太弱？心头未免生疑，就这一转念之间，对方强大无比的绵绵暗劲，已自传出！

吕崇文福至心灵，诈做乘胜追逼，左掌再压，口内并“嘿”的一声，似出全力！其实业已收回六成真力，化作一片“无形罡气”，护住后背要穴！

果然“鸠面神婆”常素素见他吐气开声，全力下压，心头一阵狂喜，把近百年功力，全聚右掌，在震天怪啸之下，倏然吐劲，硬把个小侠吕崇文，凌空击出一丈五六，跃落台口，连“青虹龟甲剑”也自震得把握不牢，从右手往上飞起数尺！

“鸠面神婆”常素素见吕崇文是背向自己，跌落在台板之上，但双方硬拼，受了这重打击，连“青虹龟甲剑”俱已把握不牢的情形之下，居然仍在挣扎欲起！哪里还肯宽容？她也来不及拔杖拄地，就用独足一跳，跳到吕崇文身后，骈指吐劲点向他后背“精促穴”，意欲点倒以后，抓起生生撕裂，岂不把天下群雄，连“宇内三奇”，一齐震住？

哪知吕崇文根本未曾与她真正较力，四成力借势飘身，六成力护住后背，“青虹龟甲剑”往上诈作脱手抛起，也正是想用一招新得自“伏魔三式”之中的“抛剑除魔”绝学！

人似挣扎欲起，其实是在右手抛剑，左手接剑，但“鸠面神婆”宛如石火电光，来得太快，吕崇文左手才抄住“青虹龟甲剑”剑柄，一缕劲疾强风，业已袭到后腰“精促穴”上！

“鸠面神婆”果然不愧称为盖世魔头，吕崇文以六成真力所化的罡气护身，竟依然禁不住她的隔空一指！后腰一阵酸麻，双腿便自无力站起，翻身发剑！吕崇文知道自己弄巧成拙，命已岌岌，但幸有六成真力护身，穴道未被完全点中，神智尚不致应指昏迷，钢牙一咬，“青虹龟甲剑”当作甩手箭使用，自左肋下倒甩而出，人也就此昏死！

“鸠面神婆”常素素吃亏在目力太锐，见吕崇文后腰中穴，看出双腿一软，便知大功告成，一阵得意狞笑，俯身便欲抓起对方，活生生地撕成两片，示威泄忿！

但她这阵得意狞笑，才笑出半声，便转成凄声怒吼！吕崇文一面昏倒，

一面自左肋下射出一道精芒，“青虹龟甲剑”整个贯穿“鸠面神婆”心房，只在她七彩织锦长袍之外，露出一截剑柄！

这时“宇内三奇”及西门豹、慕容刚、裴叔佺等人，均已纷纷赶到，只见“鸠面神婆”常素素依然独腿屹立，身躯微作前俯抓人之状，但胸前背后，鲜血如泉，满面极度狞厉之容，人已死去！

吕崇文则奄奄一息，气若游丝，西门豹、慕容刚、裴叔佺，裴玉霜等均不禁凄然泪落！

无忧头陀念了一声“阿弥陀佛”说道：“幸亏我还留了最后一粒‘万妙灵丹’，吕崇文可保无虞！老妖婆既已伏诛，道兄、庵主千万注意‘天南大怪’韦昌及凌风竹二人，不要被他们再度逃走，仍为江湖中埋伏无穷隐患！”

慕容刚抽出“青虹龟甲剑”，踢倒“鸠面神婆”常素素尸身，静宁真人与妙法神尼则见韦昌、凌风竹依旧端坐主台，颇为诧异，飞身赶过一看，原来二人见“鸠面神婆”死去，知道事无可为，毕竟也是邪道中的主脑人物，无颜再逃，业已双双服毒自尽！

无忧头陀救醒吕崇文，各派群雄纷纷致贺，一致赞扬他那神奇剑术盖世无双！西门豹手指四外凌寒怒放的艳艳梅花，笑拍吕崇文肩头说道：“老弟一剑成名，加上这四外的艳艳花光，济济宾客，正合了两句古诗：‘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光寒十四州！’你与裴玉霜姑娘，你慕容叔叔与严凝素女侠，两对儿女英雄，何不就此新岁之始，在泰山绝顶，结成神仙眷属？西门豹吃完这杯喜酒，也要随无忧老前辈永隐恒山、皈依佛法去了！”

妙法神尼、“九现云龙”裴叔佺点头笑诺，满堂宾客，更是一片欢声，在英雄侠女，月圆花好之中结束！

（全书完）

